

慶 祝 創 所 四 十 週 年

# 藍敏先生訪問紀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 弁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為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為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為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紀錄或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組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 序

本所口述歷史叢書至今已出版五十四種，然其中有關女性的專書僅賈馥茗、任以都兩位傑出的教育家和學者，以及護理界先進周美玉女士；另，《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職業婦女》及《口述歷史》第五期則為女性單篇訪問紀錄。如今，正值婦女史研究蔚為風氣之際，本所亦致力發掘並紀錄不同行業、而又充滿人生傳奇的女性歷史。很慶幸地，經由一向熱心台灣文化工作的楊金玉女士的介紹，得以認識藍敏女士，聆聽其侃述起伏跌宕的一生。

日治時期，許多台灣人因應日本勢力的擴張而進出大陸及東南亞，一些台灣的世家或赴前述地區經商、或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他們係以何種身分活動？中國人？日本人？或僅是台灣人？此外，他們在中日戰爭發生後如何肆應？其心路歷程如何？這是目前亟需儘速進行研究的歷史專題，否則歲月不待人，這些於日治時期有大陸經驗者終將凋零，這段史事亦將湮沒。藍敏女士系出名門，里港藍家在日本治時期是赫赫有名的家族，其父藍高川除創辦商工銀行（即後來之第一銀行）外，並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議員，曾獲大正、昭和天皇之授勳；其兄藍家精在中日戰爭爆發後轉赴上海，出任汪精衛政權參贊武官公署少將武官（後升任中將）；藍敏女士

自台北一高女畢業後，即赴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後因驟遭父喪，哀痛之際，決然捨下未竟學業，奔赴上海，一則就近與兄長聯繫，一則思欲擴展視野。太平洋戰爭爆發，藍女士念及美國將以台灣為戰場，不忍故鄉生靈塗炭，毅然由上海逃赴江西泰和面晤戴笠陳述上情，並利用其兄之特權，為政府地下工作人員携發報機回台。她個人的家世背景和其大陸經歷，以及在大時代中的浮沈，值得詳加傳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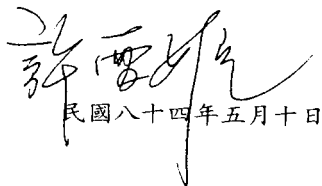
藍敏女士之訪談共計十八次，起自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止於八十三年二月八日，前後達十個月，成稿十三萬餘言。

全書計十三章，分敘其家世源流與求學經歷；赴滬見聞及蘇浙閩贛皖五省歷險過程；民國三十五年與徐永昌將軍次子徐元德先生結婚，返台後目睹二二八事變之發生，並在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受其兄藍家精戰犯身分之累而罹災入獄；出獄後全心經營事業，然又遭中年喪子之痛；晚年藍女士投注心力於祖先藍鼎元事蹟之闡揚，和藍氏宗親族務之發展。每個主題均扣人心弦，不但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感性特質，藍女士對政治、歷史背景的熟稔，亦加強了本書的可讀性。



文中加註及按語〔 〕為訪者所補，（ ）內則是受訪者之說明。由於照片及版面配置無法完全配合，故少部份註解和該段文字頁數略有出入，特此說明。

本書之成，紀錄曾金蘭小姐居功厥偉，她樸實流利的文筆，要言不煩的敘述，足以使此書增色。而負責審查的同仁劉鳳翰、陳存恭先生，以其豐富的閱歷及研究，對本書提出若干建議和修正，彌補本書之不足，特申謝忱。而居間牽繫的楊金玉女士，目前任職於台中縣太平鄉圖書館，親自為本書拍攝里港藍家出資興建的北門、南門和台中市萬春宮，豐富了本書之內容，在此謹致上我最誠摯的謝意！

  
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日

# 目 錄

## 弁言 序 小傳

### 壹、家世背景

- 一、家族源流…………… 2
- 二、父親的生平事蹟…………… 7
- 三、兩個母親…………… 21
- 四、歲時節俗…………… 23
- 五、深院高牆中的風流韻事…………… 24
- 六、幼時記趣…………… 25

### 貳、台北一高女的生活

- 一、校風與教學方式…………… 32
- 二、生平首次摸錢…………… 34
- 三、外宿生活…………… 35
- 四、第一次說媒…………… 37
- 五、騎馬風波…………… 39
- 六、放棄留學英美…………… 40
- 七、「一視同仁」事件…………… 40
- 八、學習台語…………… 41

## 參、赴滬就學與上海見聞

- 一、租界風情 ..... 44
- 二、矯風會 ..... 47
- 三、出入藍公館的五種人 ..... 47

## 肆、出走前的風暴

- 一、與重慶分子接觸 ..... 52
- 二、與二哥爭吵 ..... 53
- 三、總督做媒與臨陣脫逃 ..... 55

## 伍、「死亡之旅」——蘇浙閩贛皖五省歷險記

- 一、朝「聖地」出發 ..... 60
- 二、行走於浙閩贛邊區 ..... 61
- 三、跋涉途中生悔意 ..... 63
- 四、離閩入贛 ..... 64
- 五、與戴笠會面 ..... 68
- 六、身染肺疾與麒麟之死 ..... 69
- 七、回程中生變與脫困 ..... 71
- 八、抵滬與返台 ..... 73

## 陸、返台休養與戰後風雲

- 一、第一劇場的演講 ..... 78
- 二、短暫的政治自由時期 ..... 81

## 柒、「特級戰犯」藍家精(國城)

- 一、第一次事件 ..... 86
- 二、第二次事件 ..... 96

## 捌、短暫的婚姻生活

- 一、峻拒追求 ..... 108
- 二、嫁為徐家婦 ..... 110
- 三、南京交遊 ..... 112
- 四、二二八見聞錄 ..... 114
- 五、愛子良迪出世 ..... 118
- 六、魏主席夫人鄭毓秀的作風 ..... 121

## 玖、戒嚴政治下的怪象

- 一、初識吳國楨 ..... 124
- 二、白色恐怖下的牢獄之災 ..... 125
- 三、遠離政治從事貿易 ..... 135

拾、競選省議員 ..... 151

拾壹、至親死別

一、家母過世 ..... 158

二、愛子良迪之死 ..... 159

拾貳、藍姓族務

一、溯本探源——漳浦祭墓記 ..... 166

二、廈門集美之行 ..... 174

三、泰國之旅 ..... 175

四、組織中南部宗親會 ..... 177

五、藍鼎元學術討論會 ..... 179

拾參、漫談幾位當代人物

一、林熊徵 ..... 184

二、藍蔭鼎 ..... 184

三、陳進 ..... 185

四、陳清汾 ..... 186

五、汪精衛 ..... 187

六、翁俊明 ..... 190

七、施石青 .....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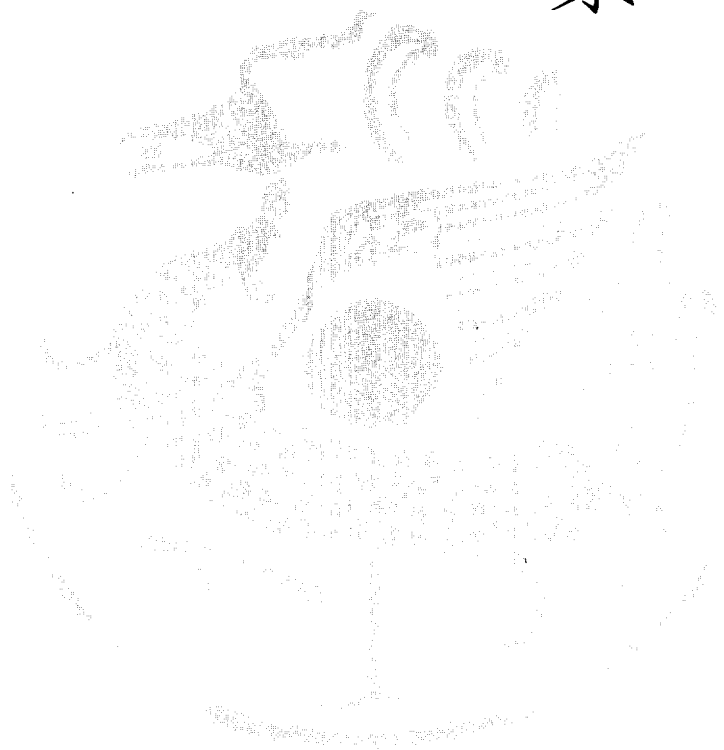
八、徐夫人白吟璧	191
九、孫立人	193
十、毛邦初事件後遺症——林文奎之遭遇	195
十一、陳鴻漸	197
十二、陳杏村	200
十三、吳濁流	201
十四、宮崎市定	202
十五、山中貞則	203
十六、顏惠霖及顏氏子孫	204

## 索引

## 小 傳

藍敏女士，一九二一年生於屏東郡里港庄二二三番地（今屏東縣里港鄉玉田村玉田路四十八號），藍鼎元之九代孫。父藍高川為日據時期之名人，與林熊徵、辜顯榮同受明治、大正、昭和天皇之敎勳。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台北州立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後赴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未幾，父逝，在台處理父喪完竣，轉赴上海，先後於聖約翰大學攻讀政治系、金陵大學修國際法。抗戰時，曾為盟軍登陸台灣一事，冒生命危險，自閩徒步入贛，向中美合作所主任戴笠先生建言，並為戴笠先生携發報機回台。回台不久，因其兄藍家精戰犯一事再赴南京，並與徐永昌先生次子元德結褵。光復後，先後投資過台灣貿易公司、金山農場，並一度取得可口可樂公司的台灣代理權。藍女士一生多采多姿，智慧與風範流露於其人生各階段，其不為困厄所擊倒的個性，誠為堅強女性之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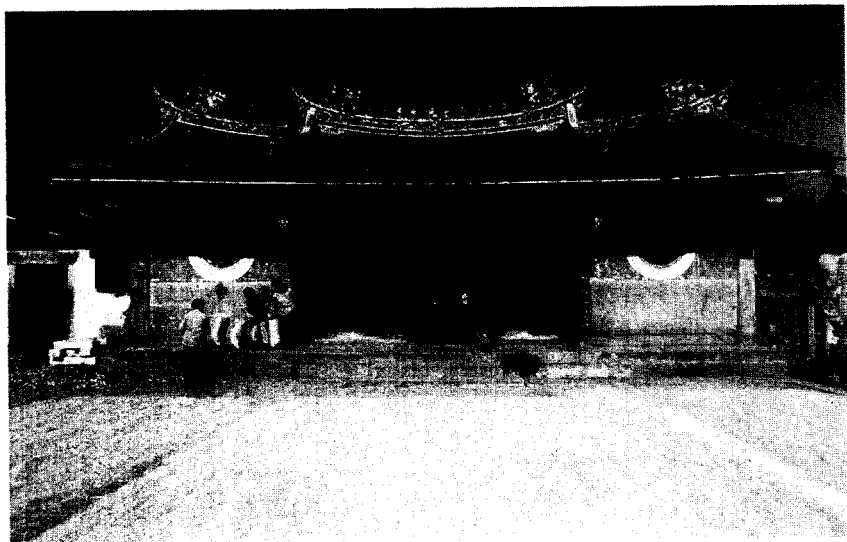
# 壹、家世背景





## 一、家族源流

藍姓原居河南汝南郡，先祖昌奇公，為炎帝後裔十世榆岡帝所出，取名昌奇，賜姓藍；及長，封河南固始縣汝南郡為火旺公，係藍姓受姓始祖，為汝南一世。唐天授元年（六九〇），汝南一〇八世明德公賜進士及第，授揚州節度使，宦遊金陵，居建康（上元縣）朱紫坊，自此由北入南，是為江南始祖。後江南十六世祖（汝南一二八世）七郎公（諱炯公，字文明），與昆仲七人，由長汀縣各自奔散四方，遷住建寧府，以文學問世，由建寧出仕提舉江西等處學校，遂為開闢一世。開闢三世祖（汝南一三〇世，江南二十三世）元晦公（諱



藍氏家廟世德堂全貌

坐落於漳浦縣龍教鄉，奉祀開漳祖廷瑞公。由於種玉堂先行重建，本祠亦隨之重建，仍維持二進式原貌

兆，號廷瑞)又遷居福建漳浦縣，轄前亭嶺，後移海澄縣鎮海隆教社，是為開漳一世。開漳二世慶福公，入贅長卿，定居於此，又為長卿一世。

今在福建之藍姓宗族，聚居於漳浦縣赤嶺鄉、湖西鄉、藍家鄉等地。傳衍到台灣，分散台北、台中、宜蘭、南投、屏東等地，居台灣一百個大姓中的第六十位。閩台藍姓，大多奉祀赤嶺鄉石椅村的藍姓宗祠「種玉堂」為總祖祠。

「種玉堂」藍姓開基祖地赤嶺，舊名「張坑」，雅稱「長卿」，在康熙、雍正年間，藍氏出了幾位叱咤風雲的開台、治台功臣。如藍理（一六四九～一七二〇）、藍廷珍（一六六三～一七二九）、藍鼎元（一六八〇～一七三三）。

我屬於鹿洲公藍鼎元這一系。鹿洲公，字玉霖，號鹿洲，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隨堂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入台，協助平定朱一貴之亂。他出入軍府，籌劃軍機，平台後又住台灣一年多，為開發台灣立下很大功勞。著述甚豐，有《鹿洲初集》二十卷、《東征集》六卷、《平台紀略》一卷、《鹿洲公案》二卷等。時人稱譽他是「經世之良材」，所提的一系列治台良策，都得到清政府的重視和採納。

由於鹿洲公在台時間並不長，故今日定居於里港的鹿洲公子孫，是從台灣一世祖雲錦公開始的。至於一世祖雲錦公為何選擇里港做為定居地之緣由，一九八九年我赴大陸，至



藍鼎元像



藍廷珍塑像

先祖家鄉漳浦縣探尋鹿洲公之出生地，始明其故。該地有湖西、赤嶺、藍家三鄉，大部份為藍姓人家。氣候怡人，近海，農業景觀與里港相似，至此方恍然大悟，原來雲錦公是基於「原鄉」感情之故，才選擇里港。不過，里港土地較原鄉肥沃。

在曾祖時代，藍家即有七百多甲土地，務農，里港及附近地區的糖廍都是我們家的。據說台灣種植甘蔗的始祖即是鹿洲公〔按：台灣荷蘭時期已有產糖〕。十幾年前有一位藍姓宗親，參觀在體育館舉辦的台灣產業展覽會。其展覽處的入口處有一張很大的字條，上面寫著：台灣甘蔗的種植，是從鹿洲公開始的。他看了很高興，後來再去看就沒有了，問他們資料來源，他們說大概在屏東糖廠裡面。

曾祖父藍媽田（建元）於道光三十五年（一八三五）建里港城，距今約有一百六十年的歷史，今城已拆，只留一個石碑在里港公園內。當年築城乃為防患盜匪，城壁用刺竹圍成，城門則用珊瑚礁石建成。城牆內有二尺深的河溝，士兵巡邏時以河溝為走道。共有東西南北四個門，東到西距離二公里，南到北則為一點五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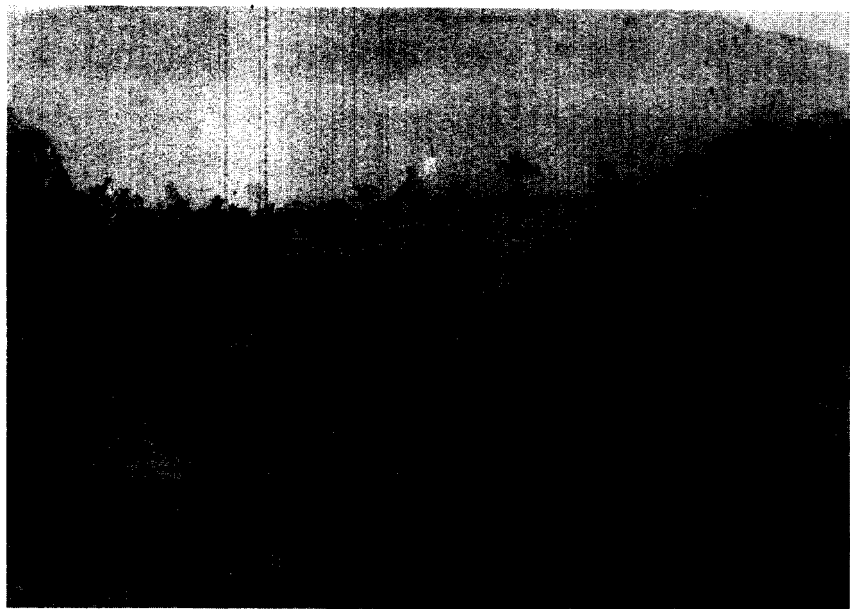
藍家大厝為傳統式的九包五大厝，共有一百二十個門，確實興建年代我不知道，可能是一世祖雲錦公在乾隆初年建的。目前這棟宅第

里港北門與南門城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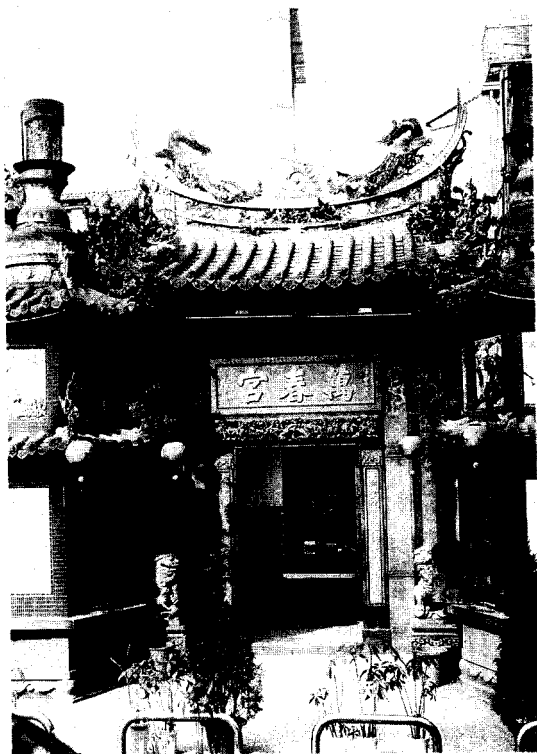
的前門是洋式，此乃因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十月，尙爲皇太子的昭和天皇來台，到基隆時住在顏家，到四重溪則轉往舍下休息，爲迎接皇太子之蒞臨，因此家父將前門翻建爲洋式。

鹿洲公來台時曾在中部開墾，後名之曰「藍興堡」。鹿洲公堂兄藍廷珍，曾任福建台灣總兵及福建水師提督，設提督府於台中，在其附近有一座藍興宮（今名萬春宮），裡面供奉的媽祖神像，是廷珍來台時到湄州請來的。至今台中公園內仍有廷珍所寫的字。其子名（日）寵，孫爲元枚，曾任福建水師提督，來台平林爽文之亂。七、八年前，我才經由就讀於東海大學的外甥女和其子孫取得聯繫。



里港大厝前院景觀

台中萬春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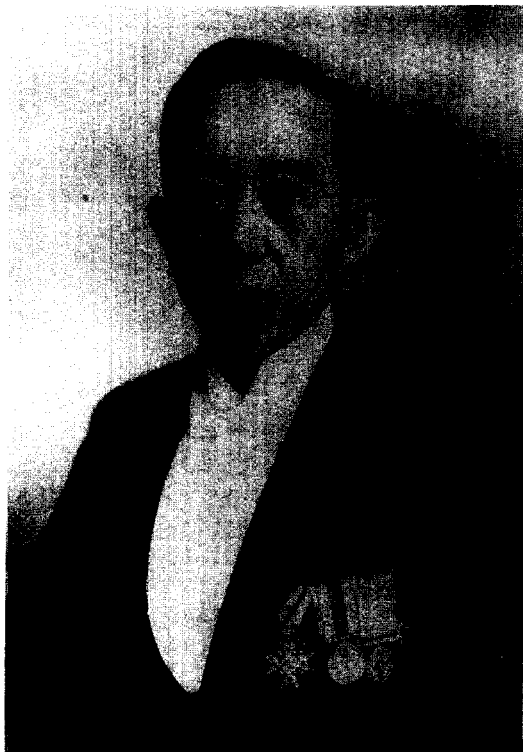
## 二、父親的生平事蹟

家父藍高川，字貴如，一八七〇年生於屏東里港（日治時期之地址為屏東郡里港庄里港二二三番地），為藍鼎元（鹿洲公）第八世嫡孫，七世祖登座公次子。家父原有一兄，名曰藍高進，十幾歲即過世了。在大伯未過世前，父親即過繼給叔父登旺公做繼子，兼祧兩房。堂叔藍高全那邊兄弟較多，叔伯間很親，我只看過高全，其他人在我出世時皆過世了。另外還有兩個姑姑，大姑嫁台南吳家，小姑適鳳山盧基仁。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翌年五月，日本自澳底登陸，八月攻至台南，時家父年二十五，登旺公已逝，遂與青年組織防衛隊抵抗日軍，事敗，避居大姑家。兩年後，局勢稍平，返里港。

### (一)「頭前嬸」鳳信

家父在台南的兩年期間，結識黃鳳女士，不敢逕自帶回里港，拜託大姑陪同帶返。到家時，家父與大姑先進去，請黃女士候於大門口，沒想到一等就是二十年，直到過世前，不曾進過藍家大門。此中原因為：祖母王舍娘（永豐何義之妻的姑婆）為台南人，極重視「門



藍高川(1870-1940)像，鼎元公第十六世嫡裔

當戶對」的傳統，不允黃氏過門，家父生性孝順，無奈，只得在大門外另築一室供其居住。我不曾見過「頭前孀」（因其住於屋前），後來大家叫她鳳館，一生無所出，過世時，孝男用二哥家精的名字。家父在世時，曾將祖先一部份遺骨集中於一處有十五坑的公墓，十二年前，堂兄弟告訴我，「頭前孀」的墓葬處，有人要整理成公園，我出資請他們撿骨，遷至祖先的公墓中。我想「頭前孀」可能很抑鬱的走完一生，經過了幾十年，把她的遺骨與祖先們一起安放，也許能讓她甘心一點。

## (二) 娶親生子

家父在台南期間，藍家自屏東到里港的土地全部被人侵佔。從前的人，只要在地上插下竹牌子，所圈的範圍即為私有，家父只好到衙門申請復權，但需跪著答辯。

一八九七年，家父奉祖母命與海豐望族鄭氏萬小姐結婚，鄭氏有三寸金蓮。一八九八年，家父二十八歲，決定到日本視察，並從日人習日文，三十一歲返台。因年紀已大，尚無子息，因此祖母又命家父娶里港大生意人之女卜氏春金，期年之後，仍無所出，乃於一九〇二年領養一子，取名家鼎，希望能「招弟」。過兩年，二哥家精出世；一九〇九年大姊錦綿生；一九二一年我出世，皆為卜氏所出。

家父自日本回來後，即忙著整理家產，並需處理屏東糖廠（出產紅糖）的廠務。此外，亦頗注重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由於其自創之水利方法極為成功，嘉南以南均以其法治水。家父並因此得日本政府之叙勳，於一九二一年獲得勳六等之榮譽。

## (三) 創辦商工銀行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家父和藍高全（堂弟）、陳順和、黃耀光、蘇雲英、李仲義、李廷光、李南、黃添福、李翰臣、黃文韜、許宗朝、戴阿丙、阮達夫、張達、陳元吉、宋守四、荒井泰治、柵瀨羊



之佐、大石友次郎、山下秀實、金子圭介、近藤喜惠門、桑原伊十郎、小松祚彌、澤井布造、賀母金三郎、古賀三千人、安田二吉等二十九人，共同創辦商工銀行於屏東阿緱廳。設於阿緱廳，是因為前台中廳長佐藤太郎，對創辦銀行頗為出力，後調任阿緱廳廳長，故銀行亦設於此地。

當時與商工銀行一起創辦的銀行尚有新高銀行、嘉義銀行。這兩間銀行在一九二〇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時，因通貨膨脹，發生擠兌風潮，該兩行向台灣銀行借錢應付，台銀最後亦無錢可借，而商工銀行經營得法，所以日本政府令三行合併成台灣第一商業銀行。事實上，當時商工銀行資金亦頗緊峭，因家母娘家為大生意人，資金流通極為便利，家父為渡過難關，除向民間借款外，並商請家母乘轎回娘家借錢。家父為維持商工銀行的繼續運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其方法為：若銀行向民間借二分錢，銀行本身只需還一分半，另外五分錢由家父自行負擔，因此而渡過困境。

#### (四)日本太太

一九二〇年，日本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首任文官總督)上任，翌年設置總督府評議會做為總督府的諮詢機構。「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的成員是官選的，會長由總督擔任，副會長則由總務長官擔任。會員是由總督從台灣總督府內部的高等官中，以及在台灣居住而有學識經驗者中選賢任命。但因成員為總督所選，故在必要時，雖在任期中，總督也得以解除任用。在這種規制下，所組織而成的評議會，其成員包括官吏七名，在台灣日本人九名，台灣人九名，總共二十五名。最初被任命為評議會員的台灣人是林熊徵(台北市)、顏雲年(基隆街)、李延禧(台北市)、簡阿牛(新竹州)、辜顯榮(台中市)、林獻堂(台中州)、黃欣(台南市)以及家父藍高川(高雄州)。

由於家父為評議會員之身分，因此時往東京參加皇宮宴會。是年，家父請求家母讓其娶一日本妻子，她是福岡人，名曰三治久江，

福岡高等中學畢業，為一高學府的知識分子。因家父時往東京參加皇宮宴會，有必要瞭解日本上層階級的禮儀，故想娶日人，以資學禮。母親無奈，只好答應。家父乃於屏東築一別墅安置。

一九二一年，我（敏子）出世。翌年，日本妹妹富子出生。同年十月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家父至英國倫敦考察銀行業務，及歐洲各國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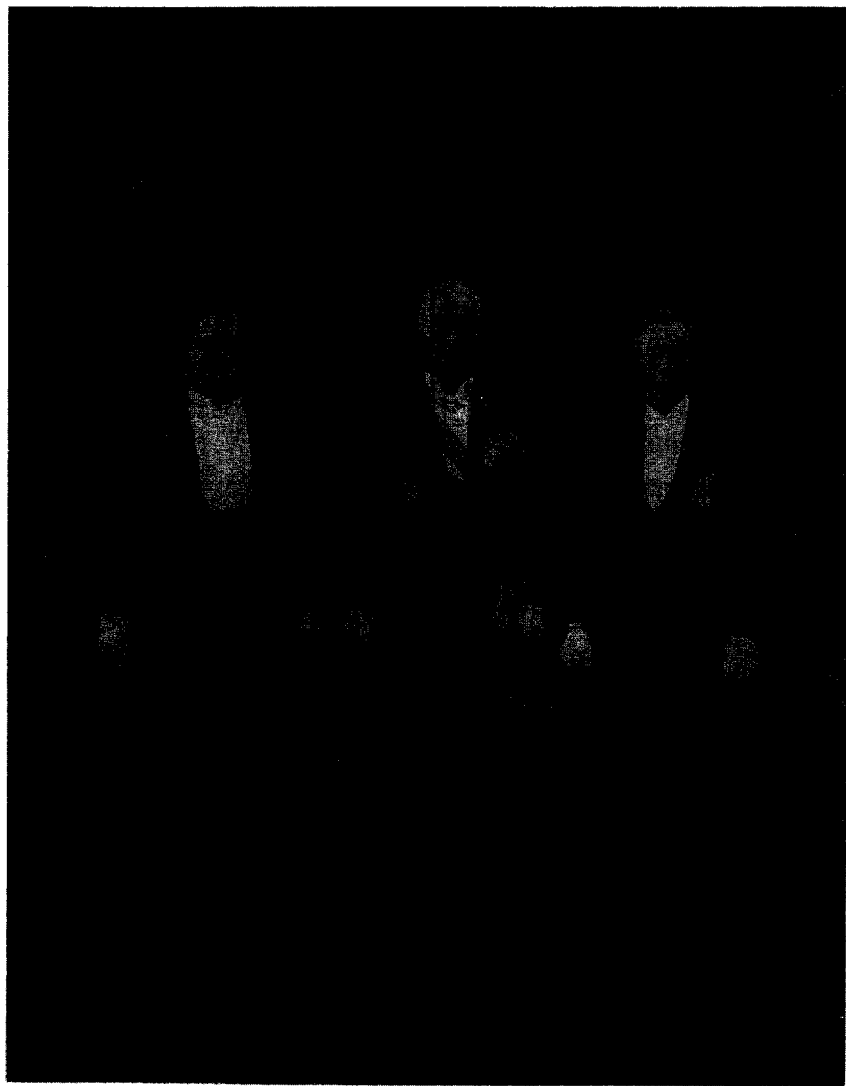
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日本媽媽因不適應台灣氣候，想回福岡，故家父在福岡建一住宅安置，彼此仍時相往來。後來家母便在里港大厝和屏東別墅間往返。

#### (五)參加皇宮御宴與天皇葬禮

家父和林熊徵、辜顯榮二人，是當時台灣受天皇邀宴僅有的三人。他們經常參加大正天皇在新宿御苑召開的聚會，春天是「觀櫻會」，秋天則是「觀菊會」。之後，參加宮內的御宴。

每次參加日皇皇宮之宴會時，至少在一個月前，家母即需為家父打理行裝。行李包括燕尾服、搭配的鞋、帽數十套，モーニングコート（Morning Coat，簡稱モーニング，是男子禮服中的一種，為燕尾服，早餐時穿著）及搭配的鞋、帽數十套，（以上鞋、帽均用盒子裝）另外又有西裝、搭配的鞋、及領結數十套，又有日本和服，也是數十件。在大正年間至昭和初期，行李箱皆是真皮製品，很重，家父行李至少有十二至十五個大皮箱。同行並帶一個「總舖」（廚師，台灣人）、二個秘書、四個佣人。帶「總舖」的原因是：在受日人邀宴之後，回請日人時，家父希望能用道地的台灣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駕崩，家父和林熊徵、辜顯榮三人，至京都參加天皇葬禮。當時大雪下個不停，天甚寒，站立四、五小時，尿急，然典禮仍進行中，不敢走動，愈急愈冷，愈冷又愈急，不知如何是好，當時憋尿之苦，實極難受。日後家父在家庭聚會中仍常提起此一糗事。



一九二六年昭和天皇登基，藍高川（右一）與林熊徵（左一）、辜顯榮（中）三人同獲授勳，攝於新宿御苑

## (六)Samohai 的公主

一九二六年，屏東 Samohai 地區之原住民與漢人發生爭鬥，日本政府為平定亂事，希望家父娶當地公主。家父不願，但此公主非藍家不嫁，家父無奈，令堂叔高全娶，時堂叔已有家室三人、子女數人，但不敢違抗家父之命，遂淚眼婆娑的前往。一去一年半，音訊全無，家人非常擔心。以後，堂叔帶回一貌美如花，年約二十餘歲的山地姑娘，我們才知道，原來堂叔是「樂不思蜀」也。此公主亦無所出。

一九六八年，舉行屏東縣縣長和縣議員的選舉，第二屆縣長候選人張豐緒的事務所設於敝宅。當時霧台的酋長帶其身材肥胖的鄉長兒子和縣議員女婿，希望國民黨提名，是年正巧我在家，他們見了我就說：「妳是我親戚哦！」我覺得莫名其妙，推測他們可能是與 Samohai 那邊有關的人吧。

屏東地區的山地部落共有八社，叫 Lam-a-gau，因為在曾祖父、祖父時，非常照顧他們，所以他們想用「藍」姓的音做紀念，故稱做 Lam-a-gau。

## (七)子女教育

家父極重視子女教育，在大哥十六歲、二哥十四歲時，即送至日本鹿兒島唸書，住在日人上原的家中，家父並交代上原須嚴格監督。日後時常聽起二哥敘述當時嚴格之情況，如：冬天不能穿たび（足袋）而穿木屐，結果足因而凍傷，邊走邊流血；同時日人中午吃冷食，且平均一星期帶一次配鹽的便當。後來家父才讓他們上都城中學、福岡高等學校。之後大哥家鼎讀京都帝大法律系，二哥家精唸京都帝大經濟系。

大姊錦綿在里港完成基礎教育後，繼至台北第三高女就學，畢業後又至日本京都女子專門學校唸一年。

儘管家父很疼愛子女，但卻非常有威嚴，在他過世前，我都不敢開口向他要錢；家父也從不曾罵過我們一句。如二哥家精小時候非常頑皮，在里港唸公學校時，因同學都打赤腳，只有他一人穿皮鞋，他覺得很沒面子，所以每天上學都將皮鞋掛在芒果樹上，然後打赤腳上學，回家時再穿回去。但二哥忘了把腳洗乾淨，弄得皮鞋裡都是沙土，家母知其赤足上學，就拖來打。家父回來後，二哥跑去告狀，最糟的是家父不許母親打小孩，因此家母遭了一頓罵。

大姊和姊夫訂婚時，親家送了一對鑽石耳環，但需穿耳洞才能戴，大姊爲了戴耳環，便穿了耳洞，至家父回來時仍發炎，遂用棉花塞住，用頭髮遮蓋，以免家父發覺，結果仍逃不出父親的利眼。父親問其故，大姊唯唯不敢作答。是夜，家父對母親說：「妳把女兒當做牽豬哥的嗎？（台語）爲什麼要穿耳洞？」母親說：「人家送耳環來，不能不戴呀！」家父說：「不能戴就不要戴，爲什麼要穿耳洞！害她耳朵腫成那樣，萬一爛掉怎麼辦？」母親說：「女兒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你跟她說呀。」

又有一次，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因爲是囡仔，都沒事情做，很無聊，就叫丫環搥指甲花（鳳仙花）的汁給我擦指甲，我想父親大概一個月或半個月之內不會回來，沒想到他卻突然回家。我照常洗手、洗臉去看他，但把手藏在後面，他說：「妳的手怎麼啦！」我說：「沒有啦！」他叫我把手伸出來，結果父親又叫母親來，說：「妳把女兒當生番啊！」母親莫名其妙，父親又說：「沒看見敏子指甲紅紅的？爲什麼要讓她這樣？」母親說：「囡仔人好玩嘛！」父親說：「不行！洗掉！」哪裡洗得掉，後來兩、三天手指甲都還紅紅的。

再有一回，因爲家父年輕時曾得腸炎，所以極注重衛生，不准我們買路邊的零食或飲料。有一次，因爲天氣熱的不得了，我在路邊買了個西瓜吃，不巧又被父親撞見，他又罵母親：「妳要害女兒得腸炎啊？」我想這樣不行，每次我們做什麼都害母親被罵，所以從此以後不敢亂買東西，每天放學回家都吃管家爲我們準備的水果，然後才做

功課。

家父也不讓我們摸錢，因為他認為鈔票經過各種人的手，很髒，一方面怕小孩子拿了錢會亂買，一方面也怕我們生病。所以，從我小學二年級到六年級，不會用手拿過錢，要買東西都交管家處理。若是衣服，家裡穿的，由家母叫人做，外出服則每年由家父帶我們到高雄訂做。我在孩提時代非常想買東西，看其他孩子都可以自己買木屐及其他零零星星的東西，很想買，就帶一個阿婆拿著錢，和一個丫環到布店剪布，又買一雙可愛的木屐。所以我直到唸一高女時才摸過錢，但不會買過日常生活用品，在我兒子過世前，我連家裡的沙拉油都沒買過。有一次家中沙拉油沒了，不敢去買，向隔壁的林太太借，但這終究不是辦法，後來自己跑到樓下買，才體會到那並不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不過我仍然不敢到市場買菜。

#### (八)帶大姊「逃婚」記

大姊錦綿長我十二歲，她結婚的情形非常有趣。在她唸三高女時，當時的校長小野正雄先生非常喜歡替人做媒，彼時台灣名望家的公子要娶親，都是到三高女去找對象。時姊夫顏德潤的父親顏雲年已過世，將財產留給弟弟顏國年和四個兒子——欽賢、德潤、德修、德馨，但暫時由國年代管，同時要國年為他們娶親。時欽賢已娶士林的郭美錦，德潤則未定。有一天，校長叫大姊到校長室，並且要端一杯茶來，她覺得很奇怪。到校長室之後，見一中年人和一個年輕人坐在裡面，她更是納悶了。那兩人正是國年和德潤，看過大姊之後，對她的美貌和高貴的氣質非常中意。可是家父不願，以大姊尚年輕，仍需唸書為由，回絕了顏家。

三月中，家父帶著我和大姊到基隆搭乘「吉野丸」，準備東渡日本，不意在基隆的顏家情報靈通，得知藍高川將攜其女至日本，當下即令德潤跳船追趕。那時我和大姐同住一房，自己跑到甲板上玩，突有一少年紳士用日文叫我拿一盒巧克力和一束花給大姊，那時我不太

懂日文，他台語又不大靈光，幾番比手畫腳之後，知其意，就蹦蹦跳跳的拿去給大姊，大姊臉上忽地泛起一陣紅暈，我不管她，又跑回甲板上玩。此時那年輕紳士又拿一包仙貝送我。

至日本後，我們在門司下船，改乘「釜山輪」轉赴朝鮮，經京城到黑龍江，這是我到過南、北韓和里鹿島的緣故。德潤不知我們會轉赴朝鮮，坐吉野丸直赴神戶，找不到人，他在最後關頭把人追丟了，不知如何是好，悵然返回台灣。是年正好家兄自高等學校畢業，至京都大學唸書，所以家父亦帶大姊入京都女子專門學校（為新娘預備學校）。時德潤已在京都立命館大學就讀，因非常喜歡大姊，故拜託當時住在東京，也是父親最要好的朋友林熊徵回來說項。林沒辦法，大熱天擠火車至屏東來提親，家父無奈，因此同意這門親事。

顏家下聘時，小訂仍由熊徵拿戒指、耳環等物前來，大姊就是這時穿了耳洞。半年後的大訂則派林家的總管許丙和張園，共準備二十四牲、兩百四十擔的聘禮，從台南抬到里港。屏東到里港多竹仔橋，大雨一來就沖走了，這時我們皆坐小筏過溪，而許、張二人自台北來，居然乘汽車過九如溪，二人見水勢湍急，把腳縮起來，頻呼：「水會進來！水會進來！」。

大姊婚後，我時常取笑姊夫，只拿九角半的仙貝就買通我這個媒人，姊夫說：「哪有九角半，龜の子仙貝只值八角半而已。」這是大姊結婚的趣事。

### (九)晚年的家居生活

家父平日生活極有規律，每日早晨四點半起床，至後花園做自己發明的運動。運動完後，六點半洗冷水浴。在六點十五分時，家父便叫我和富子起來，準備上學。出門前，一定幫我們點眼藥，而他本人的眼睛也一直都很好，至七十歲時，仍能看見天花板上的蜘蛛網。

家父對穿著極為講究，早晨運動完後，換穿寬鬆的「麻晨褸」。十點吃早點，吃點心時，不管是否會喝，家母一定得準備一碗新鮮的

薑絲虱目魚湯。之後閱報，然後換穿西裝，以備有人來訪。下午二點吃點心，有紅茶、煎甜糕，有時則是水果。休息一小時，三點起身，至書房看書寫字至五點，然後換下西裝，改穿輕鬆的家居服，準備吃晚餐。五點半，食家母親手做的香腸、漬鳳梨，並配最好的清酒，訴說他從前的經歷，通常他只喝兩個とっくり（裝酒的小瓶子），說到爽快時，則喝四瓶之多，結果晚上胃痛，還怪家母給他喝太多酒。

家父也喜歡旅行，從我五、六歲開始，便帶著我和富子到日本各處旅遊。當時內台航路共有六條船，非常豪華。兩個哥哥（家鼎、家精）已在福岡高等學校唸書，我們到門司便下船，坐連絡船至下關，再坐火車至福岡，歇息一夜，然後四處旅行。家兄高等學校畢業後，至京都帝大唸書，此時我們的旅遊路線，則是坐船經美麗的瀨戶內海，到神戶下船，再乘火車到京都。因為此時大姊已與顏德潤先生結婚，顏家在京都市左京區淨土寺西田街上有寬敞的二層樓別墅，故家兄即宿此地，而我們到日本旅遊亦前往相聚。若家父在東京有事，則由京都前往。所以，在我一高女畢業時，日本各地的溫泉皆已遊遍。

我覺得，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家父是台灣最有風度的紳士。

家父平日極靜默，一日說不上幾句話，可是他非常孝順。因為祖先的墓塋數量極多，故每年均需準備很多的牲禮前往祭拜，當時路況又不好，國祥公之墓且遠在高雄仲寮（高雄縣燕巢村東北六公里山脊上）山上風水極好之地，家父為緬懷先祖恩德，仍不辭勞苦的每年前往，直到他過世前均如此。另外，祖母王舍娘非家父的親生母親，但當她生氣時，臉色一變，家父就跪在跟前，以平息母怒。

## (十)中風與逝世

一九三九年冬天，父親到日本，那時我正在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在寒假時與父親一道返台，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左右到達屏東宅邸，準備過新年。六點多，突有日本防衛團的浪人約



五、六人闖入，穿著鞋子踩進屋內的地毯，要父親拿出五萬元（約合現值五千萬）。家父甫自日本返國，不太方便，浪人惡狠狠的說：「你有錢到日本玩，沒錢貢獻給軍方？」隨即破口大罵，且吐痰在地毯上，家父氣極，結果血壓升高導致眼睛充血，自此眼睛失明，浪人見父親在地板上摸索，察覺情況不對，遂離去。我們速請在萬丹做醫生的姑丈張山鐘（張豐緒之父）來看視，他說必須儘速北上就醫，遂由他陪同母親和我，在正月三日帶父親一起到台北館前路當時



張豐緒結婚時，攝於屏東縣長公館前。前排坐者右一、右二為任顯群夫婦，右五起依序為陳啓清夫婦，張豐緒夫婦，縣長張山鐘夫婦，右十一楊肇嘉，左二為藍敏；張山鐘夫婦身後為黃朝琴及其二位夫人。二排右六為陳啓川

全台最有名的郭眼科處治療，晚上則住大姊在東門町四條通的房子。約至正月底，父親眼力稍微恢復，但仍是模模糊糊的，乃移居北投別墅靜養。

在父親靜養的這段期間，若我自台北坐下午四點半到達北投的火車回家，正在靜養中的父親輒用他模糊的視力，拄著柺杖到北投公園等我，這是我和父親相處的最後一段時間。

三月，父親病情惡化。二哥當時在上海，父親在病中頻頻呼喚「家精！家精！」我每天打電報給他，說「父危速回」，至三月十九日，已整整二十天，但二哥卻未能及時趕回來。二十日，姑丈眼見病情無望，叫家母備專車送父親返回屏東，時大姊剛生幼子，不能同行。臨終前，父親只喊母親和我的名字，至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三分，父親過世，享年七十歲。此時我再電二哥，只云：父親已於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三分過世，不再叫他回來，因為我的心情已隨父親過世而顯得有些意興闌珊，也對二哥不及時趕回台灣有點憤怒。

二哥回電要求等他回來再封棺。但屏東氣候炎熱且潮濕，易生腐味，首先反對的是張山鐘先生，他認為藍家是有名望的人家，若有腐味飄出，對藍家聲望有礙，並且對子孫不好。但此時我已有些賭氣，既然二哥要求，就順他的意吧。因此張山鐘先生在父親身上注射防腐劑，並在棺木旁放置一些防腐物。停靈的房間約十個榻榻米大，我在周圍放置十幾個大冰桶降溫，以待二哥返家。二哥約在三月二十七日回來，父親猶如睡著一般，臉色潮紅，遺體未有異樣。

### (十一)葬禮

父親故去後，因二哥尚未返家，大哥家鼎又受陳朝景的煽動，要他將父親遺留的田產每甲登記一半，事情喧騰的很大，當時報紙以極為聳動的字體寫著「百萬富翁之家的紛爭」（當時百萬猶如今之百億）〔按：據《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十五年五月六、七、八日第五版連載之標題為：「南部臺灣の名家，藍家の財産争ひ，嚴父逝いて僅か

に月餘，兄弟牆に闘ぐ」)，因此我雖只是個十八歲的女子，不但要張羅父親葬禮事宜，同時還需面對記者的來訪，著實心力交瘁，所以二哥回來後，我即不理他們爭財產的事，讓他自己解決。

父親葬禮，我們四個子女全部返家，日本媽媽也回來，時富子正在唸花嫁學校，預備當個好新娘。葬禮採用日式，請東本願寺的日本和尚來超渡，我們則穿全白的和服。告別式在屏東東本願寺的廣場舉

《台灣日日新報》有關藍家財產之爭的報導（《台灣日日新報》昭和十五年五月七日，五版）

# 南部臺灣の名家

## 藍家の財産争ひ (中)

### 嚴父逝いて僅かに月餘

「藍家の財産争ひ」問題は、現在に至るまで、南台湾の名門藍家に於いて、最も重大な事件として、世に知られてゐる。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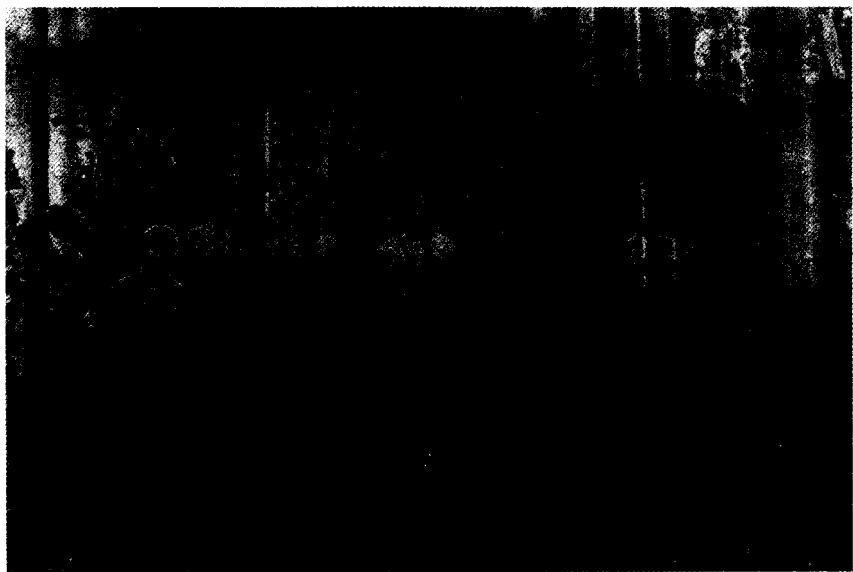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藍家の財産争ひは、藍家の長子藍子と、藍家の次子藍子との間に、藍家の財産をめぐり、争ひが起つた。



一九四〇年四月，藍高川先生葬式後之「全家福」合照，亦為藍家精唯一著中國服的照片。後排右一黃獅（藍家秘書），右二藍妻卜春金，右三劉美錦（藍家精妻），右五藍敏，前排右一日本太太三池久江，右二富子，抱藍麗蓉，右四藍幸珠，右五藍家精，右六藍昭明，右七藍昭輝，坐草地者為藍昭光

行。汪精衛、鄭孝胥均寫了輓聯來，可惜這些字在光復後都被二嫂燒掉了。父親臨終前曾囑咐我，要我告訴二哥，用火葬，絕對不要熱鬧，但墓不能荒置。可是二哥不聽，以大排場舉行葬儀。

### 三、兩個母親

我有兩個母親，大娘鄭氏萬為海豐望族，母親卜氏春金則是里港大生意人家之女。我們按古例，家精叫鄭氏為「阿娘」，叫母親

爲「春金信」；我和大姊也叫鄭氏爲「阿娘」，叫母親爲「姨娘」。但自從我懂事以後，不會叫母親「姨」這個字，都叫她「阿母」，因爲她並非自願做二房，是因爲父親無子才再娶她進來的，若我再叫她「姨娘」，等於是侮辱她。

當時家裡的佣人、丫環約有三、四十人，男佣人中，除清掃庭院者外，其餘二、三十人皆負責管理收租事宜。女佣人十幾人，除打掃者外，大娘、母親、大姊和我，各有二個丫環，她們不做粗工，專門侍候、陪我們玩。

鄭氏和母親相處甚爲融洽，從我出生後，不曾見過她們拌嘴。鄭氏很疼母親，母親亦很尊重大娘。

大娘無子，所以很疼我們。比方大娘非常愛吃水果，在她的抽屜裡經常有各式各樣的水果，我們想吃水果都去找她，母親雖然也疼我們，但比較嚴格，所以我在未上屏東小學前，吃飯的時候都和大娘坐在一起。又如大娘年輕時曾流產，身子不好，所以注重補身，幾乎每晚十點左右，都會燉煮四物、當歸等補品，但我通常在九點多就睡着了，丫環來叫，不想去又不行，因此迷迷糊糊的走到大娘那裡，而大娘也都要等我去了才肯吃。

我在童年時，是不准赤足的，但夏天赤足實在很涼，有時我會跑到水果園，赤足踩在泥土上，非常涼爽。四歲時，有一次，我想母親在睡午覺，不會發現，於是和丫環赤足跑到果園，不巧母親正好起來，被她撞見，對我說：「敏子，妳進來一下」。我跟了進去，經過祖廳，又經過房間，我心想到底要帶我去那裡，愈想愈不對，大叫：「阿娘（鄭氏）！快來呀！快來呀！要打人了。」這一叫，丫環、煮飯的佣人、家丁都跑來了，大娘縛著小腳（纏足），三步併兩步的跑來，母親也不能打我了。我對大娘說：「阿娘，叫妳快點來，妳怎麼不快點來？」大娘無奈的說：「妳也知道我縛腳，如何能快？」可見我小時候好頑皮，而大娘亦視我們如己出。

里港的七、八月經常下雨，青菜都死光了，所以母親在四、五月

鳳梨盛產時，買回大批的在來種鳳梨（較小），動員所有的女傭人，用紹興甕醃漬起來，此外尚有醃瓜、漬冬瓜、薑等。這些東西可吃一、二年都不要緊。母親醃漬鳳梨時，先鋪一層豆子，一層鹽，再鋪一層鳳梨，然後把剝出的汁淋上去，味道極為鮮美。但丫環、傭人沒學到這種方法，不是弄得太鹹，就是太甜。家裡共有三間房放置這些醃漬的甕，每年七、八月下大雨，沒有青菜可吃的時候，我們就用這些醃漬物下飯。此外，像醬油、鹹鴨蛋、皮蛋，都由母親自製，不假外求。

## 四、歲時節俗

1. 過年 過年前十天，全家照例要大掃除，並且做各種甜糕、鹹糕、發糕、紅龜粿等，通常由母親舂米，長工磨。但幼年的我很喜歡幫忙舂，有時舂不到，經常被石磨打到，不過我仍然覺得很有趣。阿娘也親自出馬，專門印紅龜和七巧板，在過年那段期間，可說不分主從，全部都在廚房裡忙。

除夕夜不能睡，差不多凌晨四、五點，丫環就來叫我，洗臉、換好衣服後，至大廳準備拜祖先。然後向父親拜年，三跪三拜；次為阿娘，然後才為母親。如果小孩要紅包，就跑到嬸嬸們那裡拜年，之後就可自由行動了。

2. 三月節 我們不做清明，做三月節。照例做紅龜，也是全體動員，擔牲禮（雞、豬）去掃墓，路況不好的墓地則坐牛車去。回來吃潤餅配鹹菜鴨湯，其美味至今仍令我回味不已。

3. 端午節 在端午節時，我們包甜粽、鹹粽，每串約三十個，一串一串的，吊了好幾根竹竿。因為當時家裡傭人多，而且以前窮人也多，所以我們過節都會做很多來送人。此外母親也買香包給我掛。

4. 中元節 中元普渡用龍眼、芒果等水果，在大門口擺上香

案祭拜；也做糕。

5. 中秋節 以前女人多不出門，而且沒有月餅，都在厝中的後進院落中吃糰糰，可以沾花生粉和糖一起吃，還有文旦、紅柿，邊吃邊欣賞月亮。我往往在九點、十點就想睡了，但母親說小孩要坐到十二點才會好命，而且沒吃糰糰也不能睡。

6. 冬至 冬至搓湯圓，大部份是白色的，然後做幾個紅色的配色。搓湯圓也是很快樂的事。

7. 生日 我們家並沒有做生日的習慣，父親是不喜歡排場的人，所以父親和母親從來不做生日。有時母親會弄豬腳麵線給我吃，但不告訴我我生日。

8. 宗教信仰 並無特別崇信的神祇，只祭拜祖先。里港有媽祖廟，每二十年一次的做醮大典，父親會捐錢，但這是為地方，平常不會看他到廟裡。母親到里港街上也會順道到廟裡燒個香，但不會特別去拜。

9. 祭祖 祖先墓塋極多，以往都由父親親自前往，通常用去的去，較遠的則騎馬。父親過世後，大家都出外發展，較不常在一起，所以約在二十年前開始，由堂兄弟組成祭祖會，每年的年初二，所有「家」字輩的子孫（我也算「家」字輩）都必須返鄉祭祖，男嗣一定要出錢，嫁出去者不必，但我照例出錢。

進行祭祖典禮時，先放禮樂（用錄音帶），然後上香、上花、上酒、讀祭文，之後由我講述藍家的歷史。

## 五、深院高牆中的風流韻事

我一共有一百零八個堂姪兒，有些都不認識，因我在九包五大厝中間的正房出生，平常很少過去左右護龍，而父親在世時很有威嚴，叔叔們都不大敢來，來了都站立一旁，不敢隨便和父親說話。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多孩子呢？因為普通每個人有正式的太太六、七個，外面

還有，如果他們在外發生事情，比方和別人的太太發生關係，人家的先生告到派出所，父親就需出面到派出所說情，以求和解。我有個堂叔的第七個太太，人蠻漂亮的，聽母親說，她原來是人家的太太，堂叔追求她，已經被告了二次，父親替他講情，彼此和解了。但父親很氣，回到家後，堂叔跪在地上，父親給他兩個大耳光教訓他，所以大家都很怕家父。這個嬸嬸在和解後，被他原來的先生關在閣樓上，把樓梯拿掉，吃飯時再由佣人送上去，但閣樓後面有個小窗，叔叔不知從哪裡弄個梯子把七嬸嬸接出來，事已至此，其先生也看破了，只有隨她去了，所以她到我們家成為第七個嬸嬸。

我覺得我們家就像紅樓夢的大觀園一樣，風流韻事特別多，祖先的墓塋多即是此故。我小時候認為一個先生有幾個太太是正常的。每天早上我和丫頭採花給太太們插，這些太太們不會吵架，但丫頭和丫頭之間會爭吵，她們為了自己的主人出氣，常說：「昨天先生在你們太太那裡吧？」被問的丫頭說：「哪有，在某某人那裡。」被說到太太的丫頭就跑出來和她們妳來我往的鬥嘴，那種景象真有趣。我那個七嬸嬸很像紅樓夢裡的鳳姐，好兇，不過她們每個人都很疼我。

## 六、幼時記趣

### (一)頑皮囡仔

我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母親生我時，因得了「月內風」，不能抱我，由佣人、丫環照顧，大姊當時十二歲，和丫環、佣人聯合起來騙我，用鷹牌的煉乳泡給我喝，我不喝並且大哭，丫環拿我沒法子，大姊抱著我也邊搖邊哭。事後大姊說我小時候好壞，不喝牛奶還吐出來，我說：「那種東西難吃死了」，大姊說：「你才剛生出來，那裡知道好不好吃。」。

在我週歲時，據堂兄嫂告訴我，那時我已經會自己端壽桃，由丫環陪著，搖搖晃晃的走到大厝內的每一間房，送給那些嬸嬸們吃。



三、四月時，庭園內的圓仔花、含笑花盛開，家裡的「倌」們都愛插鮮花，所以早晨我都和丫環送花給那些「倌」們，覺得蠻有趣的。

當我二、三歲時，大姊已自公學校畢業，至台北三高女就讀，寒暑假才回來。那時她的房間有法式眠床，四周無圍把，中央有蚊帳掛著，每當她回來，我都跑去和她一起睡。偶爾我掉下床，大姊都會抱我起來。有一次我醒來，發現自己睡在地上，很不高興，開始哇哇大叫，所有的人都跑來看是怎麼回事。我說大姊好沒良心，我掉到床下也不抱我起來，讓我睡在地上。大姊說：「你一夜掉下去兩三次，老是要人抱你起來，我都不用睡了；既然你愛睡地上，讓你在地上睡個夠。」我回說：「你那麼討厭，早早嫁出去好了。」可見我小時候多麼頑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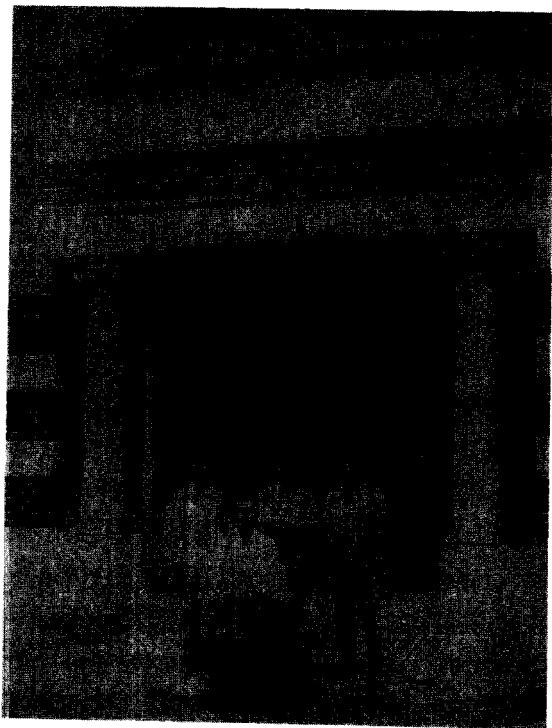
## (二)兄姊的婚禮

一九二六年，父親替大哥家鼎辦喜事，那時他仍在福岡高等學校唸書，年二十四歲；新娘為屏東望族林德記的二千金林善小姐，她也是三高女畢業，很漂亮，為畫家陳進早一期的學姊。

婚禮當天，大嫂著鳳冠霞帔，坐紅轎來，我那年只有五歲，端著盛有石榴的圓盤（石榴意謂「多子」，希望「多子多孫」），由兩個丫環陪著，搖晃著走到轎前，請新娘下轎。因我很想看新娘，遂勾著頭往轎內看，結果把石榴掉在地上。

是夜十二點拜天公，家裡殺豬宰羊，烤了一隻三十公斤的豬，辦一、兩百桌筵席宴請三天三夜，並請來京戲班於庭院中演一個月的戲，很是熱鬧。那時我梳著兩根辮子，也不知道結婚是什麼，次晨五點多起來，吵著要給嫂嫂梳頭。丫環拉著我說不行，新郎新娘才剛拜完天公，正在休息，我才不管那麼多，一定要給新娘梳頭，就跑去叫門。母親哄我說，叫家裡比較會梳頭的丫環給我梳，但我堅持要給新

藍家鼎（右起）與藍家精和其堂兄弟就讀於高等學校時，與日籍家庭教師合影於里港大厝前，時藍敏未出世



娘梳，大概那時還小，喜歡讓漂亮的人梳頭。後來大嫂起來幫我梳了兩下，我就很滿足了。不多久，大哥帶大嫂回福岡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一九二八年，二哥家精結婚，二嫂為里港人劉美錦女士，劉父為醫生。她亦是三高女畢業的，和二哥為青梅竹馬的戀人。我小時候對二哥沒有印象，因他都在日本唸書，不曾回來，直到回來訂婚時，我和丫環在外面玩，看到一個男子大方的走進大廳，才知此人就是二哥。當時台灣名望家子弟唸日本帝大的很少，大都唸明治、立教，或

其他私立學校，所以辜顯榮很想把女兒嫁給家兄，也請家父、家兄到鹿港一、二次。後來我問二哥怎麼沒娶辜的女兒？二哥說：「我看她土土的」。事實上那時他已愛上嫂子，所以看不上別的女孩。他們結婚時，我照常端水果給新娘，結果爲了看新娘，又把水果掉到地上。婚禮亦如大哥婚禮一樣，不久二哥也帶二嫂回日本唸書。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三，顏家請許丙、張園來迎娶大姊，當天住宿我家。初四晨，過九如溪，準備坐七點十五分自屏東開動的火車北上，大姊已穿好新娘禮服，我起來後，見大姊模樣，抱著她叫「不要讓她嫁，不要讓她嫁」，父母皆拿我沒辦法，最後父親說：「也把她帶去吧！」。同行的尚有一六十餘歲的女秘書，胖胖的，戴個眼鏡；兩個皮膚黑黑皺皺的老婆婆；以及六個丫環。

我們坐的是一等包廂，上了火車，我即在車廂內跳來跳去，大姊卻連氣都不敢喘一下。一直到下午五點多才到基隆，下雨，天氣又冷，大姊緊張的胃痛。到了顏家，我因在火車上跳累了，很想睡，女秘書要帶我去睡，我不肯，吵著要和大姊一起睡，兩個阿婆亦哄不了我，大姊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欽賢妻郭美錦（爲三高女畢業，約比大姊高二年）來哄我，說：「阿姨，來我們那裡玩」，她人很漂亮，我就跟她去了，大姊才逃過一劫，後來他們蜜月旅行就不讓我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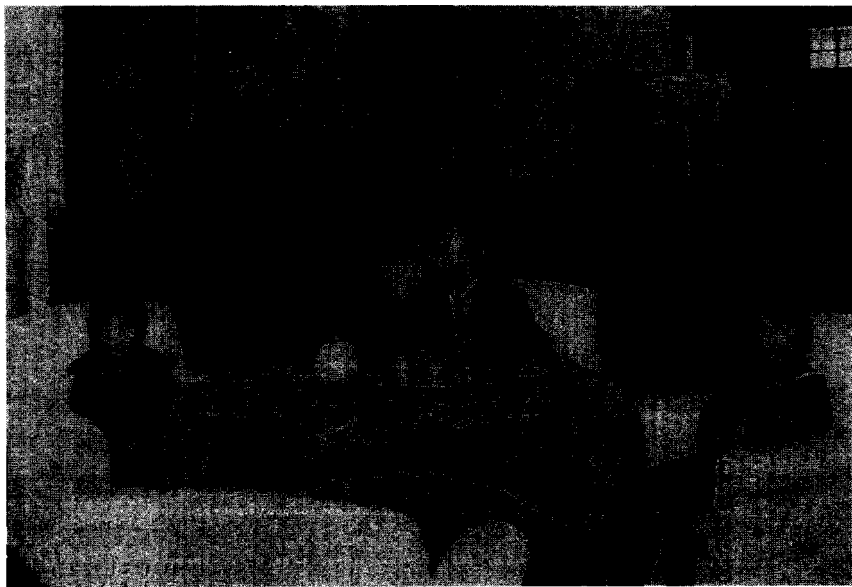
### (三)校園頑童

大姊結婚時，我在里港公學校唸一年級，四月一日學校即開學了，我自基隆回來後才上學。當時教室前有兩棵芒果樹，芒果成熟後會掉下來，我對這種現象覺得非常新鮮，也很好奇，所以上課時即看著芒果掉掉落落，都不看黑板，也不知道老師講什麼，而老師爲堂姊夫，不敢處罰我。

在公學校過去不遠處有一條溪，我和同學經常跑去溪邊抓蝌蚪；在上學途中，我也經常不走正路，繞道經過人家的菜園，看著小黃瓜日漸成熟，這種景象對我而言，簡直太奇妙了，所以就偷摘下來，到

第三次時被發覺，菜主大呼「偷採瓜仔！」我嚇壞了，拔腿就跑，幸好逃得快，沒被抓到。當時我並不怕被抓到打屁股，而是怕人家說「藍高川的女兒偷採瓜」，那樣一來，對父親的名聲有所損害。所以我在「不務正業」的情況下，唸了一年公學校，日文一句也聽不懂，也不會寫，父親乃將我轉到屏東小學。

屏東小學為日本人的學校，上課一週，因我一句日文也聽不懂，跑到校園內的一棵大樹下哭，但課程仍要繼續上，不久家父請來一位日本小姐，她是日本媽媽的遠親，大學畢業，會說正統的東京腔和禮儀，負責教我和富子，同時我爲了和日本媽媽及妹妹溝通，所以很快就會說日語了。三年級時，我的成績已升到第五名，四、五年級都拿第一名。



藍高川與藍敏（右一）及富子攝於屏東別墅客廳。牆上所掛之畫為藍蔭鼎所繪之「河邊洗衣婦」

當時女生教室在樓上，男生在樓下，我是唯一的一個台灣女生，李文蔚（林宗義之妻李美貞的大哥）是唯一的男生，但那時的人較害羞，所以在學校時，我們從來沒交談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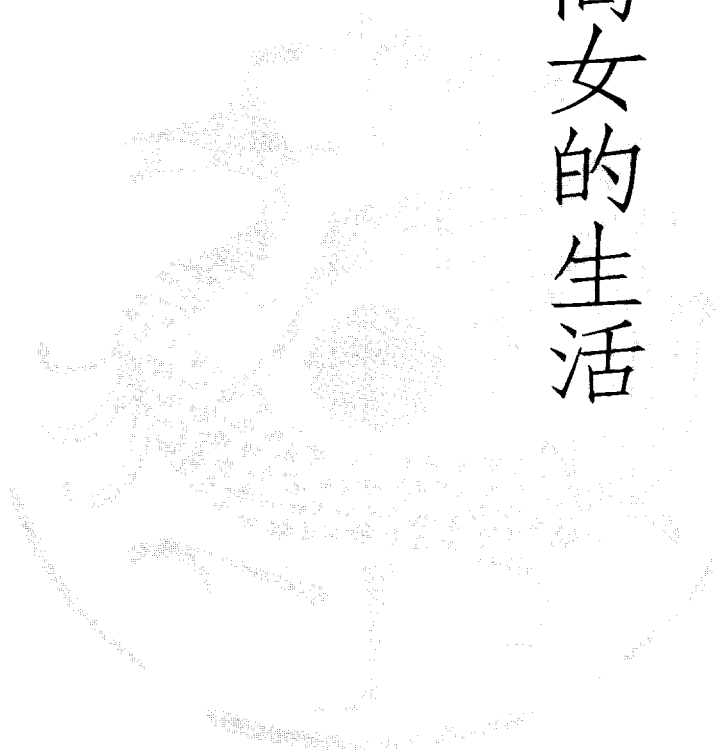
#### (四)騎馬記

在我小學二年級時，二哥家精自日返國，因他很愛騎馬，遂請家父買一大一小兩匹馬，二哥騎大馬，此馬由軍隊訓練過，非常溫馴；我騎小馬，此馬為恆春特有的小型馬，叫 pony，個性非常狡獪。若牠知道你不會騎，不管你怎麼使喚，牠都站著不動，等你累了，牠就走到樹枝下，然後突然跳起來，害你的頭撞到，並且以此為樂；不然就是走到有水溝的地方，把背弓起來跳過去，讓你掉下溝去；還故意不配合你走動時的上下起伏，使你的屁股和牠的背互相撞擊，痛得不得了，實在可惡。父親也是騎 pony，但他會騎，沒有這些問題。

二哥起初替我牽馬，從大門口牽到小門，來回的走，有一次被外人看見，他們說：「藍家何時請了一個馬奴來牽馬？」他聽了氣死了，對我說：「不幫你牽了！」，我說：「不牽拉倒，我不學算了！」但我實在很想學，可是 pony 又很可惡，便對二哥說：「你騎小馬，我騎大馬。」，二哥說：「小孩子怎麼騎大馬？」我答：「大馬也可以騎呀！」所以我慢慢學，大概三個月後，已可從家裡騎到下淡水溪，約莫半年之後，便換騎大馬。此後一直騎到小學六年畢業。

那時我常在凌晨四、五點起來，騎馬到里港再趕回來，因全身是馬味，趕快跑到浴室沖洗、更衣，然後鑽進棉被裡裝睡，等父親於六點半來叫我們起床上學。有一次我騎到下淡水溪，差不多六點回來，在大門口正好碰見父親準備坐車出門，我想完了，等一下母親一定會被罵，因為父親已交待過，我可以在下午放學回來後騎一小時，但不准一大早騎，怕我睡眠不夠。結果放學回來，看母親沒說什麼，我想父親大概沒罵人，可能因父親自己以前也騎馬，所以知道騎馬的魅力吧！

# 貳、台北一高女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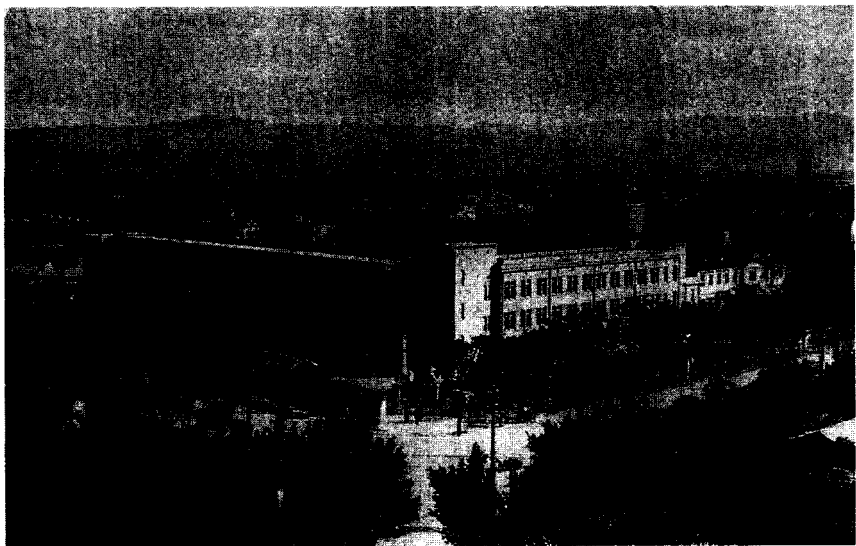
## 一、校風與教學方式

我小學畢業前二年，屏東女中成立。畢業前夕老師問我打算唸什麼學校？我說要考台北第一高女，同學聽了都哈哈大笑，說台北好多學生都考不上，妳在屏東鄉下唸的人怎麼考得上？我說試試看嘛，考不上再回來考屏東女中也可以呀。因此北上赴考。

考試時由二嫂陪我同往，住在教育會館（今美國新聞處）。由於我個頭較高（一百六十五公分）且不算瘦，當時許多日本女孩以為我是陪考的家長。那時一高女的校舍剛完成第三年。考試題目不難，所以我順利考上。

一高女大門進去不遠處，有一間特別的房間，裡面有日本天皇及皇后的相片，我們都必須前往鞠躬致敬。其旁有一顆大石頭，上面鐫有「誠實、勇敢、文雅」此為一高女的校訓。我們夏、冬均著百褶裙。冬天為深藍色制服，有三條線，戴呢帽，穿皮鞋；夏天裙子較薄，白色上衣，白帽、黑鞋。入校之後需換鞋，每間教室後面均有貯物櫃，放置衣物。每種課程亦有專門的研究室，老師即在研究室內，所以每堂課學生都要換教室。一年級時在二樓，共有四間，兩百人。國語科在二樓，數學在三樓，地理也在三樓，歷史則在二樓邊。八點至八點十分升旗，之後上課，每堂課五十分鐘，然後換教室。在走廊遇到老師、學長都要鞠躬敬禮，但是大家都換教室，所以碰到的學長多得不得了，若一一向每個學長敬禮，頭都點昏了，因此我就一路低著頭走過去，同時很想早一點做學長，嚐嚐被人鞠躬的滋味。下午三點三十分下課，正好一中（今建中）、高等學校（師範大學）的男生也下課，他們都騎腳踏車，高等學校的學生比較大膽，常會對我們吹口哨，但若回頭瞄一眼的話，第二天就會被年紀大一點的老師叫去訓話。

我們在學期間，從沒有一個學生被老師罵過。歷史、地理與國文



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校舍全景

（日文）的教學方式都著重在訓練同學，從二年級起，老師指定學生上台教，自己站在一旁聽，台下的學生有問題，也像質問老師一樣的提出問題。那時的日本歷史幾乎都是我在教，老師常站在一旁看大屯山或是雲的變化。

在社團方面，英文較好的都加入戲劇班，演莎士比亞劇。在一高女唯一讓我哭的科目是「裁縫」，三年級時學做日本服，裡面要放棉花，在轉角的地方需縫得四四方方，但我弄不好，一直縫縫拆拆，結果布都摸得變黑了，難過的哭出來。不只是我，很多同學都這樣。本校的游泳隊也很出名，每年派往東京參加明治神宮運動大會的選手，都得冠軍。而在此運動會中得冠軍者，都有可能去參加奧林匹克的比賽。

由於我個子較高，那時上體育課或禮儀課都從最矮的排起，每排



二十五名，不管從英文字母 L 或日文字母 ラ 排，我都排最後一個。當時我們在星期六有一段學規矩（禮儀作法）的時間，一共兩個小時。西式禮儀到昔時鐵路飯店吃西餐，學習西餐禮儀；日式禮儀則在校園中靠近游泳池旁的「作法室」裡的榻榻米上學習，因必須跪著，持續兩個小時腳一定受不了，而排最後一位有個好處，可把腳舒展在百褶裙下而不會被老師發現，坐最前面的同學好可憐，每次起來都東倒西歪的站不穩。

在一高女課堂間最快樂的時光，是中午休息的半小時，我們到花園坐著談天說地，訴說個人的理想與抱負。那時我說想做外交官，同學皆笑，因當時全世界尚無女外交官，我說這是個理想呀，有什麼關係。雖然是夢想，但後來多少也參與一些外交工作。

## 二、生平首次摸錢

在一高女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拿到錢，可以自己支配。那時家父每月給我五十円（元）的零用錢，我通常買十六吋的古典音樂唱片，唱片一個月出一次，每張要三円（元）半，對我而言，三塊半是個很大的數字；除此之外，我也在學校到車站間的一家岩波書店買書，書背有一顆星號的每本二角，二角算是很貴的，那時在里港吃一碗麵才三分或五分錢；若書背是三顆星的要六角，五顆星的則要一円，有時我在書店翻一翻，覺得一円太貴了（當時東京帝大畢業生一個月薪水才六十円），但回來又很想買，經常去三、四次之後才買回來。

升上一高女四年級後，當時最風靡一時的書是「飄」，我趁上修身課的時間，以書本擋在小說前面，於課堂上看完。修身課的老師是一個年老的好好先生，而且我坐最後一排，不會被發覺。

那時主要的課後活動是看電影，必須在三天以前提出申請，寫明時、地、片名，同時只准與母親或姊姊同去，父、兄皆不行，表哥尤

### 就讀台北第一高女時期之畢業照



在禁止之列。出校門之後也不能穿便服，必須穿一高女的制服，因為大家都以身為一高女的學生為榮，所以都穿制服。當時的名片如「摩洛哥(Moroco)」、「騎兵隊」等，我都很愛看，皆由大姊陪同前往。大姊每次從基隆來，先在榮町（衡

陽路）左邊一間森永喫茶店等我，一起喝過茶後，我們就到榮町後面的壽司店吃中飯，然後到大世界、或國際戲院看電影，散場後再回森永喫茶店吃冰淇淋，然後回基隆，這是我每星期最快樂的一天。

大姊有七個孩子，六個兒子一個女兒，分別是惠霖、瑞霖、祥霖、恭（女）、吉霖、甘霖、新霖；年紀與我相仿，都很優秀，不是建中就是一女中、附中、台大，我和他們一起長大，有如兄弟姊妹般，彼此很親密。這也是我到台北就學期間，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間，所以至今仍感念大姊對我的親情。

### 三、外宿生活

就讀一高女期間，我皆外宿，雖然學校有宿舍，但我不想住；若以家父的財力，在台北買棟房子並不難，但父親考慮到，我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加上二個丫環，實在不放心，恰好父親在商工銀行的

總務部長山本先生之女亦就讀於一高女，和我不同班，所以最初四個月我奉父命住在山本先生位於大正町四條通（今長安西路，當時是高級住宅區）的家中。

山本先生家極為重男輕女，一共有子女六人，每當他下班時，全家都需跪在玄關的地板迎接，對這點我尚能忍受，最令我受不了的是，洗澡時，父親（山本先生）、三個兒子及太太洗完後，才輪到我，在住了四個月之後，我因不能習慣他們的生活方式而離開。

這時藍蔭鼎（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生於羅東，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曾得過「台日賞」）在二高女（校址為今之立法院，非中山女高）當美術代課老師，曾拜託家父向總督府的文教局長說情，介紹他來一高女兼美術老師。他在我小時候便常到屏東來，稱家父為「伯父」，以姪子自居，事實上我們並非直系親族，但家父也不好意思說不是，也許幾百年前是一家也說不定。他說他是從羅東來的，大約二、三個月就來屏東一次，也拿了不少畫來，當他知道我要北上唸一高女時，即一再向家父表明希望我去住他那裡，我離開山本家後，父親因卻不過藍蔭鼎的盛情，便要我住在藍家。

蔭鼎住在宮前町（今中山北路大同公司斜對面）一棟三層樓洋房，他們住二樓，三樓則為畫室。蔭鼎共有子女八、九人，家事全由其六十八歲的老母操勞，她有三寸金蓮，常看她揹著小孩洗衣、燒飯、砍柴，而藍太太因需做蔭鼎的模特兒，故並不常操持家務。雖然我在家不會做過家事，但我看老太太實在太可憐了，所以放學後也幫忙劈柴，但老是劈不到，於是就幫她燒熱水、洗菜等。老太太信基督教，人很好，暇時閱讀羅馬字的聖經。

當時蔭鼎一個月薪水只有四十五元日幣，我住他家時，家父每個月給他一百五十元、兩百元不等，當做我的生活費。我住在三樓畫室後面的一個小閣樓，約兩個榻榻米大，夏天因日曬，熱的不得了，常常要到清晨三、四點才能睡；同時他們給我帶的便當，千篇一律是白飯配花生米，當時學校沒有蒸飯設備，都是吃冷飯，花生到中午就軟

掉了，隔壁同學見我每天都帶花生米，一到吃飯時間就用日語唱道：「きょうもなんきんまめ，きのうもなんきんまめ，あしたもなんきんまめ（今天是花生米，昨天是花生米，明天也是花生米）」。我實在窘死了，不敢打開便當，也不敢和父親說，因為是我自己要考一高女的，花生不好吃只好認了，但一到夏天，他太太常給我帶臭酸的飯，我只好跑去買不好吃的麵包吃。家父偶而來台北開會，蔭鼎都向父親誇說他把我照顧的多好。

大概六、七月間，二哥自日本返台，和父親一起來看我，恰好前一天我吃了臭酸的飯，肚子不舒服，痛得哇哇叫，二哥把我送到馬偕醫院就診，檢查結果是腸炎，在醫院中我向二哥說明蔭鼎對待我的情形，二哥非常生氣，向家父說明一切，因此我便離開了蔭鼎家，搬到基隆大姊家去。至此我在蔭鼎家差不多待了一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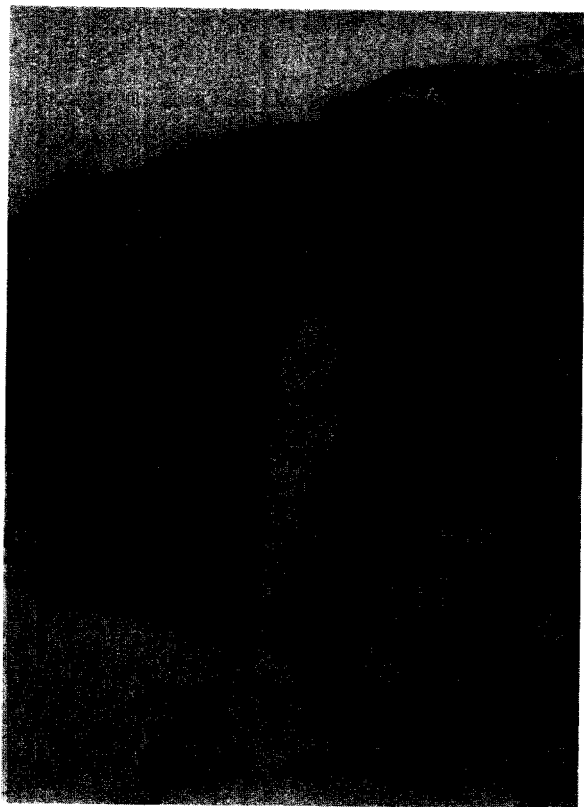
基隆顏家有四個大門，十萬坪庭園，從大門到姊夫住的房子，走路起碼要八至十分鐘，房子外觀是紅瓦白牆的歐式建築。我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五點四十分出發，搭乘六點十五分的火車到台北，大姊因我在蔭鼎家被虐待，所以每天必定五點就起來檢查傭人爲我準備的便當，然後再回去睡，所以我至今仍很感激她。

住在大姊家後，不管在物質或精神上，均快活多了。不過那時還有一件糗事，因爲基隆時常下雨，我都穿雨鞋、雨衣，還帶雨傘，但一過了汐止隧道，卻是晴天，所以我總是穿著一身的雨具，從台北車站走到學校。同學一看我又穿著雨具到校，就笑說：「基隆的鄉下人到了。」然而我卻忘不了每天又冷又下雨的基隆早晨，因爲裡面含有令人難忘又溫馨的高中生活。

#### 四、第一次說媒

中學三年級時，家兄家精自上海回來，此後陳啓清即常來我家，因他在重慶時已有特務跟蹤，陳一方面要家兄保護，一方面替其弟啓

一九三八年，藍敏女士於基隆顏家庭園留影



輝說媒。家兄推說我在讀書，陳家就叫媒人燕仔來找母親，母親認識啓清之母，她是個很精明的婦人，母親不願把我嫁給她做媳婦，而且父親也不肯。媒人燕仔就來賣弄其三寸不爛之舌。母親問她：「啓輝是怎樣的人？」她說：「他們兄弟間他的現金最多，母親最疼。」又問：「但聽說啓輝有點口吃？」她答：「只有一點啦！」母親故意整她：「一點點是多少？」她不好意思的說：「兩三句啦！」母親想兩三句已經很嚴重了，事未成。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攝於屏東別墅之前門。前排右起藍幸珠，藍夫人卜春金，藍麗蓉，藍高川，藍昭明，藍家精，藍昭光，劉美錦，藍昭輝；後排右起藍隆子，藍敏，藍家貴

## 五、騎馬風波

在一高女的第四年，學校成立了騎馬部，由一位女教師示範。當她說明手要怎麼拉繩，腳要踩哪裡時，我噗嗤笑了出來，她很生氣，叫我出去示範騎馬，同學因不知我會騎馬，皆嚇呆了，臉色發青的為我擔心。我拉了馬就跳上去騎出校門，在外面繞了一圈才回來，老師愣得張口不語，而同學對我的騎馬技術頗為吃驚，我說：「沒有啦，剛才老師示範過了嘛！」，不過覺得對老師不好意思。

## 六、放棄留學英美

一九三八年二月，某日放學回基隆，天正下著雨，我自玄關準備進房間，當時大廳門關著，聽見父親、姊夫、大姊在交談，討論我畢業後該去英國或是美國留學。此時我聽見父親哽咽的說：「看來戰事不太樂觀，萬一她去了，戰爭惡化時，我要怎麼匯錢給她？」我在外面聽出他哭泣的聲音，心中非常難受，因為從小到大，我從來不曾看見父親哭過，大姊、姊夫都默不作聲，我兀自上樓回房。當晚臨睡前，大姊才告訴我父親所說的話，我哭著和大姊說：「我不去了，我不能讓父親煩惱的連淚都流出來。」其實那時我已申請了Oxford、John Hopkins等學校，但此時已不想去了，大姊大概向父親說了，後來就沒再提起此事。

## 七、「一視同仁」事件

一高女畢業那年的春季某天，下午一點三十分上課，吃飯後涼涼的，很容易使人打瞌睡，當時在三樓上修身課，老師請假，由一位崎山教頭代課。教頭為琉球人，我因修身課並不是嚴肅的課程，正放眼遠望大屯山、七星山，突然聽到教頭說：「日本天皇對台灣島民均一視同仁」，我馬上用日語回答：「不是！」，他說：「什麼不是？」，我說：「天皇陛下對台灣人可能一視同仁，但在台灣的行政人員卻不如此，比方配給的肉，日人六兩，台灣人只有四兩，其他如布、米的配額，日本人都比台灣人多，哪裡有一視同仁？」他氣得拿起課本就走，同學的臉都嚇的變黑了，全班噤若寒蟬。當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怕被退學，我想如果被退學就到東京去，所以回家後也沒告訴大姊。原來我猜自己一定會被憲兵抓去打屁股，結果也沒事就畢業了。經過兩三年，同學才告訴我，那天教頭氣得不得了，跑去告訴松

井校長，要求校長馬上召開教務會議，校長要他把我說的話複述一遍，想了解我是如何的「藐視」天皇陛下。教頭照辦，語畢並主張應將我退學，所有的老師都沈默不語，此為一高女建校以來前所未有的事。最後校長發言：「首先，這個學生即將畢業；其次，她說的是事實，本校校風為『誠實、勇敢、文雅』，今若將其退學，此後一高女將無法立足，而且也害了學生前途。」因此並未處罰我，事情也就自然解決。至今日本同學寫信給我仍不時向我道歉，說她們當日並不知道彼此間有差別待遇。

## 八、學習台語

兒時至七歲皆說台語，但只會講一些向姑姑、叔叔問好之語，長串的語句或演講之詞完全不會。一九三七年將上一高女四年級的暑假回屏東，覺得自己很丟臉，只會用台語問好，但那時日本政府已不准讀漢文，不准漢學先生教書，也買不到漢文書。幸好家中還有《鹿洲公全集》，可是是文言文，但也沒辦法，只能找到此書，遂請漢文老師林劍文先生來教，以鹿洲公的《平台紀略》為課本，一句一句的教，雖然我不太懂其中的意思，但學著他的發音。幸運的是，當時憲兵不敢隨便來家裡搜查，所以在這兩個月中唸完一本《平台紀略》。後來我可以在親朋好友的喜宴上完全用台語演講而不雜以日文或國語，均是那時奠基的。因此如今我要孫女學台語，並非因為她有個台灣人的奶奶，而是認為多學會一種語言，將為她帶來很多方便。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自一高女畢業。三月底，到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外文系就讀。當時日本一般人對中日戰爭仍抱持樂觀態度，對陷在泥淖中的百萬日本大軍的景況全然不知。那年暑假我沒回台灣，到日本各地方旅行。我先到新潟，因為聽說那裡出產美人，但那裡的雪也很有名，經常積得比房子還高，常見他們插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某某人的屋子在這下面」，所以可能是因為雪高的關係，沒有美人出



來，因此沒看見美人，我遂坐船到佐渡。船為三十噸的木造船，破破的，尤其西北季風甚強，海浪洶湧，在船上都東倒西歪，我又是容易暈船的人，大約經過七、八個小時才到佐渡島。佐渡島位於日本海中，此地出產少許的金礦，和名產「佐渡おけさ」〔按：民謠，是新潟縣佐渡郡相川町興起的盂蘭盆會跳舞時唱的歌，大正末期起廣為傳佈。〕，同時也是古時候日本宮中政爭失敗者的流放地。該島坐巴士繞一小時即遊完了。一九四五年以前，到過佐渡的台灣人大概只有我。

參、赴滬就學與上海見聞

父親告別式之後，我即到上海，不再繼續日本的學業。當時我對赴滬的看法是：我想知道或想看的書，在日本找不到，上海卻都有；而且當我到日本本土的東北地方時，看見每個家庭的兒子都被調去作戰，女兒則賣去做妓女，很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不但同情他們，也慨嘆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所以那時我對中日戰爭很有興趣，對世界潮流也很好奇，急欲求知，但東京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無法知道真象，因此選擇上海。我到上海的另一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我曾和父親同到上海旅行過一次，大約二星期，那時即感覺上海是世界最奇妙的都市，人種多，貧富皆有，像個「魔都」，同時又有個雖會吵架，但卻不會害我的二哥在那裡，有個可資依靠的人。

## 一、租界風情

初抵上海先唸聖約翰(St. John's)大學，這是一間美國的教會學校，去上海前曾聽過聖約翰的名字，我通過入學考試後入學，唸政治系。全校約有三千多人，為一綜合性大學。此校有美麗又寬廣的英國式校園，位於英租界的哈同路底(Harrow Road)，我通常坐在雙層巴士上層的第一個座位，觀看南京路沿途美麗的風景。那時在校教書者多為外國教授，少許中國教師，完全用英文教學，而我們到了學校也很自然的用英文交談。所以我沒讀過中文學校，中國字不太會寫即是此故，而且那時只想趕快多吸收一點新知，也沒時間去學。

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前有一圓環，巴士、黃包車、乞丐好幾千人在那裡轉，但不曾聽說發生事故。那裡還有永安、先施、大新等百貨公司。靜安寺路的跑馬廳對面有間最高級的國際大飯店，鄰近有一棟很大的英式建築，鐵門漆黑鑲金，為盛宣懷家的宅第，盛五小姐關頤（林熊徵之妻）住在裡面。

林柏壽（首任台灣水泥公司董事長）很節儉，住在西摩路不很豪

華的公寓，這裡是英、法租界交界處，一整條街都是賣東西、賣衣服的店家，我初到上海因語言不通，此地卻多住汕頭人，汕頭話我可聽懂六、七成，高興的不得了，很喜歡去那裡逛。

過北四川路，往日租界的北四川路橋上有日本衛兵站崗，他們很可愛，會問我租界那個地方有趣嗎？我說：「你不曾去過嗎？」他回答：「不能去呀！」我說：「是呀，不錯哦！」他們都會用羨慕的口氣說：「是嗎？好想去喲！」

有時候我坐黃包車回虹口，上海的黃包車較低，車伕均分辨得出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有時在黃昏或晚上，他們把日人拉到蘇州河畔的時候，就將車把一提，讓日人掉到河中，此皆顯示出彼時中國人心裡對日本的極端怨恨。

在日租界中有間不錯的菲力士(Lit's)電影院，但仍比不上南京路的大光明(Grand)戲院。在菲力士戲院中，若碰巧坐到重慶分子放



上海蘇州河岸一景

置炸彈的椅子就完了，那時真的就「Gone with the wind」。大光明戲院較不會。

大光明戲院非常豪華，有很大的迴旋梯，以及美麗的藝術吊燈，接待小姐多為白俄的貴族小姐，地上鋪有很厚的地毯。我常隨家兄看九點十五分那場，平常要看那場很不容易。其他時間雖也有男士邀請我看電影，但我不會單獨赴約，因為有了開頭，以後就麻煩了。

我在西摩路的美琪戲院曾看過一場「Lady Hamilton」，電影敘述 Lady Hamilton 從少女時代遇見 Hamilton，後來 Hamilton 參加拿破崙戰爭戰死，Lady Hamilton 流落街頭變為乞丐的故事，非常感人。

在蘇州河北岸有一排建築雄偉的英國大書店，其規模比台北的敦煌書店更大更莊嚴，裡面可買到世界上最好、最新的外文書。若想買言詞激烈、暴露戰爭內情或共產黨方面的書籍必須到外灘，不過這裡也擺了一些。我即是在這裡買到《資本論》，要帶回虹口時非常煩惱，因為書很厚，而且有時日本衛兵站崗無聊，會盤查幾句，我和他打招呼，幸好安全過關，但回到家又怕家兄發現。不過事實上家兄在京都帝大唸書時對《資本論》也很熱衷。我認為這類書不應禁止，因為年輕人大都很好奇，但看完後消化消化，也覺得沒什麼，我也沒變成共產黨。

當時較容易迷惑人心的多半為共產黨人所寫的書，他們有很多的作家，如田漢、郭沫若，我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上海參加台灣同鄉會時，經台灣同鄉會的人引介下，在斯高德路咖啡店見過他們。此期重慶常宣傳「地大物博」，準備拖垮日本，我相信中國有這個能耐，頗有同感，因為日本軍部原打算「三個月亡華」，但拖了二年多，且有七、八十萬日軍猶如陷入泥淖般的動彈不得，所以這個時期所看的書對我後來去重慶多少有點影響，那時視重慶如「麥加」聖地，很想去看看。

## 二、矯風會

當時上海有一反戰組織名「矯風會」，這是日本教會（基督教會）的人及退休的公使和教授在上海的組織，主要的成員是福田藤楠先生。最初我並不知道這個組織的性質，以為只是日人的俱樂部。後來有個日本人日高，他是右派分子，較接近軍人，偶爾會來找家兄。他很尊敬福田先生，但不知福田先生是愛好和平人士，只知他是自由派。他到我們家後對我說：「としこさん（敏子），我介紹某某人給你認識。」因此我才接觸到矯風會的人。由於我的思想原就是主張和平的，到矯風會後如魚得水，更加反戰，所以幾乎每天下課都到那裡。後來我到後方，他們幫助很大。

福田先生在戰爭初期為日本駐瑞士大使，擁有多國博士頭銜；戰後任北海道長官。那時在會裡面為重要幹部，大家都很敬重他。他是貴格會的清教徒，白天在上海工務局（即市政府）擔任福利局局長。當時只要是主管級官員均可分配兩個佣人，但清教徒主張人人平等，所以兩個佣人到家裡都不用做事，中午還請他們吃飯，所有家事由福田夫人親手操做。夫婦倆很疼我，我有困難都找他。他也常鼓勵我應努力使台灣自治，因此我星期一至星期五自聖約翰放學後，即到他家學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自治區。「矯風會」和洛杉磯的日本教會有聯繫，但主要為教會中反戰的教授。他們也將戰爭中受難的中國小孩收養在昆山中學內，我曾住在那裡一個月，幫忙照顧小孩。他們在轟炸中做救濟工作，但主要目的在引導日本結束戰爭，對象是日本極右派的軍閥，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冀能造成日本民主和台灣自治。

## 三、出入藍公館的五種人

在上海唸書時，因為並非天天上課，而當時藍公館很有名，二哥

的地位高、學歷也高，家庭出身也不錯，所以在上海時頗受人敬重，去上海的台灣人幾乎沒人未坐過藍公館的沙發，最後沙發都見底了，不管怎麼修理都沒用。當時在藍公館出入的人，二哥都認為是好人，因他的個性天真、淳良，這也是他不夠精幹的原因。這些人可分成五種：

第一種是百分之四十替重慶做事，百分之六十替延安做情報的人，家兄的保鏢（共有十二個）隊長李天成屬之。他住在北四川路仁智里，元配為旗山人，另外還有六個姨太太，多為蘇州、寧波、杭州人。他很不應該，說他養著一個動物園，動物都很乖，若那些動物吵鬧，就不理她們，她們也就乖乖聽話，統由其大太太支配管理。家兄以為他是他最忠實的部下，但每當家兄到參謀本部開會，他即幫家兄提皮箱，並算準家兄與參謀談話的時間，然後利用此機把家兄皮箱中的機密文件拿去拍照，所以後來日方參謀本部的有些文件流到重慶和延安。因我後來和重慶方面接觸，家兄就懷疑是我偷的，我告訴他那些文件不值得我冒險，而且我從來不曾提過他的皮箱，都是保鏢拿的。但家兄至死仍認為是我拿的。介紹我到重慶的施石青也是李天成介紹的。

李曾想追我，家兄派保鏢保護我，坐黃包車他就擠坐在我旁邊，人黑又肥肥的，很討厭，所以後來我在先施公司的東亞咖啡廳就藉機洗手從後門溜走，跑去逛街、逛逛書店才回家。李天成很能抓住人的特性，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瞭解你是屬於那一類型的人。

家兄捧日本軍人，我多半不大答腔，而且當時我較同情重慶分子，認為重慶分子是較受壓迫的。當時他們在虹口戲院放置炸彈爆炸後，日本憲兵、特務為了抓犯人，往往包圍嫌疑地區，斷水斷電幾個月，但我在上海斷斷續續的二、三年中，從不曾聽過有人密告誰是重慶分子，都甘願受罪。在永安里有位瘦瘦高高的先生，我赴上海時，他曾來接我，但我不知其名，都叫他白鷺絲，他完全是重慶分子，告訴我重慶那裡抗戰氣氛很高。而李天成在追我不成之後，心生怨恨，

遂找機會整我，告訴家兄我到法租界和重慶分子會面，事實上施石青是他介紹給我的。所以說幫我和重慶發生關聯的是他，害我的也是他。

第二種人是台灣共產黨，如蘇新，他經常在上海特務機關出入，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台共。他的眼睛圓圓的，滴溜滴溜的轉個不停，腦筋轉得很快，也在影佐禎昭中佐的特務機關出入。

第三種是百分之百為利益的人，以何某為代表。何某太太的姑婆是我里港的阿嫲，所以他利用這層關係到上海，來永安里住了三個月，對政治毫無興趣，只想拜託家兄幫他取得無錫所有產物的全權販賣權，家兄不好推卻他的請求，答應幫他。家兄都叫他何仔某，何某拿到販賣全權後，就搬到法租界去住了。後來家兄去訪他，看見他家都用金碗銀箸，家兄很吃驚的說：「何仔某，你何時發財發成這樣？」何某說：「藍先生，我現在至少也是有身分的人，叫我何某就好，何必叫何仔某！」家兄說：「哎，我叫習慣了嘛！」儘管家兄幫何某發財，但家兄本身早上只吃兩個炒蛋、一碗味噌湯；晚上也是普通菜，偶爾受人邀請，也不曾用過燕窩、魚翅。何某回台灣時，全船都是金銀財寶，後來我和家兄吵架多少因為此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爆發，是日在黃浦江亦有美國軍艦和英艦被炸，隆聲震天，我被驚跳起來。不久我對家兄說明助何之不當，告訴他：「二哥，你這樣做等於間接害了中國人。為什麼虹口被放炸彈時會有人通知你不要去，那是因為你幫助很多中國人；現在你幫助何某拿到無錫產物的全權販賣權，將導致好多中國人的生計無著，雖不是你自己害人，但人是你介紹的，將來若要抓『戰犯』，一定抓你。」他不信日本會敗，大叫：「什麼『戰犯』！日本又不會打敗！」還告訴我：「山下奉文剛拿下新加坡，日本怎麼會敗？」我對他說：「這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勸他早日辭去軍部的職務，回家管理財產，將來可繼承父業，但他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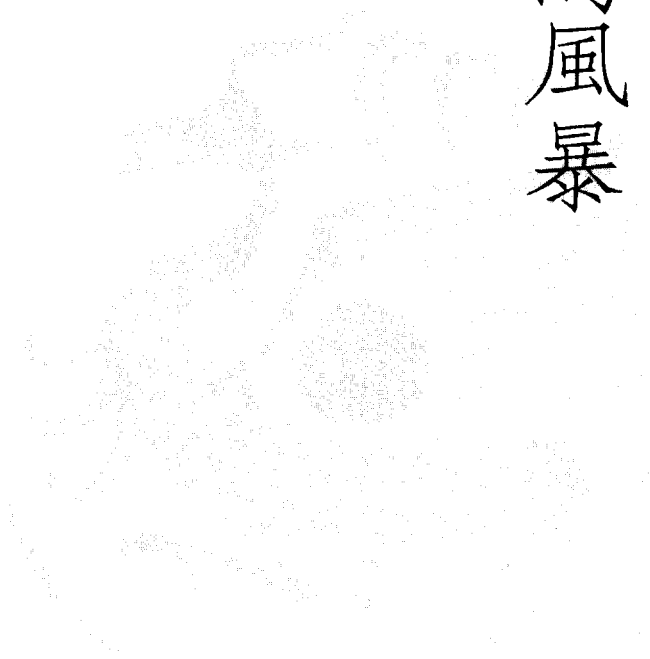
第四種是要拿回祖先財產的人，陳福謙的子孫屬之，每天來永安



里哭訴，把沙發椅都坐垮了。但事實上想要回來很難，我們實在無能為力。

第五種是年輕的台灣軍屬們，他們常來永安里玩。

肆、出走前的風暴



## 一、與重慶分子接觸

一九四〇年代上海共有六百萬人，浙江、廣東財閥聯合起來最有勢力，但最有錢的是薩森(Sarson)和哈同(Harrow)的英籍猶太人。通常八月中秋過後是上海最美的季節，然而在美麗的季節裡，仍不免有悲慘的事情發生。我在冬季早上六、七點外出，走到外灘，一不小心就會踢到僵硬的死人，這些人多半是餓死的，平均每天有二、三十人死在那裡，工務局人員會用卡車將之運走處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三點多，我在永安里，忽然聽見轟然巨響，我驚跳起來，天明才由號外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在揚子江的英、美軍艦也被日本轟炸。那時英租界又稱公共租界，有錢人、自由分子、重慶分子、共產黨員及國際間諜都潛藏在此，軍艦被炸後，他們都很緊張，因為日本陸戰隊人員即將進入公共租界，可以馬上逮捕這些情報工作者。有錢的Sarson在春天即搬到加拿大了。中國人是個很奇妙的民族，轟炸過了一星期之後，大家又像沒事人似的開門做生意。當時在法租界的霞飛路，靠近法蘭西公園旁有一間光華醫院，為張錫祺〔按：福建惠安人，日本千葉醫專大學畢業，日治時期曾任高雄中華會館負責人，國父奉安時，曾為台灣中華總會館特派代表，後到上海開辦光華醫院〕兄弟所經營，這裡是上海掩護重慶和台灣革命分子的地方。光華醫院在廈門亦有分號〔按：廈門光華醫院為錫祺之弟錫鈞開設，亦曾任高雄中華會館駐昆明辦事處主任〕。

當時日人利用線民控制在上海日治地區台人的行動，如李天成，其下尙有如蜘蛛網般的眼線為其蒐集情報。但李是個三邊工作者，他在一九四一年的八月介紹重慶分子施先生給我，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重慶「工作」的對象。李介紹後，我不好意思問施先生的名字，因為他可能會說個假名，所以只知道他是施先生。我和他在霞飛路一間咖啡店見面。施先生約三十幾歲，人很斯文，在咖啡廳內東張西望、

坐立不安，彷彿鄉下人進城，有點不自在。李天成告訴我，施先生為香港來的生意人，不過當時「生意人」的意義含有各種可能性。

頭一次施先生只談香港和其他一般事情，之後因山下奉文已攻到新加坡，所以第三、四次會面後才較為深入的談論香港事務，此時已是半年之後了。他笑著對我說：「藍小姐，妳是否有意前往重慶？」我聽了隨即忖度：對我而言重慶是個邈遠、可望不可即的抗戰「聖地」，好像 *The Lost Horizon*，在精神上像是桃花源的地方，因此並未立即回答他；兩、三分鐘後，我回過神來，又想象中尚有老母，我們之間分開的時間多，自我上小學後，只有在日本媽媽回日本去後，母親才由里港大厝搬到屏東來住，因此我與她相處的時間只有兩年，之後我又北上唸一高女，除了寒暑假回去見面外，都不在一起；畢業後我又東奔西走，在日本、上海間來來回回，而年輕時也全未想到母親的心情，現在一想，在日本、上海我仍可回家，若到重慶，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母親可能被憲兵抓去，那時更將如何？因此我並未答應。後來因為一個日本特高（為特務機關，特高科，專管肅諜工作）渡邊的出現，使我答應了施先生。此是後話，下面再談。

## 二、與二哥爭吵

某日，我自霞飛路返家，家中佣人阿蓮（約二十四、五歲，屏東大埔人，由家裡帶來的，和我很好）告訴我：家精舍知道妳和重慶分子往來，很生氣，在二樓等妳。我聽了慢慢上樓，在三樓樓梯口看見二哥拿著槍朝下，嫂子、李天成和保鏢六、七人站在後面。我一看即知是李天成告的狀，否則二哥怎知我和重慶分子見面？但我仍鎮靜地繼續上樓，當我爬上梯子的第三格時，若二哥要開槍打我是非常容易的，他問我跑去哪裡？我說：「去書店買書。」二哥說：「說謊！妳去見重慶分子是不是？」我一看李天成在那兒，即使說謊也不成了，因此坦白說：「是，李天成介紹的，這件事是他告訴你的吧？」二哥

很生氣：「李天成是有目的介紹給妳的，妳怎麼空空（糊里糊塗）和人家見面？」我說：「見面也已經見面了，到底怎麼了？」他說：「妳知道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有個特高渡邊在注意妳嗎？」我說：「管他去注意，他注意我什麼？」同時繼續上樓，走到距二哥尙有三階時，槍已可抵到我的身子，我心裡很緊張，一面想：二哥若不想打死我，他要怎樣把槍放下來？怎樣才下得了台？我正在沉吟時，隨即聽到他把子彈退掉，對我吼：「以後不可再出門！」隨即回房。我進入他的房間，靠著 mantel piece，告訴他：「二哥，你最好把任職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的軍職辭掉，回家管理家產比較好。」他大叫：「妳在說什麼？」我分析給他聽：「台灣人來永安里拜託你的都是利用你，希望你幫他們取得特權，結果他們一攫千金，中國老百姓因而無法享受低廉的產品，將來日本戰敗，中國政府會抓你，而非那些奪人生計的生意人，到時你怎麼辦？」二哥不信，回說：「日本哪會敗？山下奉文才拿下新加坡！」我告訴他：「日本在南洋是背水一戰，山下奉文拿下新加坡只是曇花一現。」

由於我自「矯風會」的福田藤楠先生那裡知道很多消息，同時自己也看了很多書，知道日本海軍根本不想作戰，是被陸軍硬拖下水，不得不戰。一九四〇年他們曾爲此事召開數次的陸軍省、海軍省、大藏省會議，大藏大臣問海軍若和英美開戰是否會贏？海軍大臣米內答絕對贏不了，因爲日本海軍並非建立在與英美作戰的基礎上。而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把辭職信放在口袋內，準備拿出來，但他一辭職內閣即倒，而新的陸軍大臣若不得前任大臣同意，亦不得做主，所以他們暗中請示天皇，昭和天皇非常生氣，下令同意作戰，海軍只得奉行，所以這種戰爭是打不贏的。同時日本最大的缺點在戰線拖太長，物資供應困難。這種疲相在一九四三年ガダルカナル〔Guadalcanal，在太平洋南西部，所羅門諸島中的最大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美曾在此大戰，日本戰敗〕的逐島作戰，以及印北インパール〔Imphal，在印度東北部，マニプル州的州都，接近緬甸國境線，是軍事、交通

上的要地]作戰顯現出來。

一九四三年，日本在ガダルカナルの海中孤島ガダル，派遣兩師團三萬名士兵駐紮，當時美軍已有制空、制海權，結果造成日軍一萬五千人餓死，另有五千人戰死，一萬人營養失調；這一萬人後來由陸軍大將今村均移到ラバウル[Rabaul，在南西太平洋，二次大戰日本在此地設日本海軍航空隊的前線基地]。印北のインパール作戰更是悲慘，日本欲到インパール作戰的計劃，英國早已知曉，因此事先在印北埋伏，待日軍進入印北再將之包圍；三萬日軍糧食完全斷絕，邊走邊死，總共餓死兩萬八千人。所以這是很悲慘的戰爭。因此我對非自願上戰場的日人極為同情，日本國民只要接到徵召令，不從軍不行，非常可憐，出征時都喊「天皇陛下萬歲！」，然而斷氣前一刻都是叫著「おかあさん，おかあさん（媽媽！媽媽！）」。這些於戰爭後期加入戰場的大部分是農民子弟，不知為何目的而上戰場，一上戰場，不是戰死就是餓死。因此我看準了日本會敗。

### 三、總督做媒與臨陣脫逃

與二哥爭執過後，渡邊多少也探得我的情報，知我並不急欲往重慶。此人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台灣科長，手中擁有在上海台人的詳細資料，並且握有生殺大權；礙於家兄的關係，他不能對我所行動，可是不抓我又不甘心，因此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告訴二哥：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欲做我的媒人，介紹板橋林家在上海的一個少爺給我（至今我仍不知是哪一房的哪個少爺，因為我怕問多了他們以為我對他有意思，所以不知其名），要我回台灣訂婚。

介紹之後，林少爺每天下午四、五點即來永安里坐，有時我到七、八點才回家，偷偷從廚房進去，阿蓮都會告訴我：「林少爺還在等你」。後來他不時請兄嫂和我到上海一流的餐廳吃飯，或是到大光明看九點十五分那場電影，不然就到仙樂斯跳舞，我被逼的沒辦法，

暗示施先生我可能會到重慶。由於我有意躲避林少爺，林母以為我不相信他們家的誠意，拿了一個盒子要我保管，裡面全是鑽石、翡翠，閃閃爍爍，我看了嚇得退回去。但長此以往也不是辦法，遂約林少爺到北四川路底一間猶太人的咖啡廳，對他說：「雖然是總督介紹，但我將來還要到國外唸書，現在不想結婚」，林少爺說：「到國外唸書我可以陪你去呀！」此計不成，我只好告訴他：「世間仍有很多小姐，現在我不想結婚，會浪費你的時間」，他說：「沒關係，我等你」。我看他竟然這麼誠心誠意的追求我，因此沒再說什麼，那天就此作罷。後來渡邊告訴林母我將於四月十八日回台，總督會派專機來接我、林少爺、林母、二哥、二嫂回台訂婚。我佯裝答應，否則二哥要把我關起來，不讓我出門。

四月十六日，我又約林少爺出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並非紈袴子弟，因此想坦白和他說清楚。我告訴他：「後天將回台灣，但請你打消這個主意。」那時我想的很單純，以為只要他放棄我即可解決，我仍可留在上海和矯風會的人一起研究戰情，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他見我一直推辭，覺得很奇怪，問我是否有很不喜歡他的理由，我答：「並不是不喜歡，我喜歡你是個善良的少爺，但我還要唸書，是個書呆子，除了唸書外，對結婚沒興趣。」他實在想不通，既然我不討厭他，又不願意訂婚，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只得說：「沒什麼理由呀！」最後他說：「不管如何，後天就要回去了，也許回到台灣後妳就會改變主意了。」我說：「是呀，後天要回去了。」心想：後天你回台北，我離滬赴渝，因此誠懇的對他說：「我祝福你好」，他很納悶：「什麼祝福我好，我們要一起回去吧！」我說：「不管如何，彼此祝福嘛！」

四月十七日，我在阿蓮的協助下，於二樓利用繩子把行李吊到樓下廚房，再送出去。暗中進行時，最怕嫂子看見，因為她極力贊成我訂婚。可是我的錢不夠，施先生想濟助我，但我不願用他的錢，因抗戰中工作費不多，而且若用政府的錢，將來必得替政府做事，所以想

自己帶錢。我現金不多，也只有兩個金戒指，又不能向二哥要錢，所以準備拿一條項鍊去當；這條項鍊為白金的，墜子鑲有兩克拉的鑽石和翡翠，是父親在大姊結婚時，於日本的名店「服部」訂做的，共有一對，由我和大姊分別持有，是非常有價值的紀念物，但因需經費，只好暫時典當了。是日晚，二哥在客廳大談我回台後如何如何，我告訴他：「哥哥，明天要回去了，我可能再也沒機會到上海，想到南京路買東西。」二哥此時的心情，即使我登天也會答應，因此我帶了現金和項鍊出門，二哥叫我早點回來，我說：「好，吃晚飯時回來」。出門後，先和朋友將項鍊拿去典當，我之所以捨不得賣而用當的，是希望將來有機會贖回來，但一年半後回來，該當舖已了無蹤影。之後我到福田家，是夜沒回永安里。

事後我才知道，二哥見我晚餐沒回去也沒找我，因我平時若晚點回去，都自己回房鎖門，因此二哥以為我會晚點回家。我離開前曾用日文留一張字條，交待「哥哥，千萬別找我」，否則日本將對華北、華中、華南發出通緝令抓我。但二哥在次晨七點叫門沒有動靜，令人將門踢開，不見我的人影，馬上發令找我，霎時，全上海的台人都知道藍先生的妹妹失蹤了。二哥和嫂子仍於八點半到飛機場，林母、林家少爺、渡邊也都在那裡。我想二哥那天大概很尷尬，林少爺應該是最窘的人了，新娘子居然跑掉了。總督派秘書來接，他們只得乘專機回台。



伍、「死亡之旅」——

蘇浙閩贛皖五省歷險記

## 一、朝「聖地」出發

四月十九日，我穿著藍旗袍，梳兩條辮子，著白襪及皮鞋，十二點多到上海北車站搭火車至杭州，準備到金華。抗戰時因日軍轟炸，火車路線常改，恰好那天有車到杭州。我住杭州西湖旁的湖濱飯店，隔日走到檢查站。那時因上海缺煤、米，均由山西及江蘇運來。太平洋戰爭開始，日軍多調到南洋，鐵路旁守備的士兵較少，火車運物資南來，又常被游擊隊炸掉。爲了節省煤、米的消耗，鼓勵不必要留在上海的人「下鄉」，我藉此機就「下鄉」去了。同行者有施石青、林麒麟和盧景杜，林、盧二人爲朋友之弟，欲到後方唸書。林爲南部人，盧爲台北人，年紀與我相仿，爲一熱血青年。他們家境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多少也要照顧他們。離開日本檢查哨後，入陰陽界，有一百華里，此地日本軍和國軍便衣隊皆可出入，傳說爲鬼出入之地。過陰陽界後進入錢塘江，坐船往蘭谿。

船爲一百五十噸的木造船，共兩層，舊舊的，我們逆流而行，溪兩邊各有七、八人拉絳。兩旁山景很美，桃花盛開，覺得好像自戰國後經過兩千五百年，一切仍未改變，好似范蠡派人尋找在溪邊浣紗的西施般。船上的枕頭布很臭，有茶水，但無廁所可上，需到船尾，可是沒地方可抓，船一晃很容易就掉下去了，所以我憋了一天，晚上才去方便。兩天後到達蘭谿。

我對蘭谿沒什麼印象，之後到金華，約四十公里的行程，原想看金華火腿，但也沒看到。此地爲一小城，我們下船入金華城。

我在金華城遇到洪石柱（弟名石筍），他人如其名，有如柱子般，兩個眼睛像銅鈴般大，他是屏東縣九如人，原爲台灣農民運動的先覺者，在台活動被打壓後，跑到廈門，之後再來金華。對我很客氣，但他臉色憔悴，毫無鬥志，如日落西山般。

隔日欲往上饒，當時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那裡，但住

在台灣義勇隊的張易之夫婦卻開始盤問我，阻撓我的行程。他們自早上八點半即把我叫到庭園展開詢問工作，此事至今五十多年了，我仍清清楚楚記得他的臉。他對我從小到大任何階段的細節都不放過，最後問我為何要去重慶？我直覺他是延安訓練出來的，因為普通人不會這樣審問人的。他們兩夫婦寸步不離的跟著我，我心想：「糟了，在這兒遇到魔鬼了」。

第四天，張繼續審問，目的在不讓我去重慶，我不知如何是好，馬士德、洪石柱諸人皆無法幫我。恰巧是日晨八點，日機來轟炸金華，聽說日軍欲進駐金華，大家都逃命要緊，我如獲救星般趁機離開。

## 二、行走於浙閩贛邊區

我和施、林、盧四人到江山，此地為戴笠的故鄉，離金華約有一百公里。在江山有一個台人王少華，身分不明，聽說是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自香港來的，好像生病般，臉色黑青，人很好，親切的招待我們四人。挑夫在戰爭中逃命，所以我除了隨身衣物必須用品外，將四個箱子丟掉。又因穿皮鞋無法走路，遂換草鞋，但腳縫流血，也不行；最後換布鞋才稍微能走。在江山歇三天後續往上饒。

江山至上饒有火車通行，車廂為五分仔車（即小火車），屋頂呈三十度傾斜。由於難民多，車廂客滿，我們遂爬上屋頂，沒想到連屋頂也客滿。火車走的很慢，很多人累了打瞌睡，但因沒地方抓，容易掉下去，大家就你拉我，我拉你的；有人掉下去，起來再爬上去。金華至上饒約五百華里，兩、三日後才到達上饒。我們先到司令部，然後借住民房，休息兩、三天。第三天日本又來炸上饒，大家只得跑。時已五月初旬，聽說金華日軍又將往上饒進駐，五月四日早上，司令部的人沒準備作戰就嘩然而逃，我也跟著跑。

我向閩北崇安走，上饒至崇安約六十公里，從早上三點離開，在

四、五點左右，我們一行人剛過一座蠻寬敞的橋，忽然聽見「轟」的一聲，橋斷了，我不敢回頭看，幾百個在橋上的人非死即傷的掉入河中。此時我深深體會到戰爭的殘酷，希望最好不要有戰爭。當我們逃跑時，上有飛機掃射，後有大砲追逐，不走也得走，是夜九點多才到崇安。當地人用一大盆熱水給我們泡脚，那時真的一天中所有的疲憊都消除了。

崇安爲閩北第一城，我們投宿旅舍，但才剛睡著，忽有二隻臭蟲粘在手上，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臭蟲；再睡亦復如此，只好起來睡地板。第二天晨起，記起祖先鹿洲公的《鹿洲初集》第十卷中曾記載武夷山的風光，乃啓程赴武夷山。

武夷山距崇安約十幾公里，中間隔一條寬大的河，需坐渡船，快到岸時，忽有一架日機飛得好低，我可看見飛行員的臉，他對我們掃射，渡船急急躲到草叢中才逃過一劫。武夷山非常清幽，禪房分男、女部。武夷名茶中有大紅袍、小紅袍，但平常絕難喝到大紅袍，因爲此茶專供蔣委員長喝的，由於戰爭中無法自閩運茶至渝，所以我們才得享此大紅袍。在山上住兩天，想起兩百八十年前祖先藍鼎元到武夷山時曾記載：從漳浦到武夷山是一千五百華里，從來沒人去過。後來他前往遊歷時，描寫武夷山寫的非常好；他可能沒想過他的後代子孫會自台灣來這裡，而藍家子孫只有我到過此地吧！而我若非有此難得的機會，可能也沒辦法到武夷山來。我在山下買了一點普通的茶，即使如此，放在喉中，仍可保半日的生津止渴；可惜現在的茶因趕工都做的不好，連景德鎮的瓷器也是如此。

從崇安續往建陽、建甌前進。我對建陽沒什麼印象，建甌的高級中學則爲閩省名校，該校畢業生呂少卿（呂伯雄先生之女）曾任北一女校長，她自建甌高級女子學校畢業，光復後進師範大學，之後到日本お茶の水高等女子師範就讀。

抗戰期間，戴笠在建甌設立一個東南訓練班，專門訓練中學以上畢業的學生，學員多爲閩南人，光復後多來台灣，散布在各機關，特

別是警備總司令部。一般來說，東南訓練班畢業的人都很淳良，當時我並不知道有此一機關，是事後由陳鴻漸口中得知的。

陳鴻漸為集美中學畢業生，之後到東南訓練班，在家兄「芝公園事件」後，曾對二嫂鼎力相助，但在一九七九年東南幫被浙江幫整肅時入獄。

陳鴻漸也認識呂少卿，他說當年呂少卿和呂伯雄父女倆將去南平時，在船上一路合唱著「何日君再來」。後來呂少卿當北一女校長曾與我合影，我把照片拿給他看，他說：「哎喲！呂少卿怎麼老成這樣？」其實歲月催人老，我和他何嘗不也是雙鬢泛白了呢！

### 三、跋涉途中生悔意

當我走向南平時，這條路是閩北幹道，一邊是山，一邊是武夷山的溪谷，還蠻涼的，一天約走四、五十華里。到南平時，肚子已是咕咕作響，但我帶的旅費中有的金子，錢又用光了，也不願用施先生的錢，所以此時連吃陽春麵的錢都沒有；那時施先生去找人，我和林、盧三人坐在麵攤旁，聞到人家陽春麵飄過來的香味，飢腸轆轆，遂剝下一個金戒指，叫麒麟拿去金店換錢，叫了三碗陽春麵。平時陽春麵是不值一顧的，但此時此刻的陽春麵比任何美食都好吃。

是日下午，我坐在南平溪邊（溪水一條自武夷山下來，一條自長汀的分水嶺下來，在南平合流後往福州奔流），雙腳撥弄著溪水，感覺很悲傷，心想：我已走了兩個多月，而且正值六月溽暑，白天又熱又餓，晚上睡牛棚，這些都還可以忍受，只是又熱又渴，而一般住戶只要聽到有士兵來，馬上把門關起來，因此我們連杯水都不可得。所以很後悔，當初離開上海時怎麼不問清楚，而施先生又是個住在大城市的人，到哪兒都是在咖啡廳坐，從未想過用水壺喝水，因此我們走這條路時，並未隨身帶水壺。向人家借個竹筒子，所裝的水，三、四個人一下子就喝光了。此時坐在溪邊想：我怎會如此歹命？是誰叫我

來這裡受苦的呢？沒人，是我自己要來的，但覺前途茫茫，重慶還很遠，錢又快沒了，同時我必須照顧林、盧二人，不知怎麼辦才好。從南平入閩西，兩邊層巒疊嶂，走在山谷中，瘴氣多且燠熱難當，經常處在四十幾度的高溫下，我們足足走了一個半月，只覺得一山走過又是一山，似乎永遠走不完似的，那時我真的很後悔進來受這個罪。

此時有一個人輕輕的拍我肩膀，我回頭一看，是一約四十餘歲的男子，他問我是不是藍小姐。我很吃驚，他說：大家都知道妳進來了。他說他是劉啓光，自重慶來，要到福州和陳儀會合，將來會回台灣，現在想請我吃飯。原本我不想去，可是肚子餓又沒錢，雖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已顧不了這麼多，先吃了再說吧！這是離開杭州兩個半月以來，第一次像樣的吃食。不過後來劉並沒要求我做什麼。劉啓光原名侯朝宗，在台灣為農民運動分子，到廈門後，與他同住的六個同志均被日人槍斃，故從此改姓更名。

#### 四、離閩入贛

劉啓光請我吃過晚餐後，隔日我就比較有元氣了，自南平直角往閩西出發。閩西的路在六、七、八月的天氣，實在不是人走的，連牛都會熱昏。因為這條路不像崇安至南平只有一邊是山，此處兩邊都是山，溪谷深不見底，山谷中瘴氣大、濕度高，又悶，幾乎每個人都得瘧疾。氣溫大約有四十幾度，天氣熱、肚子餓又沒東西可吃，容易缺乏水份，當地沒幾戶人家，也就沒地方可要水喝；而且他們若知道你是和士兵一起逃跑的，連門都不開，所以既要不到水喝，又無從自深谷下的溪中取水，實在很痛苦。

一九四二年七月到達永安。此地當時為福建省政府臨時所在地，是一個小山城，主席為劉建緒。我到永安的目的乃因自小曾聽過謝南光（春木）之名，時為永安臨時省政府第三科科長，故我懷抱著欲見「前輩」之心前往。七月中抵永安，到達時已近中午，謝南光在家休

息。不知他是否看我們像難民的模樣或是其他原因，見我們時面露不悅之色；我覺得異常吃驚，若非因走了二十幾日的路，全身疲憊不堪，否則我絕不會在他眼前多停留一分鐘。謝南光的頭很大，脖子很短，肥肥的，不大講話。見我們約兩三分鐘後，叫一勤務兵（福州人）備簡單的午餐給我們吃，同時安排住處讓我們休息。儘管氣氛不好，但大家都忍耐著。

前兩三天，謝南光都不說話。第四日，他單獨和我談，問我是否為屏東藍高川先生之女？我說：「是」，他說：「妳進後方的消息，我自重慶方面聽說了，但我希望妳去延安。」我非常意外，沒想到謝南光吃國民黨的飯，竟已加入延安方面了。他又說：「將來若中國勝利，不是國民黨的天下，而是共產黨的天下，所以妳去重慶不如到延安。」有關共產黨的情形我雖在上海曾看過這方面的雜誌，但不是很清楚，所以我都不說話。光復後我先生徐元德擔任國民政府軍事代表團到東京，之後日本不承認中華民國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斷交），謝南光代表中共到日本，證實了當日他說此話的用意。

離開永安後續往長汀，此地為戰時廈門大學的所在地。贛閩分水嶺地勢高峻，某日下午三點多欲爬上分水嶺時，當地人告訴我們：分水嶺旁有間茶店，但那裡的茶不要喝，否則明日將變成「人肉包子」。我們聽後續往前行，兩邊樹林蓊蓊鬱鬱，高聳得遮蔽天日，下午三、四點即顯得天色昏暗。經過茶店時，有四、五個壯碩的男人叫人喝茶，我們因已聽說是「黑店」，所以三步做兩步的跑上分水嶺，不敢停留。

跑上分水嶺時，心中真有無比的暢快，終於擺脫閩西的層巒疊嶂。在分水嶺上可看見江西，遍地平野，雖時方八月初，但稻已結穗，那時大約下午五點多，夕陽照在金黃的稻穗上，看了好舒服，此為福建山中不曾見過的，覺得自己好似看到桃源景色。從分水嶺開始即是下坡，我們高興的往下跑，在一小鎮歇一宿，隔日到瑞金。

瑞金為共產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首都，也是被國軍擊破後西

逃，開始其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起點，我到那裡時，只見隨地都是破爛的紅土大竈、鍋子，以及傾圮的土塊厝。

我在江西也頭一次聽到「山關」這個名詞，這是各省界山中間的關口，所以好奇的跑去給他們檢查，之後往泰和。

泰和為江西臨時省府所在地。我到江西省泰和國民黨訓練團部，裡面有直屬中央的台灣特別黨部籌備處，翁俊明為主任委員<sup>(1)</sup>。當時共有六十個學生寄在此地訓練，其中三十人為廣東梅縣人，二十四人為閩南人，五、六個為台灣人，我將林麒麟、盧景杜二人寄訓於此。

我常戲稱自己在泰和是去「觀光」的，林、盧二人住在訓練的宿舍，我則搬去和翁俊明先生的家人同住。他們在附近租屋而居，除翁先生夫婦及女兒錚錚（後嫁長她三十歲的郭天乙）外，其子武烈為廈大的高材生，亦特別休學一年來泰和參加受訓。

訓練團的三餐主菜都是用鹽炒的辣椒，有人說是因為當地濕寒，所以吃辣椒驅寒；事實上我聽當時在訓練班辦伙食的卓先生（去年才過世）說，當時菜錢發下來後，他就先買辣椒，剩下三、五元再買一點肥肉和其他菜，若買完辣椒沒錢就算了，所以每天都是辣椒。起初我不敢吃，因為從沒看過整碗公的菜竟是辣椒。但到第二天、第三天不吃不行，肚子好餓呀，所以試吃看看，嗯，滋味還不錯，所以回台後有段時間，若炒菜不加辣椒反而吃不下。不過當時除了辣椒外，我們幾乎沒吃過其他用油炒的東西。雖然我住在翁先生那裡，但翁先

---

(1) 民國三十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將前此之台灣黨務團體改組為「台灣革命同盟會」，嗣又組「台灣黨部籌備處」，以翁俊明為籌備主任，劉啓光為秘書。籌備處原設於香港，香港淪陷後，遷工作人員於廣東繼續工作。翌年春，舉辦黨務幹部訓練班，先在曲江籌備，繼遷泰和，以贛省黨部主任委員梁棟為總指揮，翁俊明為班主任。同年九月開課，至十一月中旬結束，參加學員六十餘人，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中央將台灣黨務籌備處改組為直屬台灣黨部，以翁俊明為主任委員，林忠、丘念台、郭天乙、謝東閔等五人為委員，林忠兼書記長，黨部遷福建漳州。



生很清廉，沒什麼錢，所以我和他家人三餐所食一樣沒有油氣。

不久張邦傑先生自重慶來，聽說他家境不錯，往昔在台灣有許多船，人很好。他在泰和時，身上沒錢就把大衣當了，大約每隔一星期或十天就請我們這些營養不良的人到三溪頭的麵店吃用豬油炒的米粉。教務主任宋斐如先生人也很親切，亦大約十天或一個禮拜就請我們吃米粉，所以至今仍對那裡的米粉懷念不已。這也是我初識張邦傑和宋斐如先生的地方。

我大約十月初到翁先生那裡，由他負責替我和重慶聯絡，施先生則交差了事，但仍與我們同行。當時各省與重慶間的聯絡處為每省保安處的第三科，科長皆戴笠的嫡系部下，所以我到泰和後，第三科即拍密電向重慶報告我已到了。戴先生要我在泰和停留等候。在此期間，因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有許多日本的軍隊，故戴笠先生親自負責聯絡台灣和香港的消息。這種方法有個優點：這些重要地點由其直接負責，一切事情皆可直接掌握；缺點則是：一旦他死後，這些線就全斷了。也由於他直接和這些地區聯絡，因此時而奔走於香港、上海之間，所以我只有等待。不久戴先生來電告訴翁先生他將往贛州，要我到贛州等候，我只好再從泰和坐船到贛州。

當時贛州行政督察專員為蔣經國先生，管轄四縣。贛州城門上書：「不識字者不得入城」，鼓勵農民識字，否則他們種的菜、養的豬及鴨、抓的魚皆不能擔入城裡買賣。我入贛州時，大部農民多少都認識一些字，這是最佩服蔣經國的一點。我在贛州約住一星期，到街上逛時，看見蔣穿長衫和百姓話家常。

在贛州第五日，當時中國廣播事業管理處處長林忠，被派為台灣黨部委員兼書記長，和宣傳科長謝東閔一起前往漳州，經贛時來看我，並請我吃飯；不可思議的是，光復後謝為首任高雄縣縣長，林忠我稍後才碰到，但兩人都忘了他們曾來贛州找過我，請過我吃飯。

到贛州十日後又來電，要我到泰和等候戴先生，於是我又返泰和。

## 五、與戴笠會面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到江西省保安處第三科找詹科長，他安排我於十二日早上八點三十分，在泰和的陶陶旅社與戴先生見面。是日晨，我與詹先生前往赴約，周圍戒備甚嚴，連樹上都有人。在大廳等候約十分鐘，忽聞戴先生訓飭部屬之聲，詹先生嚇得直發抖，我則不覺其可怕，因我非其部屬也。過後不久我至其房內，戴先生人很客氣，約莫四十二、三歲，肩膀很寬，壯壯的，著中山裝，頭髮烏黑，最大特徵為一雙銅鈴般的大眼，黑白分明，手掌肥厚且大。他對我說：「藍小姐，辛苦了，讓妳在泰和將近等了一年」，此時詹科長已先溜了。他接著問我：「令兄安好否？」我答：「他很好」，並向他說明：「家兄雖在上海日本派遣軍司令部服務，但他的作為，都是為了救中國人的。」戴先生說：「我有情報，都知道。」我遂向他說明我見他的主要目的：據說美軍將於一九四四年夏登陸台灣，距今只餘一年，現在台灣原有五師團的兵力，又自關東調來兩個師團，總共約二十萬人，另有海軍四萬餘人；同時因太平洋各島已被美軍佔領，故日本將所有物資皆集中在台灣，打算鞏固台灣，背水一戰。今美軍若在台登陸，依據過去美軍登陸的作戰方式，必定先將台灣夷為平地，再用大砲射擊，待所有危險清除後，才敢登陸。美國是個物資豐富的國家，不怕大砲和飛機的損耗，所有作為只是為了保護人命，但一旦和日軍起正面衝突，日本士兵可以以一當十，美軍的犧牲一定非常慘重。既然現在中美已成立聯合司令部，戴先生又為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是否可代向美軍建議，放棄登陸台灣的計劃，因為強行登台，也許比在太平洋上各島的戰爭犧牲來得慘重。而且若美軍的目的只是要利用一個到日本本土的跳板，不如改在琉球，因當地配備少，物資不豐，於戰事有利。

戴先生對我的意見表示同意，並願向美方反應。後來他要求我利

用二哥專機不受日方檢查之便，帶一發報機（大小約 $30 \times 25 \times 30 \text{ cm}^3$ ，比美軍舊型的無線電 $60 \times 45 \times 30 \text{ cm}^3$ 的小很多）回台，要我回上海時至拉斐德路十八號找李先生拿發報機，帶回台灣後會有人找我拿。

我們會談約一小時，於九點三十分結束，最後我還問他戰後家兄應該不至於成為戰犯吧？他保證不會，並要我速回上海，我乃返滬。

一九四四年我回上海，沒聽說美軍登陸台灣，但那時我才二十二歲，不敢保證自己的一席話可以產生任何效力，只是沒想到後來美軍竟然真的登陸琉球。至於其決策的內情如何，我無從證實，一九四六年戴笠先生搭機墜機而亡，我更無法求得解答了。

二次大戰期間，麥克阿瑟和尼米茲將軍曾為美軍的作戰計劃而爭執，羅斯福總統亦無法決定，此事我後來才在台灣軍司令部所發行的資料中看到，當時他們確實認為攻佔台灣無多大效用。一九四四年正月，日本大本營決定新的攻擊計劃〔按：即「一號計劃」〕，打算先佔領京漢線，五月開始進佔湘桂，之後再佔柳州、桂州，其目的在澈底破壞中國的飛機場，如此一來，盟軍及中國空軍便無法自大陸的機場起飛，轟炸日本、朝鮮和滿洲。後來孫立人的軍隊重建了滇緬公路，後來又建了飛機場。我在紀錄的資料中還看到麥克阿瑟曾說：若佔領台灣，台灣受日人五十年教育，對日本政府很忠實，貿然登台，可能會遭遇台人的反抗。而且要攻打台灣，必須用飛機載運油、武器等物資至台，否則利用航空母艦來載運飛機，所得的實在有限，而且沒有價值。所以後來決定自琉球登陸。琉球原駐紮第三十二軍軍團〔按：應為第十方面軍〕，由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兼軍團長，另外有一竹部隊，後來全部戰死。

## 六、身染肺疾與麒麟之死

與戴笠會面之後，盧景杜說他欲往漳州台灣特別黨部服務，林麒

麟則願跟我回上海，施先生則完成任務回重慶述職。

我們於六月十三日出發，坐船到景德鎮，溪的兩岸置滿略有瑕疵的瓷器，煞是美觀；鎮上各類瓷器美不勝收，很想每個都買，但因旅途顛簸，攜帶不便，所以只買了個碗和茶杯。之後離贛往皖省前進，入屯溪前先到徽州看聞名的製筆廠，買隻筆留作紀念。

屯溪為一小鎮，和蕪湖中間隔一陰陽界。在屯溪有很多走私的生意人，他們多利用樹林從事交易，故鎮上非常熱鬧，皖省保安處在此。處長為一肥胖的好好先生，姓杜，親自安排我們的住處。下榻處約有三十個房間，已有多人住進去了。杜處長聯絡人安排我從屯溪到蕪湖。時已過中秋，某日晚上下雨，麒麟不慎摔落溝中，左脚受傷，但屯溪無消炎藥，我只能用從上海帶來的面速利達母（Mentholatum）替他擦，可是這藥根本無濟於事，麒麟的傷口日益惡化，天冷又變成凍瘡，愈來愈腫，並開始往大腿蔓延。某日我突然覺心頭灼熱，咳幾聲後，竟吐出大口的鮮血，麒麟見狀趕緊拿小臉盆來，我約吐半臉盆的血，麒麟扶我到屯溪唯一的一間病院就醫。此院各科均有，但院長是個不甚靈光，穿著類東正教的天主教神父，他看看我的症狀對我說：「肺病，回去好好休息。」沒有藥，也沒有治療。我無奈，只好邊走邊吐血的回去，麒麟則咬牙忍住痛苦，跛著腳地扶我回去。返回住處後，我都不敢動，因為一動就吐血。大約休息了兩個多月，戴笠先生派忠義救國軍的十二個軍官保護我回蕪湖，隊長姓蔣。

他們用兩隻竹竿綁一張椅子抬我，因我想帶麒麟回上海，可是他因跛腳走得慢，於是要求帶我的軍官放我下來讓麒麟坐，起初他們不肯，經我再三要求，他們才答應，但我下來走了一步就吐血。最後他們說：「我們負責送林麒麟回屯溪，等他醫好了再送回上海。」我心知此法絕對行不通，屯溪連顆阿司匹靈（Aspirin）都沒有，如何能治麒麟的傷？但他們的任務是儘速送我返回上海，因此只有將麒麟留下。我看他佇立在雨中，心中萬分無奈，他已受傷一個多月，傷口潰爛、發炎，已往上蔓延到大腿，在我們起程之時，我猶頻頻回頭望著

他瘦弱的身子，咬著牙站在那裡送我，此為我最後一次看見他。回上海後，麒麟的叔叔告訴我，在我離開一星期後，麒麟因腿傷的細菌蔓延到內臟，過世了。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也對他叔叔無法交待。我把他帶進去，卻不能安全的把他帶出來，至今每一思及，內心仍覺得無比的感傷。

麒麟是個非常善良的孩子，文文靜靜的，不像景杜那麼活潑，一路上我隨身的小包包都是他幫我提的。他原想跟我到後方唸書或參加青年軍，但因身體虛弱，同時還有個更大的經濟問題，若去後方唸書，生活將會無比困苦，而且沿途看了很多，他可能也覺得自己和那些到後方的學生不合吧，所以決定跟我回上海，沒想到卻中途殞逝了。事隔五十年，我真想替他做個追悼會。

## 七、回程中生變與脫困

忠義救國軍的軍官抬我走了兩日兩夜才抵郭家村，隨後安排我住村長家，正巧村長娶媳婦才過三日，一對新人歸寧，村長好意讓我住在新房。時已近過年，他們在房內放木炭給我取暖，招待非常週到。

十二個救國軍的軍官日出夜歸，過了幾天，鐵路沿線的日軍發現出入的不只走私商人，於是出來掃蕩，我動彈不得，只能留在郭家村過年。在這段滯留期間，我無事可做，剛好村長家有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於是每晚點著草芯燈，就微弱的燈光看《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傳》，此為我頭一次看中國的古書。那時對曹植被曹丕逼迫而七步成詩的作品有深刻的印象：「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對於這個時期的經歷，我想起印度ネール（尼赫魯, Nehru Jawaharlal）的自傳，他因從事獨立運動而被英政府逮捕，但每次依情節輕重而監禁三日、五日或一個月不等，所以在監獄進進出出，他遂利用此機閱讀許多的書籍和撰寫文章。事後他幽默地感謝英政府，讓他在從事反抗運動的同時仍有機會休息，使他能

在獄內看書，並完成很多的書。

在郭家村歇兩個月，某日通知我出發。蔣隊長將我們分成三隊，由他帶領四個人先行，我和其他四人居中，另外四個殿後。由於有日軍衛隊巡邏，我們只能選月色朦朧之時行動。日軍在鐵路邊安裝鐵絲網並通電，我們只能匍匐前行，不碰到鐵絲迅速通過。當蔣隊長四人已過，輪到我們五個人時，可能是未受過軍事訓練的我，臀部碰到鐵絲，一時警鈴大作，日軍發現了我們，所以一行五人全被抓進去。在五坪大的房間內，關了六、七十人，擠得水泄不通，我們連雙足著地都不可得，只有單腳站立，但人多，不會跌倒。

是夜三點多，忽聽見「砰！砰！」的槍聲，原來這批人都是去炸鐵路的游擊隊員，被抓去都遭槍斃；不久又抓兩個人出去，接著又是「砰！砰！」兩聲，聽了不覺使人心生畏懼。此時我瘡疾又發作，冷得直發抖，雖然努力想思考，但頭腦卻愈是混亂一片。那時我心想：若他們綁我出去的話，我可打電話給二哥求救，但繼而一想，若將來二哥以此表功於我：「妳的命是我救的！」這是不願意的，故倔強的不做此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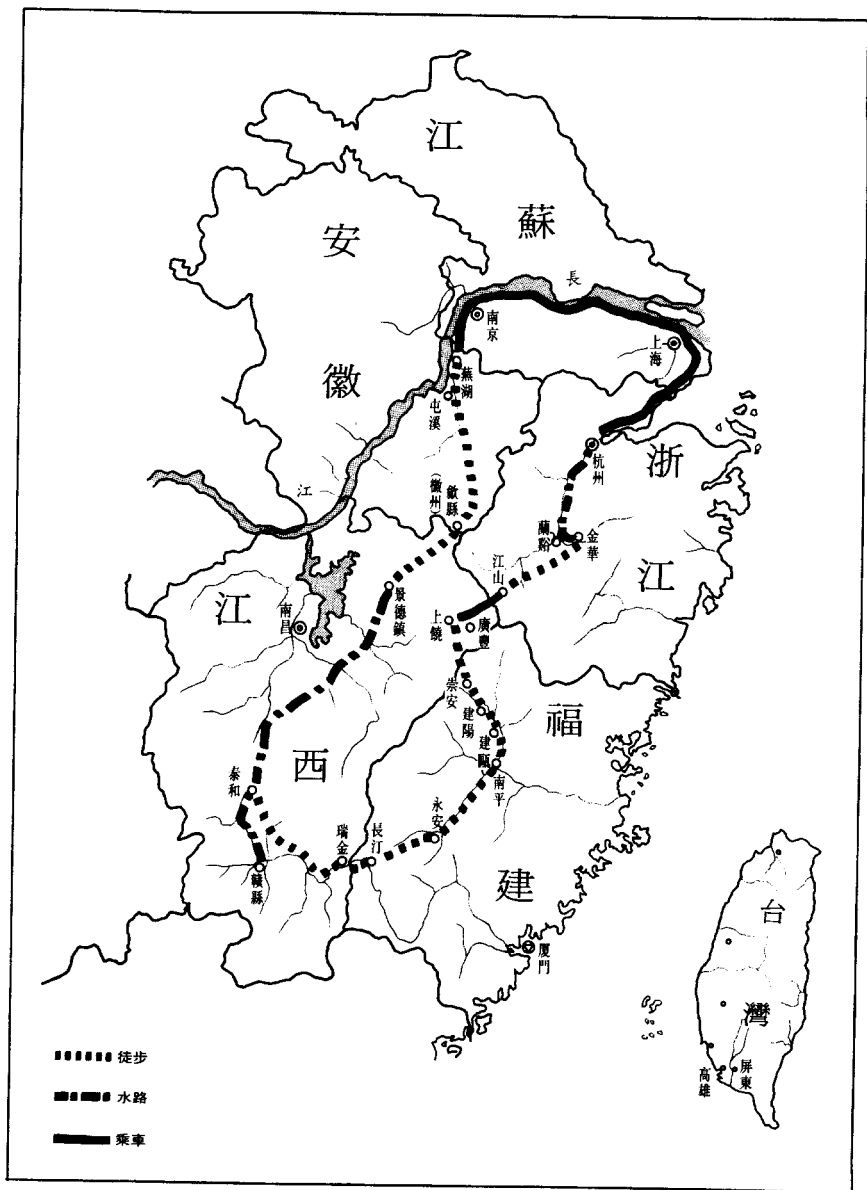
守夜的日兵皆是農村子弟，他們架槍來回巡邏牢房，我心生一計，想試試看是否行得通，乃奮力移到鐵門邊，用假裝生硬的日語對他說想去方便，他面露驚喜之色，問我：「妳會講日語？」我答：「一點點」，他似乎很高興，離開家鄉到中國，竟然能聽到一個女孩子講自己熟悉的語言，所以馬上開門讓我出去方便。爲了拖延時間，我方便回來後和他站在走廊，他問我：「爲何被抓來？」我對他說：「去年皇軍命令沒有必要留在上海的人下鄉，我即利用此機返鄉。」說著就吐了一口鮮血，他嚇了一跳，我接著說：「現在我生病了，鄉下沒有醫生，想回上海醫病。」他似乎有點相信，問我：「真的嗎？」再看看我的樣子，決定帶我去向小隊長報告。在一間簡單的房間內，小隊長已打開我的包包，檢查並未發現可疑的東西，所以最後讓我離開。那時約四點，天已微微亮，我獨自走到大路，看見一

間早餐店，蔣隊長已在那裡等候。至於和我一同被抓的四人下落如何，我不曉得，也不敢問，萬一他們已被日軍槍斃，那我真不知該如何自處！

蔣隊長送我到蕪湖鄉長家，此地為抗戰時忠義救國軍最前線的基點，領南京政府的薪餉，但做忠義救國軍的事。他們安排我搭車回南京，然後再換往上海的車。

## 八、抵滬與返台

一九四四年四月抵上海，我即乘車回北四川路福田藤楠先生的住處，但他已遷居，我遂按他門上所留地址，尋往靜安寺路和哈同路口的居處。福田夫婦見我如鬼魅般的出現，吃了一驚。我離開上海時體重是五十二公斤，現在卻瘦的只剩三十七公斤，難怪他們吃驚了。夫婦倆心疼的趕緊扶我進去休息，爲了預防我被渡邊的部屬抓去，遂安排我住在房間的閣樓內。福田夫婦告訴我，自我離開上海，二哥曾來找過他們幾次，詢問我是否回來了，可是他們並沒有我的消息。過了三、四日後，二哥又來詢問我是否回來了，福田先生告訴他還沒，二哥悵然而返。晚飯時，福田先生對我說：「令兄很誠意的找妳，最好見他一下。這一年來他確實非常擔心妳的安危！」我考慮了一下，我不可能一直躲著二哥，而且我必須回台灣醫病，所以要福田先生告訴二哥，他只能隻身前來，不准帶保鏢或其他人來。幾日後，二哥又來了，福田先生告訴他：「令妹已回上海，今在我處。她想見你，但有一個要求，你來看她時不可以帶任何人同來，否則她將拒絕會面！」隔日二哥即來，還帶了堂兄家祉，我躺坐在沙發椅上，腿上覆一毛毯。二哥看見我，三步併二步的跑上前來，跪在我跟前說：「敏子，妳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我害的，若不是我處處反對妳，妳今天也不會變這樣！」一時我滿腹的心酸與感慨，難過的說不出話來，唯有淚水不能控制地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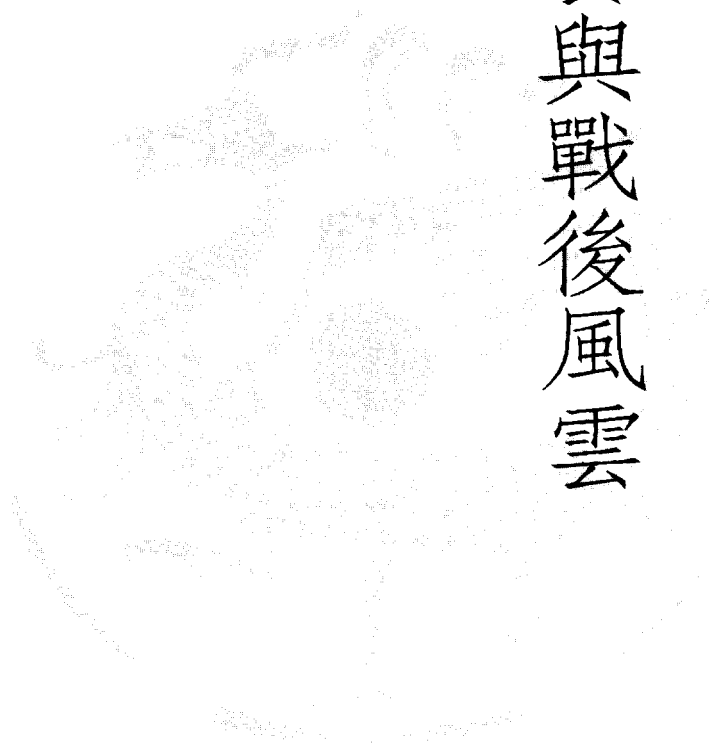
藍敏「死亡之旅」路線圖



二哥希望我回家，我答應了。當他準備帶我回家時，向福田先生道謝，但福田先生很擔心我的安危，二哥對他說：「昨天我回去就擺了酒席叫渡邊來永安里，在兩人面前各擺一把手槍，同時對渡邊說：『我妹妹已回上海，但她病得很重，不知何時會死，你是否仍堅持要捉她？若有的話，今日我們各執一槍，若你死了，你的部屬不可以再抓我妹妹；若我亡，我已代替了她，你也不要再抓她了。』」渡邊一想：現在日本皇軍的氣勢並不如戰前，而且眼看著即將敗亡，何必再做無謂的糾葛？抓了藍敏，戰後又如何？何不利用此機做個人情。所以他說：『日本勝利無望，過去乃因彼此立場互異，今天藍小姐已病重至此，我何必再為難她！你速帶令妹回台醫治吧。』」聽了這番話，福田先生才放下心。

回永安里住了一個月後已較少吐血，然後準備回台灣。當車行至南京路轉角的十字路口，我和二哥下車看看，想試試過往的台灣人是否仍能認出我，因為渡邊已發了華北、華中、華南的逮捕令，即使渡邊不抓我，仍有其他人會抓，我必須小心一點。但所有經過的台灣人都向二哥打招呼：「藍先生你好！」卻沒有人問：「藍小姐妳好！」。我確定現在已經沒人認識我了，遂趨車前往機場，搭二哥的專機回台。

陸、返台休養與戰後風雲



## 一、第一劇場的演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通令凍結在台所有物資。許多台灣流氓藉機挾私怨報仇，搗壞日人宿舍，到處搶劫、打人，最後連台灣人家也成為搶劫的對象。

八月二十日，陳逸松在南京西路某男裝社樓上，和林獻堂與我，均認為在任何一個接收團體到達之前，有必要成立一個維持秩序的團體，所以成立「台灣治安維持青年團」。

我們三個人會湊在一起，是因為那時大家眼看台灣局勢很亂，也知道我去過大陸，和各方人士較熟，而且我會說國語；同時我生性雞婆，看見好多日本小姐和婦女被流氓搶去強姦，實在看不下去，也想做點事。戰後我到安藤利吉總督和諫山春樹參謀長的家，得知辜振甫和許丙在戰時食物短缺之際，仍然每天送很多好大的鯛到諫山參謀長、佐佐木主任參謀的家裡，送到人家吃不完。但戰爭一結束，兩人不曾再踏進去一步，所以光復後，我曾偷偷送東西給參謀長他們。同時認為台灣人挾私報公，看了受不了，正好林獻堂來了也同意，而陳逸松當時是律師，也想藉此機會做點事。

白天我們和參與此活動的年輕人，聚集在黃朝生家的二、三樓討論組織事宜，如台灣省各縣由何人負責等等。幫助最大的是陳招治女士<sup>(1)</sup>及陳翠玉女士<sup>(2)</sup>。陳招治很聰明，所有的口號、標語都是由她擬的。陳逸松〔按：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一九三一年畢業於

(1) 黃朝生妻，台北三高女第一期畢業，後入東京上野音樂學校師範科，畢業後回三高女任職。光復後任台北市立女子中學，即今金華女中校長，半年後因夫死於二二八事件乃辭職，後至台大護校擔任教務主任，已過世。

(2) 彰化人，日本聖路加女專護理科畢業，學成後回台執教，受聘為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光復後受台大校長傅斯年及台大醫院院長魏火曜之賞識，創辦台大護校，並任台大護校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同年高等試驗司法科及格，回台開設律師事務所]則不曾參加過會議。此時林獻堂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藍小姐，日本時代妳哥哥沒事跑去幫日本人做事，現在很慘哪！不待在台灣，替日本軍做什麼事嘛！哼！我最恨日本政府，我才不幹這種事，也不會去日本。」沒想到推行三七五減租時，他因反對而離台，逃避的地方卻是日本，直到死才抬回來。現在想起他說的這句話，覺得蠻諷刺的。

至於陳逸松其人，我在此也一併說明一下。算起來逸松和我有親戚關係，他是顏欽賢的妹（梯子さん）婿，也是姊夫德潤的妹婿。我唸一高女住在顏家時，梯子小姐正在日本唸女子大學，未畢業欽賢即叫她回來。我每週日都去他們那裡玩，聽梯子小姐彈鋼琴，那時即聽說梯子小姐要和逸松成親。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廖文毅、林茂生及我在第一劇場演講，此為我生平第一次演講。當時他們並沒有給我題目，而我台語又不大靈光，跑回屏東農場躲起來，以為這樣就沒事了，沒想到他們竟然南下專車把我「押」回台北。當時第一劇場擠了上千人，太平町都圍滿了人。下午七點三十分要上台了，但我實在不知道要講什麼。廖、林二人先講，各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輪到我上台。上台前一分鐘，我臨時想了個題目：「戰爭與中國婦女」，就硬著頭皮上台。我大約講了四十分鐘，大家都站起來鼓掌，我遂乘勢鞠躬下台。演講內容已經忘了。

九月十六日，台北北區空軍司令林文奎搭軍機來台。十八日到東

---

校長，後負笈加拿大獲多倫多大學護理教育學士，美國波士頓大學護理及行政學碩士。一九五九年離台赴美，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服務十八年。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中央委員、婦女台灣民主運動(簡稱WMDIT)發起人和發言人、台灣人權協會(FAHR)顧問。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回台參加第十五屆世台會時，因過度疲勞，八月廿日逝世於台大醫院。

門町四條通找我，說戴笠要他來拜訪我。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林欲視察全島機場，要我擔任翻譯，陪同前往。視察當日，日本軍官都穿著的很整齊，所有物品、飛機零件都按大小秩序排列整齊，可說連一個螺絲都沒有遺漏，並且有清單條列出來。林司令要我對他們說明，此行只是前來視察，希望他們能將這些物品維持至接收。但我覺得很慚愧也很佩服，因他們已遵照天皇的命令，所有物品均已鉅細糜遺的整理好，一定也會保管到接收，根本無須中國人交待，所以翻譯時有點不自然。

返台後不久，戴笠的部下連謀（惠安人，曾任高雄市長）來找我，問我是否有意參加戴笠的組織，我告訴他：戰爭中我因身為台灣人，替台灣人做事是義務，覺得為故鄉做點事是很光榮、很有價值的。現在戰爭已經結束，我身體又不好，不知還能活多久，所以很抱歉，

我想回去做藍家的千金小姐，不再做任何事了。何況去後方，我不曾用過政府的錢，因此他們也不敢怎麼要求我。而我攜回的發報機，也在回台後不久，由一位郭先生依上海站的指示，到北投別墅來拿走了。



一九四七年時之藍敏女士

## 二、短暫的政治自由時期

台灣在戰後至二二八發生之前有一段非常自由的時期，斯時可謂「百花齊放」「百鳥齊鳴」，大家爲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藍圖暢所欲言。我因出資辦《人民導報》的關係，和蔣時欽（蔣渭水之子）、王白淵、呂赫若、周慶安（以上四人皆是記者）、謝雪紅等人有所接觸。

戰後爲了家兄戰犯的事，我有時會去丘念台家。丘的眼睛斜視，常弄不清楚他是否看著你。我去丘家時，丘的客廳中繩索縱橫，上面像萬國旗般的晾滿他的內衣褲和睡衣睡褲。我覺得丘念台是個好好先生，但腦筋不是很靈光，所以無法升官。時蔣時欽任丘念台的秘書，我即在此認識他。

印象中，蔣時欽永遠笑咪咪的，是個好好先生，他後來也做新聞記者，所以在二二八發生前我們經常接觸。那時我不覺得他是個共產主義者，因爲他的笑容極其自然，不像蘇新一對眼睛轉個不停。

王白淵曾到過日本，是一唯美主義者，愛美麗的花、美麗的女人，最瞧不起生活放蕩的人；同情左傾主義者，但本身並不信仰國際主義。他和呂赫若特別要好，也是一個好好先生。

周慶安是台北第二中學畢業的，後來在羅萬俾的《台灣民報》當新聞記者，是一左傾民族主義者，喜歡談論硬梆梆的理論。

謝雪紅和林日高則在山水亭和我一塊吃過飯。那時謝剛出獄一年多，開一家餐廳，人瘦瘦的，腦後梳個螺絲髻(siu-kiú-lê-á)，年約四十，穿著樸素。我覺得謝是個熱情、有理智的人，和她談話可以感覺到她的確有一套理論內涵。有人問我：「藍仔，妳是地主的女兒，怎麼請個共產黨吃飯？」我說：「哪有關係，除了她執著於國際共產主義之外，認識她有什麼關係。」而且她也算是個傑出的台灣女性。

謝雪紅雖然對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非常著迷，也曾到莫斯科留學，但仍然沒有弄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只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自

從逃到中國大陸後，歷經三次嚴酷的整肅。第一次於一九五二年的整風，謝氏因曾提出「台灣高度自治」的意見而被批；第二次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謝氏又因「台灣半民族論」而被鬥；一九六八年又捲入文化大革命的漩風中，後於北京，在抑鬱痛苦中死去。

林日高說他是板橋林家的人，我不相信，因為他沒有林家少爺的傲氣。

一九四六年一月，由我投資，宋斐如主持的《人民導報》創刊。當時我覺得要做個政治家，或是想在社會宣揚主義，本身沒有報社不行。日治時期的《台灣新報》已由政府接收，改名《台灣新生報》，以李萬居為社長；正好宋斐如來找我，遂與宋斐如合作成立一間報社，以後欲發表文章才有園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會址在原台北美國新聞處樓上），同鄉的洪約白和林壁輝當選為省議員，我也申請記者證跑去旁聽。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只有那個時期才算是真正的民主，當時省參議員的素質也比現在好得多，至少每個人都有為建設家鄉而努力的理想，也比較有政治理念，講話實在，不像現在都是些打架的議員。

那時我和蔣時欽、王白淵、周慶安等記者到省參議會旁聽完後，一行七、八個人自重慶南路走到衡陽路，不但橫行在馬路上，而且高談闊論，然後轉往延平北路的山水亭喝咖啡、吃點心，半夜才回社裡寫新聞稿。我雖領有記者牌，但只是愛聽，本身並不寫，回去口述給報社同仁以中文寫下發佈。

《人民導報》以「人民」兩字招致不少誤解，大眾多以為是共產主義的報紙，其實並不是。我有些朋友不知道我和《人民導報》的關係，對我說他以前差一點跑到《人民導報》當記者，因為他認定那是一家共產主義的報社，後來沒去，還說王添燈是共產黨，其實王只是民族主義者。

這幾年我自二二八相關資料，以及宋斐如公子宋洪濤口中得知：

宋斐如原做教育處副處長，後來陳儀要他在《人民導報》和教育副處長間選擇，因而招禍。我不曉得此事的真相，宋斐如本人不會向我提及。不過那時陳儀確實對《人民導報》感到很頭痛。我認為宋斐如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抓乃至失蹤，《人民導報》只是因素之一，遭人陷害的成份居多。宋是個個性瀟灑的人，氣質和大文學家徐志摩相近，所以不在乎官場上的形式。雖然是北大畢業，但絲毫沒有驕氣。他和林忠、謝東閔等人也格格不入。遭禍後，宋曾到妹婿王民寧那裡，王竟然把他趕出來。

當年我們參加政治活動時，對台灣未來遠景是有一番憧憬的。曾有人問我到重慶是爲了中國軍或是日本軍去的？事實上我只是爲台灣人而去的。這點表示我當日的想法：二次大戰日本必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五日

臺灣郵電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第三三號

# 人民導報



號六〇〇〇字號警政登記部核准內

泉井王 人行部  
號八段四第路臨市北經 址地  
光十六月價一 元二份每 費報  
號番港口金預警政局郵  
號五三〇七牌臺

號大三〇〇號掛報室  
號二四〇二部編輯 | 電  
號三四〇二部經理 | 話

局新印家大 廠刷印  
興 在 部

《人民導報》刊頭



，若能利用此機使台灣自治，然後達到台灣獨立的理想，這也是我和一些傾向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想法，但沒想到台灣仍然回歸到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

二二八時期只是要求「高度的自治」，並無「獨立」的口號，因為「獨立」是「自治」後，大家心知肚明的結果，不必要為這兩個字被抓去槍斃。但二二八一發生，蔣時欽跑掉，至今下落不明。王白淵是個好好先生，常送食物給在山中的呂赫若，他心中只為台灣的自由努力，表面絕不表功於人。呂赫若在中央山脈被政府逮捕前遭毒蛇咬死。周慶安仍健在，住在屏東。過去的自由氣氛，如過往雲煙般地消逝了。

柒、  
「特級戰犯」藍家精（國城）

## 一、第一次事件

### （一）學成歸台

我的二哥藍家精，十四歲至日本唸書，先後在都城小學、中學、福岡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完成學業，並唸了兩年研究所。可以說他的少年、青年、成年，乃至於婚後，都是在日本度過的。由於日治期間能到日本內地就學的人，知識水準大概都在中等以上，而日人對從台灣來的學生也很好，並未以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態度視之，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平等待遇、自由研究的氣氛下成長，當時日人所有的特長，如柔道、劍道、騎馬等他皆精通。

一九三一年，家父令家兄回台，介紹他到高雄州廳（今高雄、屏東縣）教育課任職，但該日人教育課長以殖民地統治者的態度對待台灣人與家兄，令他無法忍受，不到兩個月便憤而掌摑該課長金子義村。當日家兄提早返家，家父對家兄的早歸甚感驚異，詢問之下方知事情不妙，三天後州知事野口敏治來家裡，很客氣的向家父說明，希望家兄能向課長道歉，彼此圓滿解決，之後照常上班，但二哥不在乎，不願再去，後來由家父出面解決這件事。而家兄也對部份日人的傲慢、無知的言語和舉動無法忍受，覺得待在台灣無法適應，便要求父親讓他前往上海發展。起初父親不同意，因為只有這麼一個親生兒子，而且家產、土地很多，希望他能留在台灣，但家兄堅持無法待在台灣，家父無奈，只得讓他前往上海，同時著手安排。

### （二）任職華中派遣軍司令部

家父為安排家兄前往上海事宜，首先找上當時的台灣總督小林躋造，他是海軍上將，同時又找了屏東第八飛行隊的隊長等人，請他們介紹謀職。

一九三七年家兄至滬，進入日本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當時日

人在「三月亡華」之美夢破碎後，有與中國談和的想法，因此設立南京政府這個機構。家兄初至中國並不會說國語，仍在學習階段，但日方希望他能進入該機構，而甫自河內出來的影佐禎昭少將，也希望家兄幫助他們和南京的汪精衛政府合作，所以汪政權於一九四〇年三月成立後不久，家兄即為日方中國派遣軍內，特派實際負責與南京政府聯絡，和汪精衛商討如何推行和平政策的人。（據《汪偽政府所屬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重要人員名錄》一書，藍國城（家精）任參贊武官公署少將武官，後升至中將）。

現在我以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是替家兄洗脫罪名，據我所知，家兄在戰爭期間，從未殺害過一個中國人（指在上海地區的中國人），甚至還救過不少人。當時在上海有共產黨的秘密機關，也有國民黨的秘密機構，亦有南京的秘密組織，三方面都會互相抓人，而家兄若知道某人將被抓，均事先通知當事人，以免被捕。同樣的，家兄因經常出席各種宴會場合，也常會有神秘客打電話通知他不要赴宴。一九四〇年以前，重慶方面經常會在日人佔領區內的虹口戲院放置炸彈，而虹口大部份是日本人和台灣人住的地方；另外，如上海租界有放置炸彈的地點，也會有人通知家兄不要去。

### （三）日本戰敗與離台不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我正在北投別墅療養，家兄從屏東準備返滬，先至北投看我，我們天南地北的聊。十二點左右，日本天皇廣播無條件投降，家兄當時正身著日本軍服，詫異得說不出話來；我在戰爭期中即已觀察出日本不能打贏這場戰爭，因此不覺得震驚。家兄問我該如何是好？我說：「日本既然無條件投降，所有一切戰備、物資應該都要留置不能搬動，但是我相信在這個禮拜之內，安藤利吉總督應該還有權力派遣飛機」。因為我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到過後方，認識了一些人，也向戴笠說明過，雖然家兄經常往來南京政府，但卻是從事和平工作，因此我要家兄去向安藤利吉借飛

機，然後去南京找戴笠，相信以後就不會成爲戰犯。家兄乃向安藤交涉，安藤答應八月十八日借飛機給他。然後家兄返屏東更衣。

家兄回屏東途中，遇見辜振甫和許丙，家兄將借飛機之事告訴他們，不料十八日家兄返回台北時，辜已逕自搭機至南京了。(1)我說：「你怎麼能跟辜說，那個人靠不住！」。家兄說因在路上碰到辜，詢問今後將如何安排，於是告訴他借飛機的事，當時辜並未說要去，沒想到他們竟然自己走了。不過因爲他們在南京並無任何關係，

- (1) 〈灌園先生日記〉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載：「許丙、藍國城昨日由台北乘陸軍自動車而來，宿於台中，今朝九時半來訪，蓋欲招余同往上海、南京聯絡民國要人。余問動機何來？答曰藍氏。余謂此事須慎重不輕爲之也。他等力請同往台北，遂與之同乘到台中。…」，九月六日：「…藍國城午前來自台灣」可見藍國城在九月六日到大陸，而這之間，藍氏於八月二十三日到屏東會見覓千城夫，以下爲覓千城夫留下的記載：

民国中將、藍国城氏と語る（第七十九日）

「昨日突如同氏軍用車にて来訪す。曰く、戦後の日華国交と台湾の立場を説き、且つ先覚者覓先生の高見を伺わむためなりと。同氏の説によれば其の朝端竹前にて残社員に私が熱望せし事態が既に巨歩をふみ出せるを知り、私は泣かんばかりに歡喜す。蔣介石の出方、藍氏の意図は全く私の念願と大局にて合致す。蔣は南京政府と握手し早くも周仏海を上海杭州方面の総司令に任命し、台湾上海の日本人は欲するまに現地にて生計を営むこと、台湾の日本軍は二ヶ年駐屯差支えなきこと、台湾人を活用し日華提携の意図あること等、蔣は民国人の傑物なり（非日本のならんも）。藍氏は日華のため台湾のため連日総督長官、參謀長、許丙、林獻堂其他要人を説得し、南京、台北、台中、屏東を飛來す。台湾糖業其他氏の説、全く私と同見なり。同氏は幼時日向都城に育ち京大卒業、高雄州會員なりき。年輩、健康、家柄、資力、弁舌、手腕、中国語、軍要人と知己。大陸戦線経験等総ての条件を具備し稀に見る熱血志士なり。蓋し即時上原元帥の薫陶を受けし賜物ならんか。私は君に語りて今日、日華、日台、華台間の好転を結実せしむる適材無し。切に自重自愛されよとの忠言と秘蔵のブランドーを呈し別れたり。」

（覓覓武夫編，《土と人と砂糖の一生》（日本埼玉縣，せきた出版，平成元年，頁一一三～一一四）

誰也沒見到，便又坐原機回台。但是他們的行爲卻對家兄成爲「戰犯」有很大影響。此時我很清楚，若台灣公佈戰犯名單，家兄會是頭一個，因此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正月間，我便暗中替家兄安排，但不敢告訴他，以免他又衝動的洩漏出去，事情就難辦了。

#### (四)通緝與離台

陳儀在十月二十四日才來台灣任職，之前九月十六日，前進指揮所即先到台灣。當時有一位空軍司令林文奎（台北北區空軍司令），在大陸時我們曾見過面，因此我去找他，告訴他我對家兄處境的顧慮。後來又有二個軍來台，一軍在新竹，另一軍即是在鳳山的六十二軍一五一師，師長林偉濤，爲林文奎的堂兄。林文奎非常好心，在師部到達台灣後，便帶著林偉濤和其他三個團長來我家安排我們會面，但並未對他們說什麼。當時鳳山幾乎已被夷爲平地，沒有一處完好，而我家在屏東郊外，原先四周都是日軍飛行連隊的宿舍。美軍來轟炸時，以我家二樓的避雷針爲目標，因此反而沒被炸到，所以敝宅便成爲聚會的場所。

正月十五日，我住在台北中山北路一段的洋樓（後被調查室主任陳達元佔去），家兄亦在。我記得那天很冷，大約早上二、三點左右，嫂弟劉漢家便來敲門，告知警備總司令部的通緝函已送到鳳山林偉濤師部〔按：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報第五十六號：本部奉陸軍總司令何令全國各地舉行漢奸總檢舉等因，本部茲規定自本（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二週間舉行全省漢奸總檢舉〕。四點多，林師部的副官兼秘書林先生，帶一套厚軍服及鞋、帽，急忙替家兄穿上之後便帶走，坐火車到岡山下車，然後換乘汽車直奔師部。事情發生時，我都來不及思考，命令是發給師部，要師部捉人，他們卻把人放在師部，所以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在師部不能待太久，三天後，家兄便搬到親戚家，不過相關單位也到各親戚家中搜查，爲了躲避彭孟緝（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嚴密搜捕，家兄東躲西

藏，時而隱匿於草寮、漁港寮中。

經過兩個月，彭仍下嚴令，無論如何要把藍家精揪出來，我想在台灣終究不是辦法，因此設法讓家兄去香港，然後轉赴南京。但中國船靠不住，須找英國船。當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LTD)公司很出名，清末即與台灣經營茶葉買賣，故船隻很多，總經理 Volton，約四十多歲，與我相識。我與他在光復後於勵志社再次見面，他問我是否認識他，當時對他並沒什麼印象，原來在我一高女時，大約每隔一天，我到馬偕醫院後面的長老教會，在加拿大籍的德姑娘(Miss Taylor)宿舍學英文，她們在下午茶時間做了許多好吃的餅乾，因此常請外國朋友來，那時在台灣的外國人不多，Volton 先生也常去參加，他說常在那裡看見我，自此我們即時相往來。這時爲了家兄的事，我也只好拜託他，他一口答應。

五月二十日，Volton 開吉普車南下屏東接二哥。夜間十一點，我和二哥跳上吉普車北上，準備搭乘次日怡和洋行開往香港的船。我坐前座，二哥躲在前後座中間的空間，用布袋蓋著。過下淡水溪時，月光照在溪面上，月影漾漾，心中無限的感傷，心想如何突破那些特務的眼睛，把二哥載往基隆？又看二哥，堂堂一個男子漢，卻得像豬仔一樣的躲在車座下，覺得非常難過，但也束手無策，乃哭著祈求上蒼，請老天爺幫我將二哥安全送抵基隆。

一路上有驚無險的安抵基隆，九點鐘開船。七點多，Volton 先生將二哥的臉塗黑，把他帶到燃料房，混跡於工人中，以免被人發現。船上有七、八間客房，和碼頭有一段距離，我心裡好緊張，深怕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此時我看見在較遠的山埔邊有艘破木船，上面一對人影，是家母和大姊來送行。此時想起母親在我失蹤一年八個月期間中的忍耐，每日只能求神明保佑我安全歸來，至今我回來不到兩年，母親又面臨兒子遠行，生死未卜的情況，覺得自己很不孝，也很對不起她，但不敢靠近她們。

八點多船要開了，我四下查看有無特務。Volton 先生親自在船

上指揮，到九點多才離開。我走到破木船那裡對母親說：「阿母，回家吧！船已離開了，回家吧！」母親問：「他在裡面不知道熱不熱？」我告訴她：「阿母，若是安全就好了，熱也無妨。而且只要一出公海他們會請他上去客房，兩天一夜後即可抵達香港。」母親才放心的回家。

二哥化名陳天生，留兩撇小鬍子，易容離台。回想通緝令發出至今已半年，我是個急性子的人，偏偏船上的事情又非我所能掌握，而且家兄自少年時代開始，生活就像個大少爺，不太知道利害關係，因此遂請家兄在京都帝大的學弟陳全生（後來大姊爲了感謝他，於一九五九年請他擔任中國電器公司的董事長，著有《二十年事業經營的歷程》一書。）陪他一道赴港，並且帶他至上海，我再陪他去南京。

我和他們約定二十五日在上海見面。二十二日，我先行前往上海，因不知永安里是否有人監視，所以住在外灘的 Palace Hotel。

二十三日，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張錫祺先生在大新公司頂樓席開三、四桌，宴請台灣同鄉，討論如何營救被關在大場鎮復旦大學附近的台灣難民。飯後我們到大場鎮看這些集中營的難民。他們並非爲非作歹之人，只因他們拿日本護照，所以被迫從東北、華北坐豬仔車到上海，等候發落。每個人都營養不良，疲憊殆死的模樣。此時有對夫婦走出來，原來是二嫂的妹妹美絹和妹婿陳嘉音。嘉音是名古屋醫科大學第一期的腦外科博士，原爲華北鐵路醫院院長，光復後爲台北市台灣省立醫院院長。他們原有計劃何時生子，但在匆忙中卻不小心懷孕了。我看美絹頂多再三、四天就要臨盆，遂和管理員交涉，請求讓她出來生產。因爲當時台灣同鄉會中的人，在抗戰中不是地下工作人員就是中立者，所以管理員對我蠻客氣的。美絹在北四川路的福民病院生產，嘉音和孩子則安置在永安里，因房子已被堂兄家社佔住，乃請他弄水給他們洗滌。

二十四日，我留了一些零用錢給嘉音，告訴他二哥已被通緝，我必須去接他。嘉音是個膽小的人，一聽見這話，馬上說：「阿姑，妳



要去趕快去把！」

### （五）橫生枝節

二十五日下午六點，我和二哥與陳全生會面，全生像下人似的服侍二哥，幫他提東西。我帶他們去吃飯，心想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回飯店後，大約九點多，房門忽然砰！砰！砰！的響，我想糟了，爪牙來了。開門一看，上海工務局巡捕房隊長帶四、五個部下來，我直想「萬事休矣！」但仍力持鎮靜。他說：「此地有一叫陳天生的人否？」我說：「有」他說：「他今天自香港坐飛機來，對吧？」我說：「是」，他繼續說：「他身上帶一把手槍，是朝鮮政府要抓的人。」聽到這裡，我才略為安心，因為二哥留了兩撇小鬍子，很像朝鮮人，像極了李承晚政府要抓的通緝犯，而二哥為了防身，在外套裡放一把手槍，於飛機上即被發現了。我對他百般解釋二哥是自台灣來的，隊長說：「可是實在很像。」一再的問：「他不是朝鮮人嗎？」我向他保證絕對不是。隊長把手槍拿走，我以為就此罷手，時已近十二點，他說：「既然不是，但我們仍得『請』他到巡捕房，妳必須找『店保』來領人。」我求他：「拜託啦，我剛自台灣抵達此地，要上那兒去找『店保』？拜託不用了啦。」他說：「不行！」強行把二哥帶走。

全生是東北幫的，對上海不熟，何況只要找人做「保」，人家一聽就嚇死了；而且以往我在上海，買東西都是在百貨公司，幾乎不在個人的小店交易，所以要到哪兒找個人的店保？況且人家也不見得願意。想起這件事就生氣，若二哥是我弟弟，一定給他一個耳光，誰叫他帶著槍。全生也沒辦法，問我：「としこさん（敏子），怎麼辦？」我說：「你問我，我要問誰？我離開上海也已經一年多了。」最後想起來，初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曾到西摩路那兒汕頭人區的店買文具，可能是個人的，決定去試試看。

八點多，我找到那家店，老板是山東人，仍認得我，記得我和張

錫鈞（張錫祺之弟）的外甥一起去買過東西。最後我拜託他到巡捕房把家兄擔保出來，他聽了之後，靜默不語，這是我預料得到的，因為他也不認識二哥，萬一保錯人，他自己要遭殃的。我在心灰意冷之際，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並且跪下來。其實我並不是跪下來求他，而是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了。怡和洋行的 Volton 先生曾介紹上海怡和洋行的老板與我認識，表示若我在上海發生困難，可隨時找他幫忙。但這只是小事，不必麻煩到那麼大的公司，同時我又想：如果時間拖久了，消息傳回台灣，那不是正好把他抓回去嗎？所以忍不住大哭。老板可能看了心軟，答應我，但要我保證絕不是什麼政治犯。我再三向他保證，而且把我在南京的地址告訴他，若有事可以找我，所以他才與我同往巡捕房把二哥保出來。向老板道過謝後，把二哥接回 Hotel，全生也鬆口氣，整理好行李，搭下午三點的車到南京。

四年後，二哥又坐船跑到日本，參加廖文毅在芝公園的演講，這一次害了我八年，以後會提到。

## (六)爲家兄奔走

到南京後，我們暫住徐永昌先生的家中。

對於戰犯這個名詞我非常反感，主張台灣沒有戰犯。因為台灣在甲午戰後割予日本，是政府不要這塊土地，不要這些子民，而非這些子民不要父母；子女長大後，養父母和生父母打仗，生父母打贏了，就說是台灣子民幫養父母打人，便要將之抓起來關，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在南京時，逢人便講這個道理，剛開始都沒人理我，我曾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門前站了好幾個小時，大家一聽到戰犯都怕得要命，好像躲麻瘋病似的不敢接近我們。後來經我不斷地陳述，而且時間一久，他們也不那麼急著抓人，但是東北、華北的台灣戰犯問題也要一起解決，不能只解決家兄一人之事。這樣約莫過了一年八個月，台灣戰犯這個名詞才全部取消。但我們家的財產在此期間亦全遭沒收。

謹：本叔才喜有仰公收林在地整理信可查。	山計	田	三十四畝七三四
	總計	田 一百三十餘畝 地 二畝	三十四畝七三四 八分八 一分三五九

呈報 藍家精  
 呈報 藍家精  
 呈報 藍家精  
 呈報 藍家精

萬業精	姓名	籍貫	住址	財產	救贖	地畝	地畝	地畝	地畝
		里德鄉	里德鄉	單期	單期	四十四畝	七畝	七畝	七畝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單期

高雄縣政府呈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電文中所附之藍家精財產報告表之一部份

在為家兄奔走的這段期間，我每月遊走於南京、上海、台北三地，那時的飛機是用螺旋槳，低頭還看得到地面，有時飛機兩側鋪上兩條木板，用繩子綁著，便算是座位，而我又很容易暈船、暈機，真不知那時是怎麼過來的。後來家兄因住在人家家裡倍感拘束，便回台

灣，在台六個月，也是在親戚朋友家中遷來遷去。

彭孟緝始終不肯放家兄，辜振甫、許丙、林熊祥和徐坤泉等「一級戰犯」<sup>(1)</sup>，均被囚於保密局地下室（以前的東本願寺，今之西門町附近），他們在被囚年餘之後即獲釋放；據聞他們在那兒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大約是因他們每個人都有錢的關係吧。

家兄因為特級戰犯的身分，一九四七年時偷偷回來藏在姊姊家，二月底發生二二八事件，軍方在基隆海邊槍殺台灣人，把人丟到海裡，家兄忍耐不住，一直想往外衝，我們大家死命的拉他，把他關起來，否則二二八的紀錄上會有他的名字，之後也不會有藍家精這個人了。

### (七)解除「戰犯」之名

徐永昌先生擔任陸軍大學校長時，曾要求彭孟緝放人，不要再通緝家兄，但是彭不肯，中國人不是官大，而是「管大」，管不到也奈何不了他。二二八事件後，我又去南京力陳，後來開會決議，台灣應由文官來擔任省主席，便換下陳儀，改派魏道明來。魏道明先生和徐永昌先生是很好的朋友。

一九四八年六月，徐永昌先生帶著陸大第二十一期學員來台參觀參謀演習，六月五日起程，七日抵台，住在台北賓館魏主席公館。由於徐部長對家兄的事極為關心，此事一日不解決，他就一日不放心，要魏主席具名邀請徐部長、藍家精夫婦、顏德潤夫婦、鄭清廉夫婦、我及彭孟緝先生。當時賓館樓上是主席家族的餐廳，大家都來了，只有家兄沒有來，我實在很沒有面子。徐問我：「令兄不敢來是嗎？」我說：「是！」家兄當時在東門町四條通我姊姊處，徐說：「妳去帶他來，今天我在這兒，即使有一百個彭孟緝，也不敢動令兄一下。如

---

(1) 此指通稱的「八一五獨立運動」



一九四八年徐永昌先生（右二）第一次來台時，攝於屏東別墅中，右三為藍敏之表嫂劉氏，右四為二嫂劉美錦，右五為母親，左二為藍敏

果失去今天這個機會，不曉得又要拖多久！」我便去大姊家勸家兄前去，並說：「今天如果彭孟緝敢抓你，我先將他一槍打死！」其實我身上又沒槍如何打得死他，但坦白告訴他，如果失去這個機會，下次就難說了，硬拖他去。徐部長親至大門口等候，看到家兄也只是笑笑說：「你來了。」彭孟緝一見到家兄便說：「藍先生嗎？久仰大名，你有什麼要事，只要你交待一聲，我馬上至你府上幫忙！」之後吃飯、閒話家常，事情就如此解決。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時我雖力勸家兄出面，其實心裡很害怕。

## 二、第二次事件

## (一)偷渡日本

家兄在戰犯通緝令解除後，覺得在台灣無所適事，頗不耐煩，一心仍想做轟轟烈烈的大事。這時開始即常到高雄親戚家，秘密聯絡漁船想偷渡日本。頭幾次出港並不成功，最後才自東港出發。

在二哥出發前兩、三天，我和二嫂及侄兒昭輝發生衝突。因為二哥赴日除了帶兒子和親戚外，尚有一人，我覺得他思想有問題，他並不是共產黨，但他是個想要生活優裕，卻希望共別人財產的人，所以我對他印象不好。因此向二哥建議不可攜此人同行，若帶他同往，到東京被他一拖，在日經濟將成問題。二嫂說：「啊，姑姑呀，妳未免干涉太多了！」我說：「二嫂，我並非干涉，過去二十個月來二哥發生過的事，坦白說不全是做的，但若不是我這個小妹，今天二哥是否有命回來尚是問題。萬一若再節外生枝，我已無力再救他了。過去是強忍耐下來的，我沒有第二條性命再經歷第二次了。」同時對二哥說：「二哥，拜託一下，好好看著你的財產和銀行，別再惹事了，我可沒有第二條命為你奔走了。」二嫂回我一句：「何必拜託！做妹妹的替哥哥做事也是應該的。」我說：「『應該』是沒錯，但沒人是用生命來做保的！以後二哥再發生什麼事，我可不再插手了。」二嫂大聲嚷著：「沒人會再拜託妳！我也不會再叫妳插手！」我聽了心很寒，答道：「好！這句話妳記清楚，沒人會來拜託我。」氣得把飯桌壓翻了。雖然我和二嫂起衝突，但二哥心裡很清楚，不敢吭聲。但後來又發生更大的衝突，此時我更是吃了秤砣鐵了心，說：「好！以後就是你被抓去殺頭，我也不會再為你去拜託人了。」彼此不歡而散。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哥沿台灣至沖繩到與那國（以往天氣好時，在基隆可看見與那國的麥子）這條線偷渡日本。船約二十噸，二哥帶著長子昭輝、次子昭光，並載兩百包白糖（日本方戰敗，糖很寶貴，日人又愛吃甜食，所以糖比金、銀還有價值）出發。每個人都暈船暈的東倒西歪，只有一位瘦瘦的、患有胃潰瘍的親戚沒事。他在船上生

火煮飯給大家吃，但往往火生起來，一個浪頭又把火打滅了。如此東搖西晃，數日後到達九州，於鹿兒島上岸。

二哥初上岸，託一位日本友人幫忙銷售白糖，但戰後的日本人有點不太一樣，而且可能不是二哥很熟的朋友，所以平白損失了一百包白糖。我常挖苦他：京都帝大經濟系畢業，對經濟卻一竅不通；他就自圓其說的回答：我管的是大經濟，小經濟、家裡的事我才沒興趣！

之後到東京找大財閥——前鹽水港製糖會社社長藤山愛一郎，其父為藤山慶太，是家父的好朋友，已過世了。愛一郎先生很贊成台灣自決，時與岸信介競選首相，岸信介要愛一郎這次讓他，所以岸信介競選成功，即任命藤山愛一郎為岸內閣的外相。戰後曾組日本各大財閥訪問團到大陸，不曾來台灣，非常支持家兄。二哥又找大林組的負責人，其父曾在台灣總督府任職，負責建築方面的事務，與家父相熟，因此他們看在世交的面子上，對二哥鼎力相助。

翌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週年，在東京芝公園開會，邀二哥前往演講。二哥在那裡發表什麼意見我不清楚，三個月後，數十個體格健碩的彪形大漢（特務），帶著裝有刺刀的槍，到屏東別墅搜查。他們在天花板上亂刺一通，檜木柱子也被刺得傷痕累累，榻榻米、櫃子翻得亂七八糟，然後查封起來，限二嫂三日內搬離。二嫂無奈，打好包袱，帶著么兒昭明，在屏東郊外租間小房子暫住，而二哥所有的田產、銀行，事前均已被封了，田租的收受人也改寄到警備總司令部，所以二嫂靠養雞賣蛋過活。

而我先生徐元德赴東京已兩年了，母親認為我與他分開太久不好，我亦覺得有至東京看看的必要，但在申請出境證時，卻被打回了票。我雖為外交官的眷屬，但因二哥的關係，全家族都被限制出境。（元德之事後叙）

兩日後，二哥知悉家中發生變故（可能政府有意讓二哥知道，否則任何管道都無法如此快速），在東京的活動日益激烈，到處參加演講，抨擊戒嚴令、不平等待遇、言論不自由、外省人在台灣為統治

者、台灣人為被統治者等，其言論愈激烈，政府當局對我們家族的壓力就愈大。

自從二嫂被逐後，政府當局令三十六戶警察攜眷住進屏東別墅，他們在裡面肆意破壞，上好的檜木柱子，竟然鋸來當柴燒水、燒飯，不過不久就全都搬出去了。據說有人半夜曾看見家父穿著日式的家居服對他們怒目而視，因此他們嚇得趕緊搬離。最後只餘一位名叫藍添的警察沒搬，因為他從不曾隨意破壞家裡的東西，所以他沒見過父親的幽靈出現。我想父親會「出現」，那是因為這棟房子是他親自監造的，他不願見到他們如此破壞。很可惜，這棟別墅在六年前被家兄的子弟賣給新光企業了。

二嫂後來向我埋怨，說當日她正艱苦之時，在路上遇到林旭屏的太太，日治時期她們原來同在愛國婦人會出入，彼此感情很好，但二嫂和她打招呼，林太太卻轉身不理。我對二嫂分析：「拜託，現在我們是什麼身分？目前我們是政府要抓，全家族都被監視的人，妳和人家打招呼，會連累對方的，特務也會到對方的家裡搜查，人家當然害怕。二哥這次的事比第一次嚴重、恐怖，所以不要和別人打招呼，以免牽累別人。」二嫂仍不能理解的說：「是這樣嗎？」

對這點我看的比較開，那時我住在中山北路，在路上遇見熟人都裝作不認識，以免連累他人。在往後的八年中，我不會出席過同學會，日本同學來找我也不去。當時一高女同期畢業的台灣人共有四位，由於七、八年間不曾見過我，因此有人就說：「藍敏這個人驕傲自大，所以同學會都不來，連日本同學來也避不見面，不要認為她家有錢就瞧不起人。」的確，我確實很驕，但我驕在有勇氣，絕不為強權逼迫而低頭；殊不知我為了保護對方、維護自尊，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二嫂也埋怨我，說自從她被逐出屏東別墅後，我都不曾回去看過她，是否因為她現在落魄了，住小房子的緣故？其實二嫂不瞭解我的為人，我是不好意思回去看她，而不是不去看她。當她在五月中被逐



出別墅後，當日我曾發誓：除非別墅和財產全數收回，否則我絕不回屏東看她們，因為在屏東市任何一個角落都可看到我們家的別墅。所以我暗自發誓絕對要將別墅要回來，否則不回去。

## （二）再次救援

我在大陸並不認識喬家才，他認識安全局中奉命到東京勸我二哥回來的唐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唐新到中山北路來找我，他說：「我今天有把鑰匙給妳，讓妳開門給妳哥哥出來，妳要不要接受這把鑰匙？」我回答：「我不敢。」他問我：「難道怕政府在松山機場把他押起來嗎？」我說：「對，你說的對。」他接著說：「可是我跟你講，妳母親想妳哥哥，妳哥哥也很想回來，可惜沒鑰匙可以開這個門進來。」我只好告訴他：「我再和我嫂子商量。」他說：「好，我等妳一個禮拜，因為我還要回東京，假如失去這個機會，以後就沒機會了。」我打電話給二嫂對她述說這個經過，結果二嫂對我說：「哎喲！小姑呀！我快變精神病了，政治我什麼也不懂，妳幫我作主好啦！」可是這麼大的事情我哪敢做主，萬一真的在松山機場就被押走了，我跳到下淡水溪也洗不清。所以又打電話給大姊，大姊說：「哎喲，敏子呀！我也不懂政治，自從二哥的事情發生後，妳姊夫又沒膽，我又有七個孩子，特務來家裡亂搜，把天花板敲得震天價響，妳姊夫都快嚇死了，拜託不要問我啦！」其實我何嘗懂政治？在此三天中，所有朋友都極力勸阻我別插手，萬一二哥真的被抓走，我將會被那些侄兒怨恨入骨。我想：沒錯，原來是好意，但若二哥真的被抓了，我的確無法辯駁。因此打定主意不想再見任何人，因為每個人各說一辭，我根本無法做決定。

第四天，金門發生八二三砲戰，蔣中正總統發佈公報，希望台灣人共同合作打擊敵人。我認為這是個機會，首先，國民黨此時需要台人團結，藍家精是戰犯，但因政府為向世界說明台灣人很團結，共同抵抗共產黨，若藍家精返台，卻把藍家精打死，似乎無法對世人交

待；而且若我二哥回來，日本政府一定要中國政府保證其安全。第二、特務機關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若抓到藍家精，他財產的百分之四十將可給予特務做獎賞，因此特務拼命想抓家兄。其實藍家精個人的財產雖多，但對政府來說不過九牛一毛，若把人抓來打死或判無期徒刑，對世界和日本都無法交待，所以我想賭賭看，或許可以通過，但我不再和任何人商量，否則心又亂了。

### (三)與安全局談條件

母親希望我能以圓滿的方式讓二哥回來，因為大家都說很危險，母親一方面害怕兒子被害死，一方面又怕自己臨終前看不到自己的兒子。每次看見母親眼中流露出對我的期待，心裡壓力很大。

八二三砲戰發生，我決心放手一搏，但是爲了慎重起見，遂定四個條件：

- 第一、鄭介民（時任安全局局長，抗戰時是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因我覺得唐新是安全局的人，故有此請求）必須親自到東京接我二哥，並且須找一個在日本社會有地位及影響力的人，向鄭取得藍家精回台後不會遭槍斃的保證。
- 第二、第一銀行是家父創辦的，光復後銀行被黃朝琴佔去，此爲不可改變的事實，但家兄回來後，必須安排他爲該行的常務董事。
- 第三、全數歸還家兄這八年來被政府沒入的財產，以及用警備司令部名義所收的田賦。
- 第四、屏東別墅須修復原狀。

這四個條件唐新照單全收，向我拿了五百元美金做爲家兄搭機回台的費用就告辭。

家兄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回台，在家兄離台這兩年半中，一共有四組人到我家接洽接回二哥的事。第一個是唐新，他離開時要我絕對不能讓其他相關機構知道這件事。

第二個是張振漢<sup>(1)</sup>，時任第一銀行董事會秘書，他的乾兒子是參謀部某部長林秀樂，所以張和警備司令部有關係。我和他原是舊識，他是莆田人，說話怪腔怪調，亦欲往東京見家兄，要我寫介紹信，我答應了，但託詞要他幾天後再來。三天後張又來，也是怪腔怪調的說：「藍小姐呀，妳寫好了嗎？」此時不寫不行，告訴張一星期後寫給他。之後我再寫一封信託人由香港寄給二哥，要他見這個人時小心一點，不可胡亂說話。張振漢人不壞，日治時期曾擔任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台北副總領事，他也交待我不要讓別人知道。

第三人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他開口就說：「藍小姐，我們大家是一家人。」我說：「什麼時候開始是一家人？」心想我二哥被抓的時候怎麼就不是一家人？他答：「我太太是廣東大埔的藍家人。」我說：「哦，是的，是的，你是藍家的女婿。」他表示要去東京接家兄，但要我不可告訴其他的機關。我也答應了。

最後是陳友欽，台灣人，時任警務處副處長，我在江西泰和時，他也在翁俊明那裡，所以算舊識。他要到東京找家兄，亦要求我不可讓別人知道。

此時我的腦筋有點混亂，每個都要求我不可以告訴其他機關，我每個都答應，同時曉得他們已在爭相搶功了。

鄭介民赴東京前，曾來中山北路找我，當時我剛好出去，母親又不太會說國語，他便在我家的沙發椅上等我等到睡著了。鄭的心臟不太好，但人蠻隨和的，我回家後，他告訴我唐新已和他提過我的要求，要我放心，絕對不會有事，若發生狀況可找他，他就住在新北投的新民路底。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

(1) 張振漢，明治大學高等研究科畢業，歷任東京留學生監督所及公署使館留學生監督共八年，一九二九年回鄉，任興化莆田縣長半年，後為橫濱隨習領事五年，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任駐台北副總領事。林秀樂亦莆田人，光復後曾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二處少將處長。

#### (四)安然返台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哥流亡了八年，終於回到生長的土地。前一天，二嫂自屏東帶著一雙小兒女昭明和麗蓉北上，由於我的房子僅僅五十坪，除掉後面的小庭園，屋內只有三間房：一間睡房、一間餐廳、一間客廳、廚房及佣人房，所以屋內空間很窄，大家都擠在一塊兒。是夜大夥兒徹夜未眠，均煩惱二哥能否安全返抵家門；特別是我的責任最重，若他在松山機場被銬，我只有跳到淡水河死了算了，不然二哥那些霸道的兒子不把我罵臭頭才怪。

翌日晨，天微亮，我們即準備趕往機場等候。母親也想去，但內心的煩惱與驚怕，使她決定留在家中等候；況且她自二哥第一次事件後，八年來的擔驚受怕與操煩，身體變得很差，雙腳也不能久站。我遂留母親在家，與二嫂及其一雙兒女，以及大姊一起到機場。

在機場上我們的手都冰冷的不得了，心想這場戰爭不知到底會不會贏？雖然已知個大概，但底牌未掀，誰也沒有把握。十一點多，飛機降落，大家拳頭緊握，緊張的出汗。二哥沒有護照、沒有出入境證、也沒身分證的自入境門出來，我心臟砰砰跳個不停，擔心二哥是否會被銬。但見二哥神色自若的走向我們，後面跟著唐新，以及徐永昌先生所派的副官。

終於見面了，大家爭相與二哥招呼，同時也都淚眼漣漣的說不出話來。我對二哥說：「大家都好，快離開這鬼地方，以免被抓，不然到時就麻煩了。」帶他回中山北路。坦白說，那時二哥剛回來，大家都怕，只有我這個不怕死的妹妹敢收容，所以二哥也只有到我那裡擠一擠了。

我們一行人自機場回家，母親站在玄關，一隻手放在牆上，腳微微發抖，看見二哥之後說：「啊，我因腳不太好才沒去飛機場。」事實上母親有千言萬語在心中，但僅用這句話表示對二哥的迎接之意。此後我家就如同做戲般熱鬧，而且比做戲更忙碌不得閒。

當天得知二哥回來的消息，許多親戚及二哥舊日部屬，紛紛專程自屏東趕上來，我只有三間房，讓出臥室給兄嫂住，自己和母親、外甥女一起睡另一間，男孩子們則擠睡在飯廳。此時幾年來與我同甘共苦的麗華已經離開，另外請了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她一天要煮好幾餐，飯剛吃完又來一堆人，所以一直聽到她叫：「哎喲，小姐，我煮都來不及啦！」而且那時用煤球燒飯，臭氣沖天，老是聽到說：「啊呀，又來了，飯不夠了。」

不久張振漢拿來經第一銀行董事會議決，聘家兄為第一銀行常務董事的證書來。那時藍昭輝、藍昭光已自京都帝大畢業，暫留東京未返。但此後各方人馬每日在中山北路出出入入，家兄則忙著辦戶口、身分證。我覺得人很現實，二哥回來後，親戚朋友川流不息，使得一向喜愛清靜生活的我，有種透不過氣的感覺。

在屏東別墅修好前，二哥在我那裡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我也到警備司令部交涉，要回八年來二哥名下應收的錢，用布袋裝滿一卡車載回來。雖然這些財產是我交涉爭取回來的，不過這些都是二哥的，我不會向他伸手要過一毛錢。我這個人寧願自己吃菜脯，也不願伸手向人要錢，有人說我好呆，第一次救二哥後，第二次應該先講條件再救。我說兄妹之間怎能說條件？而且若這樣救回來也沒意思。有人問我救二哥回來得到什麼？我所得的只是讓家母回屏東別墅，並終老於斯而已。因為老人家都喜歡住老家，里港大厝分給家鼎，雖然還有房間可供居住，但因家鼎誤以為父親分財產時只給他四分之一，是由於母親在旁嚼舌根的緣故，所以母親回南部只能到歸家精所有的屏東別墅居住。

又有人問我救二哥回來是否會後悔？我說不會。若我是為了利益，或僅只是害怕遭難，使他被抓去槍斃、財產被沒收，這樣我更是一輩子良心不安。救回來，至少讓母親安心，因為在此八年中，只要我不在家，母親都獨自飲泣，每次回來看見她抽泣的背影，總是感到心痛。所以我向母親保證：一定將二哥救回來，藍家祖先沒做過什麼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七日，藍母與家人合攝於屏東別墅玄關前。前排右起藍敏、藍錦綿、劉美錦、卜氏春金、藍家精、顏德潤；後排右起藍昭明、藍麗蓉、藍幸珠

傷天害理的事，我不相信到這一代會斷絕煙火，要她再相信我一次。母親是真的相信我的，因為我每次說的話一定做到，但是我沒把握在何時。

由於我是么女，和母親較親，也比較孝順，我又很重感情，所以希望母親能回屏東別墅並終老於斯，這比什麼事都有價值，若最後母親仍終老在台北，我相信她絕對不能了無遺憾，放心的走。這也是我決心救二哥回來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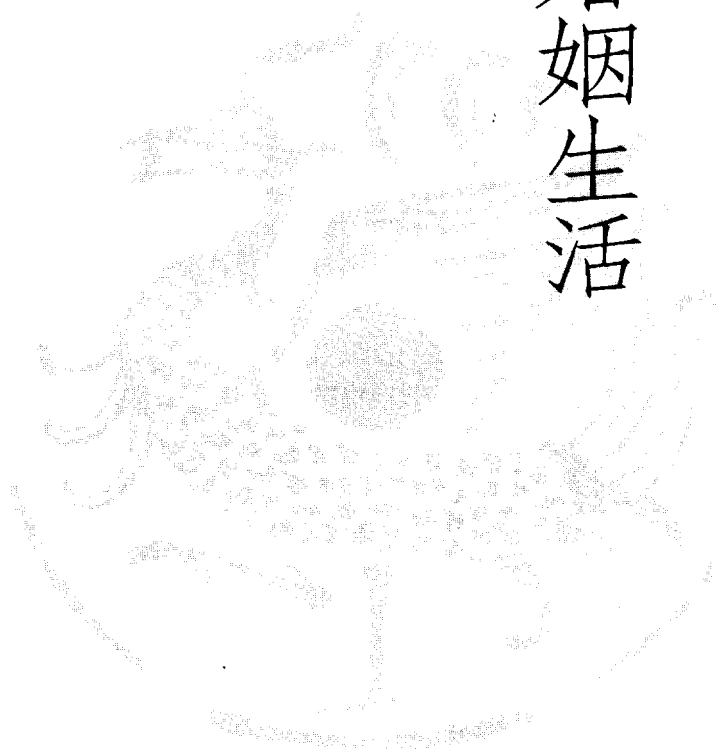
在拯救奔波期間的一切費用，我完全自掏腰包，二哥財產要回來

後，我也不會向他要一毛半分。有時候我會想：爲什麼我距大姊十二年之後才出世？是不是降生下來救藍家、救二哥的呢？在父親過世前我一直是個無憂無慮的天真女孩；自從父親過世後，二哥的事接二連三的來，足足耗去我十年最青春的年華。在這十年間，我完全與人隔絕，至今同窗中仍有多人不知我當日的處境與難處，那些曾經誤解我的同窗，在得知我當時的遭遇後，都驚愕地無法想像。所以我在維護自尊和避免牽連他人的情況下，度過應該是人生最精華時期，對我來說卻是最黑暗的十年。

家兄在一九八〇年，應日本前首相福田糾夫之邀赴日，一個月後，因胃出血病逝於日本東京赤坂病院，享年七十七歲。

家兄長子藍昭輝，一九二九年五月生於京都左京區的百萬遍，畢業於台北第三中學（今師大附中）、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部。一九七一年九月至瑞士再保公司接受壽險、精算實務訓練六個月，並自一九七三年起，兩度擔任中華民國精算學會理事長，前後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起擔任太平洋保險會議台灣地區代表理事至今；一九九〇年五月至九四年五月擔任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捌、短暫的婚姻生活





## 一、峻拒追求

一九四六年的五月，我爲了解除家兄戰犯之名，自屏東來到上海；正巧光華醫院的張錫祺先生，於五月二十三日舉辦台灣同鄉會，我亦被邀前往參加。次日早上十點，錫祺之弟錫鈞帶著身著長衫的蔡培火，以長者的姿態來找我。那時我對蔡先生只聞其名，耳聞他在天津特務機關出入，並未見過。遂問錫鈞：「這位先生是誰？」他說：「啊！妳不認識大名鼎鼎的蔡培火先生啊？」我說：「失禮，我不認識。」隨即問他何事，我有事須先離開。他問我要去那裡？我說到南京親戚那裡，有要事待辦。他又追問在南京那裡？我說：「到南京前軍令部長徐永昌先生官邸。不知張先生有何貴事？我沒什麼時間。」錫鈞才說：「是這樣啦！蔡先生此番將回台任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但元配已過世，所以希望找個合適的小姐。」我說：「很好呀，他想娶誰？」張說：「蔡先生很中意妳，不知妳可否跟他回台做省黨部委員夫人？」我一聽，認爲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問題，可是又不好當面給他難堪，張則繼續說：「蔡先生還會買兩克拉的鑽戒給妳。」此時我實在忍不住了，乃對張說：「張先生，這次我是因爲遇到麻煩事才來上海和南京，即使想結婚也不是現在，對兩克拉的鑽戒也沒興趣。若我想要，當年家父再大的鑽戒也會買給我。」張急急說明：「不是啦，不是鑽石的問題，僅表示他對妳的敬意而已。」我說：「我實在沒辦法答應，請蔡先生去找個比我更好、更適合的小姐，若他想買五克拉的鑽戒也無所謂，我現在有要事纏身，實在無法顧及此事。」他仍不死心的說：「沒關係，蔡先生會等妳。反正大家都是台灣人，都認識嘛！他一定要藍小姐才可以。」我實在被他說得很煩，最後丟給錫鈞一句話：「張先生，我現在要走了，改天再到光華醫院看你。」便轉身趕往上海的Palace Hotel。

六月一日，家兄和陳全生同赴南京，徐元德和勾副官到下關車站

來接我們，趨車直赴西箭路碑亭巷三號徐部長的官邸。時徐部長為陸大校長，尚未回府，我們到達後，先拜見徐夫人白吟璧。徐夫人年約四十餘，很有威嚴，後來知道她是天津人，北京師大第一期畢業生。

翌日，徐部長返回官邸。略事休息後，我簡單向他報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六年二月中台灣的情形。如接收台灣之貪污、軍隊軍紀之混亂，最後談及政府對台人戰犯處理的問題，也談到家兄面臨的窘境；對此，徐部長對我表示，需和其他部門研究後才能解決，要我們在南京等候。〔按：趙正楷先生編的《徐永昌傳》（山西文獻社，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出版）頁三三五曾述及：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徐將軍代表受降後，曾應蔣主席之垂詢，兩度報告戰犯的處理問題。徐部長向蔣主席建議：除九一八、七七事變時濫殺無辜之首惡，不可原諒者外，不必多所株連，深獲蔣公嘉納。〕

這次到南京我之所以住在徐部長永昌先生的官邸，乃因徐先生原和我們有親戚關係，我表嫂即是徐先生元配劉夫人的妹妹，所以此次才借住徐家。在徐公館歇息兩日後，沒想到被我拒絕的蔡培火，仍不死心的要錫鈞帶他追到南京來。幸好是日徐先生已因公外出，徐太太是不管事的人，但官邸內副官、勤務兵甚多，若請他們進來，勤務兵一定會奉茶招待，甚是不妥，而且我對他們冒冒失失的追來南京甚為不悅。所以在勤務兵告訴我有一位老老的人來找我時，我即請他們倆到大門口說話，不客氣的對錫鈞說：「張先生，我在徐先生的官邸也是客人，不能請你進來，拜託請你回去。」那時我只想趕快請他們走，他們也無趣的走開了。因不想太過叨擾徐家，兩、三日後，我們遂在徐公館附近賃屋而居。

將回台灣時，我打電話給錫鈞，要他轉告蔡培火我配不上他，因為我只是一介平民，他是要做官的，我們並不相配。錫鈞又提蔡培火準備買兩克拉的鑽戒給我當訂婚戒指，我對他們兩人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實在惱火。錫鈞也不應該，我和他是朋友，不想我是個才二十出頭的女孩子，怎麼能配六十歲的老人？即使不談年齡，論家世、學

養和氣質，沒有一樣是適合的。因此要錫鈞叫他娶個有錢人的小姐，從今以後我不想見他，也不會愛他。半年後聽說蔡培火娶了個外省小姐，沒有鑽石戒指，只有一個銅戒指。照蔡培火的說法是：他現在做官，清廉第一，不可有奢華之氣，銅戒指表示兩人「同心同力」，共同為將來奮鬥。

## 二、嫁為徐家婦

徐永昌先生為山西人，當他任河北省省主席時，元配夫人姓劉，亦是山西人，是我表嫂的大姊。表哥劉清魁，少年時到日本東京工業大學讀礦冶科，畢業後至山西太原省政府當礦冶科長，頗受閻錫山的愛護與器重。經省府人士的介紹，認識劉二小姐，然後結婚。此時劉大小姐已與徐永昌先生成親了，那時他的地位尚未顯赫。我小時候跟大娘坐轎回娘家時，總覺得表嫂講話怪怪的，因為她的山西腔很重，那時我也不知道她姊夫就是中華民國的軍令部長徐永昌，她也不會提起。戰爭將結束時，她才私下透露。我想表嫂敢坦白說出來，是因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徐永昌先生代表中國在東京灣密蘇里艦上接受日本投降的消息已舉世皆知了，所以她才敢公開表明。我不曾見過徐先生的元配，她在徐二公子元德三歲時生病過世。後來徐永昌先生續絃，娶白吟璧小姐。

我利用在南京等候戰犯問題解決期間，到金陵大學就讀，進修國際公法。金陵大學的校址在南京市內鼓樓，是一環境優美之處。

徐先生的二公子元德，時在農林部任職，民國二十九年就讀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分校第十六期〔按：成都分校第十六期於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入學，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畢業，徐元德先生為步兵第一大隊第三小隊第一區隊的學生，入學時年二十一歲。〕隨後赴美留學，當時魏道明為駐美大使，徐、魏兩家為世交，元德遂入康乃爾大學農業學系就讀，就學中很得魏大使的照顧。

因徐公子爲年輕人，很多事我們都談得來，經徐部長的機要秘書陳廷暉夫婦之介紹，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南京都城大飯店舉行結婚典禮。主婚人是徐永昌先生與家兄藍家精；證婚人是銓叙部長賈景德（後爲考試院長），賈先生的字很好；介紹人，男方是陳廷暉先生，女方是陳全生先生。

是夜在徐公館宴請賓客。陳全生先生向我們敬酒時，他以認真卻半帶玩笑性質的語氣說：當妳在上海求學期間，我曾想向妳求婚，但因覺得妳像是「高嶺之花」，總是高攀不上。

宴會中朋友即透露要來鬧洞房，帶頭的是陳廷暉先生的公子（乳名「小來子」），他和五、六個同學早就計議好怎麼整我們，所以我很害怕，和元德從後門跑出去，到國府路、金陵大學校園等地逛逛，至凌晨二、三點才回去，新房內的東西被他們翻得亂七八糟。

我覺得這個婚姻，是光復後少數外省人和台灣人、家族和家族的結合。而徐部長是個很關心全體台灣人福祉的中國人，不僅他，徐夫人、元德，全家都是如此，連副官和佣人對台灣人都以貴賓相待。所以我在徐家，獲得台灣人應有的平等、有尊嚴的待遇。

徐夫人白吟璧，北京女師大畢業後，曾當過老師，很理智，學問很好，大家背後都叫她白先生。可能因爲她比較有威嚴，所以當時公館內的副官、勤務兵和大廚子，都不太敢和白先生說話，連元德也是如此。但白先生對我很好，我們談得非常投機。有時候她告訴我徐永昌先生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時的一些事情，所以這段期間，我聽了很多北方軍閥的人事和內幕消息、山西閻錫山家族的情形等。

徐部長的女公子徐元明夫婦，帶同兩名小外孫、奶媽和佣人也住在徐公館內。徐小姐是金陵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很摩登，夫婿楊修倫爲飛行員。抗戰時，各部長的女公子，幾乎都不計出身的嫁給飛行員，因爲飛行員很瀟灑，非常符合當時女孩子的要求。

婚後我和元德仍住在徐公館內，早晚餐都是北方式的，吃小米稀飯、燒餅、蔥油餅；爲了我，中午那餐，特地煮四菜一湯和白米飯，

然而餐桌上經常有用羊肉烹調的菜餚，我起先很怕羊肉的膻味，而且那時也不敢伸長手夾對面的菜，只敢夾面前的幾道菜而已，徐部長見我前面是羊肉，都很體貼的拿其他菜把羊肉換過去，並對我說：「將來妳到北方，北方的羊肉就不會有這麼重的羊膻味了。」對徐部長這種善體人意的作法，我實在很感激。

婚後不久，元德申請轉往外交部（時外交部長為王世杰），在等候期間得有空暇陪我。每當中午飯後，我們夫妻倆習慣出去散步，但我一定要求元德請徐夫人與我們同行。有時候我們一道至新街口看電影，然後到北方館吃山西點心。

南京在八月中秋過後，第二天即須穿夾裡的衣服。十一月，已是深秋了，雖然很冷，但太陽出來卻也溫暖宜人，我們就和徐夫人到玄武湖划船；湖內蓮花將謝，結有菱角，當地人坐著小船，在湖內採摘新鮮的菱角販賣給遊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嚐到在湖中買新鮮菱角的滋味。有時候我們到秦淮河，只見溪水混濁，六朝遺物空餘古蹟，內心感慨良深，回想當日豔驚四方的歌妓，如今已杳如黃鶴，不復當年盛景矣！

徐小姐雖住徐公館，但有自己的生活，他們常坐著吉甫車出門，所以大部份的時間都由我陪伴著徐夫人。

### 三、南京交遊

徐部長任陸大校長期間朋友很多，每星期總有一天的中午，會在家宴請朋友，其中魏道明夫婦是每次座中的主客。魏夫人鄭毓秀，是中國婦女第一位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的法律博士；回國後，擔任上海第一法院庭長，為第一位擔任此職的女子。此外，外交和司法界的前輩，時任司法院長的王寵惠，亦是座中常客，他和鄭毓秀均為廣東人，也是留法的同學，在法國時，鄭毓秀常煮菜給魏道明和王寵惠等同學吃。另外尚有吳鐵城、賈景德（時為銓叙部長）。

每次徐部長都會叫我參加他們的聚會。我的感覺是：他們都是非常學問的人，待我如女兒般，所以我在南京這段期間，並未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他們是外省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心一意只為救中國，可說是真正的中國人，不像宋子文、孔祥熙一家人，可惜他們都過世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南京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我請求徐部長召見台灣來的代表，徐部長很客氣的請顏欽賢、陳啓清、劉明朝、連震東、李萬居到公館來，仔細聆聽他們說明光復後對台灣的意見，對於此事，我非常感激徐部長。

國民大會召開時，因為國民大會的禮堂距離徐公館不遠，所以每次開會我都跑去旁聽。那時謝娥也來南京，因為她的個子小，人又長得黑黑瘦瘦的，頭上梳個髻，有些國代問我：「台灣有高山族，她就是你們的高山族是嗎？」我真是啼笑皆非，告訴他們：「不是啦，她也是台灣人。」他們覺得很奇怪，說：「吔，妳也是台灣人哪？…」心裡想：「怎麼不太一樣」。

在此我特別要提一下陳誠。開會時，每個國代都很有主見，當陳誠在講台上報告，國代們要拖他下來，請他請辭參謀總長職，以便為東北戰事失利負責。陳誠向國代要求給他三個月的時間，他可將全東北收復。但三個月後，東北卻淪陷了。

晚飯後，徐部長看完新聞的空暇時間，我即與他談論時局。我表示：希望不要處分汪精衛的軍隊，因為這些士兵和國軍一樣，十二、三歲即被拉去當兵，然後在中國大江南北作戰，最後才到南京成為「汪偽軍」。他們都是很可憐的孩子，無法返回故鄉，應將他們納入國軍編制。戰爭末期，國內局勢猶如三國鼎立的狀態，蔣介石在四川，毛澤東在陝西延安，汪精衛政權在南京，若能將汪的軍隊收編，勢力相乘，則共黨一方相較之下自顯勢弱。徐部長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有理。但陳誠不肯，導致原汪精衛的軍隊轉向延安，使共黨勢力坐大。戰後遣散軍隊，也未發給餉費，使軍人無資返鄉，延安即打出心

理戰的口號：只要來延安就有土地等等，大肆宣傳，所以很多軍人都倒向延安了。

因此，陳誠對中國大陸的失陷須負極大的責任。不過現在陳履安潛心向佛，而且又歸還政府土地及房舍，種種措施，皆是其母譚祥教誨所致，故其人格高超，見錯即改，或許也有為其父贖罪的心理吧！

#### 四、二二八見聞錄

二哥因戰犯事件而避居南京時，由於住不習慣，又無法到上海四處遊走，早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即秘密返台，我不甚放心，故決定於次年的二月初（剛過年）和先生回台。途經上海，中央和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都載滿自重慶回南京、上海的人，因為長途又密集無休的飛行，使得飛機無暇保養，差不多每三架飛機即有兩架會失事墜落，故我們只得在上海等候機位，暫住哥倫比亞路魏道明先生家。

魏家和徐家是世交，魏夫人鄭毓秀和徐夫人是結拜姊妹，所以元德留美期間即住在魏的駐美使館中，此次因交通發生問題，我們只有再度打擾他們了。魏夫人怕我們無聊，請了一些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如王寵惠的公子及認識的朋友一、二十人，在魏公館開 Party，不過那時我很糟糕，不但不會跳舞，連撲克牌也不會打。

交通恢復後，我們即坐飛機返台。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們抵達台灣，住基隆大姊家。二哥原躲在新竹某山區的廟中，此時也到基隆來與我們相會。

這段期間，我因常與朋友聯絡，每隔二、三天即到台北一趟。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又自基隆到台北，下午經過延平北路，目睹賣煙阿婆和查緝員間的爭執，阿婆抱著查緝員的腳，查緝員用腳踢開她，那時就有三、四十個台灣人圍在那裡，查緝員拿槍出來想嚇阻阿婆，此時台灣人耐不住，乃動手打外省人，事情就發生了，我則急忙趕回基隆。基隆也發生外省人和台灣人的打架事件，又聽說中壢、桃園亦

有類似事件發生，衝突愈演愈烈，如火般的蔓延至南部，一夜之間就燒到了恆春。

我覺得這次衝突是有遠因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後，大批自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和台灣人，把台灣人辛辛苦苦經營的成果當成敵產強制接收、強行霸佔，民怨鬱積至今已十六個月，台灣人再也無法忍耐，遂因此事件而爆發出來。所以這次事件，是台灣人和外省人衝突後必然的結果，只是不知道在哪一天發生而已；同時，這次事件完全不是計劃性或是有什麼陰謀，也不是躲在阿里山上日本軍人的煽動，這些理由都是後來的人爲了掩飾自己的罪過而編出來的故事。

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回基隆後，基隆市議會正在召開，姊夫顏德潤是基隆市參議員，被軍隊抓走，大姊和外甥們急得不得了，最後由我和元德出面設法解決。我們到警察局（在顏家對面）後，元德首先表明自己的身分，並對警方說明顏先生和那些市參議員們都是很善良的人，希望能放他們出來。這樣一直解說到半夜一兩點，次晨八、九點才讓他們回家。

姊夫是個有錢人家的大少爺，被這件事情嚇得臉都綠了，好像死裡逃生一樣。但其兄長欽賢就沒這麼幸運，逃亡了很久；他被追捕的事我不太清楚，否則我可請元德幫忙。

對這次事件我很感激元德，因爲他在徐部長的家教下成長，後又赴美留學，所以雖身在官宦之家，對外界士兵的違法亂紀並不瞭解，因此認爲在台士兵的舉措極不合理，故願意幫忙。在二二八發生至三月底我們回南京前，元德完全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只要我拜託他出面找人，他無不應允，因此也救了不少人。

二二八發生後三天，全台灣是台灣人的天下，佔據了林忠和翁炳榮管理的台灣廣播電台（位於新公園，林忠後來只做國大代表，沒有其他正式（重要）的職務，即因此故；翁炳榮則住東京，幸好其女翁倩玉歌唱得不錯，出了名。），所有機關、工廠也都被台人佔領。陳儀及其帶來的人，以及自重慶回來的半山，都聚集在長官公署。第三



天，長官公署通過黃朝琴向全台廣播，希望台人放下一切武器，等候七十二小時，一切皆可解決。

這時雖然我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但仍每天到台北，觀察事情的發展。當我親耳聽見黃朝琴的廣播之後，隨即到所有我認識的台灣人家裡，告訴他們絕對不可將所有佔領的地方及武器無條件撤出，應據之與陳儀談條件，談妥方可放手。今其宣佈等候七十二小時，乃是騙局，因為自上海開軍艦過來只需三十六小時，只要軍隊一到，長官公署內仍有武器，二者裡應外合，台灣人正好成了肉餅，所以絕對不可以放棄，而且即使談妥條件，也不能全部放手。

我先去找黃朝生、陳招治夫婦。黃朝生是個很老實的醫生，他不曾參加過舉旗或遊行，因此招治姊認為不要緊，但是後來仍被抓走〔按：二二八時遇難〕。之後我到對面蔣渭川開的書店去告訴他，蔣渭川卻對我說：「哎，藍仔啊，不會啦，朝琴仙講的話不會騙我們啦！」我說：「我不知道黃朝琴講的話是否會騙人，而且我也不知他是否知道長官公署的計劃，或是知道了不告訴我們；但這件事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是個騙局。」蔣答：「不會啦！朝琴仙哪會騙人！」我聽他這麼說，只有急得再到別處找人勸說。時天正下著微雨，心中感慨的想道：台灣人這麼天真、可愛，這麼容易相信人，一想到或許幾小時後台灣人將成肉餅，不禁悲從中來，雨水、淚水齊下，但仍四處敲門，告訴熟識的人不要輕易相信這個謊言。但是台灣人在日治中期以後不曾經歷過大屠殺，不知道其中的滋味，沒有經驗，也不曉得它的可怕。

那時台灣人若能瞭解外省人就好了。他們在我勸說時，對我說：「藍仔啊，妳到過中國大陸，又嫁外省人，怎麼說這種話？」我說：「正因為我去過中國大陸才會這麼說。我嫁到徐家，他們以貴賓之禮待我，但我看過很多外省人並不是如此，所以我澈底的瞭解，現在台灣人所佔的基點絕對不能無條件放棄。」他們都持懷疑的態度回答我：「是這樣嗎？」不肯相信。

當時台灣原有兩師軍隊，長官公署內亦有機關砲，而彭孟緝在大陸援軍登陸前，即在高雄要塞司令部以機關砲對人民掃射。至今我仍想不通，爲什麼彭孟緝能無罪的安坐在家，真是不可思議。

軍隊自基隆登陸後，把人抓到基隆的千疊敷（那裡的地形是天然的，非常平坦，如一千塊榻榻米重疊般）槍斃，槍斃後就推到海裡，在基隆整夜都聽見「砰！砰！」的槍聲。漲潮時，死屍沖進運河，每具屍身肚子都漲得很大。我每天回家都必須經過運河，眼看此景，心想：糟糕了，大家都說要注意胎教，以後孩子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三月一日，長官公署找謝娥去廣播，說長官公署前被殺的台灣人是台灣流氓殺死的〔按：謝娥廣播說長官公署前並沒有台灣人傷亡〕，因此有些流氓很想抓謝娥去痛打一頓。我覺得她真是個腦袋不發達的人，光復初的女性對好多事都不經過大腦思考，而且也沒有正確的思想。加上自重慶回來的那些「要人」，如黃朝琴、劉啓光、林頂立等，他們在重慶不曾做過事，當什麼革命委員會主席，自稱山寨王。我笑他們是三個人兩個黨，兩個人三個黨，像台灣革命黨、南方執行部等名目。真正在奔走做事的只有張邦傑，餘如謝南光在福建省政府，黃朝琴已不做總領事，返回重慶，與謝掙強等人組黨，只等候接收台灣這塊肥肉，對台灣全無貢獻；他們回台後，台灣最精華的部份都被他們搶去了。思想比較正確的只有李萬居，他是個很有人格的人，巴黎大學畢業。連震東的爲人我則不太瞭解，我在大陸時沒遇到他，他好像在陝西。據現有的紀錄來看，當時連震東並未分到多少好處，好像是他們搶完時，剩下一點才分一杯羹給他。所以這些人是革台灣人的命，接收時先派別人跑前鋒，然後他們才來瓜分最美的肉。二二八會發生，他們的罪很重，由於他們這種搶掠的行徑，使來台的外省人也學他們。

三月底，我與元德離開了可親、可愛又悲慘、恐怖的故鄉，返回南京至外交部報到。同時向徐部長報告我在台灣的所見所聞，徐部長

臉色嚴肅且悲戚的靜靜聽我說，我建議希望讓最高當局知道這個情形，因為台灣當局絕對不會說出實際情況，同時爲了推卸責任，也是儘可能的把責任推給台灣人，所以當時沒有人比我更早說出二二八事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實。

一九四七年四月，徐部長自辦公室回來，神情愉悅的問我：「妳知道誰要去台灣任省主席嗎？」我當然不知道，他說：「就是你們的魏（道明）伯伯。」我聽了好高興，畢竟彼此熟識。五月十六日，魏出任首屆台灣省主席，辦公室在總督府，官邸即台北賓館。

徐部長平常公事繁忙，但在家從不曾談及軍政情事，這時不但東北淪陷，華北亦將不保，時局非常緊張。六月底，徐部長將往太原，我有種以後可能沒機會去太原的預感，要求徐部長帶我一道去，徐部長認爲我的肚子已經很大，告訴我：「以後還有機會，將來再去。」事實上當時太原已被共黨包圍的密不透風，城內軍隊已彈盡糧絕，因爲閻錫山反蔣介石，所以蔣介石寧可消滅異己，也不願馳援，太原遂告淪陷。

困守太原城的軍隊中有一日人今村大作聯隊長，下轄三個大隊，他在抗戰中受聘於閻錫山，留下來協守太原。後來這些人犧牲殆盡，以最後一發子彈自殺。今村大作的家人很敦厚，他共有六個孩子，太原失守後，其妻無從尋其屍骨，後來聽說台灣圓山那裡有太原五百完人塚，故於五年前來台，尋得其夫之名，非常高興，乃得一償宿願。

## 五、愛子良迪出世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與元德回南京，元德赴外交部上班，徐部長則因太原軍情緊張，赴山西處理。二哥三、兩天即叫其女寫信來，要我拜託徐部長協助解除其戰犯之名；每接來函，我輒忍不住想哭，但是時已有五、六個月的身孕，唯恐影響胎教，故總是強忍住淚水往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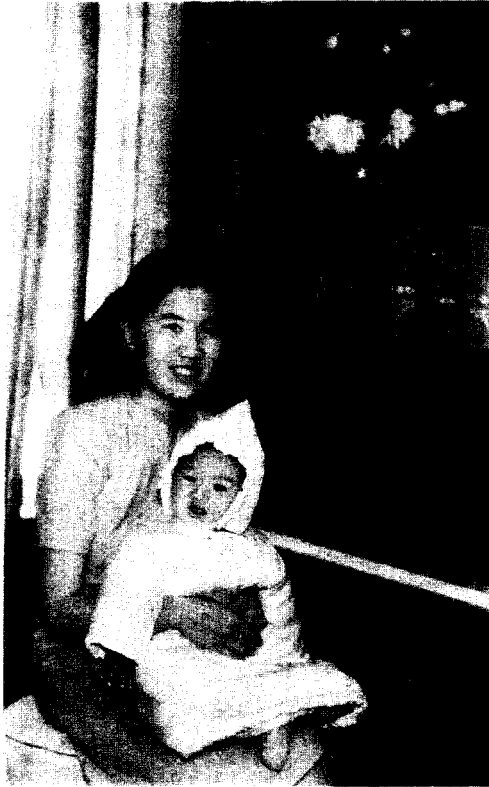
裡吞。而且當時南京對解除戰犯一事已將形成明確的政策，徐部長也已建議政府除首惡不赦者外，不應株連，所以此事只有靜待中央來日解決。

同年八月十一日，我與元德至陳廷暉先生家晚宴，返寓時已近午夜十二點。沐浴畢，忽覺肚子有陣痛現象，依老人家告訴我的經驗，可能是生產的前兆，乃和元德及一位從台灣帶來的女親戚，走到南京中央醫院。婦產科院長是一年約五十餘歲、留美且慈悲的醫生，她交待我在產房內休息。此時肚子疼痛異常，幸好女親戚邊幫我按摩邊說好話，如此經過難捱的五、六個小時。次晨七點多入產房，因孩子太大，頭至產道口時，我已無力催生，但若不用力，孩子將悶死在內，院長鼓勵我臨門用力一推，才把孩子生出來，此時已是上午九點。孩子重九磅，比普通孩子平均重六磅要大上許多。

產後，每隔四小時，護士小姐會用推車將小孩送給每位母親哺乳，但有時護士小姐糊塗，半夜推一車嬰兒來，抱錯別人的嬰兒給我哺乳，我奇怪自己的兒子變小了，其他母親也奇怪自己的兒子怎麼突然變大了。

十二月初，元德將赴東京就任中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為朱世民）的少校武官，主管與各國武官交涉佔領區內的事宜，故我們於十月底先行返台。當時華北戰事吃緊，我和元德到上海時，不但飛機票買不到，連對台主要交通工具中興輪亦是一票難求，元德乃託世交買到三張船艙票。我帶著行李、女親戚抱著孩子進入房間，不一會兒，一大群人擠進來，使得房間內的空氣頓時混濁不堪，我受不了那種氣味，帶著孩子及行李，和女親戚上甲板透氣，待我想下去房間時，根本擠不進去了。我們只得坐在甲板上，和女親戚輪流抱孩子，元德則跑來跑去地拿東西，如此搖晃了兩天兩夜才到基隆。

下船後直接到大姊家，大姊見我們到來，頗怪我們未通知她，我對她說明：當時連票都不知能否買到，遑論何時能準時抵達基隆港，當然也不能通知她去接了。大姊見我兒可愛，歡喜的抱過去，直



一九四七年藍敏女士與愛子  
良迪攝於屏東別墅的餐廳

說：「孩子這麼可愛，我不想讓別人抱了。」我們一家三口連同女親戚，遂暫住基隆。

十二月初，元德赴日本上任，因東京方在轟炸後，房舍不足，各國使員眷屬均無法隨行，故我與小孩乃留在台灣。

孫立人將軍來台，洽借我家位於屏東的別墅，亦在此時。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徐永昌先生帶著陸大第二十一期學員抵台參觀參謀演習。

六月二十日，魏主席備火車專車，由我陪同徐部長南下高雄，至

要塞司令部視察，是夜宿西子灣，翌日才到屏東，與親戚們拍照留念。之後又到海豐鄭清魁的住處，看望元配劉夫人的妹妹一家人。由這點看來，徐部長真是一個重感情的人，雖然劉夫人已過世許久，但徐部長仍不忘這份情義。

我的孩子出生後尚未取名，徐部長此次來台，方按徐家字輩「元良濟世」，為小兒取名「良迪」。

## 六、魏主席夫人鄭毓秀的作風

徐部長回南京後，鄭女士因無所出，見我兒可愛，要我和褓姆搬到省主席賓館同住，以便她可每日見到良迪。

鄭女士認為我兒太瘦，叫一個丫環專門煮東西給良迪吃，這個「增肥」的食譜是：馬鈴薯煮熟後磨成粉，加上牛奶、蛋，再和奶油一起熬成粥狀物。良迪前三天吃不習慣，拉肚子，但鄭女士仍照常餵食，一星期後習慣了，乃日漸肥胖。

在夏季假日的午後，魏主席下班後，全家會前往草山（陽明山）主席賓館，我也得帶著褓姆和良迪及必備用品同往。翌日晨六點，開車至淡水海邊（是時仍戒嚴，未對外開放，水清景美），魏主席夫人左手撐著良迪，右手划著水游泳，之後把良迪放在沙灘上做日光浴，良迪受不了炎熱而哭鬧，褓姆欲抱起，魏主席夫人生氣的阻止，說非得曬十分鐘才可以，小孩子哭沒什麼關係，要哭出聲音才好。

雖然魏主席夫人對良迪的愛護近乎專制，但令我感動的是，回賓館後，她親自下廚為每個人做一大碗的廣東粥，那時我一時無法吃這麼多，實在吃不下了，但主席夫人規定不吃完不行。吃飯時，就讓良迪在餐廳地板上四處爬，有時拉屎、拉尿，鄭女士都不讓下人動手，親自拿了抹布擦地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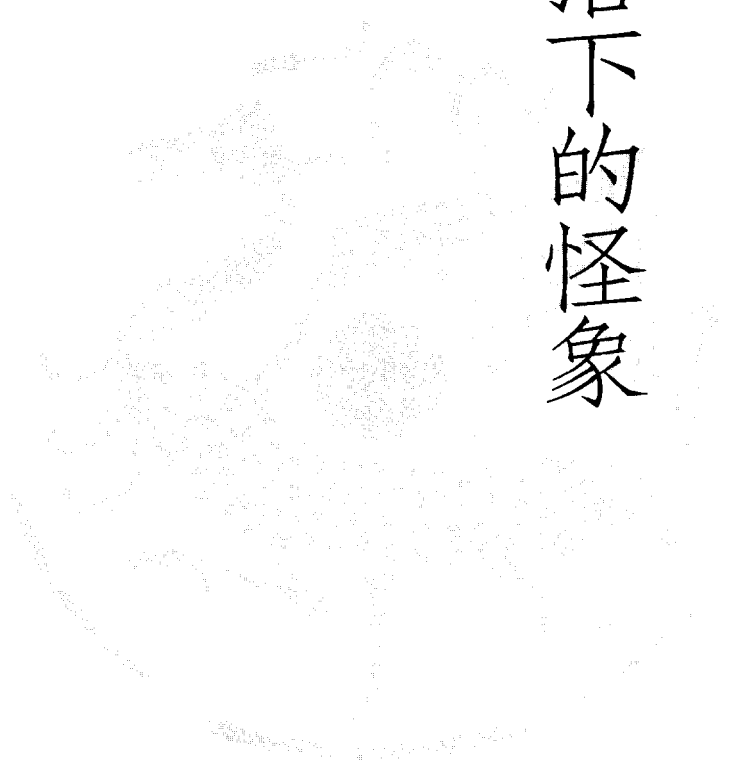
下午大家都睡午覺，到兩、三點左右，她躡手躡腳的到我房間，拿荔枝餵良迪，大概因為她的指甲長且塗上鮮紅的寇丹，良迪害怕的

哭出來，她怕吵到我，把良迪抱出去，繼續餵他荔枝。

魏夫人也管我的儀容，年輕時我留長髮，她見了就說：「妳的頭髮太長了，去剪下來。」平日穿衣服，她看了也有意見：「妳這樣穿不對！」好像愛管閒事的姑婆一樣。不過我不敢說什麼，因為她很照顧我。

稍後，先生元德因赴東京任職，戰後的東京物資缺乏，無法讓代表團的眷屬同行，故我只有暫時留在國內；後來因二哥戰犯一事及他在東京芝公園抨擊政府事件，我被限制出境，所以雖然元德偶爾回台，但我們即從此疏離了。

玖、戒嚴政治下的怪象





## 一、初識吳國楨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局勢如江河日下，對中共的軍事作戰節節敗退，不得不將政治重心移至台島一隅。五月十九日，台灣全省宣布臨時戒嚴，此一「臨時」持續了三十八年又二個月，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才解除。按照國際慣例，戒嚴乃緊急措施，但台灣卻實施長達三十幾年，因此在此之下的政治怪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底，我住在大姊位於北投的別墅。當時已接到美國武官處首席武官賈樂德(Admiral Jarrette)夫婦的請帖，邀我至貴陽街參加歡迎吳國楨主席及藍欽(Robert Lansing)公使到任(一九五〇年七月廿八日)的雞尾酒會。賈首席武官下有陸軍武官Colonel David Barrette，海軍武官Colonel AL. Kilmartin，以及空軍武官LT. Colonel Tower。由於我在四、五日前患重感冒，午後在別墅中的榻榻米上睡著了，近五點二十分時，賈首席武官見我仍未到，勢將趕不及五點三十分開始的酒會，派海軍武官K上校開車來接。K上校飛車趕到北投，見我仍在睡，大叫：「Eileen, what are you doing?」我驚跳起來，還迷迷糊糊的問：「What?」K上校說：「已經五點三十分了，雞尾酒會要開始了！」我才如夢初醒的說：「真的呀！」一看時鐘才三點三十分，連時鐘也跟著我睡著了。趕快跳起來，換上雞尾酒會禮服，坐上K上校的車，又是飛車火速趕往會場。

到達會場已是六點，列隊歡迎人員也已經等候了半小時，藍欽大使和吳國楨主席夫婦則先入內。賈首席武官站在門口等候，我立即入內握手招呼。藍欽大使問我需要什麼？我因發燒口渴不想喝酒，只要了一杯冰水，大使竟親自到廚房要了一杯冰水給我。

會後到洗手間，許多女士亦在內補妝。此時嬌小玲瓏、氣質雍容，而且毫無架子的吳主席夫人黃卓群用台語與我交談，我嚇一跳，非常感動，問她：「夫人的台語怎麼這麼好？」她笑答：「啊，我是

廈門人。」令人感覺無比親切。

是夜七點多，賈首席武官夫婦請我吃便飯。席間，賈開玩笑的說：「喔，我不知道這位小姐膽子如此之大，竟敢讓主席、大使等候半小時，進來還笑謎謎的，大大方方的與他們握手。我真是佩服！佩服！」我無奈的答道：「不然怎麼辦，要哭嗎？」而大使和外交官，以及吳主席夫婦都保持極佳的風度，臉上毫無愠色。

武官府中年紀最大者為陸軍武官B上校，年約六十。B上校曾住重慶多年，與蔣中正先生有來往，非常尊敬老蔣先生。他很喜歡邀請外交界人士到府餐叙，也很喜歡中國人（指在大陸的中國人）。退休回美後，翌年欲回台訪友，居然不得入境，引起外交界一陣軒然大波。沒想到他一心對中國友好，而且不曾與中共有任何接觸，竟然落得如此待遇，而政府當局亦不曾解釋其中緣由，所以他在美國極其灰心，頓然老化。

賈首席武官好宴賓客，是時吳國楨主席不住台北賓館，故賈首席武官皆假該地為宴會場地，我亦時常參加。我與吳主席交談時不曾談及政治；遇藍欽大使亦多談其過去駐南斯拉夫做總領事時的事情，因我得知藍欽大使對反攻大陸事很熱衷，若與他談台灣問題，相信他不會有興趣的。

那時在宴會中常有人負責照相，所以此期我留了不少與吳國楨先生夫妻的合照；其中有一張我著長禮服，正走上樓梯的轉角，照相的軍官叫我，我一回頭，留下一張極其自然又嫵媚多姿的留影，這是我最愛的一張照片，可惜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除受二哥在日言論事件波及外，尚因蔣經國與吳國楨之間權力鬥爭的影響，所有照片被搜刮一空。所以後來我即很少穿長禮服，每次穿都會想到那張照片，感慨我最美麗年紀時的記憶，都被攫奪而去了。

## 二、白色恐怖下的牢獄之災

家兄在戰犯通緝令解除後，於一九五〇年四月自屏東東港偷渡日本。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參加廖文毅在東京芝公園舉行的二二八事件週年紀念會。四個月後，政府派人到屏東別墅搜查，限二嫂三日內搬離，我們也被限制出境。兩年後，我遭池魚之殃，先是印鑑被強行奪走，生活陷入窘境；再過三年，更親嘗無謂的牢獄之災。

### (一)無妄之災

一九五二年初，特務至中山北路來，欲拿我的印鑑，但是家父留給我做紀念的一銀股票，以及我所有財產均用此印，若印被拿走，不但股息無法領，連買賣亦不成，因此推說不在身邊。我打電話給財政廳長任顯群，他說：「藍小姐，妳不用怕，妳到主席（吳國楨）辦公廳坐，沒有人敢抓妳。」我就真的跑去主席辦公廳坐，但是過了幾天，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而且我不是辦公人員，坐在那裡也沒什麼意思，所以只得待在家裡。

五、六日後，他們又來拿印鑑，理由是要核對一下是否有誤，否則要我本人到市警局；無奈，我只得把印鑑給他們。當時陳誠已推行耕者有其田，我原有的十甲地仍保有三甲未被徵收，可資維持生活，但印鑑被拿，等於一切皆被凍結，我和母親的生活馬上發生問題。所以我去向他們要印章，但他們說稍後再還，我與母親的生計乃陷於絕境。

後來我得知拿我印鑑者為警務處外事科，科長即程於寬，因此跑到外事科找他，他叫蕭股長出來應付我。我問他為何拿走我的印鑑？蕭說：「令兄在日本能維持生活、反政府，其經濟皆是由妳供應的。」我覺得好笑：「你們的情報差矣！我如何能寄錢給他？」蕭說：「妳可叫走私的人帶去呀！」我說：「哦，你們倒替我想辦法，我自己都沒想到這點，現在我知道了。至於我是否曾寄錢給家兄，自己心裡有數，不過坦白說，若我有那些錢，我會先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印鑑被你們拿去，我和家母根本無法生活，哪還有錢寄給家兄？」

（事實上在此之前，我曾經由香港寄錢去給二哥。）」他們來我家搜查即爲了找出我和二哥通信的證據，做爲他們不合理行爲的佐證。我又對蕭說：「家兄在日本做什麼我不曉得，中華民國的法律不是各人犯罪各人當嗎？爲何不去抓家兄而來抓我？」我又諷刺他們：「你們是抓家兄抓不到，抓我來抵數是吧？」他不好意思承認，反正我就是因爲家兄的緣故受害。我很不服氣，便說：「既然這樣，若個人做的事必須由家族來負責，那麼你們怎麼不去抓宋美齡？她的二姊宋慶齡是中共的國家副主席，論職位，比家兄大多了，而且你們現在不是在反共抗俄，不去抓宋美齡卻來抓我！」他們說宋美齡的事不能講，我說：「站在人民的立場，都是一樣的！和她比起來，家兄的事根本不算什麼！」我又追問他們拿我的印鑑做什麼？回說是幫我「保管」，簡直豈有此理！

最後我對蕭說：「蕭股長我問你，假若您家鄉的省主席橫行暴斂、不得民心，令兄爲了家鄉前途計，至外省從事反對主席以改善政的活動，而你們家產被沒收，令兄在外省無法生活，以您的立場想想看，您是否會幫助他呢？」蕭想了一會兒，答道：「難說。」我說：「是呀，人是血肉之軀，我和家兄是親兄妹，若我有錢，一定會幫助他，可惜我的錢被你們沒收了，沒有這個錢幫他。」蕭不再說話，但我的印章仍然拿不回來。

某日晨起，見母親吃粥，配一小塊昨夜剩下的豆腐乳，早上另買一塊三毫的新鮮豆腐乳留給我吃，我嚇一跳，怪她怎不吃新鮮的豆腐乳，她說：「我這樣就夠了。」心裡真有無限的悲哀！

雖然經濟拮据，但我不敢向人家借錢。若向大姊借也可以，但她有七個小孩，自二哥偷渡赴日後，特務亦到顏家亂搜，姊夫都嚇死了，大姊脾氣雖不如我強，但也不弱，對我說：「敏子，若妳自己可以過，儘量自己來，我是個沒什麼辦法的人，孩子又多，特務一來，我一個人要保護這麼多孩子，實在也不好過。」聽她這麼一說，我也不想麻煩她了。

二哥這次發生事情，災難一波一折接連而來，我都無法解決，因為人不能太貪心，必須認清自己的立場。第一次戰犯問題是全國性的，當時台灣人是日本籍，日本政府叫你做什麼，你不能不做，反抗即成非國民，此尚情有可原；而這次芝公園事件發生，徐永昌先生雖然有顆慈悲善良的心，但官職在國民政府，二哥在日本發表反政府言論，徐部長實在為難，我怎敢再去求他？在事件後不久，良迪已被徐家帶回去，後來元德回國，把良迪帶去日本，我不能出國，所以也不敢奢求。

## (二)牽連入獄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四點時，又來了七、八個彪形大漢，每人各持一槍，詭稱奉吳主席之命來調查戶口，我心知事有蹊蹺，大事不妙。他們著鞋踩上榻榻米，胡亂搜索我的房子，他們原想搜出我與二哥通信的證據，但遍尋不著，正巧我有許多和吳國楨夫妻合照的相片，這是他們藉以立功、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所以我一些年輕時候的照片都在此時被警務處搜走了。他們搜了之後便要帶我走，我說查戶口在家就好，何必過去？可是他們用槍押著，我也沒辦法，便隨他們到中山堂隔壁的警察局。在我離開時，心想此去不知何時方能返家，乃著一件厚長褲，穿上毛衣，並帶一件長外套，以備被關時可保暖。並偷偷囑咐麗華（屏東的遠親，後母對她不好，從小跟在家母身邊長大）：「麗華，阿姨此次被抓，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但暫時不可讓姑婆（家母）知道，若她知道了，阿姨沒死，妳姑婆就病倒了，所以妳不能說。」另外要她告訴我大姊我的去向，那時大姊住在省議會（現今美國新聞處）後面。

他們從下午四點抓我到市警局，直至下午八點，都不來問我話，只是讓我坐在那裡。八點多，他們才矇著我的眼，用吉普車載到中正路的警務處，把我推到一間關著犯有重大惡行人犯的牢房。裡面約有十幾個男犯，空氣中充滿汗酸臭，髒的不得了，每個男犯都睜大眼睛

看我。我咬著牙，緊靠在門邊，他們七嘴八舌的說：「喲！還長得不錯嘛！」「噯，很年輕喔！」「妳是怎麼進來的？」我一概不理。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侮辱和壓迫，但我不屈服，也絕不流眼淚，只是不甘心。

一直到十二點，他們又將我的眼睛矇住，載到寧夏路的刑警總隊，帶我到地下室的牢房。本來我一直都很堅強的，但直到最後這一關，要我將隨身物品卸下，關上鐵門的那一剎那，我忍不住哭了出來，心裡想：「進來就出不去了」。幫我關門的看守人員是看守所裡面唯一的一位台灣人，他偷偷問我：「小姐，妳是為什麼被抓進來的？」我回說不知道。他又說：「妳看起來不像會做壞事的人，怎麼會來這裡？」我遂暗地拜託他出去打電話給我大姊，告訴她我的行蹤。

監獄是臨時搭建的，呈扇形。原來關在裡面的尚有三個女人，她們都是小學校的老師，見我進來嚇了一跳。她們看我哭得淒慘，同時已有經驗，知我一定是一整天沒吃東西，晚上叫碗麵給我，但我吃不下。隔天白天洗澡，浴室是圓形的，隔成一個個小間，中央有個洗澡台，每個人都可看到洗澡台，但看不到旁邊的人，所以不能彼此交談。

三個女犯人中，有個生產才過兩星期就被抓來，常常脹乳脹得很痛，乳汁一直流出來，一擠就哭。第二個也才生產完三個月，另一個則不太愛說她的家庭狀況。在三個女犯人中，我特別同情那個生子兩週的婦人，因為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她每天都哭得很淒慘。後來我們彼此詢問被抓緣由，才知道她們是讀書會的。當時不管你是否讀過左傾的書，只要是三人以上的讀書會，一概被抓。

### (三)出獄

關一星期後，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三點，有人來叫我出去，那時我心想大概完了，日治時期差不多都是這個時候把人犯拉去六張犁的防

空壕槍斃，但我不會哭，只覺得命運如此坎坷，唯一擔心的是家母，但我死後，大姊應該會照顧她；而良迪有徐家撫養，應該沒什麼問題。而三個女犯人也嚇到了，每個都是淚眼漣漣的哭不停。

他們帶我到一個簡單的房間，裡面有一張三尺半寬的桌子，蕭股長已先坐在那裡了，角落有一個用報紙遮臉的人，此人即程於寬。蕭問我名字、住址之後，突然說：「這裡不是妳這千金小姐住的地方，回去吧！」一秒鐘後，我才意識到自己自由了，滿腔怒火頓時爆發出來，對他們吼：「妳明明曉得我是千金小姐，爲什麼帶我到這兒來？」蕭說：「好啦，好啦，趕快整理整理，快回去啦！」我餘怒未消的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叫我回去？這麼晚這麼冷！晚上三點多叫我怎麼回去？我不曉得要怎麼回去！」蕭不耐的說：「好啦，好啦，拜託出去啦，出去。」我乃回牢房和三人道別，她們寫下電話、地址，要我出去後與其家人聯絡，因她們被抓來幾個月都不曾也沒辦法和家人取得聯繫，我答應了，並允諾盡力幫忙救她們出來。

四點半，走出刑警大隊大門，覺得腳像浮在空中似的，好像在做夢一樣。我沿著圓環、南京西路，然後循鐵路走回中山北路七十二巷十號的住處。敲門敲了兩三聲，麗華跳起來爲我開門，「阿姨？妳回來了！」，麗華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我說：「阿姨回來了，阿姨回來了。不是在做夢，麗華，我回來了，我們進去吧！進去吧！」

從廚房進去，腳無立足之地，所有物品、榻榻米被翻得一團亂，臥室的紙門已被拆下來，櫃子也都撬壞，一屋子亂七八糟。麗華對我說：「我曾對他們講：『不可以亂翻！這是我阿姨的東西，你們不要亂拿東西，阿姨回來會罵我，怪我沒把家顧好。你們怎麼可以拿東西？』可是他們都把阿姨妳的照片、東西都拿去了。」連廚房內放火炭的籠子、電燈籠都翻遍了，隨處亂丟。

我在中山北路原有一棟洋房，光復不久即被陳達元佔去，不知他用什麼方法過戶，過到黃秉心的名下，黃也在那裡住了很久。當時報紙曾報導，用「藍冰華」而非藍敏的名字，我自己不知道。這棟洋房

位在美國在台協會官舍後面的隔巷內，當初原有約千餘坪的地，八百坪的洋樓，台北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被轟炸時，三棟洋房只剩下我那棟倖存未燬。陳達元是陳儀的部下，對我說陳長官沒房子住，要借用我的洋樓，那時我很兇，我說這是私人土地，怎麼可以佔用？並跑到長官公署和陳儀理論。陳的國語很難聽，我向他力爭不可佔用我私人的土地，他不知說了些什麼便和我爭吵起來。其實他人不壞，但脾氣不好，生起氣來臉都紅了，我很擔心他會突然倒下去。後來陳儀的秘書說不是長官要住的，是美國駐台灣代表要住的。剛好在我房子對街有一些美國大使館的代表住在美國大使館官舍那裡，於是我又跑去質問他們為什麼要佔我的房子，他們說沒這回事，也從沒聽說過，並且也很生氣，陳儀的部下竟然假藉他們的名義來強佔民房。這件事牽來扯去，到最後美國新聞處才會公佈一份資料出來。

#### (四)「阿城」的擔保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四點，我自獄中出來返家，沿鐵路走回住處。

約莫八、九點有一個人來找我，此人姓歐，是當年家父建屏東別墅時，由屏東農業學校園藝科教授介紹來工作的，負責別墅內花木的栽培與維護。他來時我才上小學，小學畢業後我至台北就讀一高女，他將別墅內的花木照顧繁茂後也離開了，我們大約十四、五年未見。

此時我方自獄中返家，獄方要我在三日之內找兩個保證人，填寫形式上的保證書送回去，否則我必須再回去關。但以我這個政治家庭的背景，誰敢保證？因此我心裡已打算若找不到人，就再回去給他們關算了。但現在看見他來，滿心歡喜，但也很悲哀。歐先生問我：「小姐，妳好不好？」我答：「歐先生，好久不見，我不好！」他滿腹狐疑的說：「開玩笑吧！怎麼不好？」我把自己無故遭遇牢獄之災，到今天早上才被放出來的經過告訴他，他嚇一跳。我還說獄方要我在三日內將兩個保證人的保證書送回去，否則我還要回去被



關。歐先生說：「這樣怎麼可以！」我說：「不行？但我上哪兒去找兩個保證人？」他低頭想了一會兒，突然靈光一現的說：「啊！有個人可以幫妳做保！」我問是誰，他說：「阿城。」我覺得阿城這個名字好像在哪兒聽過，但當時我並不認識。

阿城住南京西路，距我處不遠，歐先生隨即帶我去訪他。阿城原名蔡金塗，中等身材，時為台北市議員，不識字，是當時全台灣第一大地方派系的角頭老大。

歐先生將我介紹給他時，他非常歡迎的表示：「今天我能認識屏東藍家的千金，這是我的光榮。」並說了一些恭維的客套話，後來才問：「啊！不知妳今天來有什麼事情？」我告訴他經過，並說我確實沒犯法，如果真有事就不會被釋放出來了，但必須要在三日內找兩個保證人填具保證書，否則得再回去關。氣氛急轉直下，他聽了一直唸：「兩個人！兩個人！藍小姐，除了我和我的阿肥仔（其大太太）之外也沒別人了。」「嗯，要保證妳不會偷離開台灣。但是藍小姐，萬一妳逃走怎麼辦？那我和我的阿肥仔不就被人抓去關？」我說：「不會的！」他遂安靜下來，陷入長考的模樣。我見他面有難色，不想麻煩他，但實在不是存心要激他，只是坦白說：「蔡先生，你是台灣第一有俠氣的人物，你若不敢替我擔保，全台灣已經沒人敢替我擔保了。多謝你的好意，我再回去被關好了。」他聽了這句話，馬上說：「且慢！且慢！我既然被妳說是全台灣第一有俠氣的人，那我不幫你保不行；但是藍小姐，拜託別偷跑，否則我和我的阿肥仔會被這樣！」用手比了一個殺頭的手勢。我說：「不會啦，我能跑去哪裡？」他沒辦法，面有難色的答應替我擔保，我乃感激的回家。

三日後，我拿保證書至刑警隊，隊長是劉戈青，廈門人。他見我來，手上還拿了一份文件，問：「妳這是什麼？」我答：「保證書呀！」他怪道：「保證什麼？」我說：「你看一看。」他看了以後說：「啊！藍小姐，妳是怎麼了？」我說：「哎喲，三日前我在你們的地下監獄關一星期你不知道嗎？」劉更覺詫異的說：「啊！妳被關

在我們地下室？」我說：「是呀！」他又問：「是誰抓妳來的？」我答：「警務處外事課。」他說：「哎呀，很失禮，若我知道也會請妳到我的辦公廳來喝咖啡，在這兒休息。」他這番說詞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直覺是：難道警務處抓人來關，隊長會不知道？他至少每天要看公文，了解一下今天有多少犯人抓來吧，怎會不知道？但他既然如此表示，我就表面接受，向他道謝。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必須對所關的人有所瞭解，若偷跑掉一個，他得負責任，所以不知其真假。

劉戈青和阿城是結拜兄弟，我坐在他的辦公室時，有人打電話來，聽劉對著話筒道：「你找阿城，常常打到這兒來，我這裡不是阿城他家呢！你怎不打到他家？我這兒又不是他家！」所以可見他們的關係。而光復後不久，刑警隊要抓人，多少和角頭老大在一起，所以那時不識字的人做議員相當普遍。不過不管阿城的身分是什麼，我非常感謝他。

阿城在「一清專案」時曾受波及，不知是否被抓到綠島。有一天他來找我，在玄關地板坐著，一臉消瘦，臉色蒼白，頭髮也已花白，垂著頭嘆氣，我首先感謝他當年替我擔保救我之事，然後問他是否有我幫得上忙的地方。但坦白說，他的錢和勢力都還在，只是不比往昔而已，我並無法幫上多少忙。後來他在不得志的情況下抑鬱而終。過世時，有很多人去送他，台北市路為之塞。

### (五)外交團的搭救

自獄中出來後，才得知我是因何被釋。

在我被抓前一年，住宅四周都有四人一組的特務二十四小時監視，因天天見面，後來彼此都認識了，所以有時候我問：「你們會口渴嗎？」這話有時候是帶諷刺性的，他們也會無奈的說：「奉命嘛！」我說：「我知道！」據他們告訴我，他們監視我到後來，連我何時上廁所都知道，真是。

由於我認識美國大使館的人，首席武官賈少將非常同情台灣人，所以當我被抓之前，他即被調離台灣。他離台前，曾拜託藍欽大使及武官處的人保護我。我被抓是夜，我的房子整棟通明，這是平常不會有的情形。是日正巧有個武官處的中校住在雙城街（在晴光市場後面），他回家時照例開車繞道從六十四巷過來看我，見我屋宇通明，甚怪，遂上前敲門，一瞬間，燈光暗了下來，有個人開門出來，拿槍抵在他腰際，中校武官立道：「What happened?」拿槍者反而嚇一跳，燈又亮了起來，看見是一著美國武官服的軍人，該中校武官立知發生何事，返府即報告藍欽大使，並通知所有認識我的外國人，也通知英國總領事、法國代辦，因此所有有力的外交團在一夜間皆知我出事了。商議次日晨找吳國楨營救。

吳國楨為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官，所以特務及警務處抓人皆用吳主席的名字，但吳本人卻毫不知情。當這些外交團的人問吳國楨為何抓我時，吳根本不知道，因為他並沒有下令抓人。再問人在哪裡？吳亦不知，趕緊搖電話詢問，得知在刑警總隊的地下室。又問是用何種理由逮捕？吳再搖電話問，轉告他們：「乃因其兄之問題，藍敏本人無罪。」這些外交團的人才放下心，強調：中華民國的法律不是各人做事各人負責嗎？其兄做的事，怎可抓妹妹來抵罪？要求吳下令釋放，我才幸而出獄，否則我早就被拉去六張犁的防空壕槍斃了，而且永遠沒人會知道我的行蹤。

在此事發生四個月後，吳主席因和蔣經國的鬥爭，於辭職後的第四十四天——五月二十四日赴美。是日外交團亦到松山機場送行，由Mr. Jones代理美國公使去送，並召數位外國使節同往，回來後與我一起用餐。他們說吳登機時，機場特務密佈，原準備當場抓吳入獄，礙於外國人在場不便，吳乃能順利上機，不過其子吳修潢卻留台作為人質。吳至美在喬治亞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據說課堂上場場爆滿。〔按：吳離台赴美，官方公佈的理由是，到愛荷華州格林奈爾母校，接受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做六次公開演講。〕

而我在事後亦想暫時不與外交官來往，因為那時是強權政治時代，並非民主政治時代，既然政府特別注意，我還是少與外人來往為妙，以免牽連。所以學做生意，遠離政治圈。

### 三、遠離政治從事貿易

#### (一)台灣貿易公司

我於一九五〇年即與人合組貿易公司，負責人 Mr.D.G.是在上海聯合國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的署長，他在上海辦理救濟工作時，我爲了救自東北、華北至滬的台灣人，曾找過他。Mr.D.G.在中國淪陷時，搬來台灣，開始經營貿易公司，股東有瑞士人、英國人、美國人及幾個台灣人。名爲「台灣貿易公司」(Taiwan Trading Company)。

此公司代理世界一流公司的物品四十八項，如泛美航空公司、遠東船務公司、勝家縫紉機、Catapira Truck（建築用推土機）、Gibson 石膏（水泥公司必用材料）、Coca Cola（可口可樂）飲料（只供應美軍及外國人）等。

我在特務不監視後即學做生意，不支薪，但每賣一樣東西可收回扣。我負責內銷，但不固定哪一部門。比如泛美航空公司這部門，在經理之下有很多支部，裡面職員都是外省人，多半爲上海人和廣東人。爲什麼沒有台灣人呢？因爲那時台大剛畢業的學生還不太清楚商事，至於戰前的人，則多受日式教育，而機器上的文字多爲德文、英文，上海人和廣東人因得風氣之先，故學英文者多，之後赴歐美留學，所以沒什麼問題。由於沒有台灣人的職員，所以整個公司欲對台人銷售物品時，因無人脈，沒辦法做。

我在此貿易公司中，曾賣出兩樣外省人本欲放棄的貨品。第一件是 Catapira D-4 型水泥公司專用挖土機，每台單價一百多萬美金，我得知此事時，貿易公司經理打算放棄，因爲水泥公司又和 Alice Chamber 機器公司接洽。但 Alice Chamber 公司的機器是次級品，

可是售價高，我覺得中間一定有問題，是否他們賣給水泥公司有三至五萬的回扣？若果真如此，那麼台灣貿易公司只要貼一點即可得標，若貼多了公司不划算；問題就在到底 Alice Chamber 貼了多少？可惜無從得知。

正巧我認識水泥公司的負責人，我告訴他：他們打算買的 Alice Chamber 是二流的貨品，不過五到十年即朽壞不堪使用，可是價格又比我們貴，我們不但較之便宜數萬美金，且可保用百年。所以我必須用腦筋套出 Alice Chamber 究竟貼多少。剛好我又認識水泥公司的業務部經理，因此當公司中 Catapira 主管討論此事欲放棄時，我在旁邊聽見，遂自告奮勇，他們說：「哎，妳沒辦法啦！」我說：「不然也是這樣而已，反正你們要放棄了嘛。若成功就算是撿到的。」所以著手進行，最後把生意爭取回來。

水泥公司開會決定當日，我打電話給水泥公司的負責人：「你要記得是 DC-4。」Catapira 的經理在旁邊一直叫：「藍小姐，不是 DC-4，是 D-4，DC-4 是飛機啦！」我回他：「不管了，管他啦。」一會兒水泥公司負責人來電：事情成了，他們決定買 Catapira 的機器。本公司的經理則一直對我說：「藍小姐，妳講的 DC-4 是飛機。」我說：「管他啦，他不會買飛機，我們也沒有飛機可賣。」

第二件是工礦公司做布袋的機器。一般來說，做布袋的機器以英國愛蘭公司的最好，一台單價六十萬美金。我們公司的總經理韋煥章，廣東人，是招商局出身的，不到退休年齡即退，到我們這裡當總經理。負責此項交易的經理亦是廣東人，是一好好先生，MIT 的博士，韋總經理很疼他，希望此項機器買賣能成功，但交涉八個月仍不成，想放棄了。我得知此事，欲試試看，他們說：「啊，沒有用啦，妳試也沒有用啦，不要浪費時間了。」我再問競爭對手為哪間公司，他們答：「怡和公司。」我想糟了，怡和公司！以前該公司的經理曾救過家兄，但爲了做生意也沒辦法了。

我先查工礦公司由何人主持買賣，得知是由負責人和他太太兩個人決定，但太太的決定權較大。時為六月底，天氣燠熱不堪，我爲了生意，繼續調查工礦公司太太之底細。原來她是三高女的，與大姊爲同班同學，我乃找大姊幫忙。問大姊認不認識這個人，大姊說：「認識呀，怎麼不認識，她的座位就在我旁邊。以前上課要繡什麼東西，她可能看我是有錢人的女兒不會繡，所以都幫我繡。」知道這種情形後，遂請大姊介紹。

當時他們住長安東路，一間很大的日式房子。首次由大姊帶我去，在他們的客廳介紹彼此認識，但她交待我：自明天起，若要找她，需準時下午兩點四十五分到，若是早到，他們仍在午睡；晚了，則已出門。隔日，我強忍住瞌睡蟲的召喚，再度拜訪他們。我們改在一個小房間談生意，欲探聽怡和洋行到底貼多少，但這比水泥公司難，因爲水泥公司組織內的負責人、採購部經理我都認識，但此工礦公司我實在沒辦法。一個月後，我仍不得其情，遂開門見山的問她到底要多少？她開了價錢，數目是台灣貿易公司不能出的價錢，但我爲了和外省人爭一口氣，把自己可得的回扣全部貼進去，這樣才爭到生意。大家嚇一跳，但事實上我是「啞巴壓死兒子」——有苦難言，爲了和六十幾個外省人爭一口氣，賠錢也幹！爭回生意，我要吃菜脯了。

這是我做兩件比較出色的事，其他如石膏，因爲這是水泥公司一定要買的原料，當時只有我們公司代理，故石膏生意沒什麼問題，只是銷售量多少的問題而已。又如藥品，這些都是單價很小的貨品，賣起來較不夠味。

當時回扣的算法，比方一百萬美金的貨我可抽百分之一，如單價一萬美金的物品則利潤較高，因爲價格愈高的貨品，回扣的百分比就愈低，但是所得算起來還是多。

我後來建議台灣貿易公司起用台灣人，因爲機器部的英文較爲固定、死板，光復後台大畢業的學生英文程度不差，所以我介紹了幾個

人進去。如陳漢村，他是我外甥顏吉霖的同班同學，外甥吉霖欲赴美時曾對陳說：「陳仔，你進入這間公司待遇那麼好，將來不可違背我阿姨喔！」但他一進來就誰也不認識了。

## (二)金山農場

提起金山農場之關建，得先說明任顯群之經歷。

任顯群，浙江人，蘇州大學（東吳大學前身）法律系畢業，<sup>(1)</sup>為吳國楨任內的財政廳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掌握台省財政大權。一九五三年四月吳國楨下台，俞鴻鈞繼任為省府主席，任亦離職，在中山北路二段開設律師事務所。

一九五四年夏天某日清晨七點，我讀閱早報，驚見任顯群被捕，標題寫任因共黨嫌疑而入獄，理由是擔保其叔來台。任顯群的叔叔任方旭為宜興人，住在杭州，一九四九年杭州淪陷，他仍卜居杭州，至今五年，政府認為他是共產黨的第五縱隊，今任顯群保他來台，故任亦是共產黨。但大陸淪陷時，並不是人人皆如政府高官可搭機來台，好多人想逃，可是苦無管道，逃不掉只好留下來。我不曉得任顯群的叔叔是否是共產黨，但他欲來台灣，任不替他做保，似乎不近人情。我在讀後瞬間直覺：今明不救，任之性命勢將不保。

我跑去找外交部長葉公超，當時外交部大樓位在重慶南路台灣銀行邊一棟黃色的樓房。我拜託葉去找藍欽大使，因為藍欽大使來台時，曾與蔣中正先生合作計議反攻大陸的事情，蔣先生很信任他。幸好葉、藍見蔣後，暫時留住任的性命。他被判刑七年，關在青島東路和中正路（忠孝東路）間的政治犯監獄。

一個月後，我到永光街看任夫人，平時他們家門庭若市，此時卻門可羅雀。我以前不曾到過任宅，此時敲門，任夫人從大門上面的小

---

(1) 任顯群，江蘇宜興人，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交通處長。

窗看看，讓我進去。我問任夫人任顯群是否仍活著，任夫人說仍活著，因為每次送東西去，收條上確實是任的簽字。

任夫人章筠倩原是上海南京路上名珠寶店的千金，當初她和任顯群是偷跑到東京結婚的。任夫人在任顯群被關的三年多，一手操持維持家計，奉養任的高齡老母。她有兩個姊妹在台，時大姊在台北，任被抓，生活發生困難，皆由大姊幫忙。

那時還有個插曲。任夫人每星期一三五去探監，星期二四六則為顧正秋。一九五八年除夕，任顯群關了三年半假釋出獄，可返家過年，星期一任夫人探視時告訴任，無論如何，出獄後得先回永光街宅第剃頭、洗澡、見孩子，吃過團圓飯，想去哪裡任可自便。任顯群答應了。星期二顧正秋去探望，亦要求他出獄後先去永和與其相聚，任顯群亦答應了。星期三任夫人知道他應顧之請先去永和，非常生氣，認為不管怎樣都要給孩子一個面子。中午她來找我幫忙，希望我寫張條子，要任顯群出獄後先回家與家人團聚。我問：「寫這幾個字有效嗎？」任夫人說：「有效。」我的中文不靈光，只簡單寫著：「任先生，拜託你自由時，先回永光街。」後來任顯群真的先回永光街，和家人團聚後，才出去「兜兜風」，到永和顧正秋處。任夫人有了面子，對任、顧之間的事寬容待之。

過了一段時間，任氏夫妻二人來中山北路找我，在玄關跪下來，向我道謝，說他的命是我救的。我覺得能救個人，心中很高興。

三個月後，任單獨來看我，說他不想住台北市，想到山上開闢農場，希望我幫忙找股東。因我從小常到家裡的農場，對農場亦有興趣，答應幫忙。任即到金山一帶物色適合闢建農場的地點，一共買了七十八甲土地。當時無電、無路，滿山皆是芒草，風景很美，可看見金山灣。由任佔百分之五十的股東，我及台灣貿易公司各佔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合資經營農場。

任在山上蓋一間茅草屋，共有兩個房間，一小間客廳，一個廚房，非常簡陋，只有廁所是新式的。任在這裡辦公，並著手開路。由



一九六〇年金山  
農場初闢時情景



於他初來台時當過交通處長，對開路很在行。之後拉電線，住在山上；不久顧正秋帶兩個小孩前來同住。

我們在農場種高山菜、養羊、養雞，並從美國奧勒岡州(Oregon)進口大、小二十幾種草莓品種，聘請農業專才人員從事培植工作。由於草莓只能保鮮一日，必須急速冷凍才可保持其鮮度做果醬，所以又自奧勒岡進口急凍機(Quick Freezer)做加工食品。

我並未學過食品加工，但經過二次大戰，覺得不管平時或戰爭，食物都很重要，若人類必須靠天吃飯就很悲哀了。而且我在大陸期間，因為營養不良得肺病，益感食品之重要。有了加工食品，可將之銷到欠缺食物的地方，以通有無。

任顯群在山上著農夫對襟衫、農夫褲，腳蹬足袋(たび)，白天開路，夜晚研究如何開發食品加工。有時有人上金山農場，對著一身

農夫打扮的任顯群問：「任廳長在不在？」任都說：「不在。」所謂對面相見不相識，任的氣質已完全改變了。

我一星期至農場三、四次，通常一天中先在台灣貿易公司處理完事後，坐吉普車到汐止可口可樂工廠，然後經基隆到金山農場。以前曾在永樂座看過顧正秋演戲，不曾見過本人，此時顧在山上穿著樸素，不施脂粉。任開一輛半噸的卡車載我繞農場四處看看，之後經陽明山回台北。

春秋兩季，陽明山上濃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一邊是山，一邊是溪谷，非常危險。此時由我下車一步一步的走，司機跟在我後面一步步的開回來。

開闢農場約需五至七年收支才可平衡，十年方可盈餘，所以前三



一九六〇年任顯群與顧正秋及其二子合影於金山農場的茅屋前

年都是虧本的。任顯群資金無法周轉，都向土地銀行借貸。（時土銀總經理陳勉修，是陳誠的弟弟，也是任顯群為台灣銀行董事長時的總經理。）但借錢要找保證人，最大股東是台灣貿易公司，不能擔保，所以又找上我，遂以中山北路的房子作抵押擔保。任之秘書，幾乎每次接近三點、三點半才來找我寫單，一邊催一邊緊張得不得了。

統一發票是任顯群在財政廳任內發起的，但他在金山農場賣東西，竟不知如何開發票，所謂「作法自斃」即此之謂。

在通往金山農場的一流馬路開通之後，金山農場儼然成一觀光盛地，但任不收門票，而且每周六、日，他過去之友好皆結伴上山，一面欣賞優美的風景，一面品嚐美味的江浙家鄉菜，臨行還人手一盒草莓，盡興而返。因此，農場在任顯群的「好客」之下，三年內虧損鉅大，台灣貿易公司的外國人紛紛要求退股。第七年後，台灣貿易公司以無力支持堅持退股，我也於此時退出金山農場的股東。顧正秋此時就正式掛名，後來她將農場土地劃成一小塊一小塊，分售給金山安樂園，賺了大錢。而我投資的錢幾乎全虧掉了。

### (三)台灣汽水廠（可口可樂廠）的設立

台灣貿易公司自從一九五〇年代理可口可樂以來，向來僅製造銷售給在台美軍，數量有限，不符經濟效益，乃有意向市場銷售，但受限於前財政部長徐柏園對汽水業所定的成規：絕對不准可口可樂向市場銷售，否則將影響公賣局啤酒之收入的規定，故歷屆財政部長沒人敢破例。因此台灣貿易公司打算由本地人組一新公司，或許可打開市場。有此決策後，即朝此方向進行籌備，因公司大部份全是外省籍職員，他們較不清楚找地的情況，故尋找廠地的工作遂由我負責。

當時尋找廠地的條件有二：沿公路、鐵路，以期方便運送；臨水地，使製造無缺水之虞。經過半年，在汐止找到一塊約三千坪的土地，水質也經化驗合格，遂決定在該地設廠。當時工廠的名稱是台灣貿易公司中美汽水廠。

一九六三年秋，我獲得台灣貿易公司的同意，著手籌組新公司。儘管明知要將可口可樂推上市場銷售是件非常困難的差事，但我的個性總是想創造一件別人無法成功的事例。可口可樂不但名聞世界，而且十幾年來很多人都試著開發市場，卻沒有人成功，因此想達成別人做不到的事。

在我與可口可樂公司訂定契約，籌組汽水公司期間，有些親戚得知這個消息，紛紛打電話來，表示欲加入股份。表弟張豐緒原有意加



一九六五年，台灣汽水廠股份有限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代表，於國賓飯店二樓簽定台灣全省可口可樂代理銷售權後合影。自右至左：右一為美商台灣貿易公司總經理徐宗蔚，右二美國可口可樂公司代表 Carl P. Brixley，右三可口可樂公司代表（忘其名），右四台灣汽水廠董事長 C. C. Chen，右五藍敏，右六為台灣貿易公司副董事長楊麟



台灣汽水廠（可口可樂廠）營業登記證（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一日）

入，後來可能因為縣長身分的關係，所以才沒有進一步的詢問。後來 Mr.C 派其二姨太每日來中山北路求我，起初我不願與親戚合夥，因為若做得好，是應該的；若做不好，親戚間彼此傷感情。經過六個月後，二姨太好話說盡，我受其誠意所動，乃同意與 Mr.C 合作。公司股份分成三份，台灣貿易公司、Mr.C 和我各佔三分之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新公司正式成立，廠址在台北縣汐止鎮樟樹灣四十九之一號。由我出面登記，並取名「台灣汽水廠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登記名冊上只有我和 Mr.C 的名字，台灣貿易公司不出名，以免有人認為是外商公司。

新公司成立後，Mr.C 說他年紀大，希望先讓他做董事長，將來一定讓我做。我想只要對方不太過份，遂答應他。但朋友告訴我，既

然他做董事長，那麼他的董事應少一個，否則一切事務董事長可以決定。結果他將四個兒子都排入董事名單，自己也算一份，佔五位董事缺，而我只有四個（我、良迪、徐宗蔚、金博謙）；我說：「Mr.C，你做董事長，董事還排五個，將來公司都被你吃掉了。」Mr.C信誓旦旦的說：「不會啦！藍仔，大家是親戚，我還會吃妳嗎？」「我絕對不會害妳的啦！」。

由於汽水廠是貨物稅工廠，稅捐處需派一駐廠人員，在每瓶汽水出廠前必須貼上貨物稅標籤，表示上稅。而可口可樂如欲上市，必須經過好幾個單位核准，才可以行銷市面。因此首先必須由駐廠人員簽意見同意才行，我約花了半年時間才使此駐廠人員明白，可口可樂上市絕不會影響啤酒的銷路。當時蔣經國先生主持的退輔會，已在萬華設廠生產榮冠可樂(R.C. Kola)，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我抓住這個機會，說服稅捐處駐廠人員，他才安心的簽署意見。

第二個單位是台北縣稅捐處，處長Mr.W要求享有股份，且必須用他的親戚做會計。我請公司會計余謙（余，魚同音，因此有個綽號叫さかな）和他談，因為他們兩人以前都是任顯群的部下，彼此相識。余謙以前在宜蘭做過稅捐處長，任顯群拜託我引余入台灣貿易公司做會計主任，Mr.W則透過余要求介紹其親戚入廠做會計，所以我要余轉告Mr.W：錢可以給，但股份則有困難，因為我們是股份有限公司，我不能做主。後來給他一筆錢，工廠登記也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正式下來。

第三關是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林永樑沒給刁難，公文轉往經濟部。

經濟部長Mr.L，要我找其部下Mr.N。N司長以前在建設廳服務，職司工業。他告訴我：「『上面』要10%的股份。」我坦白對N司長說：「錢可以給，但不可能給股份，因為我們是股份有限公司，我怎可背信私下將股份出讓？」但如此一來，約花了三個月時間才通過經濟部這一關。至於給Mr.L多少錢我已忘記了，都是透過余

謙去應付交涉的。人家說 Mr.L 很清廉，但沒接觸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清廉可以用我們里港的俗諺「清得像茶仔油咧！」來形容。

經濟部核准後，等於可以開始製造生產，此時黑松汽水公司要求與我們合作，但 COCA COLA 公司恐製造方法外洩，不允。

最後一關是財政部，若不經其同意，則不能對外銷售。財政部長陳慶瑜沒對我提任何條件，但他既不簽公文，也不找我麻煩，令我非常難辦。我拜託在財政部內的朋友幫忙，他每天到部長辦公室看，發現公文壓在第二張，他把公文抽起來放在上頭，第二天去看，仍舊壓在第二張，如此經過幾個月，陳部長始終不簽。

最後榮冠可樂正式在市面上販賣了，陳部長才簽了公文，於五月核准。自公司成立到財政部核准，我足足跑了十五個月，實在很累。而在這個過程中，我才第一次經歷中國官僚政治的運作方式。

在我與稅捐處、經濟部及美國總公司的代表折衝之際，董事長 Mr.C 對交涉對象總是有理由不出面。處長他認為職位太低，部長又說太高，碰到美國總公司的人，他又說英文不通，都要我來談。

一切手續完畢，時值五月，夏季亦將開始，一方面銷售美軍的數量增加，而可口可樂又可以開始向市場銷售，可說是個不錯的時機。但有天夜裡九點多，工廠管理員來電告知機器被破壞。原來工廠工頭為外省人，聽說工廠將改組，害怕被裁員，同時也有意提高待遇，所以在機器上動手腳；我隨即趕赴工廠察看。但何處被破壞，我實在看不出來，只好回去另想解決之道。

隔天清晨我四處打聽，得知黑松汽水公司的工人懂得機器的修護，但因可口可樂公司成立之初，黑松汽水廠曾在報上攻擊可口可樂，所以我不能公開請他們幫忙；後來透過朋友找到白梅汽水工廠的工人來協助。我陪白梅汽水廠的工人到工廠，請管理員把鐵門關上。破壞機器的工人約有三、四十人，在兩位工頭的帶領下，於大門外叫囂，揚言若有任何人敢修理機器，他們將打死此工人。

我一方面請工人修理機器，一方面出去面對這些罷工工人。以前

藍敏女士於台灣汽水廠  
辦公室留影



在台灣貿易公司時代，我即常來廠，故與工人很熟，帶頭的工頭叫陳質平，他是空軍地勤的退伍軍人，懂得機器的修護。我問他：「陳質平，我以前對你如何？」他低頭說：「不錯啊！」我說：「怎麼個不錯法？」他小聲的說：「有一次我生大病，是妳送我去醫院的，我感激得不得了。」我生氣地說：「既然妳感激我，今天卻做這種事出來？你太沒有良心了。今天雖然工廠改組，但我可曾說過要把你們辭去？是否曾說過要減低工資？是否曾對外發表要帶新的工頭來？」他



低頭不語，我乃鄭重向他聲明：「你若敢動在裡面修理的工人，將犯傷害刑事罪，會被抓去關，而我也不能再用你了。」要他考慮考慮。之後進去陪白梅汽水廠兩個害怕的工人。

時值五月，廠房屋頂是鐵板，我汗如雨下，但只有忍耐，若我離開，白梅汽水廠工人將不敢留下來，而且也怕外頭三、四十個工人會跳牆進來打他們。一直到是日下午才知道原來他們在機器的各部分都插入異物，如此經過一天一夜，陪著修機器的工人，沒水喝也沒得吃。三十幾個工人原來都是地方農民子弟，因為受煽動，事後想起平常我對他們不錯，所以慢慢散去。

翌日有些工人從工廠後面牆進來，拿茶和食物給我們吃。機器經過兩天兩夜才修復。在這兩天兩夜之間，Mr.C一家五個董事，完全沒派人來探視；而我僅一介女流，卻敢挺身保護修理機器的工人。修好後，我不敢離開工廠，因為必須和起鬨的工頭談判，起碼要使他們暫時不敢再破壞機器；當時我是常務董事兼總經理，有權決定調薪等小事。我看陳質平似有悔意，問他：「你還要不要繼續留下來工作？」他小聲的說：「要啊。」我乃要求他不能打裡面的工人以及破壞機器；並答應若他遵守本份，我將酌予調薪，並繼續用他做工頭。事情至此才算和平解決。

工廠內的激烈分子回來工作後，我每天早上七點自中山北路二段沿中正路（今忠孝東路）到工廠視察，與化驗林教授爬上水塔化驗水質；然後和兩位化學專家討論當日之工作。這兩位專家，一位是國防醫學院的林教授，另一位是劉先生，兩位均是很忠厚盡職的人。我也向他們討教可樂的配方，以備他們離去時，生產不至中斷，他們也與我合作愉快，工廠完滿的步上生產軌道。

可口可樂飲料是由美國總公司配好濃縮汁，再由各地有合約的公司製造可樂。通常每兩加侖的濃縮汁，配上糖和蘇打水，製造成一百一十四箱，每箱二十四瓶的成品，每瓶為六又二分之一盎司，不可多不可少，品質管理非常嚴格，這也是我和可口可樂公司訂契約時，規

定最嚴格的一條，也是其行銷全世界的原因，我不可壞了口碑。

從汽水公司成立到財政部核准前，其他董監事沒有人到廠一步；等到可以行銷市場後，年輕一輩的董事就每天來了。即使他們不來廠察看，我仍每月發車馬費，但自己連擔任總經理的薪水也不拿，因為工廠未進入生產階段前，我不忍心挖自己及大家的資本出來。

生產一段時間後，原來應做一百一十四箱的產品，有時卻變成一百四十箱或一百六十箱，我發覺此狀，即與年輕的董監事理論，結果彼此衝突，因為他們已與工人勾結，如此一來，化驗室的林教授及劉先生無法違背良心做事，相繼辭職。

後來我請了一位楊先生，他是學化學的，以前在政府機關月薪一千五百元，我給他四千五百元，希望他能安心工作，但楊某也和其他董監事合污，亂做一氣；因為年輕董事背後的人，比我有錢又有勢，楊乃向他靠攏。當時每天必須抽兩瓶可樂送至總公司檢驗，他們特別做兩瓶送去，所以沒被查出來。我在良心上過不去，爲了管制品質、控制品質，和年輕董事意見不合，工人和化驗師又都靠向他們那一邊，只有當初罷工的工人和我站在同條線上，實在不能做事。

一九六七年二月，Mr.C發動罷免我的總經理職。事實上，總經理實在難做，要管理工廠、工人，還得賺錢給股東，每月送車馬費給他們，自己卻不支薪，還得應付可口可樂總公司的代表。

當時可樂生產最大支出即是廣告費，原先說好總公司及台灣分公司各分擔一半，但我主張台灣分公司正在起步之初，總公司必須扶植至正常生產的穩定階段，幾經周折，經過一個多月總公司才答應，由他們負擔百分之七十五，台灣分擔百分之二十五。

另外，可口可樂世界最大分公司在菲律賓，總公司派駐菲律賓之人員，有權管理台灣分公司及香港分公司之業務；他們一來，我也得同他們討論業務，可謂鞠躬盡瘁。所以我原打算，只要工廠上了軌道，即找個適當的人做總經理，自己做常務董事就好了；現在他們這樣壓迫，激怒了我，而且這段期間確實也很累了，何苦爲了賺錢，和

他們爭得頭破血流？所以想和他們拆夥。

那時我想，和他們拆夥後，不怕籌不到資金重組，因為當時可口可樂一箱賣美軍一元美金（台幣四十元），除去廣告費和成本，利潤是三分之一。但 Mr.C 當然不會將股份賣給我，而投票結果也是 Mr.C 佔上風，所以我退出可口可樂公司。後來我才知道 Mr.C 這麼急著趕我下來，據說是因為 Mr.Kuu 急欲入股，才迫他趕我走。Mr.C 趕我趕得很急，但退還資金卻拖拖拉拉，一共拖了一年半才還清，利息的損失不算，因為他的零星歸還，我也不能做其他的投資。

後來 Mr.C 呈文更改股東登記，但財政部不准，駁回；因為按規定，在股份公司成立一年之內不可更換股東，所以他在滿一年後才辦妥更名登記。〔按：台灣可口可樂公司已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底為香港太古集團(Swire Pacific Ltd)以六億台幣收購〕

拾、競選省議員

一九六七年夏，二哥自屏東北上，要我參加一九六八年底的省議員選舉，起初我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他是認真的，我死也不肯，二哥只好去找大姊，當時她正在生病，於陽明山上療養。大姊派人來接我上山，希望我能做省議員幫助二哥；我明白告訴大姊絕不出來，大姊說二哥實在需要我的協助，因為屏東籍省議員蔡李鴛，專門找二哥（時任水利會會長）和縣長張豐緒的麻煩，而光復以來，屏東縣歷年出來競選的女性候選人，都敗給蔡李鴛，所以非我出來不可。但我仍不答應。

是夜外甥女到我房間來，她甫自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所回來，她說：「阿姨，妳絕對不可出來參加競選省議員，省議員又不是美國的參議員。」我也告訴她，像我這種個性強烈、黑白分明的人，不能當政治家，會得罪人。

一直到八月，屏東里港來了一堆人，勸我將戶籍遷回屏東，屆時要不要競選再說。我答應了。既然遷回屏東，我就利用水利會的吉普車藉機到縣境內各鄉鎮走走看看。當時屏東有四個省議員，董錦樹（林派）、林亮雲（客家人）、林阿轟、蔡李鴛（女），全是國民黨籍，分成兩派，一派是林派，一派是張豐緒派，蔡李鴛則不屬於任何一派。蔡李鴛藉助前瑠公會會長黃道義的力量，創辦第二信用合作社，又建護理學校，財力雄厚。雖然是國民黨，但數十年來，屏東任何人出來與她競選都贏不了，由於後來水利會會長由家兄擔任，所以她為了好友黃道義，常找家兄的麻煩。

在一九六七年底，台灣農民雖然「耕者有其田」，但實際上並未臻理想，首先，有了田但需付田租；其次，肥料要用米來交換，但肥料價格很貴；第三，屏東在八、九月經常大雨成災，不需要用電抽水灌溉，但農民不用電卻得照常繳交電費，而且價格比工業用電貴。農民這些苦處，蔡李鴛都沒提出來，只會抨擊張豐緒和家兄而已。所以在八月中，屏東各派農民代表來找我，希望我出來競選替他們說話。

我在觀察各鄉鎮農民生活情況時，還發現蕉農所面臨的慘狀：在

日治時期，種香蕉可直銷日本，好壞一己承擔；光復後，成立青果合作社，蕉農在淒冷的早晨兩三點即赴青果合作社收交場，用厚棉被包裹香蕉，等候檢查，自己和小孩則僅用薄被子蓋著，因為碰傷的香蕉只能內銷，內外銷價錢相差甚多；若香蕉完好無傷卻仍不通過，即因沒送紅包，或是紅包包得不夠多所致。

我從一九六七年十月起開始下鄉，一年來走遍每一鄉鎮，很多農民請我去看他們的生活，當我瞭解他們的慘狀時，不禁淚滿衣襟，覺得農民真可憐，決定出來為農民爭取福利。

當時屏東縣黨部主委陳志堅，陸軍中將退役，氣質很堅定，不喜歡蔡李鶯，但想不出辦法，因為他非黨工出身，所以不反對我出來競選，還暗中希望我當選，所以也不干涉我的競選活動。

至一九六八年五月，全縣選舉事務所報告黨部的統計數字顯示，我鐵定當選，落選者將是男子，因此男議員非常緊張，每天六、七點就叫二哥起來迫我退選。我原本不想出來，但目睹農民之慘狀，決定做一任議員，既然出來了，一定得第一名當選，絕不落後。選舉情勢瞬息萬變，雖然選前民意顯示落敗者將是男子，但蔡李鶯看此情形，恐自己落選，也緊張得赴省黨部活動。時省黨部主任為薛人仰，據聞蔡情急之下曾送些好處給薛，但就不能確定。

十一月中，省黨部電屏東縣黨部要我退選，我不允。十一月二十四日，登記截止，中央黨部第五組主任詹純鑑、省黨部代表、縣黨部主委，八點即至我家開會，農民一聽要逼我退選，群集我家的客廳、餐廳，支持我不得退選。縣長張豐緒首先說：「今天我很對不起表姊，因為我非得勸您退不可。」因為蔡李鶯說：哪有人姑表親戚，一個做縣長，一個做省議員的。所以張不勸我退不行。我仍堅持不允。詹純鑑說：「妳聽不聽蔣總統的話？」我說：「蔣總統和選省議員有什麼關係？」詹說：「有呀，妳必須服從總裁的命令。」我回他：「對不起，詹主任，蔣總統他不認識我，也不曉得我要選省議員，你不要拿他來唬我。」因為黨部第五組管水利會和青果合作

社，所以他使出殺手鐮，對我說：「如果妳不退，我即對令兄不客氣了。」此時我怒火高漲的說：「莫名其妙！今天要出來競選的是我藍敏，不是藍家精！」二哥在桌底下一直踢我腳，叫我不對詹發火，我用台語對二哥說：「踢什麼，怕他嗎？他敢對我怎樣？」詹見我火了，似乎有點得意的說：「藍家精歸我管呀。」一些圍在外面的農民大叫：「不要退！不要退！離開這裡，到高雄縣去，他們就沒轍了。」我本來就是個不願受壓迫的人，他們愈逼我，我愈堅持不退。可是二哥一直哀求我不可與詹衝突，同時我想，將來當選了還得每星期自台北南下霧峰四、五天，我亦不願，但此時不給黨部難堪更待何時？所以絕不鬆口，詹很著急，距五點只剩半小時，若不給他印鑑辦理取消登記，他們就沒辦法了。

我的主張是：香蕉產銷一元化、取消農業夏季電費，而且農業用電須較工業用電便宜。這是我決心為農民爭取的利益，但當初一再拜託我出來競選的二哥，現在卻反過來極力哀求我退出，我遂問詹：「你曉得，我這次大概可以最高票當選，你要我退，要用什麼理由對家鄉父老交待？我能不能講是第五組的詹主任逼我的？」詹著急的說：「這話不能講，這話不能講。」我說：「不能講，那我講什麼？難道要說我藍敏要落選了所以才退是嗎？我絕不會講這種話，你給我想個理由！」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二哥又在桌底下一直踢我的腳。我心想：這一年來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屏東縣黨部主委一句話都沒說，他非常希望我出來，但省黨部是其上司，令他逼我退，但他完全沒逼我，還說他很對不起我。我在百般不願下，在最後八分鐘，把印鑑摔到詹的面前，起身離席。

在我做出決定之後，圍觀的幾百人，有的人開罵，有的人叫嚷，有的流淚，有的木然無語直流眼淚，他們多麼希望我出來幫他們爭取福利呀。我跑上樓，頭痛欲裂，但轉念一想，必須趕快向一年來幫我的人道歉，乃跳上吉普車，要司機開到潮州。

潮州分士林派與潮州派，是洪約白的地盤，他們的凝聚力極強，

選舉動員時，一票都不會流失。洪歡迎我的到來，問我是否真的要退？我哽咽的說：「我對不起你，我實在沒有辦法。」洪說：「剛才董錦樹打電話來，要我把全里的票投給他，但我還沒決定，必須等藍小姐親自來對我說，所以到現在為止我一票都沒流失。」一聽及此，我「咚」的一聲跪在地上說：「洪先生，我實在很對不起你們，我實在沒有辦法。」洪問：「是爲了家精兄？」我點點頭，洪很諒解的說：「這樣我知道了，這樣也對啦，不能因爲妳出來，反而害了家精兄。」

省議員選舉，我在百般不願下出來競選，卻又在百般不願下退選，接下來的三天三夜，我至每鄉鎮向支持我的人道謝、致歉，獲得全縣農民的好評。

香蕉產銷一元化，因我無法以省議員之身分替他們爭取，後來我的公司接到日本的訂單，日方寄了三十萬美金的L.C.（信用狀）來，要買香蕉，我乃藉機試圖改善。我拿著信用狀去找農會理事主席吳振瑞，吳說：「藍仔，不是我不讓妳做，規定必須是合作社社員才可以做，妳非社員，不能做。」這種社員制，使吳在台灣，其太太在日本，均是社員，太太開信用狀來，吳在台灣即可從事香蕉外銷，外人根本打不進去。而日本方面可以做的也是少數人，這些人都和合作社有關，必須由社員開信用狀才能進口香蕉，是一種非常不合理的壟斷現象。

我瞭解狀況後，找任業務經理的甥婿吳某，他和當時的外貿協會秘書長蔣彥士（主任委員是徐柏園）有交情，蔣負責合作社香蕉外銷的業務。我告訴甥婿，雖然我明白非合作社社員不能從事香蕉貿易，但日本三菱、三井等已不耐煩這種社員制的存在，他們在給我的信用狀不能通過後，已經轉與菲律賓政府接洽，簽訂租用民答那峨生產香蕉的契約，日本答應日後生產之香蕉全數輸往日本，在種下至成長期間，日方願花費更多金錢自南美進口難吃的香蕉。如果這樣下去的話，台灣香蕉的外銷貿易管道將中斷。甥婿還半信半疑，我告訴他，



日本人不會這麼笨，買東西還得看台灣這些合作社員的臉色，他們寧願另闢來源，不願受氣了。

拾壹、至親死別



## 一、家母過世

一九六〇年四月，家兄返台後，家母不知是否因長期的緊張與等待突然放鬆，身體馬上衰弱下來。

屏東別墅修葺完竣，家母即隨二哥回南部定居，我因台灣貿易公司和金山農場的事兩頭忙，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八小時，只能於每週五坐夜臥車回屏東陪母親，週日晚才回台北。

母病之時，因不忍無人隨侍，而且母親眼中露出亟欲人扶持的期望，我乃出資請一看護，但二嫂卻要求此看護需兼做傭人，早上得幫她剝菜餵雞，並且要幫忙洗衣服。我內心氣極，按理看護應由她請，她捨不得出這個錢就算了，現在我出資請人專門照顧母親，她還要來搶人幫她做家事！可是看著母親哀求的眼光，我忍住淚水，只得答應。不意這個允諾，卻造成後來母親兩生意外的結果，最後並因此致命。

第一次是因母親欲起來拿東西，看護另做他事，已聽不見母親的召喚，母親乃自行探手取物，不料從床上掉下來，摔斷脊椎骨。這次意外，使母親完全喪失了行動能力，更需靠人看護。然而這並未使看護因此減去做家事的額外負擔，遂有第二次意外的上演。

母親摔斷脊椎骨之後，只得躺在床上，某日她賴以取暖的「水龜」（圓形容器，內盛熱水，睡覺時置於腳邊取暖）漏水，大量的水溼透眠床，滲及背部，母親頻叫看護，但看護又做他事，聽不見召喚，致使母親著涼，後轉肺疾殞身。

家母病中曾問我：她身上有對金手鐲、金鍊子，以及一個鑲有小鑽石的戒指要給誰？我說：「阿母，妳那些東西都給二嫂吧。」因為我知道二嫂注意過母親身上有哪些首飾，即使母親只給我一點東西，但別人會說她暗地裡不知道偷拿給我多少東西呢！爲了不願受辱，也不要讓母親背負污名，所以我一樣東西也不要。對母親說：「我只要

妳生我、疼我的心就夠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我正在公司忙，大姊急來告知家母病危，當晚我急乘夜車兼程趕回屏東，母親已不知人事。六日，家母過世。

母逝後停棺十日，台人習慣：停棺不可讓貓跳過，因此我日夜伴於棺側。

出葬是日，依習俗不得配戴金飾物，嫁出去的女兒也必須於當天返回婆家，大姊乃帶一皮包，將勞力士錶及戒指什物，還有我的手錶和剛收租的五、六萬元，及我和大姊當天趕回台北的火車票放在房間櫃子的抽屜鎖著。葬禮回來，驚見房門鎖被弄壞，櫃子也被撬開，櫃內的抽屜鎖已被打開，所有財物已經不翼而飛，只有我們的車票被丟在地板上，我的手錶因用棉紙和一條不起眼的手帕隨便包著，而倖免遭竊。眼看此景，我不禁氣憤異常，居然有人在葬式中偷竊！

是夜我回中山北路，哪兒也不去，穿黑衣一百天為母親悼念。

回想母親一生，若說她是個偉大的母親實顯俗氣，但她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母親。自我進大陸到後方，母親不知我身在何處，失蹤一年八個月後才出現。這段期間母親相信我仍活著。接下來二哥為戰犯名義和東京芝公園事件而亡命天涯、家破人散，一般人家的婦女大概無法忍受，她有此韌性，完全是因她相信自己的子女絕對不會做出違背祖先、對不起故鄉的舉動，憑此信念而活下來。

母親對窮人的接濟亦不曾稍息。以前在里港大厝，經常有窮人自後面的林中進來，母親常拿米、衣褲給他們，盡量救濟。父親過世後，所有財產管理權在二嫂手中，母親節省下我和大姊在過年過節給她的錢，仍然樂於濟助他人。

母親過世後，我分文未取，只拿了一件滿是補丁的棉絮背心。儘管破舊，但我覺得這件背心充滿了母親的溫暖。

## 二、愛子良迪之死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在屏東參加二嫂之葬禮，下午六點多鐘返抵台北。良迪雖因胃疼無法進食，但仍來我房間問舅媽葬禮的情形。外面下著毛毛雨，但氣溫不低，不會太冷，可是良迪說他很冷，而我亦未思及此乃因胃出血，血壓太低所致，這完全是我的疏忽。

五月十九日晨七點三十分，請鄰居徐長霖先生陪良迪赴榮總急診室。至九點三十分，徐先生自榮總來電，說急診室不收，理由是他既然能坐計程車來，就不到入急診室的程度。我聞言趕赴醫院，見良迪在普通掛號室內等候看病。他的胃痛得坐立不安，雖然我抱著他的頭讓他倒睡在我懷中，但倒下來胃卻愈疼，無法忍受。

一直到下午兩點三十分，內科始開始看病，我扶良迪入診療室，醫生看他的情形，知病況嚴重，問我以前由何人主治，我告以林醫師曾在一九八四年給良迪動過十二指腸潰瘍的手術，此醫乃要我們速轉至林醫師處。林醫師一看，大為吃驚，問我們為何早上不去急診室？我告訴他情況，他乃代為掛號，將良迪送往急診室。在急診室辦完手續，照了三次X光，我笨拙地推一張大床，來往於擁擠的急診室，他們幫良迪做各種檢驗工作，折騰了好久，一直到晚上八點多才結束，此時良迪只剩下半條命了。

五月二十日早上十二點五分，決定必須開刀，要我簽同意書，若發生意外，院方不負責任。我告訴良迪手術要簽同意書，他說：「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凌晨兩點推入手術室，我一個人手術室外等候，屋外風雨交加，我腦中思緒紛亂，只能祈禱上蒼保佑良迪平安無事，心中之悲傷著急，實筆墨難以形容。

早上六點，良迪自手術室出來，我緊隨病床急入加護病房。良迪清醒後，和我聊了一下，後來林醫生亦來看視，良迪向他表示感謝之意。二十分鐘後，我離加護病房，在外面走廊上坐著。六點四十分，護士大叫：「徐良迪的家屬快來！」我急起欲入加護病房，有個護士在房門口制止，我在敞開的門中看見醫生坐在良迪腹上做人工呼吸。

七點左右，他們叫我進入，我看良迪已呈昏迷狀態，不管怎麼叫他都沒反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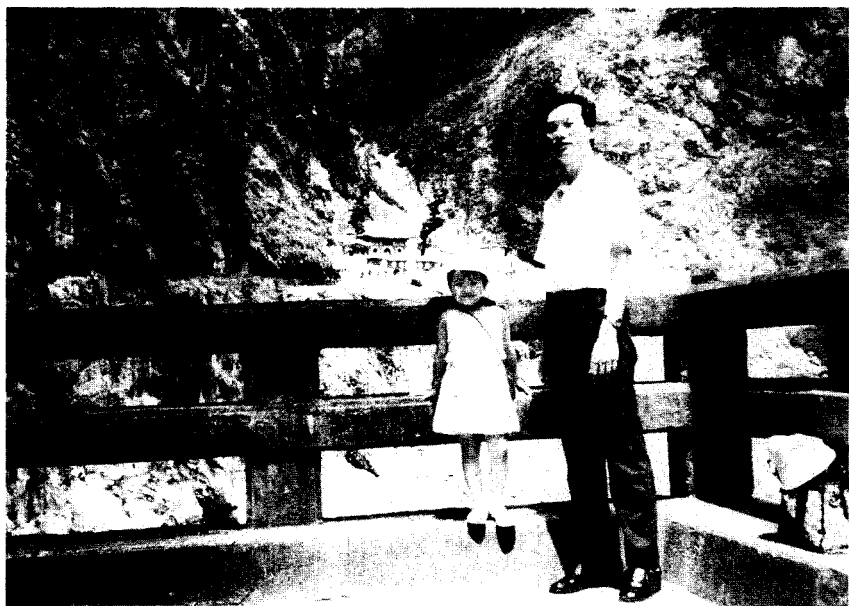
我問在場的醫生及護士，但卻無人願意告訴我，在六點四十分我離開加護病房到七點間的二十分鐘內，究竟發生何事。後來我在走廊，有個醫生經過，偷偷告訴我：本來加護病房是一個護士照顧一個病人，但是因為加護病房內病人多，一個護士得看三個病人，所以良迪戴的氧氣掉下來時，護士並沒發現，而發現時為時已晚，良迪也就此昏迷。

良迪昏迷後，我即在加護病房外的椅子上坐，等待每四個小時才能看他的三十分鐘。那時我心想：當時若允許家屬隨侍床側，或許不致發生此不幸。雖然良迪已沒有多大希望，但為人母者，總盼望能有奇蹟出現。我開始打電話給親友，以及良迪的二三好友，一方面又請媳婦娘家電告在美讀書的媳婦張蜀屏。

蜀屏於一九八四年赴美，時孫女濟凡才六歲。彼時良迪因十二指腸潰瘍動第一次手術，在手術前蜀屏即表示要赴美攻讀電腦，良迪人很好，答應了她，所以她在良迪手術後，傷口未完全痊癒即離台。良迪非常孝順，從小在屏東家裡看見佣人幫我打理一切，知道我自小沒做過家事，所以他什麼事都自己來，即使痛苦也不說。媳婦赴美，他在很多地方不便，但也不敢說什麼，心中十分苦悶，而胃病最忌抑鬱過多，所以身子日益不佳。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蜀屏與其弟同來醫院，要我回家休息，這也是良迪住院四日來我第一次回家。我回家後，鄰居們非常關心，紛紛前來慰問，有個歐巴桑問良迪是不是得了癌症？我說不是，只是十二指腸潰瘍。大家都詫異得不得了，居然會因這種病而致命。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蜀屏來電說狀況不好，要我趕快去。我速到逸仙小學帶濟凡趕赴病房，這是濟凡自良迪入院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探望她的父親。中午十二點三十分，良迪就這樣走了，年方三十八。可憐的良迪，他的前途是如此寬廣，也還未看過大部份的世



一九八三年良迪與濟凡攝於太魯閣

界，只留下令人掛心的女兒濟凡。

告別式非常簡單，我在禮堂內置滿鮮花，將遺像置於中間，良迪就像花叢中的王子一般。

在此我首先得感謝鄰居杜先生夫婦，當我獨自守在醫院走廊時，杜太太每天做點心，要杜先生在晚上十一點送來醫院給我。若我打盹，杜先生就在旁邊陪伴，就著昏暗的燈光看書，以防良迪萬一惡化時可叫醒我。杜先生都陪到半夜兩三點才返家，有時我在早晨醒來，發現身邊有包點心，原先不曉得是誰送的，後來才知道是杜先生夫婦的美意。

總之，我覺得榮總是為達官貴人而不是為普通平民而設的醫院。

有一次為查詢良迪昏迷的原因，有個護士還對我吼：「妳若不甘心，可以去告，但從來沒有人可以告贏榮總的。」態度極其惡劣。但對高官就不如此了，如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其中風的嚴重程度，若是普通平民，早就束手無策，但孫在最好的醫生及護士的細心照料下，恢復得相當好。所以榮總確實是為達官貴人而設的醫院。



拾貳、藍姓族務



## 一、溯本探源 —— 漳浦祭奠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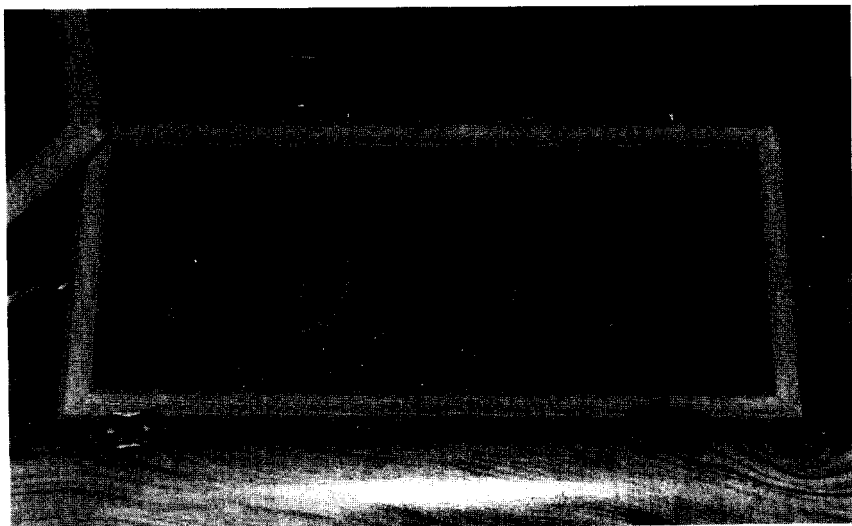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台北市藍氏宗親會會長藍金塗先生返漳浦祭祖，行前我曾託他代為尋找鹿洲公的墓址，他返台後給我一個好消息，鹿洲公的墓就在湖西鄉公所隔壁，並介紹幾位宗親給家齊兄之子鴻博認識。我乃於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與家芳兄、家齊兄及家齊兄的兩個兒子鴻博、鴻烈自高雄搭乘華航八點三十分的班機飛往香港，目的地即是福建漳浦縣湖西鄉，一償多年來祭掃渡台祖鼎元公墓之宿願。

一小時之後抵香港，但我們仍需換機到廈門，當時往廈門的班機只有晚上八點十分一班，所以我們只好先到餐廳吃飯，之後到免稅店逛逛，但時間太長了，我們也不敢到香港市區內參觀，一直呆坐到晚上八點十分才上機飛赴廈門。

九點半降落在廈門機場，該機場非常簡陋，機場內且有肥大的老鼠四處遊蕩，實在嚇壞人了。在行李檢查處，看見接我們的人，一行人乃在十一點左右到達甫落成的華僑賓館休息。

翌日，鴻博先去辦理帶去送人的冰箱、電視機等物的手續，然後坐上宗親中南借來的九人座車往漳州。漳州市內，每戶人家院前皆栽植玉蘭花，故空氣中瀰漫著花香。我自幼即耳聞鹿洲公長於漳州古城，故懷著思古之情來參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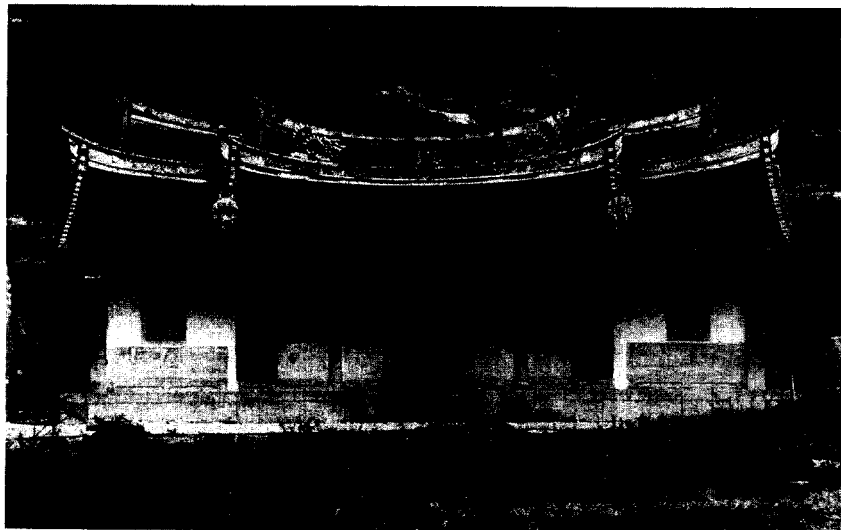
第三天我們到石椅的種玉堂，種玉堂是藍氏家廟所在，也是藍家在漳浦的總祖祠。藍氏家廟在文化大革命時代被紅衛兵破壞殆盡，後來由印尼僑領藍天龍宗親出資重建。祠堂中央掛的匾額是清朝康熙皇帝親筆所書的「福」字，是賜給藍理爺的；此「福」字字身渾圓，很具福相，據說文革時期，宗親將此匾藏起來，才免遭一劫。兩邊掛著的牌匾甚多，有「平台大將軍」藍廷珍、「公正廉明」藍鼎元、「參贊大臣」藍元枚、「所向無敵」藍理、「五代一品」藍理兄弟、「祖孫提督」藍廷珍、藍元枚。皆是藍姓先祖的光榮實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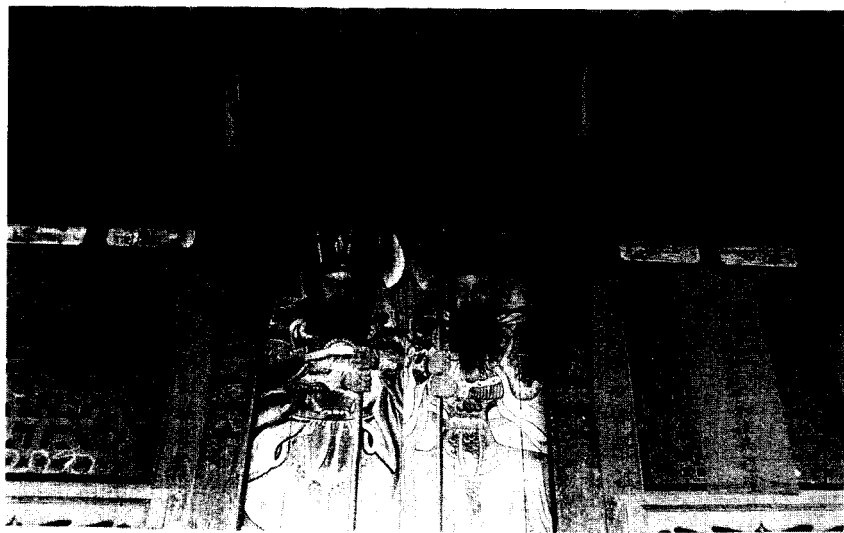
康熙廿五年(應為乾隆五十二年)賜藍元枚之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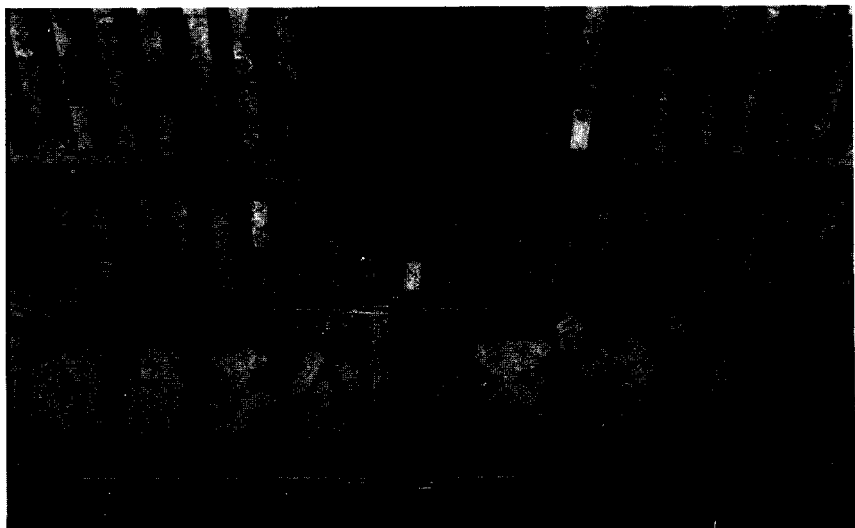
康熙御賜藍廷珍、藍元枚之匾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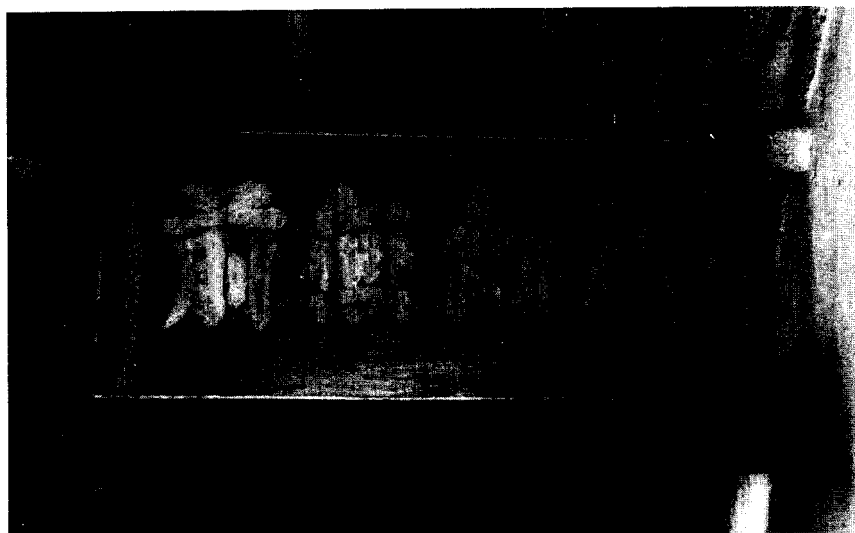
藍氏家廟種玉堂，位於漳浦縣赤嶺鄉，奉祀長卿一世祖慶福公，由旅居印尼華僑藍天龍出資重建於一九八四年，恢復二進式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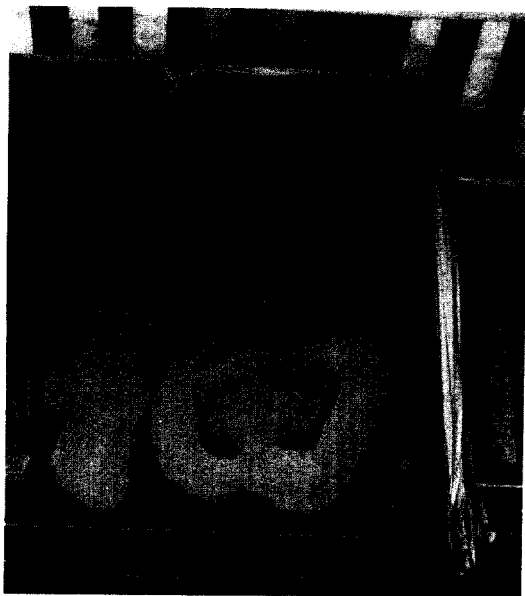
種玉堂正門



康熙與雍正御賜藍廷珍（右），藍鼎元（左）之匾額



康熙御賜藍理之匾額



康熙御賜藍理之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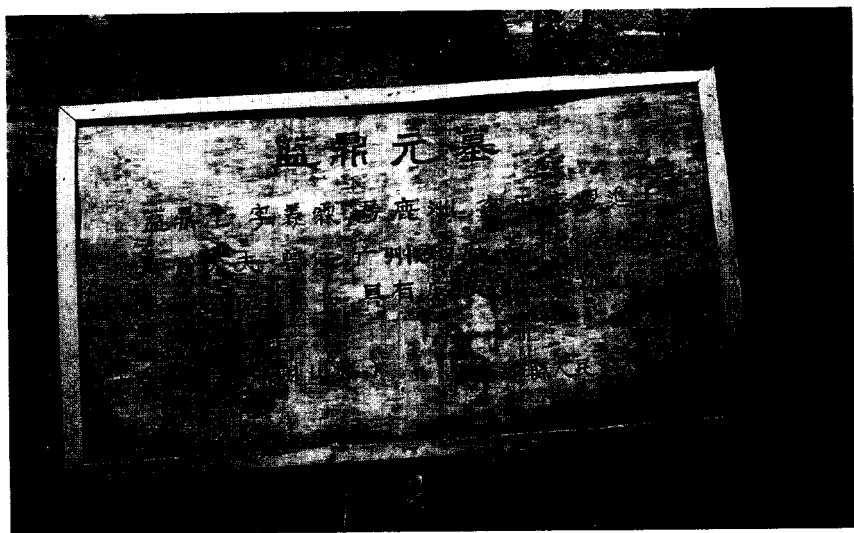
離開種玉堂，繼往鼎元公的出生地，只見屋宇破爛，中間有一簡單的祖廳，兩邊廂房住了很多自稱是鼎元公的後裔，雖然鼎元公有六個兒子，但他們都沒有族譜，所以我不知其是否確為鼎元公之後裔。眼前所見的破瓦舊舍，竟是偉大的祖先鼎元公的出生地，我遙想祖先小時生活之窘困，心中非常難過。

繼往湖西鄉祭拜鼎元公之墓。墓已二百五十六年，墓碑和墓桌仍相當完好，但墓園已被墾過，在墓碑左邊，有後來漳浦人民政府所鑄之說明：「藍鼎元，字義霖，號鹿洲，雍正年恩進士授中憲大夫，曾任廣州知府，著書《鹿洲集》、《鹿洲公案》等書，具有歷史研究價值，應予以保護。」（保護範圍：周圍十米），因此我乃決心修葺墓園。

中午在鄉公所前擺六桌酒菜，每桌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由我們五人分擔，宴請藍氏後裔及地方代表。他們請我起來致詞，我不想談及



藍鼎元（鹿洲公）之佳城，位於漳浦縣湖西鄉



鼎元公墓旁之說明

政治問題，同時覺得他們在鄉間，重男輕女的觀念仍重，故講了一些有關教育的問題。下午到赤嶺鄉，此地滿山皆為赤土多石之地，地力貧瘠。是夜我們亦在藍理爺府邸擺了六桌，宴請藍氏族人及地方代表。我仍舊起來講教育問題，但他們實在過於貧窮，勉強送兒子過嶺上學，女兒就得留在家裡幫忙了。我覺得在台灣的女孩實在太過幸福了，回想起小時候，家境雖好，但家裡仍常醃漬一些菜備用，我看慣亦吃慣，所以覺得現在的人物資實在太豐富，太浪費。其實人類在充足之時當思無時之苦，不可過於暴殄天物，以免將來受苦。

是夜九點離赤嶺往漳浦，有人建議到近海的佛曇住，但我自小即聽過漳浦之名，主張在漳浦住一夜。下榻漳浦賓館才發現，從頭至腳皆是沙土；原來中南借來的車，冷氣一開，全車震動，據說此車是南京出廠的，車齡才三年，我被震得頭昏腦脹，要他把冷氣關掉，開窗透氣，但車過風沙飛揚，我又沒戴帽子，因此弄得灰頭土臉。至漳浦賓館是夜間十一點，湖西鄉長藍哲亮欲赴漳浦探母，與我們同車，下車後他和我們聊了一下，說他是藍鼎元的後裔，至曾祖父時代才入廷珍公祠，所謂「鹿洲公的骨，廷珍公的衫」是也。他離後已是午夜一點多，過了使用熱水時間，我乃用冷水沖洗。這一沖，因在大陸行程緊湊，沒發病，一回台灣卻病了一個多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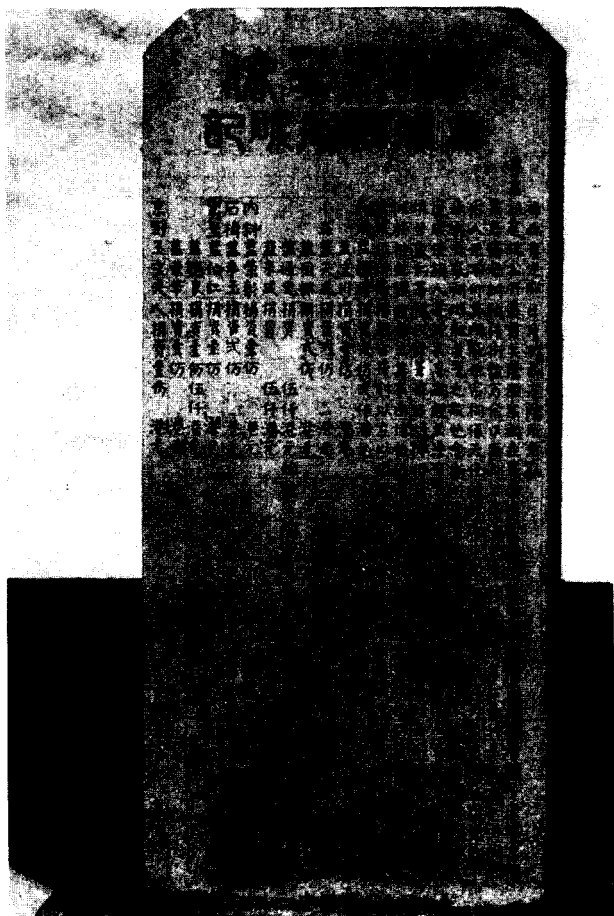
第四天早晨八點離開漳浦往石碼，因漳浦為祖先鼎元公之出生地，我原想看看漳浦城之面貌，但沒有時間，只有依依不捨的離去。途經隆教鄉，鄉長、書記亦姓藍，此地原稱藍家鄉，開漳祖廷瑞公，原汝南一三〇世。我們參觀藍氏家廟，廟左有一石碑，上刻藍家五百年前自汝南來閩之源流。

中午抵石碼，此地是龍溪縣，前菲律賓總統柯拉蓉之父即此地人，祖姓許，至菲時改諧音柯。我們到九層樓高之華僑賓館，會見石碼一帶藍姓宗親代表三十五人，以及政府機關人士、婦女會委員。會後有位女委員很得意的告訴我，她兩年前入北京，申請獲准成為少數民族畚族，她很感激政府的恩德。我反問她是否見過隆教鄉藍氏家廟



的石碑記載？上面對藍氏祖先源流寫得非常清楚。她說因見湖西鄉申請為少數民族後，有許多好處，比方說不受一胎化的限制、上學可獲優待等等。我說她不鼓勵孩子讀書，反而自願為少數的畚族，不是太愚蠢了嗎？她才頓覺啞然。

下午兩點從石碼乘船前往鼓浪嶼，因逆風而行，到時已是下午六



一九八四年藍氏重修祖廟碑記

點了。我在木船上欣賞海邊景色，想起祖先鹿洲公視察福建、廣東沿海的情景。是夜住鼓浪嶼，海上昏暗不能視物，幼時聽大人口中所述，印象中的鼓浪嶼是個有錢人住的地方，但天明至各地參觀，卻不見有多少美景。早飯後我們在碼頭邊拍照留念，之後坐渡船到廈門。

## 二、廈門、集美之行

至廈門，家芳兄自從早餐吃了一碗非道地的廣東粥之後，一早上，每隔十分鐘就上一次廁所，我和家齊兄扶他下榻既豪華又昂貴的香江大飯店休息。

午飯後，參觀南普陀寺，此地非常清幽，沒有台灣廟宇的俗氣。之後到一廣場，對面即是廈門大學。我第一次到廈大是在抗戰時的長汀，但那只是戰時所在地，此時親臨校本部。廈大給我的印象是：建築古色古香，比起上海的其他大學來說，較具大學氣象。然後我們轉往集美鎮，探訪集美中學。集美中學是一所悠久的學府，我第一次聽見集美之名是由陳鴻漸口中得知的，現在親眼目睹，果真名不虛傳，校舍為十九世紀現代化的古典建築，很有氣派。最後至陳嘉庚紀念碑，此碑很高，像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林肯紀念碑。裡面有紀念館，展示許多當年的照片和資料，但走廊間總是瀰漫著一股尿騷味，不甚舒服。

離開集美，我們即回香江飯店，準備整裝回台。家芳兄的病況不輕，我怕他脫水，硬把藥灌給他吃，心想只要到香港，要回台灣治療就容易了。

十月十日，我們搭港龍航空十點三十分的飛機至港，升降梯未放到地上，國泰航空的服務生即對我們說回台灣沒有飛機票了，我們不解，因我們買的是華航的來回機票，他們說由於我們沒有確認，所以機位取消，我們解釋大陸並無電話可打，但他們不予理會，所以我到華航查詢，答覆相同。家芳兄非常生氣，我勸他：若不想在香港過

夜，乾脆多花點錢買張機票回台，只要回台灣就好了。我們買了國泰航空班機，從早上十點三十分一直等到下午三點才來，而且機上只有小貓兩三隻，可見國泰和華航故意一票二賣，剝削乘客。

### 三、泰國之旅

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原欲帶孫女濟凡至美旅遊，但美國在台協會主觀的認為，我孫女赴美，一定不想回台，拒發VISA給濟凡，我乃將行程改赴泰國，巧的是，此行又和藍姓宗親會沾上關係。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我們原應搭乘下午四點三十分起飛的泰航，但遲至五點三十分才離台，到曼谷時為當地時間八點多（較台灣晚一小時）。曼谷機場明亮、嶄新的模樣，不禁令我困惑是否真到曼谷了。因為我在一九八一年赴歐時，途中經香港換機到曼谷，然後才到希臘，那時曼谷機場黑暗髒亂，蚊子很多，三、四月的天氣即悶熱的不得了，冷氣吹送著熱風，果汁又溫溫的，每種東西都不舒服，印象猶在，今昔對比，曼谷真是進步了。

七月二十日，氣溫在攝氏三十二度，較台北的三十五度涼一點。早晨即參觀富麗堂皇的皇宮，同行的旅客多半是台灣客，隨處可聽見台語，一些阿婆高聲叫嚷，如入無人之境，使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皇宮內的玉佛宮展示歷代皇帝的相片、寶劍及皇服。下午坐冷氣巴士到巴達雅，在三個半小時的行程中，沿途所見盡是遼闊的平原，使我想起台灣的地狹人稠，泰國竟有種「地大物博」的感覺。

是日下午六點三十分，泰國藍氏宗親會永遠名譽理事長藍東海族長來電，說七月二十一日是其生日，很多宗親皆出席，希望我在次日五點三十分定赴歡宴。我原本預定前往格蘭島參加水上活動，但怕下午來不及趕回曼谷，故取消此行。

二十一日下午一點半，我請飯店替我叫一部計程車，要價一千六百泰銖，但上車後和司機聊天，他說只拿到六百泰銖，飯店實在摳得

太厲害了。

六點三十分，東海族長的七十八歲壽宴開始，其親朋好友幾乎全部出席，每人皆帶給壽翁禮物，壽翁子女跪著拜壽。宴後東海族長力邀我至其府上作客，盛情難卻，隨之同往。他親自開車，技術一流，到時已晚，他泡老人茶給我們喝，開始天南地北的聊，特別談到他於抗戰期間，在泰國與重慶和日人周旋的情況，因談興很濃，不覺已是凌晨三點半了，是夜乃宿其宅。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六時即起，主人聽見我的聲響亦起。早點是糙米稀飯，日本鹹魚和一碗青菜，東海族長說他四十年來即是吃糙米稀飯，所以至今腳力仍健，身體保養得很好，還說若早點認識我，每天吃這個，濟凡就不會這麼胖了。

是夜，現任泰國藍氏宗親會的理事長藍健齡先生因身體違和，委請副理事長藍鴻平先生臨時通知各理監事到香格里拉飯店，歡迎我及東海族長的長公子藍渝坤博士。藍渝坤博士在是里叻醫學院畢業後赴美深造，獲芝加哥大學博士，留美二十五年，自六歲啓蒙讀至三十五歲，研讀醫學十七年，為心臟、血管、食道、肺外科專家，是美國心臟外科權威古里博士高足。現任芝加哥聖母醫院院長，該院所屬羅約拉醫學院資深教授，美國中部最大軍人醫院「夏克」醫院顧問，芝加哥市醫師德行委員，名列美國名醫錄。此次返泰乃為出席國際醫學會議，順道探親。

宗親會的理監事出席者約二十人，上過三道菜之後，東海族長要我起來敘述鹿洲公、徐永昌先生事蹟及我個人之經歷。我見在座者皆為五十七、八歲至六十歲左右的人，以為他們多少懂得一些中文，所以兀自演說了四十五分鐘，才發現原來他們完全不懂，之後東海先生起來比手劃腳的翻譯了七十分鐘，場面熱烈。席間有一理事用潮州話和我交談，說他幼時曾讀過《鹿洲全集》。

是夜宴會情形，登在八月一日的曼谷《世界日報》。

七月二十三日，遊湄南河，看水上人家生活。下午遊二次大戰期

間出名的桂河大橋，使我想起電影桂河大橋的情節，心中感慨無量。後來又到佛統看見好多美麗又好吃的紅毛丹，我買了兩公斤，但上巴士時，導遊說除台北關指定的水果外，都不能帶回台灣。無奈，只好將此美味的水果分給其他團員食用。

七月二十五日，乘泰航回台，空中小姐身著泰緞，服務非常親切，一上機即送上一朵泰國蘭。

此行之印象，覺得泰國街道清潔，路邊都是參天大樹，泰人淳樸又守規矩；如皇宮前廣場有數百隻肥大的鴿子，但都沒人會抓，使我覺得過境恆春的候鳥實在可憐，好不容易自西伯利亞飛來過冬，卻被不肖人士設陷捕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泰國藍氏宗親會的團結，對外國宗親之親切和照顧，令我印象深刻。

## 四、組織中南部宗親會

### (一)台中市

在泰國參加藍氏宗親會，得知他們意欲組織世界藍氏宗親會，而我自一九八八年加入台北藍氏宗親會後，每次召開常務理事會，皆提起組織之事，但欲組世界性的宗親會，必須先把台灣全島的宗親會組織起來，可是大家光說不練，提了十幾年，都成立不起來，我聽了有點厭煩，入會後不久即查訪台中市宗親的消息。

後來世侄林春木的父親向我提起台中提督府的事，他說今名萬春宮者原是藍興宮，裡面所供之媽祖，為廷珍公平朱一貴亂時自湄州帶來的，至今已兩百餘年，廷珍公的裔孫藍朝宗則居於附近的興中街。得此消息，我乃著手與朝宗先生聯絡，為台中市的藍氏宗親會催生。

朝宗先生與我相會時，拿了乾隆皇帝給廷珍公的水師提督印給我看，這方印璽在數年前大掃除之際，險被當垃圾丟掉，幸好其妻覺得此印古怪，或許有點價值，才留存至今。而提督府原址在今台中公園一帶，廷珍公寫的匾額亦在公園，但張子源市長任內將此匾丟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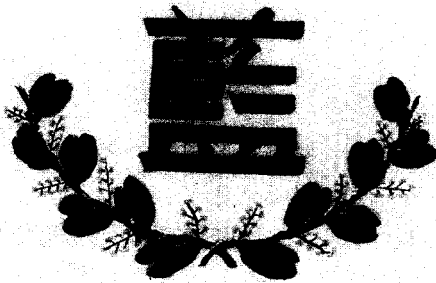
旁，古物之不獲重視若此！

朝宗先生答應組織台中市的藍姓宗親會，但兩個月後，他卻因癌住進榮總，三個月後病逝，年方五十。其子時在文化大學唸書，但對台中宗親皆不熟，祖先歷史還得由我為其解說，所以台中市的組織暫不能行。

## (二)屏東縣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屏東縣藍氏宗親會成立。

成立本地的宗親會較容易，因為光是里港就有好幾千人，我打電話給侄子們，他們即熱心的籌組起來，成員除里港鄉親外，遍及附近各鄉鎮。首任理事長藍鴻正是我堂侄，現為屏東第一大飯店的董事長，他重金禮聘台北一流的廚師掌廚，味道極美，台北宗親會的宗親曾南下造訪，讚不絕口。



藍姓會旗圖案（會徽圖案同，但藍字鏤空，底色白，藍草未上色）

## (三)高雄縣

高雄縣藍氏宗親會於一九九一年五月成立，地址在高雄縣大遼里。大遼里居民全姓藍，早先亦為里港大厝的分支，日治時期，日本

政府飭令自左營地區遷村至大遼里。我前往拜訪時，街道仍保持日治時期的規劃，整潔而寬大，族人和睦，服從族長藍進廷之命，類似桃源鄉。現任理事長為藍清誥。

本欲乘勢成立高雄市的宗親會，但台北宗親會的宗親卻對我說：「敏姑，妳可能累了吧？換人做吧！」我一聽就放手了，一放兩年，看他們何時才能成立。

## 五、藍鼎元學術討論會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八日，由漳州師範學院及漳浦博物館聯合舉辦的藍鼎元學術討論會，於福建省漳浦縣舉行，他們於會前一月即來函邀我赴會，我以鹿洲公第九代裔孫的身分，自無法推辭，乃與里港外甥楊進光，以及兩個堂姪鴻正、鴻博同往。

十一月五日上午五點三十分出發，欲搭乘八點之國泰班機赴港，里港的外甥和姪子，則自高雄直接飛赴香港，與我會合後再同赴廈門。但飛機晚一小時才起飛，我在十點五十分抵香港，只餘十分鐘轉機，因此內心異常著急，放眼四顧，不見那些晚輩的蹤影，遂拖著沈重的行李直赴轉機處，口中直唸「糟糕！糟糕！我快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只見轉機處排了七、八百人，這些全是前一天華航班機墜落啓德機場外海而耽誤的旅客。眼見時間緊迫，幸好一年輕港警告訴我自縫隙中鑽進去，辦好赴廈門的轉機手續，出來到候機室察看，但仍不見高雄來的親族，我用腳踢著行李，一步步走到貴賓室看亦沒人，只好等待。飛機遲至下午三點才出發，我想在機上或許可以碰到他們，但上南方航空班機，亦不見人影，所以我只有隻身前往。

下午四點抵廈門，在機場內並未見來接我的人，暗自著急，辦了一個多小時的手續，走出機場，看見漳浦縣的藍哲亮、藍仁和、藍中南等宗親來迎接，心中的懸念方才放下。宗親們問我：「敏姑，你怎麼一個人來？」我說：「我也不知道。」在當地無電話可通，所以不

知道他們發生何事。

是日漳浦的宗親派三輛車來接，感覺他們很熱心，雖然在共產體制下生活，但人民的生活卻是另外一種感受。我們一直等候到晚上九點，有些司機開始發出怨言：「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我想他們一大早自漳浦出門到此地，確實已等候過久，遂告訴哲亮：「回去吧！」他仍想等等看，但廈門機場不似台灣的國際機場，可以入內察看，而且也沒有旅客名單，所以根本無從得知是否仍有飛機進來、來者何人，只能等候。我說：「他們已經不是三歲小孩，到了廈門自會先在飯店住宿，乾脆回漳浦吧。」獲得協議後，大家上車，經漳州回漳浦。

此次前來，漳浦的路況已較八九年我來時改善許多。到漳浦已是晚上十一點了，下榻漳浦賓館，哲亮幫我提行李到三樓，第二間房有個高個子的先生站在門口，哲亮為我們介紹，他伸出雙手，緊握我手，頻說：「歡迎、歡迎，歡迎妳來，妳好、妳好。」但那時我並未弄清楚他是誰。晨起問哲亮，他說乃大名鼎鼎的蔣炳釗教授。

六日八點會議開始，七點大家已在餐廳集合，想起五十年前在上海時，大家都習慣晚到，沒想到現在卻如此守時。八點整開會，先由某市委起來致詞，之後我起來致詞六分鐘。我概說：「藍氏先祖在四千五百年前，自河南起源，從炎帝第十世裔孫榆罔帝在汝南封地賜其子姓藍姓起，至唐朝武則天時期，第一百八十代明德公為節度使，宋末逃蒙、金之亂，族人才南遷至江浙、江西、廣東等地，五百年前廷瑞公才入閩南。族人來台是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藍理和劉國軒在台海大戰，一部份族人來台；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事件，嫡祖藍鼎元隨堂兄廷珍公來台平朱一貴，是時二代祖雲錦公亦曾來台，稍後即回大陸；雲錦公在鹿洲公過世後，帶族人來屏東里港定居。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我來漳浦，始明白雲錦公選擇里港，乃因里港和漳浦風物相似，實基於原鄉感情之故也。傳至我已是第九代，在台歷代祖先，代代遵守鼎元公的庭訓：『國家之財富不在



金錢而在教育』，所以到我們這代為止，每人皆受高等教育，沒有不識字的族人，這是我族引以為傲的地方。在台族人亦多活躍於政治、教育、實業等界。今天很謝謝大家遠道而來參加我祖先的學術討論會，謝謝。」

下午的議程中，廈門大學教授蔣炳釗、陳國強等人皆起而發言。三點左右，有人通知我高雄族人已自香港來電，他們將於下午六點到廈門。

但外甥姪兒們直到晚上十一點才到，大家已累得說不出話了。原來他們五日自高雄搭機，飛機晚兩小時才出發，到香港已經沒有班機到廈門了，可是也無處可宿，他們向國泰航空抗議，才安排至旅舍歇息一夜。次晨五時起床，在轉機處排隊，到下午五點才上機，一行人等已是疲累不堪，苦不堪言。

七日上午八點，來賓和學者到石椅藍氏家廟參觀，然後到廷珍公的提督府遊覽，之後又到鼎元公墓地參拜，參拜完畢回漳浦賓館午飯。飯後我未參與分組討論，和外甥楊進光以及屏東漁業專家林議員至海岸視察。當地海岸沒有污染，水清魚佳；之後轉赴工業區參觀，據聞義美食品已在一九八九年底開工了。外甥楊進光與日本大洋漁業公司合作，在屏東長治鄉開設冷凍工廠，生意很好，所以漳浦鄉親希望他能在當地設廠。在長治的冷凍工廠，每天約需五百頭豬供應生產，問漳浦每天可供應多少，工業區的王經理頓時答不出來，因為他們仍以傳統的餵水養豬，豬隻長不快，久久才回說：「五隻」。楊表示，若無法供應貨源，工廠開工不久即無以為繼，不符經濟效益，若該地欲從事冷凍事業，必須先從改善養殖家禽、家畜業著手。

八日晨，藍鼎元學術討論會做一綜述：學者們認為，藍鼎元是個有作為的知識分子，一生著作甚豐，在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歷史學、醫學、方志學及文學等方面，皆貢獻卓著，為後代留下豐富的文化資產和精神財富，值得大家推崇。是日中午即結束所有議程。

會後他們成立藍鼎元學術研討會的常設機構，選我擔任顧問，台

北藍姓宗親會的藍金塗先生為名譽會長，以及印尼藍姓宗親會理事長藍天龍先生為顧問。

此行我特別要感謝家芳兄、姪兒鴻正、鴻博，外甥楊進光，宗親會藍金塗理事長及各常務理監事，印尼藍姓宗親會的藍天龍先生，謝謝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給予的協助。

拾參、漫談幾位當代人物



## 一、林熊徵

林熊徵和家父是很要好的朋友，日治時期的大部時間都住在日本，台灣光復後才回臺定居。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後，外省人曾召集一些台灣人在街上遊行，我親眼目睹林熊徵也拿著旗子雜在人群中。林非常肥胖，而且從來沒走過這麼多路，那回他們走遍全台北市的街巷，我看了很不忍，覺得那樣猶如對待犯人一樣。林也曾被留置過一晚，但他絕口不提，我倒覺得無所謂，因為每個時代有它的環境因素，並不一定是殺人放火或做壞事的人才會被抓去關，因為政治因素而入獄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

## 二、藍蔭鼎

藍蔭鼎生於一九〇五年，羅東人，就讀台北第二師範學校期間，師事日本有名的畫家石川欽一郎學習水彩畫。那時我僅是屏東小學二年級學生，每年暑假都看到藍蔭鼎來屏東，並拿許多他的畫作送家父。他稱家父為大伯父，但我不知其關係，後來才知道，原來他的學費都由家父代繳，而家父見其在繪畫方面確有天份，故亦樂於濟助，彼此關係僅限於宗親。

在一高女我並未被蔭鼎教過，但常聽隔壁班的同學說，蔭鼎常用雙手同時畫公雞，兩隻都一模一樣，實在厲害。某日下午，他在課堂中談起他在巴黎留學的經過，說他在聖母大教堂邊散步，在路邊咖啡店佇足的情景。我愈聽愈感到熟悉，似乎在哪裡聽過這個故事。原來我有套《永井荷風全集》，其中有一本是《パリ便リ》（從巴黎寄來的信），裡面即有這段故事，我暫住蔭鼎家時，他曾自我房中取去閱讀。沒想到他有此癖好，我又很調皮，和同學說：「才怪呢！先生說的全是書上寫的。」

蔭鼎送給家父的畫作中，我覺得在他三十歲左右所繪的「河邊洗衣婦」最爲上乘，不輸莫內(Monet)的畫。今在家精長子昭輝處。另一幅是他在四十歲左右所繪的「合歡山」，約十五號大，在家精次子昭光處。還有一幅是繪「里港大厝」，由家精長女幸珠持有。

蔭鼎在四十歲以後，因爲接近金權政治路線，特別是接近宋美齡之後，所繪之圖，已無光復前那麼具有純粹的藝術氣氛。

### 三、陳進

陳進和我有很深的淵源，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生於新竹香山；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畢業於台北第三高女，繼至東京女子美術專門學校日本畫科高等師範科進修，師事鎬木清方及山川秀峰兩人。畢業回台，分發到屏東高等女學校教授美術，因對屏東不熟，恰巧二嫂劉美錦女士是她三高女的先輩，而我家在屏東的房子又很寬敞，所以她在學校下課後都到我家來。她來屏東這年，正好我北上唸一高女，雖然不熟，但每逢寒、暑假都會遇到，如此與她成爲莫逆之交。

光復後再度遇到她，那時她約四十二歲，住在以前大正街七條通附近的日式房子，正在庭園內畫畫，旁邊有一個小孩爬來爬去。原來陳女士在三十九歲才結婚，四十一歲生孩子。先生姓蕭，在台北市政府當科長，他前妻死後留下兩個孩子，當他向陳進求婚時，承諾婚後不需她做任何家事或照顧小孩，只要專心畫畫即可，至今蕭先生仍然遵守這個諾言。所以陳進女士現在的成功，先生給她的幫助很大。

我去找她時，曾問她是否想開個畫展？她說：「我又不是藍蔭鼎，哪有辦法成功？開畫展要成功才辦。」我想便說：「我來幫你，藍蔭鼎是美國新聞處捧出來的，我也去找美國新聞處的朋友將妳捧出來。」她說：「敏子さん，妳確實有辦法嗎？」我說：「我沒把握，但我儘量去做。」我因光復初中山北路洋樓被佔之事，與美國新

聞處接觸過，後來又常參加他們的酒會，所以認識了很多人。那時美國新聞處處長是 Richard Conda，他對台灣人很好，答應幫我。我便對陳進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把握可以成功。後來陳進在中山堂開畫展，請 USIS（美國新聞處）去捧場，一舉成名。

現在我的家中收藏一幅陳進女士所繪，十二號大的蘭花。

## 四、陳清汾

陳清汾是錦記茶行〔錦記茶株式會社〕陳天來<sup>(1)</sup>的二公子，前警備總司令陳守山之父。錦記茶行是清末和日治時期大稻埕地區最大的茶行，其他產業尚有第一劇場、永樂戲院及蓬萊閣，家道殷富。但陳清汾自小不喜商業，喜好藝術，少年時期留學日本美術學校，然後至巴黎美術學校專攻油畫，很受日本貴族田中實賞識，後與其妹田中花子結婚。回台後，與陳進、楊三郎、李石樵等人創「台陽展」，為台灣最早的畫展團體。

陳清汾為人老實、慷慨，每週日下午在新北投泉源路別墅，以茶會方式宴請音樂家、畫家、藝術家，討論藝術方面的問題。那時我為一高女二年級學生，週末皆至大姊在北投的別墅，正好與陳的別墅相鄰，因此每次茶會，陳清汾都會請我參加。

陳的別墅庭院約一千坪，中間的木造小屋才佔三十坪，非常幽雅。屋內只有一間臥房、有壁爐的客廳和一間餐廳，外面是一片圓形陽台，裡面栽植十餘種茶花，非常漂亮。

花子夫人完全是貴族夫人的模樣，在談話中，不時夾雜法文，我聽不懂法文，但她的樣子給我的感覺，好像是活在十八世紀宮廷中的

---

(1) 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生，二十歲即從事製茶業，曾任台北市協議會員及台北州協議會員，任台北茶商公會會長時，曾努力廢止製茶稅，終至成功。

貴族一樣，因此立志學習法文。不過後來我學法文是和西班牙文一起學的，最後都弄不清楚了，只好放棄法文。

陳清汾的畫不太在市面上流通，因他並不賣畫，都是慷慨的送人，所以外面很難找到。我保留一幅他所繪的「曇花夜開圖」，去年（一九九三年）台陽美展曾徵求展示，我也借出讓他們展覽。

## 五、汪精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由重慶到河內，次年五月再從河內回國。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大禮堂就國民政府代理主席，<sup>(2)</sup>標榜「反共和平」，謂中華民國新中央政府成立，日本首相米內光政（海軍上將）發電支持汪政權，隔日美國 Hall 國務卿馬上宣言否認此新政權。日本派前首相阿部信行為第一任駐南京大使。當時外務省和海、陸軍皆派相當人物前往南京與南京政府代表褚民誼、陳公博、汪精衛談判，欲訂定「中日關係基本條約」，開會時，日方外務省、海軍與汪等三方面溝通良好，但對日本陸軍卻難以溝通。陸軍方面對淪陷區內的經濟及長江的航行問題是否能予南京和外船使用，提出極為苛刻的條件。當時日本陸軍代表為辻政信，他對汪政權態度強硬，所以日本海軍及外務省很頭痛。辻政信原想到重慶，但在河內曾失蹤一段時間，大家以為他死了，後來寫一本書《潛行三千里》，戰後出來競選參議員。

有關日本海、陸軍不和的情形，我在「矯風會」中聽他們說過，一方面自己也看了不少書，所以很快地即懂了很多。比方陸軍欲與德、義建立三國同盟，海軍反對到底；此外海軍對陸軍發動的九一

---

(2) 汪精衛政權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成立於南京，汪為行政院長，代國民政府主席，三月三十日遷都。

八、七七事變均非常反對，所以日本之戰敗，海陸不諧是其主因。據說一九三八年有幾個日本人到英租界外灘的正金銀行，正巧發生有人被搶且被毆事件，其中有一著西裝的日本憲兵是故意混進去的，陸軍於是派三輛卡車，裝載六十個武裝士兵，由一陸軍少將率領，準備闖入租界，海軍得知，立即派兩個參謀及陸戰隊衛兵到 Garden Bridge 橋頭，欲阻止陸軍的行動。由此可見海陸兩方面政治主張的不同。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左右，我因對汪好奇，要求二哥帶我去見汪精衛，汪宅位於國府路的巷內。當時二哥在「支那派遣軍」內當參謀，並兼「梅機關」——外務省、海軍、陸軍三者合作的職務，是一助汪政權發展的機構，陸軍最高負責人為影佐禎昭。那時汪背部仍有舊傷，偶有痛苦表情。他待人很客氣、親切，坐下與我們交談。汪的國語帶有廣東腔，真一美男子也，身著西裝，風度斯文，客廳佈置雅緻，有國父墨寶和唐宋時的畫，廳內有花盆，非常乾淨、優雅。陳璧君亦出來會客，但她的國語很難聽懂。

二哥首先對汪在家父過世時曾寫輓聯一事表示致謝之意，其後談及政治，汪面帶憂愁，因為日本新的支那派遣軍的參謀不好對付，二哥建議他可向總司令畑俊六反應，汪說已對他說過了，而且也見過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但因每人所負權責不同，故無濟於事。同時日本中級的參謀軍官很囂張，把部長、局長等叫去臭罵一頓：「你們要做什麼去找總司令、參謀長就好了，不要找我們」，所以當時總司令發的命令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效力。後來換一個新的參謀長後宮，他是說話算話的人，先前在廣東軍司令部，來南京前，其繼任者為中將司令官今村均（後有「聖相」之稱，從未濫殺無辜），今村在粵亦見過汪，汪對他提起與陸軍交涉的情形，時今村只是一個師團長，很同情汪，對將至南京赴任的後宮說：「若你們上級同意，中級軍官就不要找麻煩！」，所以後宮到南京後，只要是不合作的中級參謀，他即不客氣的將之調回日本，因此後來汪較好辦事。

在南京政府的成員中，周佛海為財政部長，褚民誼為外交部長，



陳公博爲立法院長，但他們均各有主張，所以汪精衛能信任的人只有陳璧君的弟弟陳輝祖。當時汪精衛爲廣東省長兼軍司令官，託今村中將協助他成立一個軍（三個師團）於廣東，以陳輝祖爲軍司令官。但陳輝祖在美留學時學的是建築，對今村說他不想當軍司令官，因他不會騎馬又不會發號司令，今村告訴他現代戰爭都已現代化，發號司令均由大隊長專司其職，只要坐在後面即可，而且大部份時間均坐小包車閱軍，只有在正式檢閱時必須騎馬。陳仍擔心的說不敢騎馬，今村向他保證，選師團部內最乖的馬，並且請專門訓練馬的兵曹長二人照顧，同時將送他一百二十匹馬，要他一星期學三次，若掉下來一次就不用學了。陳輝祖起初仍害怕，後來覺得馬兒的確很乖，由一星期學三天，變爲每天學，不到二個月即騎得不錯，汪來廣東，陳已可騎馬檢閱。

當時在淪陷區內的中國人對重慶較有信心，對汪政權出來號召和平並不在乎，只是漠不關心做自己的生意；台灣人則覺得汪政權無力，因日人對汪的物資、武器支援時好時壞，所以對他不抱希望。重慶雖遠，但有美國支持。所以那時在汪政權裡面做事的台灣人層次較低，有的改姓名，穿長衫，自稱福建人，不似在日本軍事機構內任職的台人有權力。儘管如此，汪精衛仍做了不少有益中國人的事，比方日方爲了抓重慶分子，經常圍城兩三個月，斷水、斷電，但中國人不屈服，絕不交人或告密。汪見狀都會前往有關方面說明：既然沒辦法抓到人，這樣圍法，人遲早會死，而且你們做和平工作，想和重慶打交道，這樣對待中國人不是辦法，況且如此一來，中國人只會恨日本人，絕不會和平妥協，無助於和平。有時他的意見也會達到效果。又如日軍將做掃蕩戰時，汪都會出面阻止，與日軍折衝，他不願日軍殘害中國人，擴大戰爭。

當汪精衛自重慶逃走時，我有個朋友正在重慶，他曾對我說：光復後不久，在《掃蕩報》上曾刊載記者訪問汪精衛之女汪文恂的消息，她說：「家父到底是奸或忠，五十年後自有公論」。我的朋友說汪絕

非漢奸，他出來組織政府，是和蔣介石訂下秘密協議後出來的，因在淪陷區內有幾百萬的軍民，希望汪出面照顧。我對此說存疑，因汪在河內受傷，之後又在南京中槍〔按：中槍事發生在戰前〕，幾乎死掉，怎麼可能？他說此乃苦肉計，否則將無法取信於日人。若此說可信，現在已過了五十年，應當爲他平反。

我個人認爲，汪精衛若不搞政治，做個文學家可能較爲適合，因他在詩詞方面造詣很高，有李後主之風格，其詞尤稱一絕，可惜在家兄成爲戰犯後，他贈予家兄的詩詞都被嫂子燒掉了，而我只見過他一次，不好意思在初次見面時向他要求，至今仍惋惜不已。

## 六、翁俊明

翁俊明先生，台南人，自台北醫專畢業後，到廈門開業，醫德很好，對窮人都不收費用，有強烈的愛國心。平常嗜飲幾杯茅臺酒。抗戰時，蔣介石先生任命他爲台灣中央組織部台灣特別黨部主任委員，轄有五十幾個黨員，抗戰時期在江西泰和訓練團中訓練。我赴江西時，由他爲我和戴笠先生聯絡。

翁俊明光復前在漳州，某夜有人在其酒菜內放毒，翁先生因之中毒身亡〔按：翁氏卒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後來翁先生部下寫文章說是日本人毒死的，但當時大家盛傳實際下毒者是黃昭明。因爲翁當時已回廈門，根本無須將他毒死，若要毒害，比翁更有價值者大有人在，不必毒害翁。而黃爲福建人，原是香港的共產黨員，後入戴笠的軍統局，再入台灣特別黨部做指導員。據說他想佔主任委員的缺，對於這項傳說我不敢確定，不過，我在泰和時他即在那裡，來台後，在南部替軍統做情報約三、四十年。去年才過世。我認爲歷史的真相必須澄清，不可把每件事都推到日本人身上。

## 七、施石青

施石青是台灣彰化人，廣東工業學校畢業，光復回台後做過糧食局長，不過回台後他不曾找過我。原來我並不知道他即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奉命接近我的施先生，後來經由李連春的關係才得知的。

李連春當糧食局長時，對家兄很客氣，每次到屏東都會來我家。他對我更是異常的客氣，我覺得莫名其妙，曾聽他說過：「我們副局長很稱讚妳。」但我也知道他的副局長是誰，也沒問他。後來李將下台，轉任合作金庫常務理事，辦公室在館前路合作金庫的樓上，我到台北時就去他那裡聊天。李只有公學校畢業，日本話卻說得比任何一個唸過大學的台灣人都好，因他小時候和日本同學一起住，所以日語極好。他將卸任時告訴我，其副局長將升為局長，但沒告訴我全名。最後才告訴我叫施石青，但我也知道此施石青即是那位自重慶來的施先生。後來又說施石青曾到過重慶，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為同一人。真是糟糕，過了二、三十年才知其名。又過了多久李才給我施先生在中山北路的住址和電話，我打電話去時，他已搬到美國了。

## 八、徐夫人白吟璧

徐永昌先生的元配是山西人，我表嫂的姊姊，不幸於婚後八年過世；後來徐先生再娶白吟璧女士（人稱白先生，見前）續絃。

徐夫人白吟璧原來對元德不錯，但自從女兒元明出世之後，便把元明當寶貝，對元德就疏於照顧了。如上學時，元德走路，元明則坐車到校。有人勸白先生：徐部長只有這個公子（長公子在七、八歲即過世），應好好對待。但白先生的心思放在女兒身上，並未接受。因此有人報告徐部長此狀，徐部長很生氣，故再娶李西銘。

白先生前年（一九九一年）才過世，享年九十三歲。在世時獨居

在士林至誠路的洋房，我曾要求她過來與我同住，但她說有高山病，住不慣高樓。她身體還不錯，每次來都不坐電梯，她說要她坐電梯，下次就不來了，一口氣爬到七樓，毫無困難，我這個晚輩只有氣喘噓噓的在後緊追。

和她比起來，我有房子及瑣碎的事，故生活不致太無聊；而她女兒已出國，所以每次去看她都不讓我離開。有一年的中秋節賞月，我陪她走上芝山巖，坐等月亮出來，但過了八點，月亮絲毫沒有露臉的跡象，我說：「天晚了，而且蠻涼的，我們回去吧！」白先生像孩子似的說：「等月亮出來嘛！反正妳也沒有事情，等一等嘛！」所以我們又並肩坐著，一直到十點才回去，聊些過去的事。

白先生晚年一切都自己來，八十幾歲仍推車上街買菜。她沒請佣人，我去看她時，她都很高興的親自下廚，飯畢也不讓我洗碗。有次颱風下大雨，水溝水淹進屋裡，她只擔心冰箱是否被淹了，實在是很可愛的老太太。

良迪過世後，白先生很悲傷，因為良迪非常孝順，常去看這位「老奶奶」。

我很同情白先生，雖然她在年輕時有段時期處事有些不公，但後來年紀大了，雖然嘴裡不說，仍看得出來她已經後悔了。

她也一直不承認小姨太李西銘的存在，有時候徐部長夜不歸宿，她都說：「徐部長今天不回來，住在陸大的宿舍。」這種想法持續了五十年，直到九十歲，她才說：「都是爲了那個女人。」

白先生的女兒長年住在美國，自徐部長葬禮過後，不會到墓園看過，因為她怨徐部長讓元德留美，她卻沒有。可是事實上她尚在金陵女子大學就學期間即結婚了，因此白先生九十歲後不久，即到五指山上住安養院。這裡是谷正綱任內的建設，準備讓達官要人居住的地方，那裡只要交錢給它，所有伙食、起居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同時也有醫務室，就醫方便。不然有時候我事情一多，也沒辦法一直照顧她。



一九八八年二月，徐夫人白吟璧與濟凡攝於天母至誠路宅前

我覺得徐部長真的是個「人格者」，但在婚姻這方面令人感到惋惜；雖然白先生年輕時有點過錯，但到老年時，儘管口頭上不講，但她確實後悔了，應該原諒她。

## 九、孫立人

一九四七年秋，孫立人的軍隊從東北調到鳳山，設立訓練司令部，當時鳳山已被夷為平地，無屋可住，那時我仍在南京，家人寫信給我，說有位將軍自稱是孫立人，帶二個副官從旁門進來，管家曉得孫立人很有名，但他在東北，怎麼來台灣而且要向我們家借一部份房子呢？嫂子是不管事的，希望我回台作主。那時我知道孫將軍已來

台，所以在年底回來台灣。抵台後二天，孫將軍帶二個副官來，我一看見孫的註冊商標——一頭花白的短頭髮，確實是他。他向我請求想暫時借住我們在屏東別墅的一部份。別墅的格局為一半洋房一半日式，那時二哥已成爲「戰犯」，只有母親和嫂子住在那裡，所以答應借他。

十一月，在南京的美國顧問團搬到屏東，聖誕夜孫將軍準備舉辦舞會招待他們，並發帖子邀請我和二哥的大女兒（約十四、五歲）參加。我收到帖子時心想糟糕，不會跳舞怎麼辦？在上海時，雖然舞廳很多，但我卻什麼都不會。那時很多人邀請家兄伉儷跳舞，雖然家兄夫婦也不會跳，但他們都帶我去。當時上海最有名的舞廳是仙樂斯，舞池爲圓形，幾乎每星期都有人邀請我，但我皆加以婉拒，那些男士們以爲我客氣或是大小姐脾氣，事實上我根本不會跳才不敢「下海」，但經常有舞會，真是糟糕。現在又面臨相同的難題，而且是正式的舞會，實在傷腦筋。

是夜在屏東某地舉行舞會招待美軍顧問團，孫將軍禮貌性的以九十度禮邀請我開舞，我告訴他不會，但他以爲我客氣，頻說沒關係。孫將軍的快步華爾滋跳的極好，帶我在舞池內旋轉，但我每次都踩到他的鞋子，幸好我穿了大蓬裙，看不出跳的亂七八糟。好不容易曲畢，我出了一身汗，孫將軍更是全身大汗。之後他請美軍將領的夫人跳，其實美軍也並非每個人均舞藝高超，所以沒注意到我的窘態，那天晚上對我而言真是慘透了。

舞會結束，孫將軍送我和姪女回家，他說不知道我不會跳，而且不相信我居然真的不會跳。我想一週後新年夜亦有舞會，故打算自二十五日起開始學，到處向朋友打聽，請他們介紹舞師，只要會跳，老一點的都沒關係。最後找來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舞女住在家裡，於白天秘密學習。原來是教我和姪女，後來嫂子、佣人也都跑來學。從勃露斯、華爾滋、快華爾滋、探戈、倫巴、森巴一直學到吉露巴，家裡人一個接一個上去轉，後來跳舞師說：「哎喲！讓我休息一下，你

們幾十個人拉我一個人，好累呀」，所以結果是一跳成癮。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神色自若，很有把握、鎮靜的等孫將軍來邀舞，但孫將軍很為難，心想不邀我是不禮貌的，可是邀我又可能會再踩在他光亮的皮鞋上，很傷腦筋。我自然的對他笑笑，隨著音樂起舞。孫將軍送我回家時很驚訝的問我：「藍小姐，妳是怎麼搞的，一個禮拜前不會跳，現在卻會跳？」我說：「我也不知道」，不敢告訴他苦學的經過。至今我仍清晰的記得孫將軍跳華爾滋時優美的身段。

孫立人將軍在屏東別墅共住了兩年半。我請他離開別墅的原因是，他在台北南昌街有個官邸，每次到台北開會即宿此地，待會議結束，乘火車至高雄時已是半夜，此時司機再開車接孫將軍回屏東，但司機大老遠即開始按喇叭，一路叭回家，副官即開大門等他。然而此舉卻吵醒母親，老人家被吵醒了即很難再入睡，孫將軍本人也沒想到。我看這樣不是辦法，母親睡眠不夠，因此請孫將軍搬到對面去，他不解的問：「為什麼？」我告訴他：「你每次從台北回來，半夜就一路叭回家，家母無法入睡」孫很吃驚的道歉，答應搬到對面。

在屏東時我有個女幫手美英，年方十九，很伶俐，做事快又乾淨，孫將軍希望美英能侍候他，我答應了，他們搬過去時，美英亦跟過去。孫太太婚後仍保留婚前大小姐的習慣，騎馬、打麻將、跳舞全來，孫將軍在上海保衛戰戰爭中受十一處致命傷，孫太太到廟裡求神，若孫將軍能痊癒，願戒絕一切習癖，而皈依佛門。奇蹟似的，孫將軍的傷全好了，所以她即樸素的過一生。他們兩人並無所出。後來孫將軍和美英生了四個孩子，要求娶美英過門，孫太太答應，此四子皆是博士。美英對我很客氣，至今仍叫我「姑娘」。

## 十、「毛邦初事件」後遺症——林文奎之遭遇

我在南京期間，台灣空軍司令林文奎調職，到聯合國任中國駐聯合國武官府的空軍武官。他在那裡做了一件轟動世人的大事。<sup>(3)</sup>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藍敏攝於台中孫立人（中）將軍宅，左為其如夫人美英

當時中國爲了對付共產黨，向美方購買大批武器，處長爲毛邦初，他貪污了五、六千萬美元<sup>(4)</sup>，存在其妻的戶頭內，被林文奎抓到證據。林逼他將錢交還政府，他不但不交，且欲逃往墨西哥，在美、墨邊境被抓，銬解返國，但林文奎卻因此案差點丟了性命。因爲毛邦

---

(3) 毛邦初事件發生於民國四十年，蔣中正總統於該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下令撤去毛邦初本兼各職：「空軍副總司令兼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軍事參謀團代表毛邦初失職抗命，曾於本年八月二十一日予以停職處分，並令飭其即日回國聽候查辦。然毛邦初不僅迄未遵辦，竟虛構事實，迭作荒謬主張，以圖淆亂視聽，著即撤去本兼各職，仍飭立即返國聽候查辦。」



初為蔣經國的舅家，等於觸怒了皇親國戚，幸好林文奎是笕橋航空學校的第一期畢業生，宋美齡是該校的名譽校長，而蔣經國和宋美齡不和，所以最後由宋美齡保他，才保住一條性命。

林文奎的家屬在他赴聯合國時，方與其他的空軍部隊來台，林離台時拜託我，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不久即將抵台，但不知他們在哪兒，要我幫他找尋。我遂到松山、新竹、岡山、東港等空軍基地尋找，最後才在東港機場的難民營中找到，我帶他們到二哥位於台北雲和街的房子暫住。

林夫人以前是北大的國文教授，因證件皆已遺失，所以頗費了一番功夫才安排她任講師，小孩則上建國中學。不久，林夫人爭取升為教授。林文奎丟官後，她常因此事責怪林「多管閒事」，林說：「什麼多管閒事！國家發生這麼大的事情，好幾千萬美金都被他污去了，我不舉發怎麼行？」林夫人說：「就是管閒事嘛！所以才會丟官，什麼都丟掉了。」後來聽說她在美國做大學教授。

中國的政治實在不可理解，林文奎替國家追回了幾千萬美金，不但未升官，反而因此丟官，實在令人費解。

## 十一、陳鴻漸

抗戰期間，戴笠在福建建甌設立一個東南訓練班，專門訓練中學以上畢業的學生，學員多為閩南人，光復後多來台灣，散布在各機關，特別是警備司令部。

陳鴻漸為集美中學畢業生，之後到東南訓練班，光復後我不曾見

---

(4) 美國聯邦法官譚姆於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裁判，毛邦初在他主持中國空軍駐美採購事宜任內，盜用中國公款六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零三美元，譚姆法官命令被囚於墨西哥的毛邦初在二十天內將該款歸還中國政府。

過他，只在台北二哥家見過一次。那時侄子藍昭明告訴我：鴻漸對我們家幫助很大。我問其故，他說：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當警總發逮捕令時，陳鴻漸為警總駐屏東的負責人。一般抓人通常都施以刑求，陳在屏東警備司令部內問二嫂：「藍太太，你沒有藏財產吧？」二嫂說沒有，他就把公文送往台北。但台北方面不滿意，把公文駁回來，認定我們家一定有隱瞞，所以他只得再來我們家，對二嫂說：「不好意思，上面又駁回來，妳坦白告訴我，妳沒藏財產吧？」二嫂說：「我們在南部都是土地，土地能藏在那裡？我又沒法子把土地吃下去。」如此往返好幾次，他都很客氣、很幫忙。另外我有個堂兄和嫂子在同樣情況之下，由別人負責調查，聽說被灌自來水。所以若不是他，我二嫂可能被刑求的很厲害。

一九七九年，東南幫（東南訓練班出身者，多閩人）的遭浙江幫的整肅，因為一般認為福建幫的人和台灣人較合得來，所以整完台灣人後，福建人為第二個整肅的目標。那時他們抓一個人，施以利誘，只要他招出誰是共產黨，就送他一棟房子，恢復其地位，並且不會再找他麻煩；不然就施以刑求，要他咬人出來。有人相信這個說詞，或是為了保命，因此一個咬一個，鴻漸也被咬出來。當時他已退休，在屏東市公所當主任秘書。那時的市長是張河川，（張能出頭乃因其父積極主張三七五減租，所以其子畢業後任政府職務，很年輕即做市公所的市長。鴻漸極富文采，故獲其任用。）某日我回屏東，打電話給張河川，他說：「阿姑（屏東人皆叫我阿姑），鴻漸沒來上班。」問他何故，他說：「不知道，自昨天就沒來了。」我遂打電話到他家找，是個小妹妹接的，問她父母在不在？她說：「都不在。」「到哪兒去了？」「不知道。」「何時出去的？」「兩、三天了。」「到底去哪裡了？」「不知道。」在此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下，我又去找張河川，問他到底怎麼回事，怎麼兩天不見人影？他說可能是被抓了。我嚇了一跳，怎麼光復初抓人，現在也抓人？喃喃自語的說：「怎麼辦？怎麼辦？」但能怎麼辦？人已經被抓了，而且新店軍事監獄也不

能探視。

過後不久，鴻漸的太太對我說：「阿姑，現在不能探視，可能要隔一陣子。即使去了，我相信隔著鐵窗，也是淚眼婆娑的說不出話來。」我說：「差不多是這樣，但我仍要去看他一下」由於家兄戰犯一事，使我對政治犯因無辜被抓，具有無限的關懷和同情。三個月後，獄方准許探視，我即前往。探監時，東西只能在裡面的福利社買，外面帶的不行。我把身分證在入口處放好，進去之後等候多時。後來鴻漸被人帶出來，旁邊有一台錄音機，但很舊了，一直發出「嗒—嗒—嗒」的聲音。我只叫了一聲「鴻漸」即泣不成聲，而且錄音機聲音太大，根本不能講話，所以只能哽咽的對他說：「鴻漸，多保重。」鴻漸亦淚流滿面的說：「阿姑，我知道。」此時縱有滿腹的話想說也說不出口了。之後我又去看了一、兩次。三年後，一個好好的人已被折磨的不成人形。冬天，他們把他的衣服脫光，用冰塊沖；一口好牙也被打落，硬生生的拔掉。因為浙江幫認為：閩南人都是紅的（共產傾向），台灣人則是獨立的分子，所以他們要他說誰是共產黨。但此為子虛烏有的事，因此鴻漸根本不知道誰是共產黨。

三年後移到板橋郊外的思想改進所，比較自由。我帶兒子去看過一次，讓他知道以前幫助過舅舅的人，今天卻落得如此下場。他原是個很好的人，我要兒子明白，並非警備司令部裡關的人都是壞的。

鴻漸的牢房內共有二、三十個人，可出來庭院說話。他告訴我呂秀蓮和陳菊在另一邊女子監獄中，但我不認識她們，沒有去看。

第二次去看他是在冬至，很冷，我在北投山頂看見雪，所以熬了一鍋麻油雞酒，用甕盛著，層層封好，謹防香味外溢，從北投坐計程車到板橋。到那裡時，衛兵意思意思的問一下：「什麼東西呀？」我告訴他：「今天是冬至嘛，送一點當歸湯。」他說：「嗯，好香呀！好吧，進去。」鴻漸把肉一塊塊的分給室友，一人倒一點兒湯，我見此情景，真的很感動，比我自己吃冬至湯圓更有意義。鴻漸本來就是多少有喝點酒的人，而且天氣很冷，拿湯圓不如拿一甕麻油酒來得有

意義。他們彼此恭喜過年就可出來了，患難中的朋友真的很寶貴。我們在庭園內聊天，他們說起在東南訓練班的情景。鴻漸以前是個忠黨愛國的人，每次和人談起中國國民黨，只要有人說國民黨的不是，他都會和人起衝突，但黨這樣對他，所以現在只去教會，啥事都不願管。如今他在屏東一護理學校做事。

## 十二、陳杏村

陳杏村原以替男人做衣服為業，因此認識張振漢，時張為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台北副總領事，陳極力奉承張。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本佔領上海，陳拜託人帶她去上海，自此靠做衣的關係結識一些日本軍部的人。那時她差不多三十幾歲，不是頂漂亮，但頗高挑，穿長衫很好看。她利用一位大佐的幫忙，取得上海原是英商的「三砲台」、「五砲台」香煙工廠及專賣權，她也因此賺了大錢。但當該大佐對她有所要求時，她就飛到日本大本營，告這個幫她的大佐要錢又要人，大本營乃將此大佐調離，她則換人，等到此人沒有利用價值了，又跑到大本營告狀。

陳杏村的錢多得不得了，曾獻一、兩架飛機給日本軍部來炸中國人，在當時很出名。戰後被關在上海提籃橋的監獄。陳利用豐厚的財力活動，兩年後即出獄。她在獄中，牢房隔壁是個已婚男子，在獄中兩年，和此男子論及婚嫁。光復後回台，陳杏村拿錢給此男子離婚。兩人住在中山北路七十二巷七號約兩百坪的房子。大家知道她有個買來的丈夫，因為此男有個紅糟鼻，所以都叫他「紅鼻魁」。

原先是她奉承張振漢，現在她發財了，反過來由張奉承她。有時候張振漢去找她，陳杏村<sup>(6)</sup>都愛理不理。

### 十三、吳濁流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自由時報》副刊有篇鍾肇政寫的〈紀念一代文學奇人〉，為吳濁流豎碑事而呼籲，使我思及與此一代民族文學家交往的經過。

一九六〇年初，吳先生首次來找我，是時我住在中山北路二段，國賓飯店對面。雖然我們初次見面，但彼此卻覺得好像很熟悉，因為光復前他是《台灣新報》記者，對我在一九四〇年代赴大陸以救台灣的冒險事蹟非常熟悉，而我對他默默研究台灣文學的熱忱亦有所聞。是時吳欲出版新書，也想寫我的故事，但我正忙於可口可樂的廠務，所以並沒有充裕的時間陪他談話，久之就沒聯絡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吳先生拿了兩本《吳濁流選集》送我，一本

- (5) 據《民報》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載：漢奸解押軍法部審訊，台籍男女亦在其中，自稱女丈夫之陳杏村，冰山崩難免作階下囚。（中央社上海電）滬軍機關逮捕之漢奸第四批十二名，十五日上午移解……另有台灣籍戰犯十一名，亦解送陸軍總部軍法監部審判。計…（二）陳杏村，南華烟草公司經理，以鉅額金錢資產及軍用品資敵，并藉敵勢侵佔我人民財產…。

有關陳杏村之消息，另有本報訊如下：（本報訊）戰犯陳杏村，本省知他的人，諒非少數，她本新竹人，父陳定墻，為本島律師通事中數一數二之手腕家，當其方盛的時——大正時代——亦曾擁有五六十萬之鉅財，後再耗盡。陳杏村慈母早逝，嫁與嘉義某醫師為室，其夫死後，歸至台北，在撫台街經營洋裝店，新寡文君，又是天生美貌，出入舞場，立為省垣社交界之明星，未幾日人攻入廣東，她以一弱女，單身於彈丸雨飛下，深入危地，而其美貌，又能使當時在廣東之洋人羨慕，杏村利用其機，契約香烟之經售，獲利無算，又與日軍要人結託，所經營烟行，得又能日臻殷振，侵佔民房等，其大膽之非為，雖六尺男子，亦為之咋舌。杏村既得日軍後援，對於軍器之獻捐，亦無吝色，太平洋戰開始前，已曾寄附飛機兩架，新聞詳誌之，使靠日軍獲戰時利者失色，而今竟落網矣。

是小說，另一本是隨筆，那時我已遷至北投。我們在茶花樹下聊天，當時夕陽西下，吳先生的臉映照在落日餘暉中，好似童顏。他的閩南語不太靈光，日本語亦不流利，不過我們仍就台灣和日本的政治、文學、社會等方面做了多層次的交談。這次的會談，使我覺得吳先生是一位純樸、天真的文學者，不重金錢，完全為台灣的文學貢獻自己的才情，令我非常欣賞。在互道珍重聲後，我即不會再見過他了。每次看見《吳濁流選集》，我想應在回憶錄完成之後，再次細看他的著作。

#### 十四、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先生，今年九十四歲，京都帝大歷史學者，專攻東洋史，特別是中國史，為世界一流學者。他對漢文極有研究，較一般中國人的程度為高，一九五〇年代，曾翻譯鹿洲公的《鹿洲公案》，不但忠於原文，且文章之流利，無人能出其右。後來此《鹿洲公案》不但做為京都大學歷史、法律系的教科書，日本東北的仙台大學亦將之做教科書使用。我有個朋友費海璣（江西南昌人，在重慶與李元簇是同班同學），他在法國巴黎大學學法律，說他們亦須研讀《鹿洲公案》。

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我帶著濟凡赴日本北陸地方旅行。二月四日下午四點多，驅車前往住在京都淨土寺附近的宮崎教授處拜訪。車入其居處前之巷子，即見一氣質優雅的老夫人立於寒風中的門口等候我，一入玄關，宮崎教授出來相迎。

宮崎教授之書房甚簡，裡面只有半舊的桌椅及一瓦斯爐，此外就是一屋子從地板堆至屋頂的書籍。我首先請教他有關於少數民族的問題，之後老教授拿起桌上一本新且厚的書給我，此乃《雍正帝》，為其最近力作，他以穩定的毛筆字為我題字。這本大作甫於一九九一年十月發行，其中一篇為〈雍正時期的地方政治——硃批諭旨與鹿洲公案〉，雍正帝准許文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武官總兵以上才可上奏，這些奏摺與《鹿洲公案》一書，提供雍正帝了解地方政情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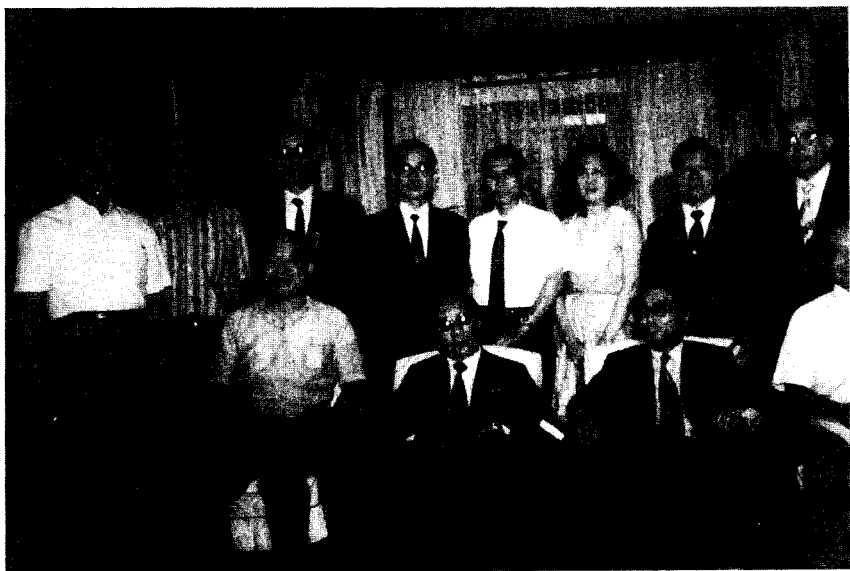
此書是當今日本平成天皇的帝王學書之一。

宮崎教授在東洋史和世界史方面的著作，對學界貢獻良多，所以於一九八七年榮獲日本最高勳章——「文化功勞獎」。

我與宮崎先生交談兩小時，之後與其夫婦合照，然後起身致謝並告別。老教授親自送我到白河通叫計程車，在勁風中，我們握手互道珍重。上車後回頭頻望，猶見宮崎先生仍在那裡對我揮手，不禁感動淚流，不知何時方能再見這位經由書中結識祖先的日本教授。

## 十五、山中貞則

山中貞則是家鼎和家精兄都城中學時的後輩，來台唸第二師範，



一九七二年八月，藍家精（前排右二）與山中貞則（右一）以及高等學校時之同學合攝於屏東別墅客廳，後排右三為藍敏

畢業後，分發至屏東里港公學校。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盟軍轟炸台灣，學校盡燬，公學校遂移到我們里港大厝內，借帳房那一系列房間做教室，在此待了一年。後來山中被派往華北，自此行方不明，失去聯絡。

戰後日本的佐藤首相曾來台灣，時山中貞則為總務長官，向外交部表示欲至里港探訪，外交部認為里港沒有飯店，可能不便，山中表示他有比飯店更好的去處。此後山中不管是否任官，每年皆來里港拜訪，由家鼎嫂出面招待。山中後來曾做到通產省大臣。

## 十六、顏惠霖及顏氏子孫

顏惠霖是大姊的長公子，也是台灣五大家族之一——基隆顏家第三代的大當家。一九二九年三月生於日本京都，六歲才隨父親返基隆市壽町定居。成功大學畢業後，即繼承其父顏德潤先生的各項產業，幾十年來，為台灣礦業作最大的努力。

其夫人翁淑霞女士，一九二九年生於台南市，畢業於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台北女子專門學校。一九四八年，經家兄介紹，與惠霖認識，一九四九年由連震東先生福證，於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婚禮，婚後育有一子二女。淑霞女士擅長國畫，畫風秀氣清高；氏亦長於日本古典舞蹈，一九九三年秋，獲得日本古典舞蹈名門花柳壽美給予名取之最高榮譽，取名千惠代。

獨子世宗，從事建築業，同時也是國內有名的西洋劍擊家；其孫志行亦習劍，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一九九二年在Balocedona舉行的世界奧運大會劍擊比賽，表現極佳的擊劍水準，今在美洛杉磯某高中就讀。

惠霖天生古道熱腸，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愛子良迪過世，惠霖不但一手擔起告別式的各種任務，其後每年的忌日，也不忘親自準備祭品，代我唸經給良迪；過年過節更沒忘過我這個姨媽。一九九





大姊全家與侄子攝於基隆顏家的玄關前，右起顏恭、顏惠霖、大姊藍錦綿，顏新霖、顏祥霖，藍昭輝，顏德潤，顏甘霖，藍昭光，顏瑞霖，顏吉霖

三年的四月中，惠霖夫婦帶我到金山灣附近的金寶塔，代良迪找好位置，使良迪從此安眠於此。

對於惠霖的孝心，我衷心感念；由於他的安慰，使我在良迪過世後，仍能在痛苦中，獲得精神上的支持，得以努力向前。

至於大姊的其他子女，於二、三十年前即移民美國，在彼邦經過艱苦的奮鬥，皆培養出不錯的下一代，亦在此做一簡介。

次子瑞霖為紐約大學統計系學士，其子世岳，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繼入史丹佛大學讀碩士，今在美國JET PROPOTION LAB做事。

三子祥霖爲明尼蘇達大學語言學碩士、伊利諾大學博士，今在德州 AUSTIN 大學任英文系主任。其子世典、世松及女兒世和均爲德州大學學士，世松又畢業於 UCLA LAWSCHOOL，今從事法律事務。世和則入哈佛的法律學校。

四子吉霖爲密西根大學碩士、史丹福大學博士，主修應用化學。其子世坤爲普林斯敦大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現任芝加哥大學醫院醫師；世宏爲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學士，今在賓州大學獸醫學校就讀；世昇已高中畢業，欲入洛杉磯的 LOYOLA MARTMONT 大學就讀。

五子甘霖爲台大學士、明尼蘇達大學碩士，今爲中國電氣公司董事長。

大姊諸子皆有所成，而且其下一代均非常出色，實不愧北部一大家族之美譽。

目前我賦閒在家，雖眇一目，然仍熱心參與藍氏族務，唯一一件較大的工程，就是協助廈門大學蔣炳釗教授，進行鹿洲公全集的撰寫工作，以彰顯祖先事蹟。孫女濟凡對美術饒富興趣，今在稻江商職讀高一，修習廣告設計，希望她能好好發展，學以致用。

# 索引

## 一劃

- 一竹部隊 69
- 一清專案 133

## 二劃

- 二二八事件 82-4, 95, 98, 114, 117, 126
- 二十年事業經營的歷程 91
- 九一八事變 109
- 九如鄉 60
- 九如溪 16, 28
- 九州 98
- 卜春金 9-11, 14-19, 21-26, 30, 38, 53, 90-1, 98, 100-1, 103, 126, 130, 158-9, 194
- 七七事變 109, 188
- 七星山 40
- 人民導報 81-3
- 八二三砲戰 100

## 三劃

- 三七五減租 198
- 三井 155
- 三治久江(日本媽媽) 10, 20, 29, 53
- 三國演義 71
- 三菱 155
- 三溪頭 67
- 下淡水溪 30, 90, 100
- 下關 17, 108
- 士林 192
- 士林派 154
- 土地銀行 142
- 土肥原賢二 47
- 工礦公司 136-7

- 大屯山 33, 40
- 大世界戲院 35
- 大正天皇 11
- 大正町(長安西路) 36
- 大正街七條通 185
- 大石友次郎 10
- 大光明戲院 45-6, 55
- 大同公司 36
- 大林組 98
- 大洋漁業公司 181
- 大埔 53, 102
- 大場鎮 91
- 大新百貨公司 44, 91
- 大稻埕 186
- 大遼里 178-9
- 大藏省 54
- 上原 13
- 上海 19, 44-6, 48-9, 52-3, 60, 63, 65, 67-73, 80, 86-7, 90-2, 108, 114, 116, 119, 135, 174, 180, 191, 194, 200
- 上海工務局 47
- 上海工務局巡捕房 92-3
- 上海台灣同鄉會 91
- 上海保衛戰 195
- 上海第一法院 112
- 上海提籃橋監獄 200
- 上饒 60-1
- 山下秀實 10
- 山下奉文 49, 53-4
- 山川秀峰 185
- 山中貞則 203-4
- 山水亭 81-2
- 山本先生 36
- 山西 60, 110-1, 191
- 山西文獻社 109
- 小林躋造 86
- 小松祚彌 10
- 小野正雄 15
- 千葉醫專大學 52
- 千疊敷 117

## 四劃

六張犁 129, 134  
 文化大革命 82, 166  
 文化大學 178  
 王少華 61  
 王世杰 112  
 王民寧 83  
 王白淵 81-2, 84  
 王舍娘 8-9, 17  
 王添燈 82  
 王寵惠 112, 114  
 天主教 70  
 天津 108-9  
 支那派遣軍 188  
 五指山 192  
 太古集團 150  
 太平洋 186  
 太平洋保險會議 106  
 太平洋戰爭 60-1  
 太原 118  
 太原省政府 110  
 屯溪 70  
 巴達雅 175  
 巴黎 184  
 巴黎大學 112, 117, 202  
 巴黎美術學校 186  
 孔祥熙 113  
 日本 9-10, 13, 15-8, 27, 32, 40, 45-9,  
     52-3, 62, 65, 67-8, 75, 78-81, 86,  
     91, 93, 102, 106, 155, 179, 181,  
     184, 188, 200-1  
 日本天皇 32  
 日本防衛團 17  
 日本美術學校 186  
 日本海 42  
 日本國立京都大學 106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 54-5  
 日高(特務) 47  
 中山女高 36  
 中山北路 36, 89, 99, 102-3, 126, 130,

138, 142, 144, 148, 159, 185,  
 191, 200-1

中山堂 128, 186  
 中日戰爭 41  
 中日關係基本條約 187  
 中央航空公司 114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分校 110  
 中正路(忠孝東路) 128, 138, 148  
 中美合作所 68  
 中國共產黨(共黨、共產黨) 42, 46,  
     52, 65, 81-2, 87, 97, 100, 113, 118, 138,  
     190, 196, 198-9  
 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 86  
 中國航空公司 114  
 中國國民黨(國民黨) 13, 65-6, 87,  
     100, 102, 152, 200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 153-4  
 中國電器公司 91, 206  
 中國廣播事業管理處 67  
 中國駐日本軍事代表團 119  
 中華民國 65, 102, 127, 134, 187, 200  
 中華民國精算學會 106  
 中華航空公司 166, 174-5, 179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65  
 中興輪 119  
 中壢 114  
 水滸傳 71  
 北京 82  
 仁智里 48  
 勾副官 108  
 今村大作 118  
 今村均 55, 188-9  
 公賣局 142  
 毛邦初 196  
 毛邦初事件 195  
 毛澤東 113

## 五劃

立命館大學 16  
 立教大學 27

### 3 索引

- 玄武湖 112  
永井荷風全集 184  
永光街 138-9  
永安 64-5  
永安公司 44  
永安里 48-50, 52, 54-5, 57, 75, 91  
永和 139  
永樂座 141  
永樂戲院 186  
半山 115  
平台紀略 3, 41  
平成天皇 202  
正金銀行 188  
世界日報 176  
可口可樂廠(台灣汽水廠、台灣貿易公司中美汽水廠) 141-2, 144, 150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206  
加拿大 52, 90  
古里 176  
左營 179  
古賀三千人 10  
石川欽一郎 184  
石原莞爾 47  
石椅 166, 181  
石碼 172-3  
民答那峨 155  
尼米茲 69  
北四川路 45, 48, 56, 73, 91  
北投 19, 124, 199, 201  
北投公園 19  
北投別墅 80, 87  
北京 172  
北京大學(北大) 83, 197  
北京師大 109  
北海道 47  
北韓 16  
田 漢 46  
田中花子 186  
田中實 186  
田健治郎 10  
甲午戰爭 8, 93  
史丹佛大學 205-6  
四川 113  
四重溪 6  
丘念台 81  
仙台大學 202  
仙樂斯(舞廳) 55, 194  
台大 35, 135, 137, 206  
台中 3, 6, 10, 178  
台中公園 6, 177  
台中市藍氏宗親會 177  
台中州 10  
台日賞 36  
台北 3, 10, 16, 18-9, 32, 35, 37, 46, 56, 60, 79, 88, 91, 94, 105, 114, 116, 131, 139, 141, 154, 158, 175, 178, 184-5, 191, 197-8, 200, 204  
台北一中(建國中學) 32, 35, 197  
台北車站 37  
台北高等學校(師範大學) 32, 62  
台北第一高女(一高女、北一女、一女中) 15, 17, 32-7, 39-41, 53, 62-3, 79, 90, 99, 131, 184-6  
台北第二中學 81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 184  
台北第二高女(二高女) 36  
台北第三中學(師大附中) 35, 106  
台北第三高女 13, 15, 26-8, 137, 185  
台北賓館 95, 118, 125  
台北縣稅捐處 145  
台北藍氏宗親會 177-8, 182  
台北醫專 190  
台南 7-10, 16, 190, 204  
台陽(美)展 186-7  
台灣中華會館 52  
台灣日日新報 19  
台灣水泥公司 44  
台灣民報 81  
台灣共產黨 49  
台灣同鄉會 46, 108  
台灣治安維持青年團 78  
台灣省水利會 152-3

台灣省立醫院 91  
 台灣省參議會 82  
 台灣警務處 102, 126, 128, 133-4  
 台灣省黨部 108  
 台灣軍司令部 69  
 台灣革命黨 117  
 台灣特別黨部 67, 69, 190  
 台灣特別黨部籌備處 66  
 台灣貿易公司 135, 137, 139, 141-5,  
 147, 158  
 台灣新生報 82  
 台灣新報 82, 201  
 台灣義勇隊 61  
 台灣農民運動 60, 64  
 台灣銀行 10, 138, 142  
 台灣廣播電台 115  
 台灣戰犯 93, 109  
 台灣總兵 6  
 台灣總督府 10, 36, 98, 118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10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63, 89, 98, 101,  
 104, 198-9  
 外交部 118  
 外務省 187  
 外貿協會 155  
 外灘 46  
 白吟璧(徐夫人、白先生) 109-112,  
 114, 191-3  
 白河通 203  
 白梅汽水工廠 146, 148

## 六劃

江山 61  
 江西 102, 180  
 江西(省) 2, 65-6, 68, 70, 102, 180, 190,  
 202  
 江浙 180  
 江蘇 60  
 汕頭 92  
 汕頭人 185

汝南 180  
 汝南郡 2  
 汐止 141-2, 144  
 永豐 8  
 交通處長 140  
 米內光政 54, 187  
 安田二吉 10  
 安全局 99, 101  
 安徽 70  
 安藤利吉 69, 78, 87-8  
 吉野丸 15-6  
 共產主義 81  
 刑警總(大)隊 129-30, 133-4  
 吉朋 47  
 成功大學 204  
 至誠路 192  
 西子灣 121  
 西伯利亞 177  
 西門町 95  
 西施 60  
 西湖 60  
 西摩路 44, 46, 92  
 光華醫院 52, 108  
 伊利諾大學 206  
 仲寮山 17  
 任方旭 138  
 任顯群 126, 138-42, 145  
 先施百貨 44, 48  
 印尼 166  
 印尼藍姓宗親會 182  
 印度 54-5  
 名古屋醫科大學 91  
 自由時報 201  
 合作社 155  
 合作金庫 191  
 朱一貴 15, 177, 180  
 佐藤太郎 10

## 七劃

汪文恂 189

汪偽政府所屬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重要人員名錄 87  
汪精衛 21, 113, 187-90  
汪精衛政府(政權) 87, 113, 189  
沖繩 97  
泛美航空公司 135  
宋子文 113  
宋守四 9  
宋洪濤 82  
宋美齡 127, 185  
宋斐如 67, 82-3  
宋朝 180  
宋慶齡 127, 197  
希臘 175  
戒嚴 121, 124  
戒嚴令 98  
李 南 9  
李元簇 202  
李天成 48, 52-4  
李文蔚 30  
李石樵 186  
李仲義 9  
李西銘 191-2  
李廷光 9  
李延禧 10  
李承晚 92  
李美貞 30  
李後主 190  
李連春 191  
李萬居 82, 113, 117  
李鞠臣 9  
赤嶺鄉(張坑、長卿) 3-4, 172  
阮達夫 9  
芝山巖 192  
芝公園 93, 98, 122  
芝公園事件 63, 126, 128, 159  
芝加哥 176  
芝加哥大學 176  
吳修潢 134  
吳振瑞 155  
吳國楨 124-6, 128, 134, 138

吳濁流 201-2  
吳濁流選集 201-2  
吳鐵城 112  
呂少卿 62-3  
呂伯雄 62-3  
呂秀蓮 199  
呂赫若 81, 84  
里鹿島 16  
里港 3-4, 7-9, 11, 13, 16, 21-2, 24, 27, 30, 34, 49, 53, 104, 146, 152, 159, 179-80, 185, 204  
里港公園 4  
里港公學校 14, 28-9, 204  
里港城 4  
何 義 8  
何應欽 93  
佐佐木主任參謀 78  
佐渡 42  
佐藤榮作 204  
余 謙 145  
谷正綱 192

## 八劃

法國 112, 134, 202  
法蘭西公園 52  
河內 87, 187, 190  
河北省 101-1  
河南 2, 180  
京城 16  
京都 11, 16-7, 106, 202, 204  
京都女子專門學校 13, 16  
京都帝國大學 13, 16-7, 46, 86, 91, 98, 104, 202  
宜興 138  
宜蘭 3, 145  
近藤喜惠門 10  
武夷山 62-3  
武則天 180  
炎帝 2, 180  
青果合作社 153

- 青島東路 138  
 孟蘭盆會 42  
 長汀縣 2, 63, 65, 174  
 長安東路 137  
 長谷川清 55  
 長官公署 115-7, 131  
 長治鄉 181  
 東本願寺 20, 95  
 東正教 70  
 東吳大學 138  
 東亞咖啡廳 48  
 東京 10-1, 16-7, 33, 40, 44, 65, 97-8,  
     100, 102, 104, 115, 119-20, 122,  
     126, 139, 159  
 東京女子大學 17, 41, 79  
 東京女子美術專門學校 185  
 東京工業大學 110  
 東京赤坂病院 106  
 東京帝國大學 34, 78  
 東京灣 110  
 東征集 3  
 東門町 19, 80, 95  
 東南訓練班 62-3, 197, 200  
 東南幫 63, 198  
 東海大學 6  
 東條英機 47  
 東港 97, 126, 197  
 杭州 48, 60, 64  
 林 忠 67, 83, 115  
 林 善 26-7, 204  
 林文奎 79-80, 88, 195-7  
 林日高 81-2  
 林永樑 145  
 林旭屏 99  
 林秀欒 102  
 林宗義 30  
 林肯紀念碑 174  
 林阿善 152  
 林亮雲 152  
 林春木 177  
 林柏壽 44  
 林茂生 79  
 林偉濤 89  
 林爽文 6  
 林頂立 117  
 林熊祥 95  
 林熊徵 10-1, 16, 44, 184  
 林劍文 41  
 林德記 26  
 林壁輝 82  
 林麒麟 60-1, 63-4, 66, 69-71  
 林獻堂 10, 78-9  
 板垣征四郎 47, 54, 188  
 板橋 199  
 板橋林家 55, 82  
 松山 197  
 松山機場 100, 103, 134  
 松井校長 40  
 拉斐德路 69  
 花柳壽美 204  
 阿里山 115  
 阿部信行 187  
 阿蓮 53, 55-6  
 阿綏廳 10  
 延平北路 82, 114  
 延安 48, 61, 65, 113  
 固始縣 2  
 岡山 89, 197  
 門司 16-7  
 岸信介 97  
 岩波書店 34  
 忠義救國軍 70-1, 73  
 怡和洋行(公司) 90, 93, 136-7  
 明尼蘇達大學 205-6  
 明治大學 27  
 明治神宮 33  
 佛統 177  
 佛曇 172  
 制憲國民大會 113  
 周佛海 188  
 周慶安 81-2, 84  
 所羅門諸島 54



服部(珠寶店) 57  
金子圭介 10  
金子義村 86  
金山安樂園 142  
金山農場 138, 140-2, 158  
金山灣 204  
金陵 2  
金陵大學 110-1  
金陵女子大學 111, 192  
金博謙 145  
金華 60  
金華火腿 60  
奧林匹克 33

## 九劃

洪石柱 60-1  
洪石筍 60  
洪約白 82, 154-5  
洛杉磯 47, 204  
前亭嶺 3  
施石青 48, 56, 60-1, 63, 67, 70, 191  
美英(人名) 195  
美軍 55, 68  
美軍顧問團 194  
美國 40, 44, 54, 115, 125, 135, 140, 146,  
148, 152, 174, 187, 189, 191  
美國大使館 134  
美國在台協會 131, 175  
美國新聞處 32, 82, 128, 131, 185-6  
美琪戲院 46  
畑俊六 188  
神戶 16-7  
南方航空 179  
南方執行部 117  
南平 63-4  
南投 3  
南京 88-90, 92-3, 108-15, 117, 119,  
121, 187-8, 190, 193-5  
南京中央醫院 119  
南京西路 78, 130, 132

南京政府 73, 87, 187-8  
南京路 44-5, 57, 75, 139  
南昌 202  
南昌街 195  
南洋 54, 60  
南美 155  
南斯拉夫 125  
南普陀寺 174  
南韓 16  
屏東 3, 7, 9-11, 13, 16-7, 19-20, 26, 28,  
32, 36, 53, 60, 65, 84, 86-90, 98-9,  
101, 103-5, 108, 120-1, 126, 131-  
2, 152, 158-61, 180-1, 184-5, 191,  
194-5, 198, 200, 203  
屏東女中 32  
屏東小學 22, 29, 184  
屏東市公所 198  
屏東高等女學校 185  
屏東第一大飯店 178  
屏東農場 79  
屏東農業學校 131  
屏東糖廠 4, 9  
屏東縣藍氏宗親會 178  
建康(上元縣) 2  
建設廳 145  
建陽 62  
建寧府 2  
建甌 62, 197  
建甌高級中學 62  
柵瀨羊之佐 9  
柯拉蓉 172  
柳州 69  
珍珠港 52  
珍珠港事變 49  
范 蠡 60  
英國(政府) 11, 40, 46, 54-5, 71, 90,  
134-6  
昆山中學 47  
昆明 52  
哈同 52  
哈同路 44, 73

思想改進所 199  
 恆春 30, 115, 177  
 昭和天皇 6, 54  
 是里叻醫學院 176  
 省議員 152, 155  
 虹口 45-6, 49  
 虹口戲院 48, 87  
 保安司令官 134  
 俞鴻鈞 138  
 後宮參謀長 188  
 紅樓夢 71  
 軍令部 101  
 軍統局 190  
 重慶(渝) 37, 45-6, 48, 53, 55-6, 61-2,  
     64-5, 67, 70, 83, 87, 114-5,  
     117, 176, 187, 189, 191, 202  
 重慶分子 49, 52-3  
 重慶南路 82, 138  
 香山 185  
 香江大飯店 174  
 香格里拉飯店 176  
 香港 53, 61, 67, 90, 102, 127, 149, 166,  
     174-5, 179, 181  
 香蕉產銷一元化 154-5

## 十劃

海軍省 54  
 海澄縣 3  
 海豐 9, 21  
 浙江 52, 138  
 高山族 113  
 高雄 15, 17, 67, 80, 86, 97, 120, 154, 166  
     , 178-9, 181, 195  
 高雄中華會館 52  
 高雄市藍氏宗親會 179  
 高雄州 10  
 高雄州廳 86  
 高雄要塞司令 117, 121  
 高雄縣藍氏宗親會 178  
 唐朝 180

唐新 100-1, 103  
 宮前町 36  
 宮崎市定 202-3  
 退輔會 145  
 韋煥章 136  
 哥倫比亞路 114  
 夏克醫院 176  
 孫中山(國父) 52, 188  
 孫立人 69, 120, 193-5  
 孫運璿 163  
 桂州 69  
 桂河大橋 177  
 桑原伊十郎 10  
 格蘭島 175  
 桃園 114  
 泰和 66-7, 102  
 泰和訓練團 190  
 泰國 175-6  
 泰國航空 175, 177  
 泰國藍氏宗親會 175-7  
 秦淮河 112  
 荒井泰治 9  
 草山(陽明山) 121, 141, 152  
 格林奈爾大學 134  
 財政部 142, 146, 149-50  
 財政廳 142  
 陝西 113, 117  
 馬士德 61  
 馬偕醫院 37, 89  
 倫敦 11  
 徐元明 111-2, 191-2  
 徐元德 98, 108, 110-2, 114-5, 117-20,  
     122, 128, 191-2  
 徐永昌 93, 95-6, 103, 108-13, 115,  
     117-9  
 徐永昌傳 109  
 徐志摩 83  
 徐良迪 15, 118, 121-2, 128, 130, 145,  
     159-63, 192, 199, 204-5  
 徐坤泉 95  
 徐宗蔚 145

徐長霖 160  
徐柏園 142, 155  
徐濟凡 41, 161-2, 175-6, 202, 206  
紐約大學 205  
翁武烈 66  
翁俊明 66-7, 102, 190  
翁炳榮 115  
翁倩玉 115  
翁淑霞(千惠代) 204  
翁錚錚 66  
耕者有其田 126, 152  
釜山輪 16

## 十一劃

淡水 121  
淡水河 103  
清教徒 47  
港龍航空 174  
淨土寺 17, 202  
章筠倩 138-9  
商工銀行 9-10, 35  
許丙 16, 28, 78, 88, 95  
許宗朝 9  
郭天乙 66  
郭沫若 46  
郭美錦 15, 28  
郭家村 71-2  
郭眼科 19  
康乃爾大學 110  
通產省 204  
連震東 113, 117  
連謀 80  
逸仙小學 161  
麻省理工學院 205  
密西根大學 152, 206  
密蘇里艦 110  
琉球 40, 68-9  
基隆 6, 15, 28, 35, 37, 40, 90, 95, 97,  
114-5, 117, 119-20, 141, 204  
基隆市議會 115

基隆港 119  
基隆街 10  
基督教 36  
張園 16, 28  
張達 9  
張子源 177  
張山鐘 18-9  
張邦傑 67, 117  
張河川 198  
張易之 61  
張振漢 102, 104, 200  
張蜀屏 161  
張錫鈞 52, 93, 108-9  
張錫祺 52, 93, 108  
張豐緒 13, 18, 143, 152-3  
張寶樹 102  
掃蕩報 189  
曹丕 71  
曹植 71  
梅機關 188  
梅縣 66  
盛宣懷 44  
盛關頤 44  
莎士比亞 33  
華北鐵路醫院 91  
華盛頓特區 174  
華僑賓館 166, 172  
荷蘭 4  
都城大飯店 111  
都城小學 86  
都城中學 13, 86, 203  
麥加 46  
麥克阿瑟 69  
陳菊 199  
陳進 26, 185-6  
陳誠 113-4, 126, 142  
陳儀 64, 83, 89, 95, 115-6, 131  
陳元吉 9  
陳友欽 102  
陳天來 186  
陳公博 187, 189

陳守山 186  
 陳全生 91-2, 108, 111  
 陳志堅 153  
 陳杏村 200  
 陳廷暉 111, 119  
 陳招治 78, 116  
 陳勉修 142  
 陳清汾 186-7  
 陳國強 181  
 陳啓清 37-8, 113  
 陳啓輝 37-8  
 陳朝景 19  
 陳逸松 78-9  
 陳順和 9  
 陳福謙 49  
 陳達元 89, 130-1  
 陳漢村 138  
 陳嘉庚紀念碑 174  
 陳嘉音 91  
 陳翠玉 78  
 陳履安 114  
 陳慶瑜 146  
 陳質平 147-8  
 陳輝祖 189  
 陳鴻漸 63, 174, 197-9  
 陳璧君 188-9  
 陸軍大學 95, 109, 112, 120, 192  
 陸軍省 54  
 陶陶旅社 68  
 曼谷 175  
 國大代表 115  
 國民政府 84, 124, 128, 187  
 國防醫學院 148  
 國府路 111, 188  
 國泰航空 174 5, 179, 181  
 國賓飯店 201  
 國際大飯店 44  
 國際戲院 35  
 崇安 61-2, 64  
 崎山教頭 40  
 野口敏治 86

啓德機場 179

## 十二劃

渡邊(特高) 53-7, 73, 75  
 湖西鄉 3-4, 166, 170, 172-3  
 湖濱飯店 60  
 涇州 6, 177  
 涇南河 176  
 敦煌書店 46  
 鹿兒島 13, 98  
 鹿洲公全集 41, 206  
 鹿洲公案 3, 170, 202  
 鹿洲全集 176  
 鹿洲初集 3, 62  
 鹿洲集 170  
 鹿港 28  
 普林斯敦大學 206  
 彭孟緝 89, 95-6, 117  
 惠安 52  
 揚子江(長江) 52, 187  
 揚州 2  
 斯高德路 46  
 朝鮮 16, 69, 92  
 森永喫茶店 35  
 菲力士電影院 45  
 菲律賓 149, 155, 172  
 提督府 177  
 賀母金三郎 10  
 辜振甫 78, 88, 95  
 辜顯榮 10-1, 28  
 雲和街 197  
 黃欣 10  
 黃鳳 8-9  
 黃文韜 9  
 黃卓群 124  
 黃秉心 130  
 黃昭明 190  
 黃浦江 49  
 黃添福 9  
 黃朝生 78, 116

黃朝琴 101, 116-7  
黃道義 152  
黃耀光 9  
晴光市場 134  
景德鎮 62, 70  
貴格會 47  
黑松汽水公司(廠) 146  
黑龍江 16  
第一銀行 101, 126  
第一劇場 78-9, 186  
第二信用合作社 152  
第二師範 203  
第三國際 81  
統一發票 142  
勝家縫紉機 135  
喬治亞大學 134  
喬家才 99  
復旦大學 91  
無錫 49  
猶太人 56  
程於寬 126, 130  
稅捐處 145-6  
集美 174  
集美中學 63, 174, 197  
畚族 172-3

### 十三劃

滇緬公路 69  
新公園 115  
新加坡 49, 53-4  
新北投 102  
新民路 102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6  
新光企業 99  
新竹 89, 114, 185, 197  
新竹州 10  
新店軍事監獄 198  
新高銀行 10  
新宿御苑 11  
新街口 112

新潟 41  
新潟縣佐渡郡相川町 42  
廈門 52, 60, 64, 124, 132, 166, 174, 179, 190  
廈門大學 65-6, 174, 181, 206  
廈門機場 180  
義大利 187  
義美食品 181  
雍正 3, 170  
雍正帝 202  
資本論 46  
福民病院 91  
福田糾夫 106  
福田藤楠 47, 54, 73, 75  
福州 63-5  
福岡 10, 11, 17  
福岡高等中學 11, 26  
福岡高等學校 13, 16-7, 86  
福建 3, 6, 52, 64-5, 117, 174, 179, 189-90, 197  
福建水師提督 6  
福建幫 198  
褚民誼 187-8  
隆教社 3  
隆教鄉 172  
楊三郎 186  
楊修倫 111  
楊進光 179, 181-2  
榆岡帝 2, 180  
瑞士 47, 105, 135  
瑞金 65  
萬丹 18  
萬華 145  
聖母大教堂 184  
聖母醫院 176  
聖約翰大學 44, 47  
葉公超 138  
董錦樹 152, 155  
賈景德 112  
鼓浪嶼 173-4  
費海磯 202

圓山 118  
 圓環 130  
 農林部 110  
 農會 155  
 奧勒岡州 140  
 媽祖 6  
 愛國婦人會 99  
 愛荷華州 134  
 愛蘭公司 136  
 笕橋航空學校 197  
 經濟部 145-6  
 詹科長 68  
 詹純鑑 153-4

## 十四劃

漳州 67, 69, 166, 190  
 漳州師範學院 179  
 漳浦 3-4, 62, 166, 172, 179-81  
 漳浦人民政府 170  
 漳浦博物館 179  
 漳浦賓館 172, 180-1  
 滿洲 69  
 彰化 191  
 旗山 48  
 寧波 48  
 寧夏路 129  
 廖文毅 79, 93, 98, 126  
 遠東船務公司 135  
 賓州大學獸醫學校 206  
 榮町(衡陽路) 35  
 榮冠可樂 145-6  
 榮總 160, 162-3, 178  
 瑠公會 152  
 嘉南 9  
 嘉義銀行 10  
 壽町 204  
 趙正楷 109  
 種玉堂 3, 166, 170  
 綠島 133  
 與那國 97

鳳山 7, 89, 193

## 十五劃

潛行三千里 187  
 潮州 154  
 潮州派 154  
 廣州 170  
 廣東 52, 66, 102, 112, 135-6, 174, 180, 188  
 廣東工業學校 191  
 廣東軍司令部 188  
 蓬萊閣 186  
 鄭萬 9, 21-3  
 鄭介民 101-2  
 鄭孝胥 21  
 鄭清廉 95  
 鄭清魁 121  
 鄭毓秀 112, 114, 121-2  
 蔣中正(主席、介石、委員長) 62, 100, 109, 113, 118, 125, 138, 153, 190  
 蔣彥士 155  
 蔣炳釗 180-1, 206  
 蔣時欽 81-2, 84  
 蔣渭川 116  
 蔣渭水 81  
 蔣經國 67, 125, 134, 144, 197  
 蔡李鰲 152-3  
 蔡金塗(阿城) 131-3  
 蔡培火 108-10  
 影佐禎昭 49, 87, 188  
 墨西哥 196  
 劉戈青 132, 133  
 劉明朝 113  
 劉建緒 64  
 劉美絹 91  
 劉美錦(二嫂) 21, 27-8, 32, 53, 55-6, 97-100, 103, 126, 158, 160, 185, 190, 193-4, 198  
 劉國軒 180  
 劉啓光(侯朝宗) 64, 117

劉清魁 110  
劉漢家 89  
德州大學 206  
德國 187  
稻江商職 206  
緬甸 54

## 十六劃

澤井布造 10  
澳底 8  
諫山春樹 78  
歐洲 11  
燕巢村 17  
蕪湖 70, 73  
靜安寺路 44, 73  
聯合國 195, 197  
聯合國救濟總署中國分署 135  
戰犯 69, 97, 108, 110, 118-9, 126, 128,  
159, 190, 194  
盧基仁 7  
盧景杜 60-1, 63-4, 66, 69, 71  
閻錫山 110-1, 118  
衡陽路 82  
錢塘江 60  
錦記茶行(錦記茶株式會社) 186  
館前路 191

## 十七劃

龍溪縣 172  
謝娥 113, 117  
謝東閔 67, 83  
謝南光(春木) 64-5, 117  
謝掙強 117  
謝雪紅 81-2  
蕭股長 130  
戴笠 61-2, 67-70, 80, 87-8, 190, 197  
戴阿丙 9  
薛人仰 153  
勵志社 90

霞飛路 52-3  
徽州 70  
矯風會 47, 54, 56, 187  
鍾肇政 201  
魏道明 95, 110, 112, 114, 118, 120-1

## 十八劃

糧食局 191  
顏恭 35  
顏梯 79  
顏世宏 206  
顏世典 206  
顏世和 206  
顏世坤 206  
顏世宗 204  
顏世岳 205  
顏世昇 206  
顏世松 206  
顏甘霖 35, 206  
顏吉霖 35, 138, 206  
顏志行 204  
顏國年 15  
顏祥霖 35, 205  
顏惠霖 35, 204-5  
顏欽賢 15, 28, 79, 113, 115  
顏雲年 10, 15  
顏新霖 35  
顏瑞霖 35  
顏德修 15  
顏德潤 14-7, 37, 40, 79, 95, 100, 115,  
127, 204  
顏德馨 15  
薩森 52  
關東 68  
簡阿牛 10  
鎬木清方 185  
雙城街 134

## 十九劃

瀬戸内海 17  
 譚 祥 114  
 藍 添 99  
 藍 理 3, 166, 172, 180  
 藍 敏(冰華) 11, 14, 47, 75, 134, 154  
 藍(日)龍 6  
 藍七郎(七郎公、炯公、文明) 2  
 藍中南 166, 172, 179  
 藍仁和 179  
 藍元枚 6, 166  
 藍元晦(兆、廷瑞公) 2-3, 172, 180  
 藍公館 47-8  
 藍天龍 166, 182  
 藍氏宗親會 166, 175  
 藍氏家廟 166, 172, 181  
 藍火旺(火旺公) 2  
 藍廷珍 3, 6, 166, 172, 180-1  
 藍幸珠 185  
 藍昌奇(昌奇公) 2  
 藍明德(明德公) 2, 180  
 藍東海 175-6  
 藍金塗 166, 182  
 藍昭光 97-8, 104, 185  
 藍昭明 102, 198  
 藍昭輝 97, 104, 106, 185  
 藍哲亮 172, 179-80  
 藍家芳 166, 174, 182  
 藍家祉 73, 91  
 藍家鄉 3-4  
 藍家鼎 9, 13, 17, 19, 26-7, 104, 203  
 藍家精(國城、陳天生) 9, 13-4, 17,  
 19, 21, 27-8, 30, 37, 44, 46-9, 54-7,  
 68-9, 72-3, 75, 79, 81, 86-106, 108-9,  
 111, 114, 118, 122, 125-8, 152-5, 158-  
 9, 185, 187, 190-1, 194, 197-8, 203-4  
 藍家齊 166, 174  
 藍高川(貴如) 7, 9 11, 13 7, 19-25,  
 28-30, 34, 36-7, 40, 44, 57, 65,  
 86, 99, 104-6, 126, 184, 5, 188  
 藍高全 7, 9, 13  
 藍健齡 176

藍國祥(國祥公) 17  
 藍清誥 179  
 藍富子 11, 16-7, 20, 29  
 藍朝宗 177-8  
 藍渝坤 176  
 藍登旺(登旺公) 7-8  
 藍登座(登旺公) 7  
 藍進廷 179  
 藍雲錦(雲錦公) 3-4, 180  
 藍媽田(建元) 4  
 藍鼎元(鹿洲公、玉霖、鼎元公) 3-4,  
 6-7, 41, 62, 166, 170, 172, 174, 176,  
 179-81, 202  
 藍鼎元學術討論會 179, 181  
 藍慶福(慶福公、長卿一世) 3  
 藍蔭鼎 36-7, 184-5  
 藍興宮(萬春宮) 6, 177  
 藍興堡 6  
 藍錦綿 9, 14-6, 19, 25-6, 28, 35, 37, 40,  
 57, 90, 95, 100, 103, 106, 114,  
 119, 124, 127 30, 137, 152, 159,  
 186, 204, 206  
 藍鴻平 176  
 藍鴻正 178-9, 182  
 藍鴻烈 166  
 藍鴻博 166, 179, 182  
 藍麗華 103, 128, 130  
 藍麗蓉 103  
 藤山愛一郎 98  
 藤山慶太 98  
 霧台 13  
 霧峰 154  
 羅東 36, 184  
 羅約拉醫學院 176  
 羅馬帝國衰亡史 47  
 羅斯福 69  
 羅萬俔 81

## 二十劃

蘇 新 49, 81



蘇州 48  
蘇州大學 138  
蘇州河 45-6  
蘇雲英 9

## 二十一劃

鐵路飯店 34  
顧正秋 139-42  
顧祝同 60  
蘭谿 60

## 二十二劃

讀書會 129

## 二十四劃

鷹牌煉乳 25

## 二十五劃

贛州 67  
觀菊會 11  
觀櫻會 11  
鹽水港製糖會社 98

## 其他

Lam-a-gau 13  
Samohai 13

## 英文

Admiral Jarrette 124-5, 134  
Alice Chamber 135-6  
Austin 206  
Balocedona 204  
Catapira 135-6

Coca Cola 135, 142-4, 146, 148-9, 201  
Colonel AL. Kilmartin 124  
Colonel David Barrette 124  
Gibson 135  
Hall 187  
John Hopkings 40  
Lam-a-gau 13  
LT. Colonel Tower 124  
Miss Taylor 90  
Monet 185  
Mr. D. G. 135  
Mr. Jones 134  
Mr. Volton 90, 93  
Oxford 40  
Palace Hotel 91, 108  
Richard Conda 186  
Robert Lansing 124-5, 134, 138  
Samohai 13

## 日文

インパール(Imphal) 54-5  
お茶の水高等女子師範(學校) 62  
ガダル 55  
ガダルカナル(Guadalcanal) 54-5  
ネール(尼赫魯, Nehru Jawaharlal)  
71  
バリ便り 184  
マニプル州(緬甸) 54  
ラバウル(Rabaul) 5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目錄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台幣)	平裝本 (新台幣)
1.凌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能士 藍旭男	71. 3	250 元	200 元
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林 泉	72. 1	200 元	150 元
3.徐啓明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賈廷詩	陳存恭 賈廷詩	72. 5	200 元	150 元
4.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上、下冊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73. 5	550 元	500 元
5.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三井 陳存恭	73. 6	200 元	150 元
6.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	李毓澍	陳存恭	74. 4	200 元	150 元
7.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4. 5	250 元	200 元
8.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4. 6	250 元	200 元
9.于潤生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5. 4	250 元	200 元
10.石 覺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張 力	張 力	75. 2	500 元	450 元
11.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官曼莉	75. 2	300 元	250 元
12.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沈松僑	沈松僑	75. 6	300 元	250 元
13.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6. 2	170 元	120 元
14.白 瑜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76. 4	250 元	200 元
15.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陳三井 陳存恭 林 泉	陳三井 陳存恭	76. 6	250 元	200 元
16.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陳三井	77. 6	250 元	200 元
17.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陳存恭	陳存恭	77. 9	250 元	200 元
18.盛 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6	210 元	160 元
19.於 達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7	200 元	150 元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台幣)	平裝本 (新台幣)
20. 鄧家彥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謝文孫 劉鳳翰	謝文孫 劉鳳翰	79. 6	250 元	200 元
21. 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官曼莉	79. 6	300 元	250 元
22. 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張朋園 劉鳳翰	張朋園 劉鳳翰	79. 6	280 元	230 元
23.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官曼莉	79. 6	250 元	200 元
24.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江東亮	鄭麗榕	79. 6	250 元	200 元
25. 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林忠勝	林忠勝	79. 8	400 元	350 元
26. 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真	鄭麗榕	80. 3	250 元	200 元
27. 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張 力	毛金陵	80. 5	270 元	220 元
28. 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0. 5	250 元	200 元
29. 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黃銘明	80. 5	270 元	220 元
30. 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陳存恭	黃銘明	80. 6	450 元	400 元
31. 黎玉璽先生訪問紀錄	張 力	張 力	80. 6	350 元	300 元
32. 丁廷楨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0.10	300 元	250 元
33.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訪問紀錄	黃俊傑	黃俊傑	81. 3	350 元	300 元
34. 張法乾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鄭麗榕	81. 2	250 元	200 元
35. 鍾伯毅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沈雲龍	謝文孫 劉鳳翰	81. 3	300 元	250 元
36. 阮維周先生訪問紀錄	楊翠華	楊明哲 萬麗鵬	81. 4	300 元	250 元
37. 馬超俊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劉鳳翰	81. 4	300 元	250 元
38. 潘宗武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朱滋源	鄭麗榕 丁素香	80.10	400 元	350 元
39. 黃 通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鄭麗榕	81. 6	450 元	400 元
40. 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洪慧麗 蔡說麗	81. 6	350 元	300 元
41. 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	謝國興	蔡淑瑄 陳南之	81.12	400 元	350 元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新台幣)	平裝本 (新台幣)
42.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陳三井 許雪姬	楊明哲	81.12	300元	250元
43.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	陳慈玉 莫寄屏	陳南之 蔡淑瑄 潘淑芬	81.12	350元	300元
44.尹國祥先生訪問紀錄	劉鳳翰	劉海若	82. 2	300元	250元
45.傅秉常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謝文孫	82. 2	300元	250元
46.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賈廷詩 周道瞻 夏沛然 陳存恭	82. 5	500元	450元
47.周美玉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羅久蓉	82. 5	300元	250元
48.趙正楷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陳美惠	82.10	300元	
49.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1940~1962)	許雪姬	官曼莉 林世青 蔡說麗	82.10	400元	
50.任以都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楊翠華 沈松僑	潘光哲	82.12	300元	
51.劉真先生訪問紀錄	胡國台	郭瑋璋	82.12	450元	400元
52.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 職業婦女訪問紀錄	游鑑明	吳美慧 張茂霖 黃銘明 蔡說麗	83. 2	500元	
53.羅友倫先生訪問紀錄	朱泫源 張瑞德	蔡說麗 潘光哲	83. 8	450元	400元
54.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 <中><下>	許雪姬 方惠芳	吳美慧 丘慧君 曾金蘭 林世青 蔡說麗	84. 2	1000元 (套)	350元 (單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述歷史叢書（55）

## 藍敏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 / 許雪姬  
紀 錄 / 曾金蘭  
出 版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 址 /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電 話 / (02)7824166 · 7822916  
定 價 / 新台幣 450 元  
劃撥帳號 /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 (02)7898208  
設 計 / 耘匠設計有限公司  
初 版 /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671-330-7

ORAL HISTORY SERIES NO.55

THE REMINISCENCES OF

MISS

EILEEN

LAN